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一

藝一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侍講華亭常集

重巽法師自湘西赴其姊父中丞之請柳子厚贈之以序曰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

幼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

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總而括之立片詞而不遺與夫世之拈章句微文尋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辨群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吾則惠誠師荆則海

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

師友命之今連師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唱洞庭之南竟南

海其土汪汪也求道者多半天下一唱而大行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居蟄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爲巽上人赴中丞姊父召序馬郎婦不知出處方唐隆盛佛教大行而

陝右俗習騎射人性沉鷙樂於格鬪蔑聞三寶之名不識爲善儀則婦憐其慈乃之其所人見少婦單子風韵超然姿貌都雅幸其無侍衛無羈屬欲求爲眷曰我無父母又鮮兄弟亦欲有歸然不好世財但有

聰明賢善男子能誦得我所持經則吾願事之男子衆爭求觀之婦授以普門品曰能一夕通此則歸之至明發誦徹者二十餘輩婦曰女子一身家世貞潔豈以一人而配若等耶可更別誦因授以金剛般若

所約如故至旦通者猶十數婦更授以法華經七軸約三日通徹此者定配之至期獨馬氏子得通婦曰君既能過衆人可白汝父母具媒妁禮然後可以姻蓋生人之大節豈同猥巷不檢者乎馬氏如約具

禮迎之方至而婦謂曰適以應接體中不佳且別室俟少安與君相見未晚也馬氏子喜頓之他房客未散而婦命終已而壞爛顧無如之何遂卜地焚之未數日有老僧紫伽黎姿貌古野仗錫來儀自謂向女

子之親詣馬氏問其所由馬氏引至焚所隨觀者甚衆僧以錫撥開見其尸已化唯金鎖子骨僧就河浴之挑於錫上謂衆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纏愛故垂方便化汝宜思善因免墮苦海忽然飛空而去衆見

悲泣瞻拜自是陝右奉佛者衆由婦之化也

是歲撫州景雲寺律師上弘卒江州司馬白居易製碑曰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緼如建冲契等凡二十輩與

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
行狀一通贊錢十萬來詣潯陽請司馬白
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
石墳成後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冬作
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返山衆返

聚落錢返寺府翌日而文成明年而碑立
其詞云我聞乾竺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
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
千法門是三者迭相為用若次第言則定
為慧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

^{推乙}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推苗
也佛雖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戒戒著
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
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
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

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生饒氏曾
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城南人童而
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
落壯而有立故二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
岳大圓律師具戒樂所由生故大曆中不

去父母之邦隸於本州景雲寺修道德應
無所住故貞元中離我我所徙居洪州龍
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
台靈祐荆門法裔興果神湊建昌惠進等
五長老交游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

^聖輔顏太師真卿洎本道廉訪使楊君憑章
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
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
露戒壇而擔衆生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
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

衆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
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一
日已亥遷化於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
月丙寅歸全身南崗石墳住世七十七歲
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述示教行止

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及諸已
也厚故門人鄉人報之如不及綵是藝松
歲林琢石為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佛滅
度後蘄藹香囊醍醐味滿執反是香執後
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茲藹中興

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時依昔景
雲來行道者隨入室者歸今景雲去升堂
者思入室者悲廬峰之西虎溪之南石塔
巍巍有紀事者以真實辭書於塔碑

元和十三年禪師元浩卒浩弘台教翰林

^聖梁肅嘗請撰涅槃經疏浩許之是夕感異
夢喜以為瑞應即下筆自述所證其畧曰
予聞先覺云大寶流輝之不變曰常在宥
布和之盛典曰教率土知化之歸宗曰行
交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則以道行御其

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顯晦同
其光恢揚至化自他昭著者實播厥鴻名
欽恭文思協和至極四德克彰者實存乎
妙體格變群家歷觀諸行至典克修庶績
有成者實賴乎本宗信以授人大明宗極

厥旨厥幾有補於將來者實存乎妙用綜
博群玄以立成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
實存乎妙教矣議者以浩疏比王輔嗣易
而與清涼華嚴疏抗衡焉

^聖是年正月丁亥詔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

於京師帝御安福門迎拜留禁中供養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膜拜具釋部威儀及太常長安萬年音樂幢幢吹騰沓係路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

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二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

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

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事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

止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既由此觀之佛不定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其弊其事遂止

臣常恨焉伏惟肅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縱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群僧

昇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迭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感於佛作此崇奉而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人樂徇人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

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尚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燭指十百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莫更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

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斷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語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

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感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由穢之餘豈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吊於其國必令巫

祝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之

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

帝大怒持以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訐語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

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諍帝曰愈言我
華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已後天
子咸天促言何幸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
於是成里諸王舊臣皆為愈哀請遂貶潮
州刺史

卷二

元和十四年潮州刺史韓愈到郡之初以
表哀謝勸帝東封太山久而無報因祀神
海上登靈山遇禪師大顛而問愈曰子之
得來官於南聞以其言之直也今子之貌
然似有不憚何也對曰愈之用於朝而享

禪厚矣一旦以忠言不用奪却部侍郎竄
逐八千里之海上播越嶺海喪吾女孥及
至潮陽颶風鱷魚患禍不測毒霧瘴氣日
夕發作愈少多病髮白齒豁今復憂煎熱
於無人之地其生詎可保乎愈之來也道

出廣陵廟而禱之幸蒙其力而卒以無恙
以上主上有中興之功已奏章道之使定樂
章告神明東巡太山奏功皇天儻其有意
於此則庶幾召愈遂作功德歌詩而薦之
郊廟焉愈早夜待之而未至萬萬一於連

歸愈安能有憚乎大顛曰子直言於朝也
忠於君而不顧其身耶抑尚顧其身而強
言之以徇名耶忠於君而不顧其身言用
則為君之榮言不用而已有放逐是其職
耳何介介於胸中哉若尚顧其身而強言

卷二

九

也則言用而獲忠直之名事報言之利不
用而遂亦事之必至也苟患乎逐則盡勿
言而已且吾聞之為人臣者不擇地而安
不重勢而行今子遇逐而不憚趨時而求
徇殆非人臣之善也且子之死生禍福豈

不懸諸天乎子姑自內修而外任命可也
彼廣陵其能福汝耶主上今繼天寶之後
錄姦臣負國而討之不暇糧餽雲合殺人盈
野僅能克乎而瘡痍未瘳方此之際而子
又欲封禪告功以騷動天下而屬意在平

已之欲歸子奚忍於是耶且夫以窮自亂
而祭其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
便已是不知仁也強言以干忠遇困而抑
辭是不知義也以亂為治而告皇天是不
知禮也而子何以為之且子之遭黜也其

所言者何事乎愈曰主上迎佛骨於鳳翔
而後昇入大內愈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
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
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際天下無佛是
以年祚未久晉宋梁魏事佛彌謹而世莫

不夫且亂愈恐主上之惑於此是以不顧
其身而斥之大顛曰若是則子之言謬矣
且佛也者覆天人之大器也其道則妙萬
物而為言其言則盡幽明性命之理其教
則捨惡而趨善去偽而歸真其視天下猶

父之於子也而子毀之是猶子而刃父也
蓋吾聞之善觀人者觀其道之所存而不
較其所居之地桀紂之君跖蹻之臣皆中
國人也然不可法者以其無道也舜生於
東夷文王於西夷由余生於戎季札出於

卷二

十

蠻彼二聖二賢者豈可謂之夷狄而不法
乎今子不觀佛之道而徒以為夷狄何言
是之陋也子必以為上古未有佛而不法耶
則孔子孟軻生於秦周而蚩尤瞽叟生於
上古矣豈可捨秦周之聖賢而法上古之

凶頑哉子以五帝三王之代為未有佛而
長壽也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何其夭耶
以漢陳之間而人主夭且亂也則漢明為
一代之英主梁武帝壽至八十有六豈必皆
夭且亂耶愈揀校厲色而言曰爾之所謂

佛者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而妄倡乎輪回
生死之說身不踐仁義忠信之行而詐造
乎報應禍福之故無君臣之義無父子之
親使其徒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以殘賊先
王之道愈安得然而不斥之乎大顛曰甚

矣子之不達也有八於此終日數十而不
知二五則人必以為狂矣子之終日言仁
義忠信而不知佛之言常樂我淨誠無以
異也得非數十而不知二五乎且子計嘗
誦佛書矣其疑與先王異者可道之乎曰

愈何暇讀彼之書大顛曰子未嘗讀彼之
書則安知不謬先王之法言耶且子無乃
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乎抑
聞人以為非而遂非之乎苟自以嘗讀孔
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舜犬也聞人以

為非而遂非之是妻婦也昔者舜館高天
馬夫之旦莫所見者唯舜一日竟遇而吠
之非愛舜而惡堯也以所常見者唯舜而
未嘗見堯也今子常以孔子為學而未嘗
讀佛之書遂從而恠之是舜犬之說也吾

聞之女子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家必敬
必戒無違夫子然則從人者妻婦之事安
可從人之非而不考其所以非之者乎夫
輪回生死非妄造也此天地之至數幽明
之妙理也以物理觀之則凡有形於天地

之間者未嘗不往復生死相與循環也華
木之根著於地因陽之煦而生則為枝
為葉為花為實氣之散則萎然而槁矣及
陽之復煦又生焉性識根著也枝葉花實
者人之體也則其往復又何恠焉孔子曰

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夫終則復始天
行也況於人而不死而復生乎莊周曰萬
物出於機入於機賈誼曰化為異類考又
何足患此皆輪回之說不俟於佛而明也
焉得謂之妄乎且子以禍福報應為佛之

詐造此充足以見子之非也夫積善積惡
隨作隨應其主張宵氣焰熏蒸神理自然
之應耳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
之家必餘殃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曾
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此

報應之說也唯佛能隱惻乎天下之禍福
是以彰明較著言其必至之理使不自陷
乎此耳豈詐造哉又言佛無君臣之義父
子之親此固非子之所及也事固有在方
之內者有在方之外者方之內者衆人所

共守之方之外者非天下之至神莫之能
及也故聖人之為言也有與衆人共守而
言之者有盡天下之至神而言之者彼各
有所當也孔子之言道也極之則無思無
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非衆人所共守

之言也衆人而不思不為則天下之理幾
乎息矣此不可不察也佛之與人子言必
依於孝與人臣言必依於忠此衆人所共
守之言也及其言之至則有至於無心非
唯無心也則有至於無我非唯無我也則

又至於無生無生矣則陰陽之序不能亂而天地之數不能後也則其於君臣父子固有在矣此豈可為卑見淺聞者道哉子又疑佛之徒不耕不耨而衣食且儒者亦不耕不耨何也愈曰儒者之道其君用之

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是以不耕不耨而不為素餐也大顛曰然則佛之徒亦有所益於人故也今子徒見末世未有如佛者垂食於人而獨不思今之未能如孔孟者亦垂食於人乎今吾告汝

以佛之理蓋無方者也無體者也妙之又妙者也其比則天也有人於此終日譽天而天不加榮終日詬天而天不加損然則譽之詬之者皆過也夫自漢至於今歷年如此其久也天下事物變革如此其多也

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明如此其不可誣也而佛之說乃行於中無敢議而去之者此必有以蔽天地而不耻聞百聖而不慚妙理存乎其間然後至此也子素深思之乎愈曰吾非贊佛以立異蓋吾所

謂道者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此孔子之道而皆不同也大顛曰子之不知佛者為其不知孔子也使子而知孔子則佛之

義亦明矣子之所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者皆孔子之所棄也愈曰何謂也大顛曰孔子不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蓋道也者百行之首也仁不足名之周公之語六德曰知仁信義中和蓋

德也者仁義之原而仁義也者德之一偏也豈以道德而為虛位哉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仁孔子變色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仁不足以為聖也烏知孔子之所謂哉今吾教汝以學者必先考乎道之遠者焉

道之遠則吾之志不能測者矣則必親夫人之賢於我者之所向而從之彼之人賢於我者以此為是矣而我及見其非則是我必有所未盡知者也是故深思彼之所是而力求之則庶幾乎有所獲也今子自

恃通四海異方之學而文章旁礴孰如姚鼐秦之羅什乎子之知來歲往孰如晉之佛圖澄乎子之盡萬物不動其心孰如梁之寶誌乎愈默然良久曰不如也大顛曰子之才既不如彼矣彼之所從事者而子反

以為非然則豈有高才而不知子之所知者耶今子屑屑於形器之內奔走乎聲色利欲之間少不如志則憤鬱悲躁若將不容其生何以異於蚊虻爭穢壤於積藁之間哉於是愈瞠目而不收氣喪而不揚反

求其所吝壯然有若自失逡巡謂大顛曰言盡於此乎大顛曰吾之所以告子者蓋就子之所能而為之言非至乎至者也曰愈也不肖欲幸聞其至者可乎大顛曰去爾欲誠爾心寧爾神盡爾性窮物之理極

天之命然後可聞也爾去吾不復言矣愈起而出秋八月己未帝與宰臣語次崔群以殘暑尚煩目同列將退帝曰數日一見卿等時雖餘熱朕不為勞久之因語及愈

有可憐者而皇甫鐸素薄愈為人即奏曰

愈終疎狂可且內移帝納之遂授東州刺史後遣大顛之盧施衣二襲而請別曰愈也將去師矣幸聞一言卒以相愈大顛曰吾聞易信人者必其守易政易譽人者必其謗易戮子聞吾言而易信之矣庸知復

聞異端不復以我為非哉遂不告愈知其不可聞乃去至東州尚書孟簡知愈與大顛游以書抵愈嘉其改迷信向愈書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因與之往還也近世黃

山谷謂愈見大顛之後文章理勝而排佛之詞亦少沮云

論曰舊史稱退之性懷訐當時達官皆薄其為人及與李紳同列紳耻居其下數上疏訟其短今新史則以退之排佛

龍先生
作對高

老之功比孟子嘉祐中有西蜀龍先生者念其言太過遂摘退之言行悖戾先儒者條攻之一曰老氏不可毀二曰愈讀墨子及孟玷孔若此類二十篇行于世及觀外傳見大顛之說凡退之平生

蹈偽於此疎脫盡矣歐陽文忠公嘗數曰雖退之後生不能自解免得不謂天下至言哉而荆國王文公亦曰人有樂孟子拒楊墨也而以排佛老為已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虫者其斯人之謂乎道

蓋

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為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虫也文公蓋宋朝巨儒其論退之如此則外傳之說可不信夫

六

大顛禪師者潮陽人參南嶽石頭和上一日石頭問何者是禪師云揚眉動目石頭云除却揚眉動目外將汝本來面目呈看師云請和上除却揚眉動目外鑑某甲石頭云我除竟師云將呈和上了也石頭云

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云不異和上石頭云非關汝事師云本無物石頭云汝亦無物師云無物即是真物石頭云真物不可得汝心現量如此大顛護持師後歸住潮陽靈山嘗示眾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

蓋

心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默為頭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為汝分明說出各須聽取但除一切妄想念現量即真汝心此心與塵境及守靜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顛護持不可容易侍郎韓愈嘗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時三平為侍者乃擊禪床師云作什麼三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退之喜曰愈問道於師却於侍者得箇入處遂辭而去

是年十月五日刺史柳宗元卒元宗字子厚河東人少精敏無不通達為文章卓偉精綴一時輩行推仰第博學宏詞累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文得罪貶永州司

馬既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凡十年起為柳州刺史友人劉禹錫者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即具表欲以柳州授禹錫而

自往攝會大臣亦為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時不贖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南方士人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詞皆有師法世號柳柳州卒年四十七臨終編與友人書

託以後事文集三十三卷韓愈嘗評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其神降於州之後堂因廟於羅池血食至今存焉

學正月帝服金丹燥悶內豎畏誅而深宮秘

速故有不測之禍資治通鑑曰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為之疑盜賊都邑屠害元戎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劍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南復齊魯於是天下

深根固蒂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質効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然急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

是年有沙門北山和尚諱神清字靈夏而於王朝高談著述法華玄箋十卷釋氏年

誌三十卷律疏要訣并俱舍訣等共百餘卷語錄十卷內外該括可為世範受業於綿州開元寺終於梓州惠義寺於戲

聖穆宗恒憲宗第三子登祚仁賢壽三改長十歲薨於光陵在正位四年喪慶降時雪太和公主嫁回鶻

是年白居易由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聞鳥窠和尚道德枉駕見之時鳥窠因長松桀屈如蓋遂棲止其上居易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浪

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說得八十翁翁行不得居易歎而去自是數從之問道

是歲穆宗遣左街僧錄靈卓貴詔起汾陽無業禪師赴闕卓至宣詔畢稽首無業足下白曰主上此度恩旨不同願師起赴無以他詞固辟也業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人主汝可先行吾即往矣遂沐浴淨髮至中

夕告門人惠情等曰汝曾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為不了故即被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別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

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法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端坐而逝阜回奏其事帝欽歎久之嘗有僧問十二分教流於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

二云何祖師西來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如上代高僧並淹貫九流洞明三藏如生聲融取等豈得不知佛法耶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

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為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意論什麼生聲融取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億纖塵不去未免輪回

思念不志盡從沉墜如斯之類尚不識業果妄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憊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為世珍奇過斯等人輒成

蓋

千

穢毒藥南山尚不許呼為大乘學語之流爭鋒唇吻之間鼓論不根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人猶解枕流漱石棄其榮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微而不起況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

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十二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系念大志人世隱跡岩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時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取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聖玄通

佛理豈不如一個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見性如隔羅縠只為情存聖量見在因果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益為識學詮文木乳難辨不明

自理念靜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瓜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惜設悟理之者有一知半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脫世累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

蓋

主

且聰明不敵生死乾惠未免輪回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這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惠眼觀之如飲膿血相似總須償他始得阿那个是有道果自然感得他信施來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謬

如冰凌上行劒刃上走臨命終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不志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犁鑊湯裏煮爛一過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却依前再為蟻蟻從頭又作蚊

蟻雖是善因而招惡果且圖個什麼兄弟只為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腳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惡之與聖愚之與知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

夫兒如今直下休去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魏魏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

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食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者千萬人中撈漉一介半個堪為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進

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師憲宗穆宗兩朝凡三詔不赴既沒賜謚大達禪師

羅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史失其姓少時英異初悟禪師居天皇寺

蓋

主

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日常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陰子孫一日退而省其私曰餅是我持去何以反遺我邪寧別有旨乎遂告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頓曉玄旨因祈

出家悟曰汝昔崇福善令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擊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即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樓止僧問馨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說者僧

曰安著何處曰有處即道來李翱問如何是真如般若曰我無真如般若翱曰幸遇和上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德山問荅具本傳

長慶三年（六月新都觀泥像）○八月帝

言遇持鉢僧
施絹三百疋

是年杭州永福寺刊石壁法華經成相國元稹為之記其辭曰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

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惠皎萌厭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亦有五寸長短其石五十七亦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一百五十錢十經之數既畢又立石為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錢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侍郎湖州刺史

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章文悟處州刺史章行立杭州刺史張韋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又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崱九刺史之外縉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

鍊以降鮮不附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為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為後先其一碑僧之徒思得聲名人文其事以自廣予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於會稽路出於杭杭民競相觀觀白

惟問之皆云非觀宰相蓋欲觀其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悞以予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予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為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九諸侯

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之亦可謂果異宗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天與地相軋陰陽相蕩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羊叔子

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為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為城郭狗一叱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于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物相游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姓合成獨不能為千萬劫含藏之不朽耶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之奧妙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况斯文止紀於刻石故不及講其義云中書令王智興請於四洲置僧尼方等戒壇於誕聖節度僧制可既而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二頁下四行「菟菟」，徑、清作「菟菟」。

一 三頁下八行第五字「惑」，徑、清作「惑」。

一 三頁下一七行「禍崇」，徑、清作「禍崇」。

一 四頁上一四行「齒豁」，徑作「齒落」。

一 六頁中九行第四字「藝」，徑、清作「藝」。

一 六頁下一一行「忙然」，清作「忙然」。

一 七頁上一九行「及孟」，徑、清作「反孟」。

一 七頁下一二行「元宗」，清作「宗元」。

一 九頁中一五行第五字「郊」，徑、清作「却」。

一 九頁下一六行第一五字「饋」，徑、清作「饋」。

一 一〇頁上一五行夾註左「板之」，清作「拔之」。

一 一〇頁中四行第七字「赤」，徑、清作「尺」。五行第二字同。

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曰智興為戒壇泗州募願度者每名輸錢二千則不復勒諸普皆剝落自淮而右戶三男則一男剔髮規免徭役所度無算臣聞渡江日數百人蘇常齊民十固八九儻不禁遏前至誕月

五

五

江淮失丁男數十萬不為細事也帝不納先是憲宗屢有敕不許天下私度民為僧尼道士至是智興冒禁陳請於是細民清掃混奔趨剝落智興因致貲數十萬緡大為清論鄙之

時福州古靈神讚禪師初參百丈却回本寺受業師嘗在窓下看經絳子投窓求出讚見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它故紙驢年去其師因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而發言如此讚曰昨蒙百丈和上指个歇處其師於是集衆請陞堂說法讚舉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有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二

卷二十二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常集

唐

己酉宗湛釋宗長子母太后王氏游藏無度年十八崩葬莊改寶曆

八月遣中使詣天台採求靈藥詔道士劉

從政入宮資質仙事署光祿卿別號升

玄先生

丙午三月命道士孫準製長生藥署準為翰林

待詔

四月帝畋獵夜歸與宦官酣飲擊毬俄燭

滅遇弒年十八大臣裴度等迎皇太弟

江王立之是為文宗

五月下詔革兩朝淫侈不法之務捕道士

孫準等二十八人及佞僧惟真民服流

于嶺表

丁未文宗昂穆宗次子肅懷聽納而不能堅決用李訓鄭注欲誅宦仇士良

等除覺總兵統軍相王涯等二十改太

和

八月十月江西觀察使沈傳師奏帝誕月請於

洪州起方等戒壇度僧資福制曰不度僧尼累有勅命傳師為方面違禁市請宜罰俸料一月

澧州藥山禪師惟儼卒大儒唐仲為之碑曰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

十二月六日終于修心之所後八年門人狀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于崇敬寺大德求所以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敬大德於余為從母兄也嘗泰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寬教示寂之後四方從道之人

質疑傳妙罔不詣崇敬者嘗謂仲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於洙泗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埋沒哉惟大師生南康信豐自為童時未嘗盡羣兒戲弄中往往獨坐如念如思年十七

即南度大庾抵潮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執禮以事大層中受具於衡岳希琛律師釋禮矩儀動如夙習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中耶是時南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岳

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主之質豈俟磨礱照乘之珠雖晦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開四方學徒至於指心傳要眾所不能達者師必默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十年寂曰汝之所得可謂決於心術布於

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知而無所知渾然天和合於本無吾無有以教矣佛以開示羣盲為大功德滅眾惡為大德爾當以功德者濟羣迷宜作梯航無久滯此由是陟羅浮涉清涼歷三峽遊九江貞元初因慙

藥山喟然嘆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効其飄轉耶既披蕭緒唐才庇跡座鄉人知者因齋携飲食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何以勞人乎哉並謝而不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嘗

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晝夜若一終始如是殆三十年矣遊方求益之徒知教之在此彼數歲而僧徒皆居禪室梁棟鱗差其眾不可勝數至於沃煩正覆道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

之明矣忽一旦謂其徒曰乘郵而行及莫而息未有火行而不息者吾至所詣矣吾將有息矣靈源自清混之者相離滅諸相是無有色窮本絕外汝其悉之語畢隱几然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夏入室弟子

鷲冲虛等遷座建塔于禪居之東遵本教也始師嘗以大練布為衣以竹器為躡自難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數百童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珍羞百品鮮果駢羅未嘗易其食冬裘重煥夏服輕疎未嘗期衣華室靖

深香榻嚴潔未嘗易其履屨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觀貴賤迭來頂謁床下未嘗易其禮非夫聲萬有契真空離攀緣之病本性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欲久而如一者耶其他碩臣重官歸依修禮

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閭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其源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言其要其要既得可言其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曹溪所傳徒藏于密身世俱空曹

遂何有物自見曰明是為至精出沒在我誰曰死生刻之琬琰立之岩岫作碑者伸期於不朽

李翱作復性書其一曰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

懼愛惡欲七者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純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純矣

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不惑者也聖人者豈無情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信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於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

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睹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末流而泉於山非不水也石不敲木弗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

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為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履極也

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

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

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耶昔者聖人以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

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斯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九篇以傳于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

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弟楚者一篇有焉於是此道廢闕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道之極於則也必復吾自六歲讀書但為

辭句之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吳興陸參存焉與之言陸參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西方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

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闕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

傳於是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其二曰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思無慮也易曰天

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

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

知其為邪邪本無其心寂然不已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也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

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靜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觀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聞見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不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

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為而不著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

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故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汙樂天之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

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教也者人之道也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

藝

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弗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遠矣故謹其獨謹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

同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之問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自而生耶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

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故正性命故也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其渾也性情豈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

藝

性鑒乎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不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性人之性將復焉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所翳性不能復聖

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所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則無邪邪何由生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

曰未知生焉知死則原其始及其終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非書矣其三曰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與物

皆作休乎非休者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休耶作耶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

生焉人之與萬物一也其所以異於鳥獸魚蟲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四其心之所

為其所以異於鳥獸魚蟲者亡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年三十有九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年九十百年者希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

藝

十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也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况百千人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猶懼

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雲代蔚三州山谷間
石化為龜民取食之

蘇州重玄寺刊石壁經成刺史白居易為之碑曰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蘇

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刻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馬夫開示悟入諸佛知見以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脫莫

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出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釋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一十言應念願

願生極樂土莫急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菩薩行法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過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二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

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其上下有石神圖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

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見失厥謀清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辭而讚之讚曰佛滅度

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復有人書貝葉上藏檀籠中非堅非久如臘印空假使有人刺血為墨剝膚為紙即人知滅如筆書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臘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

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是歲丹霞天然禪師將終命在古具浴浴畢乃頂笠策杖受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春秋八十有六師本儒生行應舉偶一禪者問仁今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

如選佛曰選佛當何所詣禪者曰江西馬祖出世即選佛之場也師遂見馬祖以手托懷頭顱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之師師抵南嶽亦以前言授之石頭曰著槽廠去乃禮謝入行者堂執務後因晉請

鍾草次師獨沐頭跪於石頭之前石頭欣然與之落髮尋為說戒即掩耳而去便返江西再見馬祖未幾禮便入僧堂騎聖僧頭而坐衆驚異以白馬祖祖入堂見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與法

名父之偏歷諸方後於天津橋橫卧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故曰無事僧鄭奇之日給米麪落下翕然敬向居鄧州丹霞至數百衆嘗示衆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此不是你造作名邀得更說什

麼薦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上亦只教保護此事不是你諱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得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

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什麼物不用經不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是凡夫阿

你須自看取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暗裏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師嘗著玩珠吟二篇其一曰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智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

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因象先天地玄泉出杳冥本則非鍛鍊元淨莫澄淨槃礴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氣觸還生鑒照崆峒寂羅籠法界明到凡功不減超聖果非盈龍女心親獻關王口自呈

護藏人却活黃雀意猶輕解語非關舌能言不是聲絕邊彌汗漫無際等空平演教非爲說聞名忽認名兩邊俱莫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觀指還家罷問程識心心即佛何佛更堪成

時有凌行婆者嘗謂浮杯和上與喫茶次婆問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曰浮杯無剩語婆云我不恁麼道曰你作麼生道婆歛手哭曰蒼天中更冤苦杯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爲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

南泉泉云苦哉浮杯却被老婆摧折婆聞南泉語乃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澄一禪者見婆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箇措婆云會麼一合掌而立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

一舉似趙州州云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啞在一云未審和上怎生問他州以棒打云似這伎死禪和不打更待何時連打數棒婆聞趙州恁麼道乃曰趙州自合喫婆手裏棒在後有僧舉似趙州州哭云可

悲可痛婆聞趙州此語乃合掌曰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後趙州令僧去問怎生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趙州聞之乃以一偈寄云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疾報你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亦以一偈答曰

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姜文宗喜食蛤蜊一日御饌中有蛤蜊劈不張者忽變菩薩像帝驚異有旨送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侍臣此何祥也或

對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詔問之帝召政而問焉對曰物無虛應此殆啓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菩薩形得度者即現菩薩形而爲說法帝曰菩薩形今見矣未聞其說法何也對曰陛下見

此以爲常耶非常耶信耶弗信耶帝曰非常之瑞朕焉不信政曰陛下聞其說法矣何謂未聞帝大悅詔天下寺並立觀音像奉祀焉

聖十月帝誕節召法師知玄與道士於麟德

殿論道

乙卯四月丁巳宰相李訓上疏請罷內道場沙汰僧尼濫僞者制可是日詔下方殿大內靈像俄暴風聿起含元殿鳴吻俱落發三金吾仗舍內外城門樓觀俱壞光化門墻

亦朋士民震惡帝以訓所請忤天意詔
停前沙汰詔復立大內聖像風遂頓息見
舊史五行志是歲冬十一月宰相李訓鄭
注謀誅宦官不克事敗訓注皆死之
是歲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鄉人將示寂

第一座問曰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
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云某甲隨和
上去還得不師云汝若隨吾則須銜一莖
草來乃集門人告之曰星騎燈幻其來久
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師得法於

馬祖後歸池陽自架禪室以居凡三十年
不下南泉會宣城觀察使陸公亘請下山
伸弟子之禮由是學徒雲集陸嘗問弟子
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泉云分明記
取舉似作家陸云和上大不思議到處世

界現成泉云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他
日又云弟子薄會佛法泉云十二時中作
麼麼生陸云寸絲不挂泉云猶是階下漢泉
又云不見道有道者王不納有智之臣一
日見人雙陸大夫拈起骰子云恁麼不恁

麼只恁麼信彩去時如何泉拈起骰子云
臭骨頭十八嘗示眾曰道箇如如是變
了也今時師僧直須向異類中行又曰我
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喚作徧
行三昧普現色身又曰如今不可不奉戒

我不是深源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
行履却快活你若一念異即難為修行才
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亦是情見隨他因
果更有什麼自由分又曰老僧十八上解
作活計有人解作活計者麼出來共你商

量須是住山人始得珍重無事各自修行
大衆不去師復云如聖果也大可畏沒量
大人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深源且不是我
他經論家說法身為極則喚作理盡三昧
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恁麼

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覓人凝鈍箇
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
你商量如空劫時還有修行人否有無作
麼不道阿你尋常巧唇薄舌及平問著總
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事兄弟今

時人擔佛著肩頭上行聞老僧言心不是
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
你若束得虚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汝
推師與趙州門風天下惟仰以為絕唱
大和九年九月十一日潭州道吾山圓智

禪師告寂豫章海昏人也姓張氏幼依禁
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
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山曰不
離此室連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似雪澗
底遊魚忙不徹師與雲岩侍立次藥山曰

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
陀怎麼生師便出去雲岩問藥山曰智師
兄為什麼不祇對和上山曰我今日背痛
是他却會汝去問取雲岩即來問師曰師
兄適來為什麼不祇對和上師曰汝却去

問取和上僧問云居切忌道著意怎麼生
東菴云居云此語東事僧云如何是
一棒打殺龍蛇雲岩臨化時遣人送
辭書到師展書覽之曰雲岩不知有悔當
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
子云云雲岩時不會且道什麼處是伊不會處

馮山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
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
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
事急道急道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
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間無神

通菩薩為什麼是迹難尋師曰同道方知
曰和上知否師曰不知曰為什麼不知師
曰汝不識我語石霜問師百年後有人問
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彌沙彌應
諾師曰添却淨瓶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

適來問什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石霜異
日又問和上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什麼
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
師示疾有苦僧眾慰問法候師曰有受非
償子知之乎眾皆愀然將行謂眾曰吾當

卷二

大

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闍
維得靈骨數片建塔于石霜山之陽勅謚
修一大師塔曰實相

良改開成○元年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
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

端甫卒史館修撰裴休製碑曰玄秘塔者
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為丈夫
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渠
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
生捨此無以為丈夫也背此無以為達道

也和上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為秦
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
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
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教法言訖而滅
既成人高穎高目大順方口長六尺五寸

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
之耳目固必有殊相奇表與始十歲依崇
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十七正度為比丘
隸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照律師惠持犯
於崇福寺昇律師傳涅槃唯識大義於安

卷二

九

國寺素法師復夢梵僧告曰三藏大教盡
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天下囊括
川注蓬原委會滔滔然莫能知其畔岸矣
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
固必有勇智宏辨與無何謁文殊於清涼

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
皇帝聞其名微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
與儒道論議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
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
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

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
注納偏厚而上符彩超邁詞理響捷迎
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
闡揚為務由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
教有大不可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

區夏縛吳幹蜀潛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
事詔和上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
於祕殿為人請福親奉香火既而刑不殘
兵不黷赤子無愁聲江海無驚浪蓋參用
真乘以毗大政之明効也夫將欲顯大不

思議之道輔大有為之君固必有冥符玄
契與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清
衆者十一年講涅槃唯識經論位履當仁
傳授宗乘以開誘道俗凡一百六十座運
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

餘萬徧指淨土爲息肩之地嚴金經爲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床靜慮自得貴臣戚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玉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

蓋

干

彈書而和上即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謂成就常不輕行者唯和上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羣迷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與以開成元年六月

一日向西右脇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異香獨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荼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謚大達塔曰玄秘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八弟子

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咸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爲達者於戲和上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自約義正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懼微猷

有時堙沒而閭門劉公法緣寢深道契彌固亦以爲請願播清塵休嘗游其藩備其事隨喜讚歎蓋無愧辭銘曰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網高張孰分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

義

王

學深淺同源先後相覺異宗偏義孰正孰駁有大法師爲作霜電趣真則滯涉僞則流象狂猿輕鈎檻莫收柅制刀斷尚生瘡疣有大法師絕念而遊巨唐啓運大雄垂教千載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闡讚

導有大法師逢時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嶠嶠棟宇一旦而摧水月鏡像無心去來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己○慧星現
長八丈

開成三年三月六日僧統清涼國師澄觀

將示寂謂其徒海岸等曰吾聞偶運無功先聖悼歎復質無行古人耻之無昭穆動靜無綸緒往復勿穿鑿異端勿順非辨僞勿迷陷邪心勿固牢聞諱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母不能保身後之子當取信於

佛無取信於人真離玄微非言說所顯要以深心體解朗然現前對境無心逢緣不動則不孤我矣言訖而逝師生歷九朝爲七帝門師春秋一百有二僧臘八十有三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目夜發光晝視

不瞬才供二筆聲韻如鐘文宗以祖聖崇仰特輟朝三日重臣縞素奉全身塔于終南山未幾有梵僧到闕表稱於慈嶺見二使者凌空而過以呪止而問之荅曰北印度文殊堂神也東來華嚴菩薩大牙歸國

供養有旨啓塔果失一牙唯三十九存焉遂闢維舍利光明瑩潤舌如紅蓮色賜謚仍號清涼國師妙覺之塔相國裴休奉勅撰碑其銘曰寶月清涼寂照法界以沙門相歲世間解澄湛含虛氣清鐘鼎雪沃剌

義

王

溪霞橫維嶺真室窳靈嶽崔嵬震融天地峻拔風雷離微休命實際龍鴻奉若時政革彼幽蒙烟平禹質元聖孕靈德雲冉冉疑眸幻形谷嚮入耳性不可爲青蓮出水深不可閱才受尸羅奉持止作原始要

終克諧適莫鳳藻奇遺演秘密深翰風
生供盈二筆欲造玄關咽金一像逮竟將
流龍飛遷颺疏新五頂光銜二京躍出法
界功齊百城萬行分披華開古錦啓迪羣
聖與甘露飲燮黃金偈懷生保又聖主師

資聿興遐裔具葉纓宣譯場獨步譚柄一
揮幾回天顧王庭闡法傾河湧泉屬辭縱
辨玄玄玄紫衲命衣清涼國踰不有我
師孰知吾道九州傳命然無盡燈一人拜
錫統天下僧帝網冲融潛通萬戶歷天不

周同瞻顯瞻養舒自莊永繼無蹤大士知
見允執厥中西域供牙梵倫遠至奏啓石
驗嘉風益熾勅俾圖真相即無相海印大
龍蟠居方丈哲人去矣實何所察即事之
理塔鎖終南

初寫國師真奉安大興唐寺文宗皇帝御
製黃曰朕觀法界曠闊無垠應緣成事
虛根清涼國師體象啓門奄有法界我祖
聿尊教融海岳恩廓乾坤首相二疏拔擢
幽昏間氣斯來拱承佛日曰海光耀九州

慶溢啟金山門奪古賢席大手名曹橫經
請益仍師臣休保余遐曆爰抒顯毫式揚
茂實真空因畫機就而駕白月虛秋清風
適夏妙有不遷緣息而化邈爾萬儀煥乎
精舍

製象基昔神農以日月星辰為象唐相國
為機

是年正月六日圭峰宗密禪師示寂相國
裴休撰傳法碑師姓何氏果州西充人釋
迦如來三十九代法孫也釋迦住世八十

年為無量天人聲聞菩薩說種種法景後
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于世
顧此法衆生之本源諸佛之所證超一切
理離一切相不可以言語智識有無隱顯
推求而得但心心相印印相契使自證

知光明受用而已自迦葉至達磨達磨東
來至曹溪凡三十三世曹溪傳荷澤荷澤
傳磁州如如傳荆南張張傳遂州圓圓傳
禪師師於荷澤為五世於迦葉為三十八
世其宗系如此師家少通儒學一日偈

遂州未及與語退遊徒中見其儼然在定
忻躍慕之遂剃染受道嘗赴齋次受經得
圓覺十二章誦未終忽然大悟歸以告其
師師印可乃謁東京照照曰菩薩人也誰
其識之次謁清涼觀觀曰毗盧華嚴能從

華三

雷

我游者其汝乎及因漢上僧授華嚴新疏
遂讀華嚴久之著圓覺華嚴涅槃金剛唯
識起信法界觀等經疏鈔及禮懺修證圖
傳纂略文集諸宗禪語為禪藏并書偈議
論凡九十餘卷或以師不守禪行而廣講

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為務乃為多聞
之所役豈聲利之所未忘乎曰嘻夫一心
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為戒定慧開而為六
度散而為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
嘗違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

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
心而證者為法隨行而起者為後得未必
嘗同也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
於萬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
於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

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自迦葉至富那夜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至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行著論釋經摧滅外道為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為威神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為

卷三

三十五

道迹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禪定或蟬蛻而去或化火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迹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為大牛不超過無以為大士

故禪師之為道也以知見為妙門以寂靜為正味慈忍為甲冑慧斷為劒矛破內魔緣之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鎮撫邪雜解釋緣龍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呵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耻

之三乘不與四分不振吾師耻之忠孝不並化荷擔不勝任吾師耻之故皇皇於濟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自聳人有歸依者不俟請而往也有求益者不俟憤則答矣雖童幼不簡於應接雖

傲很不忘於扣勵其以闡教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師之法者貪則施暴則歛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情則奮自榮者謙自堅者化循私者公溺情者義故士俗有變活業絕血食持戒法而為近住者有

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為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為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不可勝紀真如來付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一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

境界庭宇之廣狹議者又焉知大道之所趣哉閱世六十二僧臘三十四宣宗追謚定慧禪師門弟子僧尼四衆凡數千人

唐○正月上帝命太子監國上崩他士良立穎王為太弟即位李德裕相

卷三

五六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二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一三頁中六行至七行「七者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經無。
- 一 一四頁上一九行第一三字「於」，經作「以」。
- 一 一四頁下九行「辨為」，經、清作「辨焉」。
- 一 一五頁中九行「性人」，清作「聖人」。
- 一 一五頁下一〇行第一二字「四」，清作「肆」。
- 一 一九頁下七行第一五字「捷」，經作「絕」。
- 一 一九頁下一八行「唯議經論」，清作「唯識經論」。
- 一 二〇頁中一五行紀年「戊午」，經、清作「戊午」。
- 一 二〇頁下五行第一一字「目」，經

作「日」。

一二〇頁下九行第一五字「此」，徑作「此」。

一二二頁上三行「摩訶行」，清作「摩訶衍」。

一二二頁上一九行眉註「當房憤問」，徑作「憤房問」。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三

藝三

嘉興路帝祥符禪寺住持華高常集

青武帝炎政會昌

穆宗第五子母章太后仇魯洪不通勿令讀書親儒者後服丹藥其性躁急喜怒不常年三十四而崩在位六年

藝二

帝自幼稚不喜釋氏是年正月即位七月桂州馬生三足駒至秋九月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冬十月帝幸三殿升九仙玄壇親受法籙左拾遺王哲諫云王業之初

不宜崇信太過帝不納

是年十月潭州雲岩禪師卒鐘陵建昌人姓王氏少出家於石門初參百丈未悟玄旨侍左右二十年文化乃謁藥山服勤已久山問師作什麼曰擔屎山曰那箇聲曰在山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山曰何不教並行曰和上莫謗他山曰不合與麼道曰如何道山曰還曾擔麼師於言下契會一日藥山問汝解美師子是否曰是山曰美得幾出曰美得六出山曰我亦

美得曰和上美得幾出山曰我美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瀉山瀉問曰承長老在藥山美師子是否曰是瀉曰長美耶還有置時曰要美即美要置即置瀉曰置時師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道再

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曰如無燈時把得杖子怎麼生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怎麼生會吾曰通身是手眼洞山問就師乞眼睛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有汝向什麼處著洞山無語曰乞眼睛

底是眼否价曰非眼師咄之師於是月二十六日沐身竟喚主事僧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日並無人去及夜師歸寐壽六十茶毘得舍利千餘粒塔曰淨勝勅謚無住大師

藝三

二

夏六月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爲光祿大夫充崇玄館學士令與趙歸真居禁中修法籙左輔關劉玄謨上疏切諫貶玄謨爲河南戶曹

三年正月制曰齋月斷屠出於釋典國家

勅業猶近梁隋卿相大夫或緣茲弊自今惟正月萬物生植之初宜斷屠三日列聖忌各斷一日餘不須禁三月以道士趙歸真爲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時帝銳意求仙師事歸真歸真乘寵每對必排毀釋氏

非中國之教蠹害生靈宜盡除去帝深然之歸真復請與釋氏辨論有旨追僧道於麟德殿談論法師知玄登論座辨捷精狀道流不能屈玄因奏王者本禮樂一憲度則天下治吐納服食蓋山林匹夫獨擅之

事願陛下不足留神帝色不平侍臣諷玄賦詩以自釋玄立進五篇有鶴背傾危龍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之句帝知其刺特放還桑梓

論曰昔周武廢教沙門犯顏抗爭殆

藝三

三

數十人雖不能格武之威然足見吾法中之有人也及唐高祖議沙汰而惠乘玄琬智實法林等皇皇論爭引義慷慨亦不失法王真子之識凡自大曆而後祖道既興吾門雄傑多趨

禪林至是武宗議廢教而主法者才知玄一人而已雖武宗盛意不可解佛運數否莫可逃凡釋子者處變故之際無一辭可紀佛法尊博如天亦吾徒失學之罪也

^寺正月作望仙樓於禁中時集道士於其上諸咨質仙事時趙歸真特被殊寵諫官數上疏論之帝謂宰相曰諫官論趙歸真此意要卿等知朕宮中無事屏去聲色要此人道話耳李德裕對曰臣不敢言前代得失

第歸真曾在敬宗朝出入掖庭以此羣情不願陛下復親近之帝曰朕於彼時已識此人但不知其名呼為趙練師在敬宗時亦無甚惡朕與之言漸煩耳至於軍國政事唯與卿等論之豈問道士繇是宰相不復諫而歸真遂以涉物論遂舉羅浮山道士鄧元超有長生術帝遣中使迎之及元超至與劉玄靖及歸真等膠固排毀釋氏於是拆寺之請行焉

四月敕祠部檢括天下僧尼寺凡四萬四

千六百所僧尼凡二十六萬五千餘人

五月庚子勅併省天下佛寺中書門下關秦據今式諸上州國忌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各留一寺凡有列聖尊容並令移於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兩京左右街諸留十

^寺

寺寺僧十人勅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巧者各一所如破落悉宜除毀其行香日官吏宜赴道觀上都東都各留四寺寺僧三十人中書門下又奏曰天下廢寺鐘磬銅像委監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

具金銀鍮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等像勅出後限一月納官

^唐

八月制口朕聞三代以前未有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寢興由是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延滋多以至於蠹耗國家而漸不

覺以至於誘惑人情而衆益迷洎於九有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

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架藻飾僭擬官居晉宋齊梁物力凋弊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天下執此兩端而以經邦豈以

^藝

西方區區之教與我抗衡我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剷除未盡流行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協予正意係流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即人利衆予何讓

焉其天下所拆寺還俗僧尼收充稅戶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游惰不業之徒幾五十萬廢丹雘無用之室凡六萬區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爲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

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意

五三月帝不豫自徵方士服金丹受法錄至是發背躁悶失常遂至大漸旬日不能言而崩年三十三舊史贊曰昭肅削浮圖之

法懲游惰之民志欲矯步丹梯求珠赤水
徒見蕭衍姚興之曲學不悟始皇漢武之
妄求蓋受惑左道之言故偏斥異方之教
况身毒西來之法向欲千年蚩蚩之民習
以成俗畏其教甚於國法樂其徒不異登

仙如文身斷髮之鄉似吐火吞舟之戲詎
可正以威詔而律以章甫加以竿鉤何充
之伎代不乏人雖荀卿孟子之賢未容抗
論一朝隳殘金像燔棄胡書結怨於膜拜
之派犯怒於匹夫之口哲王之舉不駭物

情前代存而勿論實為中道欲革斯弊將
俟河清昭肅頤稱明斷然聽斯蔽矣已上見史

論曰舊史武宗紀著除羅釋氏始末
甚詳當時黃冠乘寵傾害吾教然亦

大臣李德裕輔成其事也新史曰武
宗毅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
道家法錄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
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不同耳噫
嘻武宗非明智不惑豈特於釋老好

惡不同哉其偏信李德裕專權用事
朋黨相傾雖僅有伐叛之勞未見成
功而朝野積怨已甚使更久權則與
李林甫又何異乎○古曰上流之罪
之罪天似其罰異矣武宗其罰下民
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釋宗殿下忽

而人語謂是盜焉遂泊衣簾之內俄
二吏出執之執版宣曰賊何何在
使者至也未更日計程十八日方
朱和曰何猶吏曰李和坐殿聖教
莫一紀當與海西君同錄其碑而
武宗果卒併錄之東來俱尋不見是
四月三月上崩子幼皇太弟即位
四月出李德裕裕判南節度使

卯宣宗忱憲宗第十三子始封光王讓位與
姪文宗武宗後武宗不道繼亡況
為僧後復受江陵少尹武宗收之俾
光王為皇太子即位於武宗前帝以
與佛前知稼穡勤于庶政視前帝
殿佛前在位十三年改元大中

三月詔曰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云異方

之教有資為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
釐革過當事體乖謬其靈山聖境應會昌
五年所廢寺宇諸宿舊僧可仍舊修葺住
持
是年尚書白居易卒年七十有五贈尚書

左僕射上以詩吊之居易被遇憲宗時事
無不言湔剔抉摩多見聽可然為當路所
忌遂擯斥所蘊不得施乃放意文酒能順
適所遇託釋氏死生之說若忘形骸者後
復進用又皆幼君偃蹇蓋不合居官輒病

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及從祖弟敏
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架石
樓香山鑿八節灘彌醉吟先生自為之傳
晚節好佛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
士與胡杲等九人宴集皆高年不仕者人

慕之繪為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家
工於詩當時士人爭傳誦之其始生方七
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式之百數不
差九歲暗識音律其為才章蓋天稟然
既卒以其所居第施為佛寺宣宗思其賢

不已因擢其弟敏中為相居易嘗足肖彌
陀佛像而禱之自為之記曰我本師釋迦
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
界彌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踰
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

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切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向西方有怖厄苦惱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又範金合土刻石綉紋乃至印水聚沙

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南北東西過去現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

少傅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十萬命工人杜敬宗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阿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人天瞻仰眷屬圍繞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綵張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回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觀

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現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宣此義而說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

庚戌九月詔曰潮州司馬李德裕早籍門弟切清華累居將相之榮唯以姦傾爲業當會昌之際極公台之崇驕諛佞以得君遂恣橫而持政專權生事妬賢害忠動多詭異之謀潛懷僭越之志秉直者必棄向善者

盡排誣忠良造朋黨之名肆姦僞生加諸之豐計有逾於指鹿罪實見於欺天屬者方虞鈞衡曾無嫌避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洎參信書亦見親昵恭推元和實錄乃不刊之書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爲私門之令猷附李榮之曲情成吳湘之怨獄擢國之髮數罪未窮載窺罔上之由益見無君之意朕務全本體久爲含容雖黜降其官榮尚蓋載其醜狀而睥睨未已兢惕無聞積惡既

張公議難抑可崖州司戶未幾德裕慚忿而卒乃見夢哀訴於宰相令狐綯乞歸葬其尸識者謂之強魂雖死亦不哀云

論曰唐李習之曰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取行狀謚牒凡爲狀者皆門生故

吏苟言虛美尤不足信予觀李德裕故吏鄭亞所爲會昌一品制集序鋪張德裕勲業與新史本傳無異而舊史武宗紀則著德裕之惡與詔詞皆合然則新史取信故吏之說寧不悞

後來者手

湖南觀察使裴休躬謁華林善覺禪師休問師還有侍者否覺云有一兩箇休云在什麼處覺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休觀之大驚覺語虎曰且去有客在二虎哮吼而去休問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覺良久云會麼休云不會覺云山僧常念觀音休歎異而去覺隱居常持錫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彌覺有僧來參方展坐具覺曰且緩緩僧曰和尚見

箇什麼覺云可惜許磻破鐘樓其僧有省

七〇正月五色雲〇後河隄瓜沙伊爾等十

字悉

黃藥希運禪師是宋師福唐人姿貌豐碩

游方晚赴江西叅馬祖值祖歸寂乃見百丈問馬祖平日機緣大舉再叅馬祖掛拂話師於言下大悟曰予他日嗣馬祖去師曰不然今日因師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若嗣馬相喪我兄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是過於師乃堪傳受師目

是混迹于衆後於豫章遇觀察使裴休道緣契合遂出世說法嘗示衆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遂以棒赴去而衆不散因謂之曰汝曹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

十一

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你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時有僧出云只如

諸方尊宿聚徒闡化又作麼生師曰不道無禪只是無師豈不見馬大師座下出八

十四人坐大道場得大師正眼者止三兩人而已歸宗和上是其一也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

橫說豎說猶不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黨且富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語言念向肚皮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才見入門來便識得你了也還

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人笑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分上事若會即便會不會即散去大中三年終於黃藥勑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奉詔京兆薦福寺弘辨禪師入內帝問曰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三十一世此土弘忍大師有二弟子一名惠能受衣法居嶺南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得

法雖一時開導發悟有須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辨也帝曰何名戒定慧對曰防非止惡名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心境俱空照鑒無惑為慧帝曰何名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

十一

對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為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談以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覺也謂人有智慧覺照為佛心心者佛之別

名則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階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應無別有所得

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為天人師隨根器而說為上根者開家上乘頓悟至理中下根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韋提希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

佛外無心帝曰復有人持經持咒求佛何如對曰如來種種說法皆為最上一乘如百千眾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緣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傳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

與人但示衆生各各自性同一法藏十三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不著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看經否對曰沙門禮

佛看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依佛戒修身恭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為頃見何為漸修對曰頃明自性與佛無二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非一口便飽

是日辨對七刻方罷帝悅賜師圓智禪師早江州刺史崔黯復廬山東林寺黯自為之碑其略曰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綠業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切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

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恩亦弘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甚則失其道靈於物失其道者迷其徒靈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之以手以水之意也為國家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靈物之病

則通矣唐有天下十四帝視其甚理而汰之而執事之人不以歸牛返本以結人心其道甚繁幾為一致今天子取其益生人稍復其教通而流之以濟中下於是江州奉例詔予時為刺史前訪茲地松門千

樹嵐光熏天蜩鳴湍鳴松韻冷然可別愛而不剪利以時往至是即善而復之又曰嘗觀晉史見遠公之事及得其書其辨若注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謂遠公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山嶺止

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為山山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墜天杭香藥靈鳥閑獸善烟嵐之中恍有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不能回眸也且金陵六代促俗薄臣以功危主以疑慘淪陽為四方之中有江山

之美遠公豈非得計於此而視於時風耶然鵲者搏羶襲者居素前人不暇自歎者多則遠師固為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山更名暢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為號者不可一二故寺以山山以遠三相挾而為天下具美矣

寄馮山靈祐禪師示寂師嘗示衆曰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

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淨清淨無為澹泞無礙喚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頃悟之人還更有修不師云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

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雖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時相國鄭

愚爲之碑曰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爲是而五常教化人事之外於精神性命之際史氏以爲道家之言故老嚴之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盡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間超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

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辨巧應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不能了是者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窮城郭不必誼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迹非盡無也冥於順也遇所即而安故不介於時當其處無必故不局於物其大旨如此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

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傳然非聰明瓌宏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其傳是皆鴻龐偉絕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瀉蟠木窮谷不知其徧幾千百里爲羆豹虎兕之宅雖夷人射獵虞迹

推亡不敵投也師始僧彌靈祐生福唐望首峰意見背闕來游庵於驛齋非食不出栖栖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夜物不能害非夫外死生忘憂患冥順大和者孰能於是哉昔孔門殆庶之士以單瓢樂陋巷夫子猶稱

蓋

大

詠之以其有生之厚也且生死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得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爲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凡涉語是非之端辨之益惑無補

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既以茲爲事其徒稍稍從之則與之結構廬室與之伐去陰黑以至於千有餘人自爲飲食紀綱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強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爲稱首武

宗毀寺逐僧遂空其所師還巖首爲民惟恐出黃黃之輩有識者益貴重之後湖南觀察使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已與親爲其徒列又議重削其鬚髮師始不欲戲其徒

日爾以鬚髮爲佛耶其徒愈強之不得已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爲同慶寺而歸諸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爲意忽一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七年正月九日歸寂年八十三即定於大瀉之南

葬三

阜後十有一年其徒以師之道上聞始加謚號及墳塔以厚其終噫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精神爲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漸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嘗時餉慰息煎熬形器起

如冤讐行坐則思想偃卧則魂夢以耽淫之利欲役老朽之筋骸食飯既耗齒髮已弊猶拔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已曾不知息陰休影捐慮安神求須臾之暇以至溘焉而盡親友不翅如行路利

養慈妻之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嗣淫渝汗湯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聖然其歸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槩各言宗教自相矛盾故

楊水圓頂未必皆是若予者洗心於是邇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度者以師之圖形自大鴻來知予學佛求為讚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龐絕特之度者也既與其贊則又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予笑而諾

之遂因其說以自警觸故其立言不專以褒大鴻之事云

○詒修天下祖塔未經賜諡
者所在以開太常考行頒賜
○勅法師辨章
為三教首座

是年潭州道林沙門疏言詣太原府訪求

藏經高士李節錢以序曰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興襄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剗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派於晉瀾湧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

統三

六

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然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脂而色凝氣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患固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病背癢而巨臂耳聾而目瞶於

是功熨之術用焉懷禮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勢異耳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播之周孔子與教特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

於是其有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燒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強用廢井田則豪靈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幣則聚歛之臣升矣務勝下則培剋之吏貴矣

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為怨俗於是其有汨羅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為修行

統三

九

以窮達壽夭為因果故陋賤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見佛性則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其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興則是抱疾之

夫而責其醫藥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之興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將奮而思闢智者將靜而思謀則所陌之人將紛紛而羣起矣今釋氏自

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雋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罹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剪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雕鏤綵繪之小費吾故曰能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剪釋氏中其徒且數萬之民隸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沉諸水言詞於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驛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由是天下名祠琬宇毀撤如掃天

子建彌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以南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體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湖西之勝游也有釋疏言警辨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

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
仁人我弟往來購釋氏遺文以惠湘川之
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解而止游既
止謁軍門范陽公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
成蘊秩者至釋祠不見毀而副剝者又命

事三

王

講巧以補繕開漏者月未幾兄得釋經五
千四十八卷以大中十年秋八月輦自河
東而歸於湘焉嘻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
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
立之且亡其書非有跡言遠識而誠堅孰

克弘之耶吾喜跡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
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爲叙其事且贈
以詩詩曰湘水信信兮俗獷且很利殺業
偷兮吏莫之馴緊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
在兮釋在斯文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猿

補中

死後

猊騰孖子雲樹靡靡月沉浦兮烟冥山橋
席卷兮櫺床閑偃仰兮嘯詠鼓長波兮何
時還湘川起忽兮落日晚晚松覆秋庭兮
蘭被春晚上去兮幾千里何日同游兮
湘川水

贊詔羅浮軒轅先生左拾遺王譜等上疏諫
之詔荅曰朕以躬親庶務萬機事繁訪聞
羅浮處士軒轅集善能攝生年齡不老乃
遣使迎之冀其有少保理也朕每觀前史
見秦皇漢武之事常以之爲戒卿等職在

事三

王

諫司閱示來章深納誠意復謂宰相曰爲
吾諭於諫官雖少翁樂大復生亦不能相
惑第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一言耳未幾軒
轅集至帝問曰先生遐壽而長年可致否
對曰屏聲色去滋味一哀樂廣惠澤則與

天地合體日月齊明是爲長年不假外求
也帝敬重之

上

○ 帝於洪州勸觀音寺勸請仰山
惠寂律師開山住持今爲官講

八月帝崩年五十矣帝性明敏用法無私
恭謹節儉惠愛民物從諫如流天下稱焉

小太宗每宰相奏事畢忽恬然曰可以閒
語因問間細事或譚宮中游宴一刻許
復正容曰卿等善爲之常恐卿輩負朕後
日難相見乃起入宮令孤絢嘗謂人曰吾
十年秉政京承恩遇然每於廷英奏事未

嘗不汗濡衣也

舊唐史贊曰臣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獻文
皇帝器識深遠久歷艱難備知人間疾苦
自寶曆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委
右大擾窮民泊大中臨御一之日權豪歛

龍

風

迹二之日姦臣畏法三之日閹寺龍氣由
是刑政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嶽穆若清
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帝宮中衣澣濯之
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母后侍膳輒不舉樂
歲或小飢憂形于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

急墮之容與羣臣言儼然煦接如對賓僚
或有所陳聞虛襟聽納故事人主行幸黃
門先以龍腦鑄金籍地獻文悉命去之官
人有疾醫視之既瘳即抽金賜之誠曰勿
令敕使知謂朕私於侍者其恭儉好善類

事三

王

如此季年風毒召羅淨山人軒轅集訪以
治身之要集亦有道之士也未嘗輒語詭
異帝益重之及堅謂還山帝曰先生捨我
巫去國有災者朕有天下竟得幾年集索
筆橫書四十而去乃十四年也興替宜運

其若是與而帝道皇猷始終無闕雖漢之
文景不足過也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
二三元祖四吮墨揮翰有所憮然

資治通鑑曰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祚人
之情偽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嘗

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俗順軌
求之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

論曰唐新舊史唯宣宗朝事實相反
特甚唯舊史與資治通鑑皆合新史
貶之謂宣宗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

意嗚呼斯言莫知何謂也大凡人君
寬厚長者必貴以優游無斷至於精
勤治道則謂以察為明然則從而可
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蓋誠然
也

補恒洛伽山觀音示現之地有唐大中間
天然僧來即洞中燭盡十指親親妙相與
說妙法授以七寶色石靈跡始著其後日
本國僧惠鑄自五臺得菩薩画像欲還本
國舟至洞輒不往乃以像舍于土人張氏

之門張氏屢親神異經指所居為觀音院

明二年始建寺郡將聞之遣幕賓迎其像
到城與民祈福已而有僧名即眾求嘉休
尙戶刻之彌月像成而僧不見今之所設
是也史記王作中宋元豐三年王舜封使

三韓至此黑風驟起巨龜負舟向山禱告
大士現相舟穩還朝以聞朝廷頒金帛移
寺建於梅嶺山之陽賜額寶陀祈禱兩賜
輒應迄今

元朝隆香賜田重新寺宇以福邦家永延

帝祚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三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二四頁下八行末字「狀」，清作「壯」。
- 一 二四頁下一八行「惠乘」，清作「惠垂」。
- 一 二八頁上八行第八字「奉」，清作「舉」。
- 一 二八頁上一九行第一三字「梵」，徑、清作「些」。
- 一 二九頁上一三行末字「明」，清作「相」。
- 一 二九頁上末行第四字「劫」，徑、清作「劫」。
- 一 三〇頁中五行第一二字「卷」，徑、清作「卷」。
- 一 三〇頁中一六行第四字「遂」，清作「逐」。
- 一 三〇頁下一四行末字「史」，徑、清作「史」。
- 一 三一頁中四行「特之」，清作「持」。

之」。

一 三一頁下二行第七字「須」，清作「清」。

一 三一頁下五行末字「自」，徑、清無。

一 三二頁上四行首字「止」，徑、清作「上」。

一 三二頁下一八行第八字「謂」，清作「請」。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四

藝四

嘉興路太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唐懿宗准

宣宗長子好聲樂道安政祥條
復迎佛骨而曰生見之死無懷年
三十六崩葬簡改咸通
後在位十四年

藝四

杭州大慈山寂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
頂骨圓背其聲如鍾出家於井州童子寺
受心印於百丈禪師結茅於南岳一日南
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泉
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即便

會莫切切泉拂袖而出趙州問般若以何
爲體師云般若以何爲體趙州大笑而出
師明日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爲體趙
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師後住浙
江大慈山上堂示衆云山僧不解茶話只
能識病又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
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問道者衆山素缺
水師擬飛錫夜夢神人告之曰勿它之詰
朝見二虎以爪跑地泉自涌出味甘如飴
有僧自岳至乃曰童子泉酒矣移來在此

故東坡題詩云亭亭石塔東岡上此老初
來百神仰虎移泉眼趣行脚龍作浪花供
撫掌至今遊人濯濯罷卧聽空塔環玦響
故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咸通
三年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三臘

五十四僖宗謚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制署法師知玄爲悟達國師總教門事

朗州德山宣鑑禪師劔南人姓周氏博覽
三藏嘗講金剛經時以問金剛名之慨慨
然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

機似一滴投於巨浸學與無學吾知之矣
乃盡棄其習謁龍潭信禪師問久嚮龍潭
及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信曰子親到
龍潭是夕師立侍更深信曰何不下去師
曰暗信點紙燭與師師接得信即吹滅師

藝四

豁然大悟曰今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
頭也即日便辭信語其徒曰可中有箇漢
牙如劔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
向孤峯上立吾道去在師居澧陽垂三十
年大初武陵太守薛延望勸德山精舍

延請居之大闢宗風上堂示衆云於已無
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
心於事無事於心則虛而靈寂而妙若毛
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毫釐繫念三
塗業因管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

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
無累乎及其狀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僧
問如何是菩提師打云出去莫向這裏局
如何是佛師云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
從上宗乘以何法示人師云我宗無語句

亦無一法與人至是將終謂衆曰捫空追
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端
坐而逝閱世八十有六臘六十有五時咸
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敕謚見性大師

藝四

三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姓邢氏
參黃蘗運禪師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
蘗未絕運便打如是三度致問三度被打
遂辭下山運指往高安大愚處去師至大
愚問黃蘗近日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

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有過無過愚云黃蘗恁麼老婆心更問有過無過師於是大悟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愚搗住曰尿床鬼子適來問有過無過而今却道黃蘗佛法無多子汝見箇甚麼師於

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由是再回黃蘗師資契會大機大用卓冠一時後還鄉徇趙人之請住子城南臨濟禪苑學徒奔湊師示衆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女等諸人面門

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禪床搗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對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

師乃打師問木口和上如何是露地白牛木口曰吽師曰啞木口曰老兄作麼生師曰漚畜生大覺到參師舉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衆僧曰遮莫是和上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

聞令喚新到僧大覺遂出師曰大衆道汝未參長老覺云不審便自歸來麻谷到衆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床一手收坐具一手擲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床

藝四

四

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相捉入方丈師上堂云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蘗和上處三度喫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喫誰爲我下得手時有僧曰某甲下得手和上合喫多少師與拄杖其

僧擬接師便打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派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師又曰夫

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唐咸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將示滅乃說傳法偈曰泐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如不粟吹毛用了急須磨礪畢坐逝

教謚慧照大師塔曰澄靈

具如傳燈

字湖南長沙景岑禪師號招賢初住麻苑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嘗示衆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不得已向女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

藝四

五

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女道三世諸佛共十方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女諸人向什麼處委光求發

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有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回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麼不得師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乃云妙高山

色青又青僧云如何是佛師云衆生色身是僧云河沙諸佛體皆同如何有種種名字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爲文殊耳根返源名爲觀音從心返源名爲普賢文殊是佛妙觀衆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悲普賢是佛

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僧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偈云碍處非牆壁通處勿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問如何是佛性師偈云佛

性堂堂顯現住相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問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師云如死人眼問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云如死人手問善財無量劫來爲什麼游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云女從無量劫

來還曾游得徧不問如何是普賢身師云舍元殿裏更問長安問亡僧向什麼處去師有偈云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生緣十方真寂滅誰在復誰行師因臨濟示衆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乃有偈曰萬法一如

藝四

六

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仰山問人人盡有這箇事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女用伸云作麼生用師乃踏倒仰山山曰直下似箇大虫世因名岑大虫

洞山良价禪師示寂師會稽人姓俞氏幼出家年二十一往嵩嶽受具者謂南泉值馬祖忌日設齋泉問衆曰今日設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無對師乃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聞之讚曰此子雖後生却堪雕琢

師曰和上莫壓良鳥賤次謁鴻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鴻曰我這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和上道鴻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和上同時慕道者不鴻曰此去石室相

連有雲岩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到雲岩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岩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曰和上還聞不岩曰我若聞女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即良价不聞和上說法岩曰我說女

藝四

七

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耶師乃迷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遂辭雲岩問什麼處去曰雖離和上未卜所止岩曰早晚却來曰待和上有住處即來岩曰自此一

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又問岩曰和上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遷得師真如何祇對岩曰但向伊道即這是師良久岩曰承當這箇事大須細審師猶疑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前旨因有偈曰切忌從他覓

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其後感化於高安之洞山嘗因雲岩忌日修齋僧問和上見南泉發跡爲什麼與雲岩設

齋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爲佛法只重不爲我說破又僧問和上還肯先師也無曰半肯半不肯曰爲什麼不全肯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

人師曰非常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最苦師問僧名什麼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女主人公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只是認得驢前馬後

將為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客中辯主尚未分明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聞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德慶道即易相續也大難師將示寐謂眾曰吾有聞

藝四

名在誰為吾除得眾皆無對有沙彌曰請和上法號師曰吾聞名已謝問和上違和還有不病者不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上上曰老僧看他時不見有病又曰離此殼師曰老僧看他時不見有病又曰離此殼

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眾無對遂剃髮披水令撞鐘湛然而寐時學徒千餘人號勤移時師忽開眸曰夫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僧令辨惡癡齋一中蓋責其徒戀情也至

七日食具方備師隨眾齋畢復謂眾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誼動明日浴罷端坐長往壽六十三鵬四十二謚悟本禪師塔曰寐覺

是歲五月帝幸安國寺賜國師知玄寶座

高萬年二丈材用沉香塗聚繡龍鳳龜馬金銅之上施復座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像人高數赤磴道以階前被綉囊錦褥環嚴絕甚時宮中日齋萬僧帝自為贊明宰相蕭做諫以為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躬

藝四

踐今筆梵言口梵音不若微謬實濫罰振殃祈福况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懿宗雖不納然嘉美其言玄姓陳氏世號陳菩薩三學洞貫名蓋一時異跡尤多及僖宗避巢賊幸成都遣御史郭遵齎書徵

赴行在帝素重其名引對大悅賜號悟達國師留行宮久之辭歸九隴忽定中見菩薩降其室摩玄頂演深妙音而慰安之言訖即隱俄一珠入玄左股隆起楚甚上有新唐書晁錯二字玄知夙債也即右脇安卧而逝

著述凡二十餘萬言行于世弟子僧微徹弟子覺暉俱有重名三世為僧統或謂玄前身蓋漢川三學山知鉉法師鉉在世嘗講十地品感地變金色及終感病與玄絕類

唐咸通十一年相國裴休薨休字公美孟州人兒時與兄弟偕隱畫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者諸生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啗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累更內任嘗出刺洪州一日入龍興寺觀

壁畫數曰容儀可觀高僧何在時有數僧對不愜休曰此間莫有禪者麼僧云近一僧至似禪者休命召乃黃藥運禪師時未顯名休以前問扣之運高聲曰裴休休應諾運曰在什麼處休豁然從此契入遂迎

入府第旦夕問法及移鎮兜陵亦命與俱由是深徹法源復與圭峯密禪師道緣尤密大中時執政六年次歷諸鎮節度薨年七十有四休能文章書楷道媚有體法為人醜籍操守嚴正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

藝四

真儒者居常不御酒肉著釋氏文數萬言其圭峯禪源諸詮序曰禪師集禪源諸詮為禪藏而都序之休曰未嘗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立教菩薩間生隨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真如心演性相

之別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
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
法華稟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
體全真荷澤直指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
妄相攻反奪順取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

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
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為證悟之門盡是正
真之道然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
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為門戶各自開張以
經論為戈矛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

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
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
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禪師久
而歎曰予丁此時不可默矣於是以前來
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繫釵釧

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
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學者之
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
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同異
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淺深通局之是非莫

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頓呻以吼之
柔和以誘之乳而藥之忍性命之天殤也
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揮而散之悲
闢諍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
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捧佛日而

註委曲回照疑瞋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
窮劫蒙益是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
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
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滅後未嘗
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

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
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上亦以融為一味但
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
有露語而無密藏世尊讚歎曰如來之言
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

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
則外戶不閉而守在夷狄佛道備則諸法
總持而防在外魔不當復執情據臂於其
間也嗚呼後學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
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習能如是則

可以報圭峯之劬勞德矣

法華咸通十四年三月庚午詔兩街僧於鳳翔
法門寺迎佛骨於是以金銀為剎珠玉為
帳孔鵠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者倍之刻檀
為簷柱陸城塗黃金每一剎數百人舉之

註香輿前後係道綴玉瑟瑟幡蓋珠綵以為
幢旌費不貲限以四月八日至京師綵觀
夾道天子御安福門樓迎拜引入內道場
三日後出京城諸寺詔賜兩街僧金帛京
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所過鄉聚

皆裹土為剎相望於途光景晝見京城高
貴相與集大衢作僧臺漫關注水銀為池
金玉為樹集衆門羅像設考鼓鳴螺繼日
夜下詔曰朕以寡德續承洪業十有四年
頃值寇興王師未息朕憂勤在位愛育生

靈遂尊崇釋教至重玄門迎請真身為百
姓祈福今觀觀之衆隘塞路歧載念徃年
寢興在慮嗟我黎人陷于刑辟况漸當暑
毒繫於縲紲京畿及天下諸州府見禁囚
逆減死一等明年四月詔送佛骨歸于鳳

翔都人耆耄辭饒皆鳴咽流涕

新史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頂露足以乞食自資瘠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於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

藝四

十三

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實為一條據之不疑指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為奇以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

生而死死而復生回復償報散艷其間為藝四或然以賤近貴遠為喜觀譯差舛不可研詰華人之謫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妄相夸協而唱其風於是自天子

逮庶人皆震動而奉祀之初宰相王績以綠業事佐代宗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興裸冠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分供寺塔為賤臣嘻笑至憲宗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

弗克天年幸福而禍無乃左乎懿宗不君

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衰無知之場巧庇百解之蔽以死自擔無有顧籍流涕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藝四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為殉

嗚呼運移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

論曰甚矣宋景文公詆毀吾先師之厚也屢欲直其辭而為之解嘲及得大顛對退之之論李節贈疏言之叙凡予所

欲言者彼既言矣故不別論且憲懿二宗誠為崇奉太過至於高祖沙汰三教詔下而位移武宗大滅釋氏未逾歲而被禍此亦不得不懼也雖然真佛也者聖凡之大本也體與太虛等徧用與衆

藝四

十四

庶同功無為而無所不為無在而無所不在然則心外見佛而過奉之者非正見也昧乎大本而故毀之者即自毀也景文斥其奉之之弊而匿其毀之之失豈良史之謂哉

甲午僖宗儼懿第五子十一即位年二十七崩

葬靖陵改乾符○是歲并州民生○瀝賊

芝聚眾於長垣

乙未○高駢破○玉仙芝作亂

是歲十一月兩日並出而闕

李改廣明○田令孜奉○巢賊入長安國號

○李元用

辛酉改中和○上自興○拓拔思恭以兵赴難以

之權夏綏

節度使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九歲於潭州龍牙山出家依年受戒往江陵聽習經論該練三學遂參禪會勵力來承初住京口一夕道吾策杖而至遇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曰

藝四

十五

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道吾乃笑師乃生疑問吾何笑吾曰和上一等出世未有師可往浙中華亭縣參船子和上去師曰訪得獲否道吾曰彼師上

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錫之地師遂易服直
詣華亭會松子鼓櫂而至師資道契微朕
不留語見知師比欲適世忘機尋以學者
之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唐咸通十一年
庚寅海衆卜于夾山遽成院宇師上堂示

衆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
佛祖句爲人師範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
去他只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
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
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

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
在本只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
萬里求善知識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
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
人定得許女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

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
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女
偈曰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
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
上此間爲什麼言無師曰三年不食飯月

前無飢人曰既無飢人某甲爲什麼不悟
師曰只爲悟迷却聞黎師說頃曰明明無
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爲亦無
真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
嶂裏鳥嚙花落碧岩前師再闢玄樞迨于

一紀唐中和元年辛丑十一月七日召主
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
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女等善保護如
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至
于夜奄然而逝其月二十九日塔于本山

壽七十七臘五十七教謚傳明大師塔曰
永濟

黃 八月 樂所著同州防禦
使水溫米將賜各金忠
義 四月 李克用等與樂
于 潤 楊政二與樂部
七 月 李 師 進 黃 樂 於 樂
晨 虎 谷 其 甥 林 山 僧 樂 前 降

光啓三月帝歸于京師十二月 中宣 西
敗績帝奔于鳳翔山陀之兵入于京師
劉 按 焚 蕩 遂 爲 丘 墟 焉 自 是 天 下 崩 裂
是歲岩頭豁禪師示寂師泉州人姓柯氏
少落髮抵長安受具游講席習經律次與

雪峯欽山結伴優游禪苑初造臨濟值濟
迂化見仰山才入門提起坐具云和上仰
山擬取拂子舉之師曰不妨好手次見德
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什麼師吐
之山曰老僧罪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

案便下參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
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聞黎什麼處學得
這箇虛頭來師曰全豁終不自謾山曰向
後不得辜負老僧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
日飯遲德山托鉢至法堂上峯臘飯巾次

見德山云這老漢鍾未鳴鼓未響托鉢向
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云
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問差侍者喚師
至方丈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德
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師到僧堂前

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
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此也只得三年德
山果三年後迂化問古帆未掛時如何答
後園驢喫草上堂謂衆曰吾嘗究涅槃經
見三段文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有僧禮

拜請益師曰經云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
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
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
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
吾教意如摩醯首羅劈開面門豎亞一隻

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是第三段義時小岩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沙鑼裏滿盛油問如何是道師

曰破草鞋拋向湖裏著或問佛問法問道
問禪者師皆作噓聲嘗謂衆曰老漢去時
大吼一聲了去其後中原盜起衆皆辟地
剗剗例師端居自如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餽遂
剗刀焉師神色不動大叫一聲而終壽六

十有一後唐追謚清嚴大師有嗣法羅山
能世其高風云

軍改文德三月帝崩

旨昭宗曄懿第七子爲君俊穎有興復志而
外患已成內無賢佐雖有智勇而不能爲

年三十八爲朱全忠等弑于御幄葬和陵
在位十六年改龍紀

廢改大順○此下隨所在十三處霸并附五代末

紀年
雷氏曰

西秦茂貞
茂貞號秦鳳翔三七

吳行密 揚吳淮南四主四六

吳越鏐
錢杭吳越五主八四

燕守光
守光僭燕一十九年

楚殷
馬楚湖南五主五七

蜀建
王建前蜀二主三五

荆季興
季興荆南五主五七

閩審知
王閩福建五主五

南漢隱廣五主六七

蜀知祥
知祥後蜀二主四一

南唐昇
李唐江南三主三九

善 九

東漢崇原四主二八

西秦茂貞
博野人
字正臣
本姓宋
名文通
諱深
野州

食封元軍
河鳳賜為
西翔姓小
有節李校
山度氏廣
南逸名明
十封改中
四隴貞破
州西明巢
地郡年功
據王天大
鳳自子傷
翔此賜幸
二至宮典

十七年同光
二年辛未

是年仰山惠寂禪師示寂韶州懷化人也
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

勦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即

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叅瀉山遂升
堂奧祐問曰女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曰
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瀉知是
異人便垂開示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瀉
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醖之無窮思盡

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於
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十有五載凡有言句
皆爲後世宗範一日師問潞山曰和上浮
漚識近來宣未滿山云我無來經五年也
仰曰若恁麼和上如今身前應普超三昧

頂瀉山云未在仰曰性地浮漚高寧然燈
身前何故未瀉山云理則如是是我未敢保
任仰曰如何是未敢保任處瀉山云女莫
口解脫女豈不聞安秀二師被則天試入
水始知有長人到這裏鐵佛也須汗出寐

子女大須修行莫終日口密及領衆住王莽山一日禪床陷入地中地神告以此山不任和上居止東南有大仰山乃人間福地遂遷止仰山示衆曰女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女無始劫來背明投暗

善言

主

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女粗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實抵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

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上真金師云鑿鑿擬開口驢年亦未會師云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况五百七百衆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探

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女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已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云在若未得本

縱競將情學他亦不得豈不見鴻山和上道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師因歸鴻山省親祐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惠寂

善言

主

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祐嘆曰此是從上宗門爪牙祐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惠寂有驗處

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闍黎僧回首師曰和上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能散六斛驢乳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豎起拂子公云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云

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師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無能知無一法當情着鴻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僧

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

得入也無師曰別有別無令女心不安汝是什麼處人曰幽州人曰女還思彼處不曰常思師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女反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一切不見有師曰女解猶在境信位即

是人位即未是據女所解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鴻山一日復問師曰女向後記得人不師曰若記只記見解爲曰何以如此師曰西竺般若多羅識二千年事至時毫髮不移曹溪亦識身後有難及至

善言

主

亦無藥今時還得不瀉曰此是行通我是自宗通亦是學禪未問六通師曰某謂見解宗通語絕滲漏屬語密行解照用自辨清濁業屬意密某未齊曹溪與般若多羅不敢輕記鴻山深然之先是師預示偈曰

吾年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
手攀膝屈至是兩手抱膝而逝師之異迹
及垂識記具存本山寶錄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四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三六頁上五行首字「却」，清作「卻」。下同。
- 一 三六頁下一行首字「敷」，徑、清作「敷」。
- 一 三六頁下一〇行第一五字「求」，徑、清作「未」。
- 一 三七頁上一八行「請女」，徑、清作「倩女」。又「伸云」，徑、清作「仰云」。
- 一 三七頁中二行第一二字「者」，清作「首」。
- 一 三七頁下三行首字「抵」，徑作「抵」。
- 一 三八頁上二行「分明」，徑作「分明時」。
- 一 三八頁中三行正文第四字「赤」，清作「尺」。
- 一 三九頁中一四行「露語」，徑作「密語」。
- 一 四〇頁中一〇行第八字「贈」，徑、清作「贈」。
- 一 四一頁上二行末字「朕」，清作「朕」。
- 一 四三頁上六行「假設」，徑作「假說」。
- 一 四三頁中七行「還說這箇不說」，徑作「還識這箇不識」。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五

藝五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手政景福

異政乾寧

○具行密字化源姓楊氏廬州合肥人

墓

家世微賤有勝力能舉千斤行三百里為奉州步健破巢功大昭宗封淮南王進封楚王梁祖封其王卒是年始封至梁祖二年據廬州十二年壽五十四子渥據淮南

乾寧四年趙州從諗禪師示寂閱歲一百二十師曹州人姓郝氏落髮未具戒便造南泉泉一見深器之一日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不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如何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地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也師於言下大悟自是周旋南泉之門凡二十年次過歷諸方後歸北地衆請住趙州觀音古刹示衆曰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

漢來漢現老僧有時將一枝草作文六金身用有時把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問曰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麼問師還入地獄不答云老僧未

上入僧云大善知識為什麼却入地獄師云若不入阿誰教化女真定師王公携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公加禮而去一日示衆曰金佛不度爐

不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屋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体衣服亦名煩惱不問即無煩惱且實際理地什麼處著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女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道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

墓

花何勞把捉心若無異萬境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什麼如羊相似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上道有人問著便交合取狗口老僧亦交合却口師之玄言天下推為宗門妙唱云

卒政光化○聖旨集成

世行于

皇上與崔胤謀誅宦官

即立太子

改天復○是年進錢鏐爵越王

雲居道膺禪師示寂師幽州玉田人衆洞山价公契悟宗旨深可之曰此子已後千萬人把不住一日問曰昔南泉問講彌勒下生經僧云彌勒什麼時下生僧曰見在天宮當果下生南泉云天上無彌勒地下

無彌勒師問只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直得禪床震動乃曰膺闍黎及結庵于後洞日感天厨奉供洞山勉令隨方接人遂登雲居學徒奔湊至一千五百衆嘗示衆曰古人云地獄未

墓

是苦若向此衣單下不明大事却是受苦女等既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些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脚不辜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方有世子氣力

汝若大事未辦須緩踐玄途又曰汝等師僧家發言吐氣須有果由凡問事須識好惡尊卑良賤信口無益傍家到處覓相似語言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惟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不相似八十老

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一言參差千里萬里難為收攝直至敲骨打髓須有果由言語如鉗夾鈎鎖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新可不是精得妙底事道女知有的人終不取次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為

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的人心如臘月扇口邊直得醒出不是汝強為任運如此欲得怎麼事須是怎麼人既是怎麼人何愁怎麼事學佛造事是錯用心假饒解得千經萬論講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

自己事況乎其餘有何用處若將有限心識作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差訛設使攢花簇錦事事及得盡一切事亦只喚作了事人無過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處著得什麼物不見從門入者非

實棒上不成龍知麼又曰如好獵狗只解尋有踪跡底忽遇羚羊掛角莫道跡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不會師云不見道無踪跡一僧在房內看經師隔窻問問經念者是什麼經對

曰維摩經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有省師臨終前期五日為衆開家方便序出世始末衆皆愴然至時端坐而化後唐諡曰弘覺禪師

鳳改天祐正月朱全忠奉天子遷洛陽八月

五哀帝祝天祐二年○唐昭宗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國之政事全忠昭宗在位三年使劉勳害馬昇溫陵景宗在位三年宣漢王糾昭宗之子少帝過楊景宗與百右唐十九帝武后尼二百九十年而朱溫

五代

叙曰後梁朱氏篡唐閱五朝八姓十有三君五十三載歐陽文忠公法春秋著為五代史古所謂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然自秦漢而下禍起蕭牆變生肘腋君臣父子

之際所不忍願聞者莫更不懼之多乎予嘗以唐新舊本紀叅校粗見文忠師仲春秋畧例紀事褒貶之妙非他史所及因采數端著新唐史本紀畧例一篇及得五代史閱其自發述作之意與予言亦頗合然

舉春秋宗王之作裁正唐史可也以致虛名盛禮而歎詭五代之君不幾於枉設乎朱全忠弑昭宗滅唐祚雖王莽劉曜之惡不足以比之及其有國父父子子更相屠慘不殊犬豕之死正吾教善惡因果之

効也文忠蔑視而不取特假春秋義魏位號朝儀以貴之卒無一辭深誅痛責使後世忠良閱之易以激憤中之不平乎荆國王文公嘗歎惜文公不脩晉書而脩五代史予之言蓋文公歎惜之意也至於李用石敬瑭劉知遠皆突厥沙陀夷狄之種朱全忠郭威乃中國人反不若三夷狄近人類也郭威代漢及養子世宗頗有聲然議者驟見而未知

梁太祖溫改開平○僖宗賜姓全忠禪唐

之後更名晃字匡聖本宋州礪山午溝里人父曰誠以五經教之果纂唐祚年六十一為子友珪弑矣在位六年都汴遷洛○雷氏曰梁祖朱溫廢人

吳越鏐字其美姓錢氏杭州臨安人少無賴散信宗時為董昌

偏將以弩射死黃巢先鋒斬首數百巢不戰而逃臨安昌以為都指揮昌亦不戰而逃以狀聞昭宗昭以馬都元帥至梁進封吳越王後唐莊宗入洛賜王周金印因稱吳越王壽八十一立杭○雷氏曰錢杭吳州二十一年

燕守光姓劉氏深州樂壽人父仁恭如之八月自號大燕皇帝光亦政元應天立幽州十九年○雷氏曰守光僭燕

後五月雪峰義存禪師示寂師泉州人姓曾氏十七落髮往幽州受具綿歷禪會緣契

德山咸通中登象骨山雪峰初院玄侶奔萃懿宗賜號真覺大師上堂僧問拈槌豎拂不當宗乘和尚如何指示師豎起拂子其僧抱頭而出師乃不顧道憇問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師曰無不立文字語

句憇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師良久憇禮拜師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憇曰就和上請一轉話頭師曰只憇麼唯別有商量曰和上憇麼即得長慶問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師默然長慶禮拜

而退師莞尔而笑師有時謂眾曰堂堂密密地憇出問曰是什麼堂堂密密師起立曰道什麼憇退步而立師垂語曰此事得憇麼尊貴得憇麼綿密密對曰某甲到來數年不問和上憇麼示誨師曰我向前

雖無如今已有莫有妨麼曰不敢如此和上不已而已師曰致使我如此憇從此信入因普請次師舉滿山見色便見心語問憇還有過也無憇曰古人為什麼事師曰雖然如此要共女商量曰憇麼即不如道

付鋤地去又嘗普請次師問皎然曰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皎然側戴笠子曰這箇是什麼人語又問曰持經者能荷擔如來然乃捧師向禪床上著一日紹卿隨師經行次見羊葉動

師指動葉示之卿曰某甲怕怖師曰是汝屋裏底怕怖什麼紹卿從此開悟安國弘瑫參師師曰甚處來曰江西師曰什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上道師曰道什麼瑫曰什麼處去來一日師見瑫忽擲住云盡大

地是解脫門把手教伊入不肯入曰和上惟弘瑫不得師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太原孚上座參師禮拜訖立於座右師才傾視孚便下看主事異日師見孚指日示之孚搖手而出師曰汝不肯我

孚曰和上搖頭某甲擺尾什麼處不肯和上師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眾僧晚參師在中庭卧孚曰五州管内只有這和上較些子師便起去師居閩川四十餘年法席之盛卓冠天下常不下千五百眾臨終出遊

藍田莫歸浴畢中夜示寂壽八十有七十一月玄沙師備禪師示寂師少為漁家子年甫三十始出家具戒習頭陀行與雪峰師資道契雪峰每歎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

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者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師上堂時久衆謂不說法一時各歸師乃呵之曰看總是一樣底無一箇有智慧但見我開兩片皮盡來簇著竟言語意度是我真實為他却總不知看恁麼大

難大難十方諸佛把女向頂上著不敢錯悞著一分子只道此事唯我能知會麼如今相紹繼盡道承釋迦我道釋迦與我同衆汝道衆阿誰會麼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

汝道圓成正徧周沙界我今少分為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見此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作業莫非承他日光成立只如日體還有多般及心行麼還有不周遍麼欲識此金剛體亦

如是只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性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果接物利害莫非盡承汝威光只如金剛體還

有凡夫諸佛麼有女心行麼不可道無便當去女既有如是奇特會麼努力珍重師初住梅溪後居玄沙一時天下叢林海衆皆望風欽服閩帥王公待以師禮學徒幾千人室戶不閉師應機接物垂二十年所

演法要有大錄行于世沒年七十有五閩帥賜號宗一禪師

楚殷字霸國姓馬氏許州鄆陵人也世王至末帝貞明丙子始建國雷氏立郡州十四年壽七十九

蜀建唐有功封西平王進封蜀王遂有賜分之志昭宗遇弒少帝禪梁舉哀哀勸文武勸進遂立成都號蜀王十二年卒壽七十九

荆李興字少為許州硤石人本名李初鎮宣武讓入貲養為子易姓朱氏興因讓故得見梁祖祖見其子亦命為子因姓朱氏後拜宋州刺史破青州徙鎮陽防禦進封渤海王復姓高氏唐莊宗開國二十年壽平王吳人將之立荆南二十年壽五十

吳渥字永天雷氏曰五主五七

閩審知字信通姓王氏光州固始人代征伐有功昭宗進封琅琊王至梁祖加拜為知書令封閩王遂立壽六十八年

南岳山惟勁頭陀集光化以來出世宗師機緣為續寶林傳業政乾化○南漢隱姓劉氏上蔡人也其祖海國家馬父謙為廣州牙將破巢為封州刺史既卒州人表隱代之事唐勳烈昭宗封為南海王天祐二年進封安南都護三年封南平王今梁又封南海王

雷氏曰南海隱廣卒壽三十八雷氏曰五主六七

中友珪僕夫馮廷錫刺帝于寢殿矯詔友珪權主軍國之務發喪即帝位初梁祖溫畧地於宋毫間偶與送旅婦人野合而生立未一年友珪敗為庶人改年元鳳

晉末帝友貞一名瑱溫第三子聞友珪亂起兵討之既殺友珪命趙鼎傳國寶至汴

迎王即位更名鋹且都汴蓋祖地矣唐使皇甫麟之在位十年後稱乾化

亥改貞明

晉兵七萬來伐○遼主阿保機稱帝立國號大契丹改元天贊遼之始也中國簡

載遠夷草昧無可考故其年代不可得而詳也其父幹里為夷離中猶中國刺史主生而拓落多智雄健有膽畧好騎射鐵厚一寸而洞之夜寢則有光左右莫不驚諸部畏服之有來相安至天祥為金滅之治國十一年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腰腰感額瞠腹出語無定寢

臥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鄞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醃醢魚俎才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嘗雪中卧雪不露身人以此奇之或就人乞其貨則售示人吉凶必應期

續

上

無惑天將雨即著濕草履途中驟行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居民以此驗知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行一下僧迴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

上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上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保福曰鳥只如此鳥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上在遼裏作什

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系和上師曰女不是遮箇人曰如何是遮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只箇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為閑閑究

竟出家兒若觀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只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乎不疆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

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携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廢不聞聲又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觀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二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蘇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

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傷畢安然而化其後他州有人見師亦負布袋而行於是四衆競圖其像今蘇林寺大殿東堂全身見存

丁丑

漢襲初名高隱之唐子生于外舍身長七尺承父襲封南海王是年

建國號越二年更號漢壽五十四

龍在天

之義屬

蜀衍

字化源建之第十一子母曰徐氏荒謬自恣妄政者改大

先立六年唐郭崇勳治十七

具

年壽二十四唐昇滅之

改龍德

策上聞李嗣源兵至令皇甫麟殺已嗣源兵

入城國亡

右朱梁二主共一十七年晉李存

後唐姓李氏王上德雷氏曰唐武克

用莊明

武皇帝克用

赤心以徐州功大勳宗賜姓李氏俾定

天下莊宗即位天祐五年薨葬陵馬門

莊宗存勳太祖嫡子母曹后帝美武善戰滅梁代之自梁祖二年立至同

光三年四十三歲 改同光

朝廷封李茂貞為秦王○高季興為南

平王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詔入內庭帝問禪要
御賜馬一疋不慣墜馬傷足至次年示疾

三

帝一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
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
展開幙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師
化後勅謚廣濟大師塔曰通濟師嘗問僧
什麼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

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怎麼即不從崔禪
來僧便喝師遂打師示衆曰我只聞長廊
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女莫盲喝亂喝
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住却撲下來氣
欲絕待興化蘇息起來向女道未在何故

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女諸人虛
空裏亂喝作什麼師勸克賓語具傳燈

朝廷遣周德威執劉守光至鴈門

之干市

吳溥於石頭城上建請
寺請僧住持

前蜀改威康來降勅孟知祥鎮

錢鏐封吳越國王仍請著奉臣

閔延翰字子遠嘗知長子同光四

立一年

霞改天成明宗嗣源立

至太祖克用養馬子姓李名嗣源初卒
散會康義誠勸進嗣源乃令安重海移
直都指麾使郭從謙宗中派兵討之
死源下善友飲藥莊宗中派兵討之
及嗣源即位莊宗告天願早生聖已
人馬生民主在位八年後為臣朱弘昭

昇徽陵

閔鏐先名延鋒書知次子初延東

帝馬李敏教之改元天寶

遠主德光名耀屈之姓劉氏阿保

荆從誨字遵聖與之長子立

霞改長興秦王李茂貞入朝去建國之制

楚希範字子矩殷次子判內外

楚希範字子矩殷次子判內外

立十五年

孟知祥是年封

初令雕九經印

板監道

旃檀瑞像自下二十一年復在江南

福州長慶惠稜禪師示寂杭之鹽官人姓

孫氏幼歲稜性淳淡年十三於蘇州通玄

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肆唐乾符五年入閩

中謁西院訪靈雲尚有凝滯乃之雪峰因

問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垂指示峰默然

師設禮而退峰莞爾而笑異日雪峰謂師

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紫鼻蛇

教主

女諸人好看取對曰今日大有人喪身失

命峰然之師入方丈叅雪峰曰是什麼師

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時問未嘗美於

玄音乃述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

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如火

石晉二主凡十一年而滅之

至亦率衆門迎命居第一座樹將終遺書
囑廣主請師繼踵住持師上堂僧問如何
是一代時教師云對一說問如何是法眼
師云普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東山
水上行問乞師指箇入路師云喫粥喫飯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北斗裏藏身問
如何是不掛唇吻一句師云合取狗口問
如何轉動即得不落階級曰南斗七北斗
八師乃云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乾坤
下透黃泉須彌山塞却你咽喉還有會處

麼若會得拽取占波國與新羅國開額又
然云盡乾坤一時將來著女眼睫上你諸人
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懽把老僧打
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个什麼
道理直饒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

槌脚折汝若是箇人閒說道什麼麼有老
宿出世便藉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是箇
脚手才聞人舉便當荷得早落第二機又
曰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
空山河大地是名名亦不可得喚作三昧

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忘知
與覺覺即佛性矣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
向上一竅在又曰彈指聲咳揚眉瞬目拈
槌豎拂或作圓相盡是掠鉤搭索佛法二
字未曾道著道著即撒屎撒尿又曰光不

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
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似有箇物相似
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
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
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

檢點來有什麼氣息亦是病又曰直得乾
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
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師居靈樹久之遷韶陽雲門廣主屢請入
內問法待以師禮往來學徒不下千人臨

終以表辭廣主垂戒學徒端坐而逝遺命
塔全身於方丈後一十七年至宋乾德三
年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師以拂子
招之曰鳥吾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奏
請開塔吾久蔽塔中宜令暫出李得其語

即以奏聞尋有旨令韶州刺史同詣雲門
開塔果見師真容如生髭髮皆長李復上
其事廣主迎真身赴闕留內庭供養逾月
送歸于塔謚大慈匡真宏明禪師有法嗣
澄遠焉

歲十一月郭威兵至上右漢二主四年郭威

周姓郭氏王本雷氏曰周祖郭威世

無拘年十八有權勇嘗殺入路徒因李

幸太祖威更名廣順州唐山人父簡事晉爲

使隱帝聽李業請遣供養帝出宿七里寨衆潰隱

回至玄化門射左右隱回營西至趙村

爲何人郭威射殺之帝迎劉受子贊

立之末至兵士馮道等擁帝而立太后

廢贊爲湘陰公以威監國受漢太后詔

即位出漢宮器碎於庭詔曰自今紛華

之物毋得入宮

帝嘗屢戒晉王曰我死當衣以紙衣改

元廣順

遼穆宗璟苗名元律太宗長子

元律太宗長子

長子太宗長子

長子太宗長子

長子太宗長子

長子太宗長子

長子太宗長子

長子太宗長子

長子太宗長子

長子太宗長子

東漢曼姓劉氏漢相母弟初名曼
年馬太原守乾德四年立三

世尊示滅一千九百年矣

李汝州寶應南院顯禪師示寂師系河上人
嗣興化禪師上堂示衆曰赤肉團上壁

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
不是和上語師曰是其僧乃掀倒禪床南
院曰這瞎驢便棒又云諸方只具啐啄同
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便問如何是
啐啄同時用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

僧云此猶未是問處云汝問處作麼生
僧云失師乃打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
二僧舉前因緣一僧云當時南院捧折那
僧聞此語忽然大悟方見南院答話處僧
却回汝州省觀值師遷化乃訪風穴穴認

藝

三

得便問上座是當時問南院啐啄同時話
底麼僧云是穴云會也未僧云會也穴云
你當時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當時如燈影
中行相似穴云女會也

金梅檀瑞像此下一百七十七年在汴京九

印板方成
印行之

世宗崇字茂先太祖子本姓朱氏亦唐
後從姑養太祖東遷命爲子官至澶州
節度使祖崩秘喪迎帝立於柩前底震
夷夏廢諸寺宇年三十改顯德○趙匡
而崩葬慶曆六年將宿衛

東漢承鈞曼之次子去年曼廟遷
鴻臚卿在位十三年不改號

二月詔廢天下無勅額寺院凡三萬三百
三十六所存者二千七百所廢銅像鳥
錢時鎮州銅大悲像感應異常州之士

民願以錢貸制不許及毀其背群力皆
隋腕而死遂停其半○制出家者必俟
父母命郡國歲造僧帳凡死亡還俗者
以時關落之僧帳自此始通

詔樂大梁城○詔華山隱士陳搏入見問
行欽天曆

以飛昇黃白之術搏答曰天子富有四
海不應問道還山

東漢年改天會

卒顯德五年七月十七清涼文益禪師示疾
江南國主親降候問越旬有五日沐浴辭

衆端坐而逝停龕三七期貌如生公卿李
建勛而下素服奉全身建塔謚曰大法眼
禪師餘杭人姓魯氏初究教乘傍探儒典
游方過羅漢琛禪師頌明大事久之卓庵而
居次歷江外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開堂示

藝

三

衆曰諸人既盡在這裏山僧不可無言與
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座時有僧
出禮拜師曰好問著僧擬伸問師曰長老
未開堂不答話有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
慶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僧

舉一指師曰怎麼會又爭辯曰如和尚尊
意如何師曰喚什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擬
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
撥僧豁然大悟遂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
行法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以

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夢之衆常不下千計
上堂大衆立久師乃謂曰只如便散去還
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
若有大市裏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
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

經諸多冊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交涉所以微言滯於心首皆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為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

藝主

主

得正去還會麼莫只恁麼念冊子有什麼用處未幾道行聞於江表金陵國主重師之道迎居報恩院淨惠禪師次遷清涼朝夕開法諸方叢林咸仰風化致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嗣子德韶國師文遂江

南國導師惠炬高麓國師傳化馬師調機順物斥滯磨皆凡舉古德三昧或呈解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尋以韶國師等化狂東南遂初法眼宗旨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人也姓武

氏初謁臨川淨惠禪師一見異之便容入室一日淨惠問子於叅請外明什麼經師曰華嚴經惠曰總別同異成壞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惠曰空還具六相也無

情師情然無對惠曰子却問吾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淨惠曰空師於是開悟踴躍禮謝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淨惠然之異日因四眾士女入院淨惠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觀金銀合雜

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惠曰子向後有五百羗徒而為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謝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而已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燕化定惠禪師建大伽藍號惠曰永明請居

之師曰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予昨夢十六尊者乞隨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大道場常五百眾師上堂曰佛法顯然因什麼却不會去諸上座欲問佛法但

義主

主

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叅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僧問至道無難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問如何是惠曰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則親蒙照燭也師曰且喜沒交涉

卓春帝欲濟江南唐璟大懼遣兵部陳覺非

地用周王

荆保勗

字省躬諱之第十子在位四年壽五十九矣

趙太祖

胤胤連年征討有功授歸德節度使殿前都點檢

檢

六月世宗北伐病背癰廣潰而崩於道

恭帝崇訓世宗第四子七歲即位命宋太祖趙胤胤討河東軍情忽變有飛語云

不如扶點檢為天子遂立宋祖降封帝

為鄭王立不一年

右周三主凡十一年

藝主

主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五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五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四六頁中六行「什麼」，徑、清作「什麼」。

一 四六頁中一八行第一一字「法」，清作「法」。

一 四八頁上三行第一二字「底」，徑、清作「底」。

一 四八頁下四行夾註左「知書令」，清作「中書令」。

一 四八頁下一六行「逆旅」，徑、清作「逆旅」。

一 四九頁下五行「漢製」，徑、清作「漢製」。

一 五〇頁中三行首字「閩」，清作「閩」。

一 五一頁上末行夾註右第一〇字「亦」，清作「亦」。

一 五四頁中一四行「關落」，清作「關落」。

一 五五頁下二行夾註「用周王翔而降」，清作「用周正朔而降」。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六

藝六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宋 雷氏曰 宋明祖宗真仁英神哲
及少百六十六靖康

晉太祖玄朗 姓趙王太德都于汴初名元凱
祖次子生于洛陽雒武端隱

藏度如周祖以馬東西班首世祖命
車親軍遷殿前都點檢恭帝命征河東
晚駐陳橋驛軍情忽變衆擁立之正月
四日受禪丙子十月崩于萬歲殿葬永
昌陵壽 改建隆○遼應曆十年是年十
二月詔於揚州城下戰地造寺賜額建隆
賜田四頃命僧道暉主之初周廢佛寺三

萬三百所毀鎮州大悲像鑄錢世宗親秉
鉞洞其膚不四年疽潰于膺帝偕太宗目
擊其事因問神僧麻衣天下何時定麻曰
甲子方大定仍對以三武廢教之禍帝深
然之及即位屢建佛寺歲度八千僧陽外

辛卯詔誕聖節京師及天下僧升座祝壽為
准
歲詔每年試童行通達經七軸者給祠部牒
披剃

荆高繼冲 字成和融之子 ○南唐李

煜立

贊改乾德○慕容延釗伐荆降封冲武寧軍
節度

詔王全斌等伐蜀乙丑降于宋

東漢繼恩 其父薛劉更愛其賢以
氏生元何氏夫婦卒承鈞無子繼
以二子命鈞養之定王鈞薨繼恩繼

繼元 姓何氏亦承鈞養子恩之同母
弟郭無為侯霸榮迎立之改年
廣運一十三年

三月五星聚奎○大教東被九百年矣

癸改開寶○遼景宗諱明記立子更名賢世宗
五年

二月十六長春節詔四海僧上表入殿
者賜紫衣號口手表僧宰輔親王監司
刺史各為所知唯西衙所薦是日入內

殿門下殿謂之簾
前師號仍賜紫衣

辛卯成都造金銀字佛經各一藏 初戊辰九
月十一日勅再造金字經一藏 月廿七勅

事詔雕佛經一藏 計一十萬板 ○封南漢銀恩教
下宋 僧丘

天台山德韶國師示寂師處州龍泉陳氏
母文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
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
龍歸寺落髮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後梁
開平中遊方詣投子山見大同禪師發心

之妙也次謁龍牙疎山各有機緣歷五十
四員知識皆不契後之臨川謁淨惠益公
一見深器之師以徧參但隨衆而已益上
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益云是曹源
一滴水師於座側豁然大悟平生疑滯渙

若冰釋遂以所悟問于益益曰汝向後當
為國王師致祖道光吾不如也自是諸
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
遊天台觀智了顓禪師遺跡若舊復與智
者同姓時謂 身馬初止白沙吳越忠懿

王以國王子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
師謂之曰他日為霸主無忘佛恩後漢乾
祐元年王嗣位遣使迎之申弟子禮有傳
天台教義宗者屢懇于師曰智者之教年
祀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

非和尚慧力其熟能致之乎師於是聞于忠懿王王遣使及齋師書往彼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於江南師於般若開堂說法十二會語具傳燈嘗有偈示衆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開寶

幸未華頂四峰忽摧聲震若雷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殞于峰頂林木變白師乃示寂於蓮華峰衆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五

晉 後周恭帝崇訓卒

汝州風穴禪師示寂諱延沼僞唐乾寧三年十二月生於餘杭劉氏少魁壘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強之仕一至京師即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具游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正觀定慧

宿師爭下之棄去游名山謁越州鏡清慈禪師機語不契北游襄沔寓止華嚴時僧守廓者自南院顯公所來華嚴升座曰若是臨際德山高亭大愚爲巢松子下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廓出衆

便喝華嚴亦喝廓又喝華嚴亦喝廓禮拜起指以顧衆曰這老漢一場敗缺喝一喝歸衆穴心奇之因結爲友遂默悟三玄旨要嘆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問曰入門須辯主端的請師分南院左拈

藝六

四

其膝穴便喝院右拈其膝穴亦喝院曰左邊一拍且止右邊一拍作麼生穴云瞎院反取拄杖穴笑云盲加瞎棒倒奪打和尚去南院倚拄杖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穴云大似持鉢不得詐言不饑院日子到

此間乎曰是何言歟院曰好問汝曰亦不可放過便禮拜南院喜賜之坐問所與遊者何人對曰襄州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穴於是俯就弟子之列從容承稟日聞智證南院曰汝乘願力來荷大法非

偶然也問曰女聞臨濟將終時語不曰聞曰臨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師子見即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安尾如此對曰密付將終全主即滅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曰親承入

室之真子不同門外之遊人院領之又問四種料簡語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表之爲施方便如楔出楔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新造出紅爐金彈子這破關黎鐵面門又問如

藝六

五

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蒟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曰彌足進前須急急促鞭當鞅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曰臨濟有三句當

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濟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存穴隨聲便喝又曰如何是第二句濟云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赴截流機穴云未問已前錯又問曰如何是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

牽全藉裏頭人穴云明破即不堪於是南院以爲可以支臨濟幸不孤負興化先師所以付託之意穴依止六年乃辭去後唐長興二年至汝水見草屋數椽依山如逃亡人家問田父此何所田父曰古風穴寺

世以律居僧物故又歲饑衆棄之而去餘像佛鼓鐘耳穴云我居之可乎田父曰可穴入留止日乞落村夜然松脂單丁者七年檀信爲新之成叢林僞晉天福二年州牧聞其風盡禮致之上元日開法嗣南院僞漢乾

祐二年牧移守鄂州穴又避寇往依之牧館于郡齋冠平汝州有宋太師者施第爲寶坊號新寺迎穴居焉法席冠天下學者自遠而至升座曰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否處否在問處雖然如

是有時問不在否處否不在問處女若擬議老僧在女脚根底大凡衆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爲滯礙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歧與女

一切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叱呀地對衆證據哮吼一聲辟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觀著者即瞎却渠眼又曰若立一塵家國與盛野老聲類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開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

不明老僧即是開開黎黎與老僧無別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開黎麼拊其左膝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拊右膝曰這裏是于時莫有善其機者僞周廣順元年賜寺名廣惠二十有二年以宋

開寶六年癸酉八月旦登座說偈曰道在乘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騰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烟夜燈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有九夏有得法上首住汝州首山

念禪師

吳詔曹彬等征南唐○遼改乾亨

乙亥曹彬擒南唐主李煜歸封違命侯國除

杭州慧日永明智覺禪師示寂諱延壽餘杭人姓王氏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

藝

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七行俱下纔六句悉能誦之感群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屬翠岩永明大師遷止龍岡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放令出家禮翠岩爲師執勞供衆都亡身

牢衣不繒纈食無重味野蔬衣襦以遺朝夕尋往天台天柱峰九旬習定有鳥類尺鷃巢于衣褶中既謁韶國師一見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初往明州雪竇山學侶臻湊師

上堂曰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岩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什麼處進步時有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云步步寒花結言言徹底冰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復請住

永明大道場爲第二世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曰且喜沒交涉師有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居永明十五年度弟子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

天台山度戒萬餘人常與七衆受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六時散花行道餘力念法華經一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叙弟子禮奉金縷袈裟紫

品數珠金澡灌等彼國僧三十六人親承
印記歸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乙亥十二
月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逝壽
七十二臘四十二明年建塔于大慈山馬
宋太宗賜額曰壽寧禪院云

王宗

藝文

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製宗鏡錄序
文曰詳夫域中之教三正君臣親父子厚
人倫儒吾之師也齊魯參乎視聽無得自
微妙升虛無以止乎乘風馭景君得之則
善建不拔人得之則延既無窮道儒之師

也四諦十二因緣三明八解脫時習不忘
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遠真常釋道之宗
也惟此三教並自心修心鏡錄者智覺禪
師所撰也總乎百卷包盡微言我佛金口
所宣盈乎海藏蓋亦提携後學師之智慧

辯才演暢萬法明了一心禪際河海惠間
雲布數而稱大莫能盡紀聊爲小序以頌
宣行云爾

左無

宋左朝請郎尚書禮部員外郎護軍楊傑
撰宗鏡錄後序云諸佛真語以心爲宗衆

生信道以宗爲鑑衆生界即諸佛界因迷
而爲衆生諸佛心是衆生心因悟而成諸
佛心如明鑑萬象歷然佛與衆生其猶影
像涅槃生死俱是強名鑑體寂而常照鑑
光照而常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國初吳

藝文

九

趙永明智覺禪師證最上乘了第一義
洞究教典深達禪宗稟奉律儀廣行利益
因讀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乃製斯錄於
無疑中起疑無問中設問爲不請友真大
導師擲龍宮之寶均施群生徹祖門之關

普客來者舉目而視有欲皆充信手而拈
有疾皆愈蕩滌邪見指歸妙源所謂舉一
心爲宗照萬法爲鑑矣若人以佛爲鑑則
知戒定慧爲諸善之宗人天聲聞緣覺菩
薩如來由此而出一切善類莫不信受若

以衆生爲鑑則知貪嗔痴爲諸惡之宗修
羅傍生地獄鬼趣由此而出一切惡類莫
不畏憚善惡雖異其宗則同返鑑其心則
知靈明湛寂廣大融通無爲無住無修無
證無塵可染無垢可磨爲一切諸法之宗

失初吳越忠懿王字之秘于教藏至元豐
中皇弟魏端獻王鏐板分施名藍四方學
者罕遇其本元祐六夏遊東都法雲道場
始見錢唐新本尤爲精詳乃吳人徐思恭
請法涌禪師同永樂法真二三耆宿編取

諸錄用三乘典籍賢聖教語校讀成就以
廣流布其益甚博法涌知予喜聞是錄因
請爲序

李太宗

初名匡義宣第三子初太祖陳橋
安至道三年三月崩于萬壽宮生靈復
歲殿葬永熙陵壽五十九改太平興國

○語體尼後
試註科

吳越忠懿王錢俶以國賓宋○是年
十一月

月日有
食之既

皇帝製新譯三藏聖教序賜天竺三藏法師
天息災文曰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道群

藝文

十

迷聞揚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
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真
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總法網之紀
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之苦海譯三藏
之秘言天地變化乎陰陽日月盈虧乎寒

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河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歷千劫而可久須彌內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傳法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慧於三業途中經垂世之無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烟蘿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啓乎乾元衆妙生乎太易綜繁形類竅

鑿昏冥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空翻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啓偶運當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

範而宏光妙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所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汗漫物表柔懷貪恨啓迪昏愚演小乘則聲聞合其儀論大乘則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喻

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福量潛臻惡業興而勝緣皆墜調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華雨於金輪護恒河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不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潔之智慧性空無染實相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宙朕漸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叙文以示來者如縻螢燭火不足比於皎日將微蠶量海豈能窮於深淵者哉

北漢降封彭城公○止僧科

沙門贊寧隨錢王歸明姓高氏其先渤海人唐天祐中生於吳興之德清金鵝別墅出家杭之祥符習南山律著述毘尼時人謂之律虎文學日茂聲望日隆武肅諸王公族咸慕重之署爲兩浙僧統賜號明義

宗文興國三年太宗聞其名召對滋福殿延問彌日改賜通惠詔修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及詔撰三教聖賢事跡一百卷初補左街講經首座知西京教門事咸平初加右街僧錄又著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

集四十九卷內翰王禹偁作文集序極其贊美云至道二年示寂葬龍井塢焉

李舒州柯夢遇異僧於萬歲山以杖指松根使夢鑿之得瑞石篆文識聖朝國祚無疆夢進石于京師詔藏祕府○他日大士寶

誌降現禁中帝親聞緒言致祭鍾山賜號道林真覺菩薩○是年詔立譯經傳法院于東京如唐故事宰輔馬譯經潤文設官分職西天中印土惹爛陀羅國密林寺天息災與法天施護譯經帝制前序詔普度

天下童行爲僧不限有司常制自即位至是凡度一十七萬餘人

是年五月竄秦王廷美降涪陵縣公安置房州上嘗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廷美所以得罪則

普爲之也慮多遜在朝握權常短趙普普惡之遂入覲觀變奏多遜謂陛下萬年之後當以天下與魏王魏王當還秦王陛下不當立太子俱坐大逆免死放歸田里咸以爲冤秦王即太祖少子德芳也上遂南

遷二王尋殺之忽一日趙普見空有大一團一羔羊轉運其上拜曰普之罪也須臾光滅遂得疾命方士禱疾見烟焰中有朱牌金字書云魏王廷美士謝曰普言非其罪也有答之曰杜太后遺言丞相寫誓書

藝文

藏之金櫃石室而首發多遜之獄致主上殺一弟一姪安可謂之無罪俄而普薨

遼聖宗名隆緒即位改統和

宋改雍熙○勅修泗洲塔○十月詔隱士陳希真請歸

華山

二月詔禁增置寺觀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示寂師生西川漢州綿竹縣上官氏法嗣雲門偃禪師初住西川道江縣迎祥寺天王院時謂水精宮僧問美味醍醐因甚變成毒藥曰道

江紙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曰適來什麼處去來問心鏡俱亡時如何曰開眼坐睡師復住香林僧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室內一燈曰三人證龜成蟹問如何是衲衣下事

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曰恰恰如何是玄曰今日來明日去問如何是玄中玄曰長連牀上餘如

李改端拱○賜西夏李繼隆姓名趙保忠銀夏綬省與五州使

宋改淳化詔撰三教聖賢事跡恭政錄勅馬

帝南安岩尊者示寂師諱自嚴生鄭氏泉州

同安人也年十一棄家依建興卧像寺僧契緣爲童子十七爲大僧游方至廬陵謁

西峰耆宿雲谿豁乃清涼智明禪師高弟雲門嫡孫也太宗嘗詔至闕館於北御園

舍中習定久之懇之還山公依止五年密契心法辭去渡懷仁江有蛟每爲行人害

公爲說偈誡之而蛟輒去過黃楊峽渴欲飲會溪涸公以杖撻之而水得父老來聚

藝文

十四

觀合爪以爲神公逝去武平黃石岩多蛇虎公止住而蛇虎可使令四遠聞之大驚爭敬事之民以雨暘男女禱者隨其欲應念而獲家盡其像飲食必祭隣寺僧死公不知法當告官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中

問狀不答索紙作偈曰雲外野僧死雲外野僧燒二法無差互菩提路不遙而字畫險勁如擎象大篆吏大怒以爲狂旦慢已去僧伽黎曝日中既得釋因以布帽其首而衣以白服公根所說法聽者疑信半因

不語者六年岩寺當輸布而民歲代輸之公不忍折簡置布束中祈免吏張睥睨陽程者相顧怒甚追至問狀不答以爲妖火所著帽明鮮又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若拘束佛法不流行自

是時亦語去游南康紫古山先是西竺波利尊者經始識曰却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公住三年而成叢林異跡甚著如本傳所屬狀以聞詔佳之宰相王欽若大參趙安仁已下皆獻詩公未嘗視置承塵

藝文

十五

上而已淳化辛卯正月初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卧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六十有五夏謚曰定光圓應禪師首山念禪師萊州人生狄氏幼棄家得度

於南禪寺為人簡重有精識行頭陀行日誦法華叢林畏敬之目以爲念法華至風穴隨衆作止無所忤忤然終疑教外有別傳之法不言也風穴每念大仰有識臨濟一宗至風而止懼當之熱視坐下堪任法

道無如念者一日升座曰世尊以青蓮目頤迦葉正當是時且道箇什麼若言不說說又成埋沒先聖語未卒念便下去侍者進曰念法華無所言而去何也穴曰渠會也明日念與真上座俱詣方丈穴問真曰

如何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鵝鵝樹上鳴穴云汝作許多癡福何用乃顧念曰如何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峭然機穴謂真曰何不看渠語又一日升座顧視大衆念便下去穴即歸方丈自是聲名重諸方首山在

汝州城外荒遠處而念居之終身焉其門者皆叢林精練衲子念必勘驗之留者纔二十餘輩天下稱法席之冠必指首山嘗問僧不從人薦得的事試道看僧便喝曰好好相借問惡發作麼僧又喝念曰今

日放過即不可僧擬議念喝之嘗謂衆曰佛法無多子只是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聖出頭來無柰汝何何故爲向汝面前無開口處只爲汝自信不及向外馳求所以到這裏假如便是釋迦佛也與汝三

十棒然雖如是初機後學愚箇什麼道理且問汝輩還得與麼也未良久云若得與麼方名了事嘗作綱宗偈曰咄我拙即君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穿靴水上立咄我巧女兒攬梭不解織看他閑鷄人水牛

也不識淳化三年十二月初四日留僧過歲作偈曰吾今年邁六十七老病相依且過日今朝記取明年事明年記著今年日至次年十二月初四日升座辭衆曰諸子謾波波過却幾恒河觀音指彌勒文殊不

柰何良久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暗盡時都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後泊然而化塔于首山嫡嗣汾陽昭禪師餘如本傳宋政至道御制秘藏詮等○六月限僧尼額

後真宗恒太宗第三子初名德昌又改元侃帝追封孔子曰至聖文宣王改年咸平

帝製繼聖教序賜天竺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法賢其辭曰高明肇分

三辰方乃序其始厚載初定萬彙於以發乎端清濁之體既彰善惡之源是顯然後以文物立其教以正典化其俗利益之功

同歸於理於是乎像法來於西國真諦流於中夏洞貫千古真實之理無以窮囊括九圍玄妙之門莫能究言早妄想則五蘊

皆空現乃真容則一毫圓滿廣大之教豈能繼述者我伏觀太宗皇帝法性周圓仁慈普布化蠻貊則萬邦輻湊躋烝民於仁壽之鄉崇教法則四海雲從惠蒼生於富庶之域見尊經之浩汗設方便以救沉淪

知法界之恢宏行精進而攝憊急乃擇其邃宇校彼真文命天竺之高僧譯貝多之佛語象管翻成於金字珠編復置於琅瑯龍宮之聖藻惟新驚嶺之必驚仰嘆繇是三乘共貫四諦同圓盡苦空真正之言顯

秘密研精之義讚相相乎實相論空空乎
盡空華嚴之理合軌轍金仙之教同規矩
朕續嗣不構恭臨寶圖常翼翼以撫兆民
每兢兢而守先訓以至釋典猶未精詳源
其幽深曷能探測有譯經西域僧法賢奏

章懇切致意專勤以先皇帝大闡真風高
傳佛日興前王之隆典振覺路之頽綱欲
旌天造之功庸用廣聖文之述作請予製
序繼聖教焉自聖考上仙追號罔極息政
事之外何暇經心今已禪除思臻微與雖

幼承慈訓素夙多通才焉窮乎法海之津
涯莫造乎空門之闢域畧敷大意以徇輿
情蹄涔不足擬浴日之波尺簞豈能量昊
天之影聊述短序以紀聖功者焉

景德○東吳僧道源續開平以來宗師

機緣統集寶林聖賢等傳為傳燈錄三
十卷詣闕進呈帝覽之嘉賞勅翰林楊
億等刊正并撰序頒行天下

帝改大中祥符○六月天書降太
旨詔諸路置天慶觀○先是楊億充襄王府
記室舍夢至一大殿

上真人服王名者亦冠冕主南向前有集
置籍錄人姓名籍見已名居上因請示
休咎主名籍一人名曰此來和天尊與日
年汝功成余亦名曰此來和天尊與日
王府記室參軍連和而語諸人曰吾今見
位後多好神仙道家之術焉
違改開泰復號大契丹

黃天竺三藏施法護譯佛吉祥等經二百餘
部詔道釋藏經互相毀者刪去樞密王欽若

以化胡經乃古聖遺跡不可削○又詔
王欽若詳定羅天醮儀一十卷頒行
已改天禧○禁民棄父母而為僧道

皇帝於九月大會道釋于大安殿凡萬三千
親臨賜以

景德乾興二月上崩○遼改年太平

杭州孤山智圓法師卒字無外自號中庵
子或稱潛夫生錢唐徐氏父母令入空門

藝

八歲受具二十一聞奉先源清師傳天台
三觀之旨問辯凡二年而清歿遂居西湖
孤山學者歸之如市與處士林和靖為隣
友王欽若出撫錢唐慈雲遣使邀師同遊
之圓笑謂使者曰錢唐境上且駐却一僧

圓早瘰癧疾故又號病夫講道吟哦未嘗
倦預戒門人曰吾歿後母厚葬以罪我母
建塔以誣我母謁有位求銘以虛美我宜
以陶器二合而瘞之立石志名字年月而
已及亡門人如所戒斷所居岩以藏之不

屋而壇時乾興元年二月十七也壽四十
有七後十五年積雨山頽門人開視陶器
肉身不壞爪髮俱長脅微開露齒若珂貝
乃更襲新衣屑眾香散其上而重瘞之崇
寧三年賜謚法惠大師其所撰述般若經

遺教經疏各二卷瑞應經不思議法門經
無量義經普賢行法經彌陀經等疏及四
十二章經注各一卷首楞嚴經疏十卷又
撰闡義鈔三卷音義疏索隱記四卷釋先
刊正記經疏表微記一卷明玄垂裕記十

卷釋淨名發源機要記二卷釋法華百非鈔

一卷釋涅槃經金剛三德指歸二十卷釋

顯性錄四卷釋金華經二卷釋法華經

西資鈔一卷釋法華經論旨謀鈔一卷釋心經疏
谷響鈔五卷釋法華經疏折重鈔一卷釋法華經疏

著疏大論有
云折重今輕
正義一卷釋十不
十一卷詩文皆假道適情爲法行化之傍
贊云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六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五七頁中一行夾註左第四字「降」，
〔經〕、〔清〕作「降」。下同。
- 一 五七頁下一〇行第二字「滴」，〔經〕、
〔清〕作「滴」。下同。
- 一 五九頁上一七行末字至次行首三
字「觀觀著著」，〔清〕作「觀著觀著」。
- 一 五九頁中一行「聞聞黎黎」，〔清〕作
「聞黎聞黎」。
- 一 五九頁下五行「佛事」，〔經〕作「佛
寺」。
- 一 六〇頁上一三行「心鏡錄」，〔清〕作
「宗鏡錄」。
- 一 六〇頁上一七行第九字「盡」，〔經〕、
〔清〕作「盡」。
- 一 六二頁上一七行第六字「鏡」，〔清〕
作「境」。
- 一 六二頁下三行第一四字「旦」，〔清〕
作「誕」。

一 六二頁下五行第七字「根」，〔清〕作
「恨」。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七

藝七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癸仁宗禪

真宗第六子遺音即位上得皇子

止帝已晚始生日夜啼不止有道人能
笑帝即止蓋真宗嘗顧上帝所當物莫
仙降焉早者皆不若獨赤脚大仙問羣
遂降焉早者皆不若獨赤脚大仙問羣

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大治
四十二年壽五十四英於昭陵

改天聖元年行崇天曆

是年汾陽善昭禪師示寂生俞氏太原人
也器識沉邃不緣飾有大志於一切文字
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俱喪孤

苦厭世相雖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
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嘆曰是何言之
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馳求
決擇爾不緣山水也師歷諸方見老宿七
十一人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石門

敬禪師者蓋其派之魁奇者昭作五位偈
示之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即差
違金剛透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舉
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
挾通回互擬議鋒銍失却威微拊掌稱善

然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最後至香山
問百丈菴席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
現昭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踪於
是大悟言下聲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
再三撈摭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

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辭
去游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
刺請昭擇之而居昭笑一夕逝去北抵襄
沔寓止白馬太守劉公昌言聞之造謁以
見晚為嘆時洞山谷隱皆虛席密議歸昭

太守請擇之昭以手擲掄曰我長行粥飯
僧傳佛心宗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臥不
起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
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
寺大子院昭開開高枕聽排闥而入讓之

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
首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弃世汝有力
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昭
矍起握聽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趨辦嚴吾
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閭者三十年

天下道俗慕仰不敢名同曰汾州并汾地
苦寒昭罷夜參有梵僧振錫而至謂昭曰
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升空
而去昭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
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時楚圓守

芝流上首叢林知名龍德府尹李戾與昭
有舊虛承天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
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昭
笑曰老病業已不出院借往當先後之何
必俱耶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昭令

設且假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閱世七
十有八坐六十五夏
天聖四年賜天台教部入藏天竺寺恩悟
侍者楚軀為報國恩悟錢唐入初慈雲
式公欲以智者教卷求入藏文穆王公

將聞之朝悟曰非常事也小子將助之
矣乃繪大悲像呪以誓曰事集焚軀報
國會公覺悟誦咒益精是年得首克遂
初志
大陽禪師名警玄祥符中避國諱易稱警

延江夏張氏子其先蓋金陵人仲父爲沙門號智通住持崇孝延往依以爲師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經問講者何名圓覺曰圓以圓融有漏爲義覺以覺盡無餘爲義也延曰空諸有無何名圓覺講者嘆曰

是兒齒少而識卓如此我所有何足以益之政如以穢食置寶器其可哉通知之使令遊方初謁鼎州梁山觀公問如何是無相道場觀指壁間觀音像曰此是具處士畫延擬進語觀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如何

是無相底於是悟肯於言下拜起而侍觀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即不辭恐上紙墨觀笑曰他日此語上碑去在延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辯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指

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雪飛觀稱洞上之宗可倚矣延亦自負僭華莫敢攀奉一時聲價籍甚觀歿辭塔出山至大陽謁堅禪師堅欣然讓法席使主之延受之咸平庚子歲

也示衆曰廓然去肯重去無所得心去平常心去離彼我心去然後方可所以古德道牽牛向溪東放不免納官家徭稅牽牛向溪西放不免納官家徭稅不如隨分納些些渠總不妨免致勞擾作麼生是隨分

納些些底道理但截斷兩頭有無諸法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佛若能如此者法法無依平等大道萬有不繫隨處轉轉地更有何事延神觀奇偉有威重日常一食自以付受之重足不越限

脇不至席五十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嘆無可以繼其法者以洞上旨訣寄葉縣省公之子法遠使爲求法器傳續之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陞座辭衆又三日以偈寄侍郎王曙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

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
△四明延慶法智卒後於元豐三年冬其法孫繼忠狀其行請文於宋清獻公趙鼎撰行業碑其畧曰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爲明州人梵相奇偉性恬而器闊初父母

禱佛求息夢神僧携一童遺曰此佛子羅睺羅也既生以名馬駿齒出家十五落髮受具二十從本郡寶雲通師傳天台教觀始三日首座謂曰法界次第若當奉持禮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碍

者是也曰既圓融無碍何得有次第耶座無語幾一月自講心經人皆屬聽而驚謂教法之有賴矣居三年代通講銷義益闡所學出住承天繼延慶道法大熾學徒如林日本國師遣徒持二十問來詢法要

禮答之咸臻其妙真宗久聞師名遣中使至寺命修懺法厚有賜予歲大旱師爲遵式等修光明爲禱而兩大洽所製指要妙宗二鈔觀音品別行金光明諸記大悲懺儀行于世翰林學士楊億駙馬李遵勗薦

以紫衣師號後於歲旦結光明懺七日爲順寂之期至五日趺坐而逝寶天聖六年正月五日也享壽六十有九僧夏五十有四云云
長水法師子璿嘉禾人初依洪教師學楞

嚴至動靜之相了然不生有省聞瑯琊惠覺道重當世越至其門值其上堂致問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亢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豁然大悟覺謂之曰汝宗不振久矣耳勵志扶持

以報佛恩師如教後住長水眾幾一千以賢首宗旨述楞嚴經疏十卷行於世

帝政明道

○遼宗真立號興宗政景福

天竺慈雲法師遵式卒字知白葉氏台州寧海人母王氏夢嚙明珠而生稍長不樂

隨兄為賈潛往東掖山出家年二十往禪林受具明年習律學于守初式繼入國清普賢像前爐一指誓傳天台之教雍熙初來謁四明北面受業未幾智解秀出智者諱日然頂終朝誓力行四三昧淳化初眾

續七

六

請居寶雲講未嘗歇靈異之迹具於本傳明道元年十月十八日示疾不用醫藥唯說法勉徒十日令請彌陀像以證其終至夜說然坐逝生部六十九夏五十年仲春四日徒眾奉還柩葬于寺東月桂峯下

○放度天下三帳僧尼○遼政重熙

景祐○六月詔毀無額寺院

○詔選五十人童子習梵學

帝製天聖廣燈錄序賜護國將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其辭曰唯大雄之闡教

也以清淨為宗慈悲救世解煩惱之苦縛啟方便之化門安住雪山始階於西域飛行漠野遂通於東旦彼土得道何可勝言此方承流於是乎在雖陰魔有以侮伐或示神通而帝釋常加護持無虧實相自法

眼授記鞠多印心佛衣不傳逮六祖而頓悟牛頭析派續千燈而用窮繇斯慧炬益繁法雲滋陰旁行梵學轉譯華音扣寂禪關指迷覺路了達者至乎離念超登者于以忘筌為無所不通之明處不可思議之

藝

七

首歷代聖帝明王且有為之信向者矣我太祖之乘錄也王法延乎住世我太宗之握紀也妙供滿於諸天真宗皇帝密契菩提之心深研善逝之旨能仁之化一兩普沾外護之心二纓喜捨朕嗣景祚于甄詳

穆將以驅富壽之民居常奉調御之本丕冒基構維祇席於蘿圖導引津糧每欽惟於竺氈茲乃遵前王之道也其可忽諸天聖廣燈錄者護國將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之所編次也遵勗承榮外館受律

齋壇靡恃貴而驕矜頗潔心於夷曠竭積順之志素越求福之本因灑六根之情塵別三乘之歸趣蹟其祖錄廣彼宗風采開士之迅機集萊林之雅對粗裨於理咸屬之篇嘗貢紺編來聞宸座且有勤請求錫

叙文朕既嘉乃誠重違其意載念薄伽之旨諒有庇於生靈近戚之家又不嬰於我惕良可嘉尚因賜之題豈徒然哉亦王者溥濟萬物之源也其錄三十卷時景祐王丁丑年四月賜序秋七月壁東其光燭地黑氣

長丈餘出畢宿下○冬十二月京師定襄代并忻等州地震代并壞民廬舍而此或地震裂泉湧水出如黑沙以連年不止宋史

政寶元○元昊是年十二月禱號大夏改年大慶

昇秘八月禁以金箔飾佛像

養康定○西夏入寇

書慶曆○春二月京師雨霰

春正月初五慈明楚圖禪師示寂出全州

清湘李氏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

卷七

山隱靜寺得度母有賢行使之遊方公連
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爲者宿
所呵以爲少藪林公崇崖而笑曰龍象蹴
踏非驢所堪嘗壹骨董穎以竹杖荷之遊
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

陽道望爲天下冠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
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公不
顧渡大河登太行易服類廝養嵐名大隊
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
經二年未許大室公詣昭揣其志必罵詬

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
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
唯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
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執視罵曰是惡知
識敢輕販我舉杖逐之擬伸救昭公掩其

口公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
年辭去依唐明高公及往見大年楊內翰
又見李都尉問答具本傳後移住興化沐
浴辭衆跣趺而逝閱世五十有四坐夏三
十有二

卷七

榮十一月五星出東方司天監言注中國大
安河北雨赤雪

甲○元昊十二月詔冊昊爲夏國主更名囊
宵

茂揚岐方會禪師順寂生吟氏袁州宜春人

也少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
筆硯窺名商稅掌課最坐不職當罰宵遁
玄遊筠州九峯恍然如昔經行履著不忍
去遂落髮爲大僧閱經聞法心融神會能
痛自折節依叅老宿慈明住南原輔之安

樂勤苦及迂道吾石霜會自請領監院事
非慈明之意衆論譏然稱善挾諸衆入典
金谷時時意語摩拂慈明諸方得以爲當
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
聞其出未遠即擲杖集衆明遽還數日少

裴林莫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
汾陽晚叅也何爲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
何今裴林三八念誦罷猶叅者此其原也
辭之還九峯萍實道俗請住楊岐時九峯
長老勤公不知會驚曰會監寺亦能禪乎

會受帖問答罷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
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
任橫拖倒拽爲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
對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
當衆勘驗看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

把住曰今日且得箇同叅曰同叅底事作
麼生勤曰楊岐牽犁九峯拽杷曰正當與
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無語托開曰
將謂同叅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示衆
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拄杖云穿過釋

卷七

迦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
不洗水履道將一句來良久曰向道莫行
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慶曆六年移住
潭州雲蓋以臨濟正脉付守端

學文潞公破具州王郎以不殺而增壽九十

三位極人臣之上矣

言法華者莫知其所以從來初見之於景德寺七俱胝院梵相奇古直視不瞬口吻家衆不可識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爲名時獨無從多行市里褰裳而趨或舉手書空

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啖無所擇道俗咸目爲狂僧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答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真僧問世有佛否對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

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義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典宿衛尹京邑以係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行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

化成就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跣趺而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諸嗣未立大臣

咸以爲言侵尋晚莫嗣息有無法華其一決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嘉祐戊戌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

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

皇祐〇九月儂智高亂於廣五年秋青平之〇李觀字泰伯盱江人時稱大儒嘗著潛書力於排佛明教嵩公携所著輔教編

謁之辯明觀方留意讀佛書乃喟然曰吾輩議論尚未及一卷般若心經佛教豈易知耶心經乃唐太宗詔三藏玄奘所譯纔五十四句二百六十七字耳泰伯所言非其自肯安能爾哉范文正公以表薦于帝

嘗就門下除一官復差充太學說書未幾是年卒

浮山法遠禪師迂化鄭圃田人也出于王氏年十九遊并州見三交嵩公求出世法嵩曰汝當剃髮墮三寶數乃可授法遠曰

法有僧俗乎嵩曰與其爲俗易善爲僧僧則能續佛壽命故也於是斷髮受具謁汾陽昭公又謁汝海省公皆受記荊天禧中游襄漢隋郢至大陽機語與明安延公相契延嘆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

以平生所著直極皮履示之遠曰當爲持此衣屨求人付之如何延許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爲證偈曰揚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煇異苗蕃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開揚遠拜受辭去

依祿之瑯琊覺公應舒之太平興國寺請說法焉省公之學次住姑胥天平又住淨山既老退休於會聖岩遠玉骨揮穎目光外射狀如王孫凜然可畏初歐陽文忠公聞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恭遠

坐其旁歐收局請遠因恭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恭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者是縱五鏡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銜閑硬節與虎口齋彰局破後徒勞

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忍行則
往往失粘心藏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
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
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
迷悟幾多人文忠加歎久之遠偈語妙密

藝七

十三

諸方服其工作三交萬公讚曰黃金打作
鎗石筋白玉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
動無言童子暗嗟吁又作明安玄公贊曰
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碍木
馬火中嘶歿時已七十餘雅自稱柴石野

人餘如
本傳

皇祐二年正月詔大覺懷璉禪師住東都
淨因本漳州陳氏子嗣泐潭澄公嘗燕坐
室中見金蛇從地而出須臾隱去識者贊
為古徵師嘗於廬山圓通掌記室初仁宗
聞圓通訥公名詔住淨因訥稱目疾不能
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師先是仁廟閱
投子語至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投子連
叱乃有省製釋典頌十四章其首篇曰若
問主人公真寂合太空三頭并六臂腸月

正春風尋以賜璉璉和曰若問主人公澄
澄類碧空雲雷時鼓動天地盡和風既進
經乙夜之覽宣賜龍腦鉢璉謝恩罷捧鉢
曰吾法以壞色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
之中使回奏皇情大悅久之奏頌乞歸山

曰六載皇都唱道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
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上和曰
佛祖明白了上機上機全得始全威青山
般若如如體御頌收將什處歸再進頌謝
曰中使宣傳出禁闈再令臣住此禪扉青

山未許歲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霄露息
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堯仁况是如
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至治平中復上疏
丐歸山獻偈曰千簇雲山萬壑流歸心終
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

藝七

十四

石樓英廟付以劄子曰大覺禪師懷璉受
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款誠乞歸林下
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隨
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逼抑堅請璉携
之東歸鮮有知者蘇翰林軾知杭州以書

問之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
廢學不知堪上石不見叅寥說禪師出京
日英廟賜手詔其畧云任性住持不知果
有不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璉終
藏不出逮安順後獲於篋笥其不暴曜若

此

帝世尊示滅二千年矣

責雪竇顯禪師字隱之太平興國五年四月
八日生于遂州李氏幼精銳讀書知要下
筆敏速然雅志丘壑父母不能奪依益州

普安院仁銑為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沉荆
渚間歷年嘗與賓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
客曰法眼禪師嘗邂逅覺鐵背於金陵覺
趙州侍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栢樹子
因緣記得不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

藝七

十五

好法眼曰真獅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
而法眼肯之其肯安在顯曰宗門抑揚那
麼有規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瘠
侍其旁輒匿笑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客
語爾乃敢傍笑何事對曰笑知客智眼

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
一兔橫身當古道蒼鷹繞見便生擒後來
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陰異之
結以爲友北遊至復州北塔祚公香林之
嫡學雲門之孫也祚遠皆蜀人知見高莫

能觀其機顯俊遺祚愛之遂留五年盡得
其道顯與學士曾公會厚善相值淮南問
顯何之曰將造錢唐絕西興登台鷹曾曰
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顯
顯至靈隱三年陸沉衆中俄曾公奉使浙

西訪顯于靈隱無識之者堂僧千餘人使
吏檢床層物色求之乃至曾問向所附書
顯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
一曰然行脚人於世無求故希焉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
之吳中翠峯虛席舉顯出世開法日顯視

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此座乃
以手指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佛土一
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溪未分不
免拖泥帶水於是登座又環顧衆曰人天
皆集合發明何事豈可互分賓主馳騁問

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
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
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顯鑑之端言下
知歸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識真實相爲
麼但得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

前箇箇辟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辨辨
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便能截生死沅踞
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
恩以助無爲之化後迂明之雪實宗風大
中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號雲門中興

嘗經行植杖衆衲遠之忽問曰有問雲門
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答者
僧耶爲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
處即說顯執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
瞥地也於是令搥鼓衆集顯曰今日雪實

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陽韓大伯具大智見
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
宗遂陞座僧問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
射斗牛問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
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劍未出匣神光射斗

牛千兵雖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
大驚師教揚宗言妙語過叢林皇祐四年
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臥而化閱世七
十二坐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水
義懷禪師

華嚴至和 ○封孔愿衍聖公
華嚴道隆禪師不知何許人至和初遊京
師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嘗二鼓謹門
者呵之不悅一夕還不得入臥于門之下
仁宗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

遣中使往視之乃一僧孰睡已再甦撼之
驚躍問名字歸奏上問名道隆乃喜曰吉
徵也明日召至偏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
上大悅有旨館于大相國燒朱院王公貴
人爭先願見隆未盥漱戶外之屨滿矣上

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
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隆少時
事石門徹公親授洞山旨訣後謁廣慧璉
公慧方欲剃髮使隆將携子來廣慧曰道
者我有梳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穩後

因叙陳在石門所悟公案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只是飽人不得後來有炷香不欲兩頭三緒為伊燒却故為建之嗣隆為人寬厚不矜伐以真慈普敬行心殘時年八十餘盛暑安坐七日手足和全身

建塔于寺之東

廣如本傳

○遼洪基道宗立興宗子也改年清寧

治四十六年

嘉祐元年

五年正月元日達觀雲禪師遷化生錢

唐丘氏年十三依龍興寺為大僧神情秀特於書無所不觀為詞章多出塵語十八九遊京師時歐陽文忠公在場屋顧識之游相樂也初謁大陽明安禪師問洞上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安曰父母未生時

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曰牡丹葉下睡猶兒穎愈疑駭日扣之竟無得益自奮曰吾要以死究之不解終不出山聰一日見普請問曰今日運薪乎穎曰然運薪聰曰雲門嘗問人搬柴搬人如何會穎不

能對聰因植杖於座笑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徵者工不者拙何故如此未忘法耳如有法執故自為斷續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穎於是默契其旨良久曰如石頭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既曰契理

何謂非悟聰曰女以此句為藥語為病語穎曰是藥語聰呵曰女乃以病為藥又可執穎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為病茲實未諭聰曰借其妙至是亦止明事理而已祖師意旨知識所

不能到矧事理乎故世尊曰理障碍正知見事障能續生死穎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聰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穎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辭去過京師寓止駙馬都尉李端愿之園

日夕問道一時公卿多就見聞其議論隨機開悟李公問曰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答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向有中覓無手撻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

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曰心如何了答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何所穎曰且請太尉歸宅穎東遊初住舒州香鑪峯移住潤州因聖太平之隱靜明之雪竇又遷金山龍游寺嘉祐四年除

夕遣侍者持書別揚州刁景純學士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乃驚曰當奈何復書決別而已中夜候吏報揚州馳書船將及岸穎欣然遣過鼓陸陸座叙出世本末謝裨贊蘇林者勸修勿怠曰吾

化當以賢監寺次補下座讀景純書畢大衆擁步上方文頴踈趺揮令各遠立良久乃化閱世七十有二夏五十有三
○歐陽脩宋祁脩唐書成○脩又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將舊唐史所載釋道之事

並皆刪去惜哉

季

六月丞相魯公亮進新脩唐書二百五

十卷

天衣義懷禪師生陳氏溫州樂清人世以漁爲業母夢星墮于屋除而光照戶遂娠

季

季

及生尤多奇兒稚坐父船尾漁得魚付懷懷不忍串之私投江中父怒詈詬甘甜之依不以介意長游京師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中拊懷背曰臨濟德山去初謁金鑒善禪師不契後謁葉縣省公又不契

東遊洞庭翠峯懷常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辟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顯激賞以爲類已先使

慰撫之乃敢通門人之禮諸方服其精識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懷至必幻出樓觀晚以疾居池州杉山菴弟子智才往抗之佛日迎歸養侍劑藥才如姑胥未還懷促其歸至門而懷已別衆才問

郊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堅奉示之遂倒臥推枕而化世壽七十二坐四十六夏葬佛日山崇寧中勅謚振宗大師

第三月廿八日帝崩○歐陽文忠公昔官洛

中一日遊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往至

季

季

一山寺入門脩竹滿軒公休於殿陞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公心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曰法華經公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

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不自知勝之屈也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林間

北京天鉢寺重元禪師出青州千乘縣孫氏法嗣天衣文潞公彦博出相鎮魏府請住本寺是夏別公示寂茶毘煙到成舍利公執瓶禱之煙入舍利瓶公乃竭志內典焉

中興政治平英宗署太子初孫漢安懿王名讓之

爲皇子賜名曙諱琦司馬光定策立之

三十三歲即位三十七歲崩在位四年

雲峯文悅禪師南昌人生於徐氏七歲剃髮於龍興寺短小粹美有精識年十之東杖遊江淮至筠州大愚見屋老僧殘荒涼

如傳舍芝自提笠日走市井暮歸閉關高枕悅無留意焉欲裝包發去將行而雨雨止芝陞座曰大家相聚喫葷葷喚作一葷蓋入地獄如箭射下座無他語悅大駭夜造丈室芝曰來何所求曰求佛心法芝曰

法輪不轉食輪先轉後生趣有色力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饑不暇暇爲女說法乎悅不違即請行及遷移往西山翠岩悅又往依之夜詣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法乎女不念乍住屋壁疎漏又寒雪我日夜望女

季

季

來爲衆營炭我忍寒不能能爲女說法乎悅又不敢違入城化炭還時維那缺悅夜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爛却堂司一職今以煩女悅不得語而出明日鳴鑼推堅請悅有難色琴起欲棄去業已勤勞久因中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七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六六頁下一四行第八字「恩」，徑、清作「恩」。

一 六八頁下二行「津粮」，清作「津梁」。

一 六八頁下六行末字「精」，徑、清作「精」。

一 六八頁下一四行末字「王」，徑、清作「三」。

一 六八頁下一九行「稽號」，徑、清作「稽號」。

一 六九頁上一行首字「他」，徑、清作「秋」。

一 六九頁上七行第一五字「者」，徑、清作「老」。

一 六九頁上九行第七字「壹」，徑、清作「案」。

一 六九頁上一〇行「裏汚」，徑作「裏汚」。

一 六九頁上一五行「大室」，徑、清作「入室」。

一 六九頁上末行「稗販」，徑作「稗販」，清作「稗販」。

一 六九頁中七行夾註右首字「河」，清作「黃河」。

一 七三頁下一七行第六字「文」，清作「文」。

一 七四頁中一行第一二字「堅」，清作「堅」。

一 七四頁中七行第一二字「願」，清作「願」。

一 七四頁下末行正文第一五字「困」，徑、清作「困」。

一 七五頁上一二行夾註右「慧現」，徑、清作「慧現」。

止然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架下東破桶盆自架而墮忽開悟頓見芝從前用處是搭伽梨上寢堂芝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悅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去服勤八年而芝歿東將三兵所至萊林改觀雪寶顯禪師尤敬畏之每集衆恭橫設特榻示禮異之南昌移文請住翠峯又遷雲峯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住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指歸鼻孔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闍維得五

色舍利塔於禹溪之北余如燈

早三月慈現西方庚申晨見于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丁巳春見于房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字于畢如月至五日沒次年正月于廟于福寧殿矣

未詔民間私造寺院屋宇及三十間者可賜額曰壽聖慈存之

大教東被一千年矣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七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八

藝八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侍奉不常集

帝神宗

之甥也初與英宗同榻后高氏曹太后
其弟生帝自願王為太子尋即位為
三十八歲崩于福寧殿葬永祿陵改

年熙寧

是年地
動非常

遼國咸雍四年

是年金主
阿骨打生

知諫院錢公輔言遇歲飢河決朔祠部

以濟急從之

是年三月十六日圓通居訥禪師卒字中

敏出子寒氏梓州中江人少而英特詩書

過目成誦年十一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元

助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於穎真律師以

講學冠兩川者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

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

若多羅識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

而亮棄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焚跡鈔稱

滴水真敵巨海訥撫然良久曰汝知之乎

曰我不能知子欲知之何惜一往訥於是

出蜀後遊廬山得法于榮禪師南康守程

師孟請住歸宗又還圓通仁宗皇帝聞其

名皇初詔住京之淨因訥稱目疾不能
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僧懷建禪學精
深居某之右於是建應詔引對問佛法大
意稱自天下賢訥知人既老休居於寶積
岩無疾而化世壽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五

夏

李明教契嵩禪師字仲靈藤州鍾津李氏子

也七歲出家既受具嘗觀觀音像誦其名

號一日十萬聲經傳雜書靡不博究得法

洞山聰公明道間從豫章西山歐陽氏訪

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以佛五戒

十善通儒之五常著為原教篇是時歐陽

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盱江李泰伯亦其

流嵩乃携所業三謁泰伯以儒釋詔合且

抗其說李愛其文之高理之勝因致書譽

嵩於歐陽既而居杭之靈隱撰正宗記定

祖圖實往京師經開封府按狀府尹王公

素仲儀以劄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

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

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事

競故討論大藏備得禪門祖宗本末因撫
舊纂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書

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著輔教篇印

本一部三卷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

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舊曾留心觀其筆

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陛下萬機之

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乞降中

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仁廟

覽其書可其奏勅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叅

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歎探經考證既無

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

中書劄子有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

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

編三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收附傳法院

准此由是名振海內已而東還屬蔡公襄

為守延置佛日山居數年退老子靈隱永

安精舍熙寧五年示寂開維六根不壞者

三日眼曰舌曰齒真與頂骨數珠為五舍

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葬于永安之左

白雲守端禪師示寂生衛之葛氏幼工翰

墨不喜處俗依茶陵郁山主剃髮年二十餘參願禪師願沒楊岐會公嗣居焉一見端奇之每與語終夕一日忽問上人受業師端曰茶陵郁和上曰吾聞其過漢自省作偈甚奇能記不端即誦曰我有明珠一

顆久被塵勞羈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會大笑起去端愕視左右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詢其事時方歲旦會曰汝見昨日昨夜狐者麼端曰見會曰汝一壽不及渠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

人笑汝怕人笑端於言下大悟辭去游廬山圓通訥公見之自以爲不及舉住江州承天又讓席以居之而自處東堂端時年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叢林責已甚重故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

訥公嚴閑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升座曰昔法眼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淨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

一衆大驚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之閒房舒州小剎號法華住持者如籠中鳥不忘飛去舒守聞端高風欲以觀其人移文請居之端欣然杖策來衲子至無所容士大夫賢之及遷白雲海會升座顧視衆

曰鼓聲未擊之前山僧未登座之際好箇古佛樣子若人向此薦得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彌勒不後更聽三寸舌頭帶出來座早已參差須有辯參差眼方救得完全乃曰更與汝老婆開口時末上一句正道著

舉步時末上一步正踏著爲甚麼鼻孔不正爲尋常見鼻孔禪了所以不肯放心今日勸諸人發却去良久曰一便下座其門風悄拔類此

登詔同天節日普度僧尼

法師惠辯字訥翁華亭傅氏號海月受業普照初遊學天竺明智一見奇之即盡心學教觀智將老命居第一座以代講後八年明智韶公俾繼主席翰林沈遵治杭任威見者多惶懼失據辯從容如平生遽異

之任以都僧正東坡時爲通守作序以贈之曰錢唐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妄庸巧僞之人雜處其間號爲難齊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

師總領要畧實以解行表衆而已師既莅職凡管内寺院虛席者即消日會諸刹及座下英俊開問義科場設棘園糊名考校十問五中者爲中選不及三者爲降等然後隨院等差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仰之咸

以爲則講授二十五年學者常及千人晚年倦于勤歸隱草堂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旦起盥濯告衆就別舍掌跏趺而化初辯遺言須東坡至方開龕四日坡至見跏趺如生其頂尚溫坡盡敬而去

荆國公王安石奏施金陵舊第爲寺請真

淨克文住持賜額曰保寧

改元豐

慈聖光獻太后是歲二月崩會京城千座法師于慶壽殿齋例賜袈服師名制革

相國寺六十四院爲二禪八律詔宗本
禪師住惠林引對於延和殿問法

幸吉州慶開禪師示衆出卓氏福州人也法
嗣南禪師茶毘烟至舍利遍布四十餘里
蘇子由爲銘

京城勸法雲寺成

舒州投子名義青本青社人李氏子也七
齡穎異去妙相寺出家十五試法華得度
爲大僧其師使習百法論嘆曰三祇速遠
自困何益哉入洛中聽華嚴五年反觀文

字一切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嘗講至
於法慧菩薩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法
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去遊方至浮山時
圓鑑遠公退席居會聖岩得俊鷹蓄之
既覺而青適至遠以爲吉徵加意延禮之

藝八

留止三年遠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會青擬進
語遠薦以手掩其口於是青開悟琴起遠
曰汝妙悟玄微耶對曰設有妙悟也須吐
却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

得汗青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切切我即
便嘔服勤又三年浮山以大陽皮履布擬
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吾住世非久善
自護持毋留此間青遂辭出山閱大藏於
廬山惠日寺熙寧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

白雲山海會寺計其得法之歲至此適幾
十年又八年移投子山道望日遠禪者日
增異苗蕃茂果符前識青平生不畜畏物
弊衲褚衾而已初開山慈濟有記曰吾塔
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飾其塔作瑪瑙

色未幾而青領院事山中素無水果每以
爲病忽有泉出山石間甘涼清潔郡守賀
公名爲再來泉元豐六年四月末示微疾
以書辭郡官諸檀越五月四日灌沐升座
別衆羅僞偈曰兩處住山無可助道却重

藝八

諸人不須尋討遂泊然而化聞維收靈骨
舍利塔于寺之西北三峯庵之後閱世五
十有二坐夏三十有七無爲子楊傑爲贊
其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雞飛
半夜賣油翁發笑白頭生得黑頭兒有得

法上首一名道楷禪師

司馬光表進所編書賜名資治通鑑帝親
製序授資政殿學士嘗作秀水真如華嚴
法堂記曰壬辰歲夏四月僧清辨踵門來
告曰清辨秀州真如華嚴僧也真如故有

講堂痺狹不足以庥學者清辨與同術惠
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願得子之文刻諸
石以詒來者光謝曰光文不足以辱石刻
加平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云者師其請
諸他人曰清辨所不敢請也故維子之歸

而子又何辭光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爲
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辨之爲是堂也屬
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明吾
佛之書或不能則將取於四方之能者皆
伏謝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嚴寺迎沙門道

歡而師之又屬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
子肇自今以及于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圯
則扶子師缺則補之以至于金石可弊山
淵可平而講肄之聲不可絕也光曰師之
志則美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嘗聞佛

之為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爲人也清儉而寡欲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食若居野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

道皆以消潔其身不爲物累蓋中國於陵子仲焦先之徒近之矣聖人之德周賢者之德徧周者無不覆而末流之人猶未免棄本而背原况其偏者乎故後世之爲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

附益之以淫恠誣罔之辭以駭俗人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厭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爲愈也一飯之真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爲省也高堂鉅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吳人爲甚師之爲是唐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原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斯堂爲益也豈其細哉

金國李屏山曰蘇軾作司馬光墓誌云公不喜佛曰其精微大抵不出於吾書其誕

吾不信嗟乎聰明之障人如此其甚耶同則以爲出於吾書異則以爲誕而不信適足以自障其聰惠而已聖人之道其相通也如有關輪其相合也如有符璽相距數千里如處一室相繼數萬世如在一席故

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莊子曰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其精微處安得不同列子曰古者神聖之人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其所

教訓無遺逸焉何誕之有孔子游方之內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鄒衍列禦寇莊周方外之士已無所不談矣顧不如佛書之縷縷也以非耳目所及光不敢信既非耳目所及吾敢不信耶郭璞曰者也十年於晉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記百萬之多劫耶左慈術士也變形於魏都皆同物色疑吾佛不能示千百億之化身耶長房壺中之游人信之矣不信維摩丈室容三萬座與納須彌於芥子中之說乎邯鄲枕上

之夢人信之矣不信多寶佛塔住五千劫耶度僧祇如彈指頃之說乎若俱不信不知光亦嘗有夢否瞑於一床栩栩少時也山川聚落森然可狀人物器血何所不有俯仰酬酢於其間自成一世此特凡夫第

六分離識之所影現者耳其力如是况以如來大圓鏡智菩薩之幻三昧乎學者當自消息之母虛名所劫持也

程顥明道先生門人神宗素聞其名數召見一日因與安石論事不令安石曰公之

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顥曰叅政之學如捉風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逮囚責監汝州上即位召爲宗正未行而卒顥與弟頤論學汝南周敦茂獻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謂孟軻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爲無不周遍而其實

則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高才明智勝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關之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金國李昇山居士辨

曰

^信程顥論學於周敦頤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人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或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或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焉無不周備而其實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悲夫諸儒排佛老之言無如此說之深且痛也吾讀周易知異端之不足怪讀莊子知異端之

皆可喜讀維摩經知其非異端也讀華嚴經始知無異端也周易曰夫道並行而不相悖或處或出或默或語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雖有異端何足怪耶莊子曰不見天地之全古之人大體道術為天下裂

如耳目鼻口之不相通槓梨橘柚之不同味雖不足以用天下可為天下用悞說謠惟道通焉一是異端皆可喜者維摩經曰諸邪見外道皆吾侍者六地菩薩乃作魔謗于佛毀於法不入衆數隨六師墮乃可

取食然無異端也華嚴經曰入法界品諸善知識阿僧祇數皆於無量劫行菩薩道辨國王長者居士僧尼婦人童女外道鬼神勝船師醫卜與粥香者無非法門畧見五十三種無厭足王之殘忍婆須密女之淫蕩

勝熱仙人之刻苦聚沙童子之嬉劇大天之怪異主夜之幽陰皆有大解脫門此法界中無復有異端事道無古今害豈有深淺哉但恐迷暗者未必迷暗高明者自謂高明耳嘗試論之三聖人者同出於周如

日月星辰之合於扶桑之上如江河淮漢之匯於尾閭之淵非偶然也其心則同其迹則異其道則一其教則三孔子將方之內其防民也深恐其眩于太高之說則蕩而無所歸故約之以名教老子將方之外

其導世也切恐其昧于至微之辭則塞而無所入故示之以真理不無有少齟齬者辨此其徒之所以支離而不合也吾佛之書既東則不如大包天地而有餘細入秋毫而無間假諸夢語戲此幻人五戒十善

開人天道於塵苑之中四禪八定建聲聞乘於驚峯之下六度萬行種菩薩之因三身四智結如來之果豈正覺於一刹那間度有情於阿僧祇劫豈窮三界橫徧十方轉法輪於彈指頃出經卷於微塵中律儀細細八萬四千妙覺重重單復十二陰補禮經素王之所未制徑開道學玄聖之所難言教之大行誰不受賜如游魚之於大海出沒其中如飛鳥之於太虛縱橫皆是薰習肌骨如薈薈香灌注肝腸如甘露漿

翰墨文章亦游戲三昧道冠儒履皆著隨
道場諸君之聰慧辨才亦必有所從來特
以他生之事而忘之耳况程氏之學出於
佛書何用故謗傷哉又字字以誠教人而
自出此語將以欺人則愚將以自欺則狂

惜哉窮性理之說既至於此而育中猶有

此物真病至於膏肓者也夫吁

哲宗神宗第六子初為延安郡王神宗

視者輕殺之非仁君也十歲即位太后
高氏臨朝九年後歸政二十五歲崩葬
永泰陵在位十五年改年元祐

遼咸雍二十二年

無盡張商英以序送羽士塞拱辰字翊之
往參廬山照覺總禪師其文曰成都道士
塞翊之來言於予曰吾鄉羽衣之族世相
與為婚姻娶妻生子與流俗無異拱辰因
觀道藏神仙傳記翻然覺悟當吾血氣剛
強視聽聰明嗶啞哇鳴順吾耳青黃赤白
炫吾目甘脆膏腴爽吾口馨香馥烈適吾
鼻滑澤纖柔佚吾體歡忻動蕩感烈適吾
六冠者乘吾督亂晝夜與吾相親而未嘗

相釋也一旦吾之形耗而羸氣耗而衰精
耗而萎神耗而疲八風寒暑之所薄百邪
鬼祟之所欺陰鬼欲沉陽鬼欲飛則六寇
者曾莫吾代而天下之至苦吾獨當之房
闈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恩莫如母拱辰於

是悉囊中之所有與之而謝去給以他事

出遊百里遂泛涪江下濮水歷縉雲出塗
山訪岑公之洞府瞻神女之詞觀而達於
渚宮也將泛九江入廬山結茅於錦綉之
谷長嘯於香爐之頂撫陶石以遙想揖遠

溪以濯足蓋吾之術以性為基以命為依
始乎有作終乎無為竊聞先生究離微之
旨窮心迹之歸奏無絃之曲駕鐵牛之機
故不遠而來見先生也當試為余言之余
曰壯哉子之志乎難行能行難棄能棄吾

弗及子矣余適有口疾不能答子吾有方

外之侶曰常總居於東林必能決子之疑
請將吾之說而往問焉

詔華大洪山靈峯寺為禪院

僧統義天王氏高縣國文宗仁孝王第四

子辭榮出家封祐世僧統元祐初入中國
問道義天上表乞傳賢首教勅兩街舉可
授法者以東京覺嚴誠禪師對誠舉錢唐
惠因淨源以自代乃勅主客楊傑送至惠
因受法諸刹迎餞如行人禮初至京師朝

畢勅禮部蘇軾館伴謁圓照本禪師示以
宗旨至金山佛印坐納其禮楊傑驚問印
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屈道徇俗諸方先失
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
為知體至惠因持華嚴疏鈔咨決所疑閱

歲而畢於是華嚴一宗文義逸而後傳及
見天竺慈辨請問天台教觀之道後遊佛
隴禮智者塔誓曰已傳慈辨教觀歸國敷
揚願賜冥護又見靈芝大智為說戒法請
傳所著文還國及施金書華嚴三譯於惠

因今俗稱建閣藏之

杭州晉水法師淨源十一月示寂晉江楊
氏受華嚴於五臺承遷還嘗注金師子章
學合論于橫海明重南還聽楞嚴圓覺起
信於長水四方宿學推為義龍因省親于

泉請主清涼復遊吳住報恩觀音杭守沈文通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密印寶閣華亭普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夫杭海問道申弟子禮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墜因義天持至咨決逸而復得左丞

蒲宗孟撫杭愍其苦志奏以惠因易禪爲敎命公主之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十卷以遺師爲主上祝壽觀一法師同譯六十卷唐書又難陀譯八十卷唐烏茶連本澄觀法師譯四十卷師乃建大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爲中興敎主

以此寺奉金書經故俗稱高麗寺塔舍利于寺西北壽七十八先世泉之晉水人故學者以晉水稱之實元祐三年也
蔣山贊元禪師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雙林傳大士遠孫也三歲出家七歲爲大僧性

重遲開靖寡言視之如鄙朴人然於傳記無所不窺吐爲詞語多絕塵之韻特罕作耳年十五游方至石霜謁慈明昉春破薪浪浪混十年明移南岳又與俱及沒葬骨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公心

沒以元繼其席舒王初丁太夫人憂讀經山中與元游如昆仲問祖師意旨元不荅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受氣劉大世緣深以劉大氣遺深世緣必

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敎乘茲

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敎自熙寧之初王入對遂大用至真摯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發視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即歛目如入定客即去嘗饌僧俄報火廚庫且以潮音堂東吐飯蒼黃蜂窠蟻闢而元

啜啖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即自殺尸相枕左右走報交武於道自白下門群從而歸元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室危坐聽事者側立異元有以處之而歛目如平日於是稍

稍隱去卒不問元祐初曰吾欲還東吳促呂辨嚴俄化主哭之慟塔于蔣山蘇老泉嘗作彭州圓覺院記其文曰人之居乎此也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

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年天之界我以形而使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

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判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又喜其來而而接之禮靈徹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

絕於其敎嗚呼歸爾父母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乎

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

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予保聰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奏浚西湖際山爲岸杭人呼曰蘇公堤紹聖四年移謫儋州至元符三年六月歸自海外居常州軾謫黃州日築室東坡號居士靖國元年辛巳七月廿八日卒朝奉郎提舉成都玉

局觀嘗作佛印磨衲贊曰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游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嘗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齊社循其鈎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嶠夷西及昧谷南被交趾北屬

幽都紛在吾箴孔線蹊之中矣佛印聽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一一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孔所衣之衣箴孔線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

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嶠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燂石流金此衲不

熱五濁流浪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唯心生下劣相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讚之曰匣而箴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虱龍象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秦州隴城人也生辛氏母夢僧癯甚鬚髮盡白託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娠先是麥積山有僧亡其名日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上善嘗欲從之遊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

鋪坡前錢糧嶺下俄有兒生其所魯聞之往觀焉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冒魯氏十九通經爲大僧天骨峻拔軒昂萬僧中凜如畫講大經章分句拈機鋒不可觸京洛著聞倚圭峰鈔以詮量衆義然恨圭

峰學禪唯敬北京元華嚴然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不應非教禪非佛意則如圭峰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世尊教外以法私大迦葉乃嚴講南游謂同學曰吾將窮其窟穴搜取其種類抹殺之以

報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秀大笑曰豈佛性敢有無之矧又曰因以有悟哉其氣拂膺去至無爲鏡佛謁懷禪師懷貌

寒危坐涕垂沾裳秀易之懷收涕問座主講何經秀曰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爲宗曰以心爲宗又問心以何爲宗秀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秀退自失悚然乃敬服願留日夕受法久之乃證懷移池入

吳皆從之初出世准之四面杖笠之外包具而已以至棲賢山長蘆衆千人有金樹長老至登座衆因晒之無出問者於是秀出羣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己全掛笑曰秀錦面乃不識自己乎秀曰當局者迷一

藝六

主

衆服其荷法心也異國大長公主遠法雲寺成有詔秀爲開山第一祖開堂日神宗遣中使降香并磨納仍傳聖語表朕親至觀之禮皇弟荆王致敬座下士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光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

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因佛法不能爾遽忘願力乎溫公意少懈元祐五年八月卧疾詔醫官視之醫請候脉秀仰視曰汝何爲者也吾有疾當死耳求治之是以生爲可惡也平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據

擇揮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而化闍

世六十四坐夏四十五

江州東林常總禪師生劍州尤溪施氏母夢男子頰然色如金握白芙蓉三柄以授之但一柄得餘委地覺而娠後誕三子伯

仲皆不育總其季也年十一依寶雲寺文兆法師出家又八年落髮詣建州大中華契恩律師受具初至吉州禾山禪智村公材有人望延之不留開南禪師之道依歸宗久之無所得而去歸宗火南遷石門南

藝六

主

塔又往從之及南公自石門還黃集積翠以至黃龍總皆在焉二十年之間凡七往返南佳其勤勞稱於衆總自負密記決志大掖濟北之宗洪州太守榮公備撰請往泐潭或謂馬祖再來也道俗爭先願見元

豐三年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爲禪觀文殿學士王公詔出南昌欲延實覺心公心舉總自代總知賓遁去千餘里檄諸郡期必得之得於新淦殊山窮谷中遂應命其徒相謂曰遠公嘗有記曰吾滅七百年後有

肉身大士華吾道場今符其語矣總之名聞天子有詔住相國智海禪院總固稱山野老病不能奉詔然州郡敦遣急於星火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適自涸矣凡兩月而得旨如所乞就賜號加號號廣惠其徒

又相語曰聰明泉復湧沸矣元祐三年徐國王奏號照覺禪師總於衲子有大緣捷拂之下衆盈七百叢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六年八月示疾九月二十五日浴罷安坐而化十月八日全身葬于鴈門塔之東

世壽六十七坐四十九夏

荆門玉泉皓長老塔銘無盡居士誤畧云依大力院出家法名承皓明道二年普度爲僧景祐元年受戒慶曆二年遊方至復

州見北塔思席禪師發明心要得遊戲如風大自在三昧製赤犢鼻書歷代祖師名而服之曰惟有文殊普賢猶較此子且書於帶上自是諸方以皓布視呼之惠南居黃龍設三關語以接物罕有契其機者師

藝六

主

教一僧往南曰我手何似佛手答曰不相似南曰我脚何似驢脚答曰不較多南笑曰此非汝語誰教汝來僧以實告南曰我從來疑這漢熙寧間至襄陽爲谷隱首座有蜀僧依止師席師憐其年少有志稍誘

掖之僧亦効師製積鼻浣而曝之師見之曰我視何故在此僧曰某甲視也師曰具何道理敢爾僧禮拜曰每蒙許與切所欣慕師曰此豈戲論與汝半年當吐血死後半年其僧嘔血死於廬門山聞者異之元

豐二年四月予奉使京西南路聞師之名致而見之問師法嗣何人師曰北塔問北塔有何言句師曰為伊不肯與人說遂請師住鄂州大陽谷陽隱大喜曰我山中首座出世盛集縑素請師升座以為歡豈師

曰承皓住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與汝說携拄杖下座不顧而去居數月知荆南李公審言轉運使孫公景脩同請住當陽王泉景德禪院師機鋒孤峭學者不能湊泊

人關首座維摩曰某人某人曾於某處立僧為禪眾所歸宜依諸方例請充師叱曰杜杜又曰孟八郎孟八郎一日師從厨前過見造晚麵問曰有客過耶對曰眾僧造藥石師呼知事稱之曰吾昔參禪為人汲水

春米今見成米麵蒸炊造作與供諸佛菩薩羅漢無異飽喫了並不留心參學百般惡想念五味馨香假作臘腸膳生羊骨鯢臠銀飼八萬四千戶蟲開眼隨境攝合眼隨事轉不知主祿判官掠剝大王隨從汝抄

割消罄祿料薄教汝受苦有目在於是徒眾不堪窳窳譖之於縣令曰長老不能安眾惟上來下去點檢寒碎縣令召師至縣責之曰大善知識不在方丈內端坐兩廊下山門來去得許多師曰大道智勝佛十

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長官以坐是佛耶坐殺佛去也長官茫然益敬禮之狗子在室中僧入請益師叱一聲狗出去師云狗子却會汝却不會王泉冬市四遠雲集師於廊下畫一圓相顧視大衆

曰賤賣賤賣良父畫破曰自家買自家賣冬至上堂曰臥運推移布衲赤莫笑不洗無來換替王大觀知荆南問如何是佛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佛師曰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法師曰揪了腦蓋師有頂相

自贊曰粥稀後坐床窄先卧耳聾愛聲高眼昏宜字大其應機答話隱顯不測大致若此王泉寺宇廣大弊漏前後主者以營葺葺為艱師曰吾與山有緣與僧無緣脩今世寺侍後世僧耳悉壞法堂方丈寢堂鍾

樓慈氏閣開廟而鼎新之皆求予記其本末師住山無筆硯文字箱篋無兼衣囊歲元祐六年遣人至江西口白曰老病且死得百丈肅為代可矣余以喻肅肅不顧往十二月二十八日示寂臨行門人迫以作

詩頌師笑曰吾年八十一病死昇尸出見即齊着力一年三百六十日師滅時地三震會余移漕淮西召還諫省謫官金陵不復詳師後事今年十月被恩知洪州途次太平有德鴻者來謁泣言師之死鴻適歸閩

中自閩聞訃奔詣王泉師已葬于斗山下鴻營塔于始就緒念先師神交道契莫如公者故開關數千里詣公求文銘師之塔予哀鴻不忘其師乃追綴緒餘而銘之曰

法師元淨字無象徐氏杭州於潛人客有過其舍者曰嘉氣上騰當生奇男既生左肩肉起如架梁條八十一日乃沒伯祖異之曰宿世沙門必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算歟及師之終果符其數十歲出家每見

講座輒曰顓登此說法度人十二就學於慈雲不數年而齒高第後開明智講止觀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悟曰今乃知色香味觸本具第一義諦因

泣下如雨自是遇物無非法界代講十五年杭守呂臻請住大悲閣嚴設戒律其徒畏愛臻為請錫紫衣辨才之號七年翰林沈遘撫杭仁宗謂上竺本觀音道場以音聲為佛事者非禪那居乃請師居之此年始

禪為鑒山增室廣聚學徒教庠之盛冠於二浙神宗熙寧三年杭守祖無擇坐獄于檇李檇李今嘉興縣師以鑄鍾例被追辦事釋寓止真如蘭若擬金鏡設問答述圓事理說發明祖意之妙元豐元年有利山門

施資之厚者倚權以奪之衆亦隨散逾年其人以敗聞朝廷復昇師來復集清獻趙為世外友為之贊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重輝東坡寄詩曰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三年有餘衣忽聞道人歸馬語山客開雲云復謝去居南山之龍井士庶爭為築室遂

成卽熙寧年太守鄧伯溫請居南屏明年復歸龍井時靈山虛席師以慈雲師祖道場俯就衆請及月餘定中見金甲神跪前曰師於此無緣不宜久住既受冥告遂還龍井元祐四年蘇軾治杭問師曰此山如師

道行者幾人曰沙門多客行非可盡識將示寐乃入方圓庵蘇軾記宴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招參寥告之曰師也吾淨業將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也七日出偈告衆即右脇而化當元祐六年九月晦日也塔

成東坡命子由為之銘

嘗淨因道臻禪師字伯祥福州古田戴氏子也幼不如葦十四去上生院行頭陀行又六年為大僧閱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即持一鉢走江淮所叅知識甚多

而得自決於浮山遠公江州承天產席致臻非所欲而游丹陽寓止因聖一日行江上覓舟默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船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我入汴船也臻曰吾行游京師因載之而

北謁淨因大覺璉公璉公使首衆僧於座下及璉歸吳衆請以臻嗣焉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徽號京師四方都會有萬好亞實人達官日門填臻一日之慈聖上仙神宗召至慶壽宮賜對甚喜

設高廣座恣人問答左右上下咸歎希有懼動宮殿賜與甚厚神宗悼佛法之微憫名相之弊始即相國為惠林智海二刹其命立僧必自臻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神宗上仙被詔至福寧殿說法詔道臻素有

德行可賜號淨照禪師元祐八年八月十

七日前語門人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已加矣夫而窅聞世八十座六十有一夏臻性慈靖退似不能言者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頽然不出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八

戶三十年如一日奉身甚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用五幅纔掩脛不多爲褻褶曰徒費耳無所嗜好乃能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游人見之心目清涼此君蓋替我說法也嘗於慶壽宮說法僧問慈聖仙游定歸何所臻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悅以爲能加敬焉直預其像曰老無齒卧龍不吟千林月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如舌麗嬌與春風不用媒老妻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七六頁中一行「皇杖」，清作「皇祐」。
- 一 七六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載」，清作「載」。
- 一 七七頁上六行「羈鎖」，清作「關鎖」。又「照見」，清作「照破」。
- 一 七七頁中八行末字「底」，徑、清作「底」。
- 一 七七頁中末行「惶懼」，徑作「懼懼」。
- 一 七八頁中八行「畏物」，清作「畏物」。
- 一 七九頁上一三行第一四字「真」，徑、清作「直」。
- 一 七九頁上一六行第一〇字「唐」，徑、清作「堂」。
- 一 八〇頁下一六行「四阡」，清作「四千」。
- 一 八一頁上八行「哲宗照」，清作「哲宗照」。
- 一 八一頁中八行「詞觀」，徑、清作「祠觀」。
- 一 八二頁中一二行第六字「真」，清作「再」。
- 一 八四頁上六行第一四字「逮」，清作「逮」。
- 一 八四頁下八行「圻頭鎮」，清作「圻頭鎮」。
- 一 八五頁上一六行「維摩」，清作「維那」。
- 一 八六頁下一八行「加矣夫」，徑作「跏趺」；清作「跏趺坐」。
- 一 八七頁上八行夾註右第二字「預」，徑作「題」。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九

藝九

嘉興路各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常集

茂政紹聖

步

遼政壽昌

王洪基加號聖文神武金功大星臨仁孝惠天祐皇帝

智海真如慕詰禪師出於臨川閩氏閩族

藝

寒詰又幼孤去依建昌永安圓覺律師為童子試所習得度具戒為人剛簡有高識以荷法為志律身甚嚴翠岩真禪師將方時詰能識之真好慕所長以蓋人號真點胸所至犯衆怒非笑之詰與之周旋二十

年雖群居不敢失禮真兩住剎詰陰相之成法席有來學者且令見詰侍者謂人曰三十年後詰其大作佛事真歿塔於西山心喪三年乃去依黃蘗游湘中一鉢雲行鳥飛去留為叢林重輕謝師直守潭州聞其風而悅之不可致乃岳麓席虛盡禮迎以為出世累月而後就俄遷大瀉衆二千指無所約束人人自律唯粥罷受門弟子問道謂之入室齋罷必會大衆茶諸方纔月一再而詰講之無虛日放叅罷詰自役作

使令者在側如路人晨看夕燈十有四年夜禮持茅視殿廡燈火倦則以帔蒙首假寐三聖堂初猶浴盡老不浴者十餘年紹聖元年有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京師士大夫想見風裁叢林以詰靜退畏聞

不敢必其來詰受詔欣然俱數衲子至解包之日傾都來觀至謂一佛出世院窄而僧日增無以容則相枕地卧有請限之者詰曰僧佛祖所自出獸獸佛祖也安有名為傳法而獸佛祖乎安得不祥之語哉

凡驗學者舉趙州洗鉢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詰以手托之曰歇去自始至終未嘗換機明年十月初八無疾而化

是年雲居元祐禪師卒王氏信之上饒人年十三師事博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

藝

得度具戒時南禪師在黃蘗住依之十餘年智辨自將氣出流輩衆以是悅之少然祐不卹也南歿去游湘中廬於衡岳馬祖故基衲子追隨聲重荆楚間謝師直守潭州欲禪道林之律居盡禮致祐為第一世

祐欣然肯來道林峰房蟻穴聞見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西祐夷廓之為虛堂為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祐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壞吾法尚無凡情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成棄

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時請住玉淵觀寺徐王聞其名奏賜紫袍祐作偈辭之曰為僧六十鬢先華無補空門號出家願乞封回禮部牒免羣盧老納衆人問其故祐曰人主之恩而王者之施非敢辭以近

名也但以法未等耳王安上者舒王之弟問法於祐以雲居延之祐曰為禪此骨歸英峯頂耳登輿而去疾諸方死必塔者祐曰山川有限僧死無窮它日塔將無所容

藝

對於是於開山宏覺塔之東作卯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兩舍利者皆以骨石填于此其西又作卯塔曰凡僧化皆以骨石填于此謂之三塔紹聖二年七月七日夜集衆說偈而化世壽六十有六坐四十有二夏

贊改元符 西夏改永安

雲居佛印了元禪師字覺老生饒州浮梁林氏世業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二歲琅琅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誦三千首既長從師授五經畧通大義因讀首楞嚴經于竹林寺愛之盡捐舊學白父母求出家度生死禮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華受具將廬山謁開先還道者還自負其說海上橫行俯視後進元與問答捷給乃稱賞時年十九又謁圓通訥公訥曰骨格已似雪竇後來之俊也時書記懷璉方應詔以元繼其職江州承天虛席又以元當選郡將而少之訥曰元齒少而德壯雖萬者納不可折也於是為開先之嗣時二十八矣自承天遷淮之斗方廬山之開先歸宗潤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住雲居凡四十年間德化縑素縉紳之賢者多與之游東坡謫黃州廬山對岸元居歸宗誚妙句與烟雲爭巖及其在金山東坡釋還東吳次丹陽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

人元得書徑來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答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坡抵掌稱善又嘗謂衆曰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返

樂元

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對機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為衣隨所聞即書之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時江浙叢林尚以文字為禪之謂請益故元以是風之高嚴僧統義天航海至

明州傳云棄王位出家上疏乞遍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奉即楊傑次公館伴所經吳中諸刹皆然如王臣禮至金山元床坐納其大展次公驚問故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僧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也衆

姓出家同名釋子自非買崔廬門閥相高安問貴種次公曰卑之少徇時宜求異諸方亦豈覺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隨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元為知大體李公伯時為元寫照

元曰必為我作笑狀自為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真不為拈花明大事等閒開口笑何人泥牛謾向風前駛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聽客語

樂元

有會其心者軒渠一笑而化其令畫笑狀非苟然也世壽六十七坐五十有二夏國照禪師諱宗本生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體貌豐碩言無枝葉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昇道價重叢林歸之者

如雲本弊教垢面探井曰典炊爨以俱給之夜則入室參昇曰頭陀荷衆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實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奇之又十年剃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昇遊方遍參至池

陽景德謁義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知者雲為侍者而喜寢鼻息齁齁聞者厭之言於懷懷笑曰此子吾家精進懂也汝輩它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衆乃驚懷退居吳江壽聖部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夜話曰瑞

光虛席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逾此道人者耳既至寺集衆擊鼓輒墮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呼曰此和尚法雷振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

擇居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堅請移文喻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嘖嘖曰誰不欲作福衆識其意聽赴之元豐五年神宗皇帝開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六中貴梁從政董其事驛

召師主惠林既至上遣使問勞三日傳旨就寺之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即盤足趺坐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撼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上悅其真喻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之旨

竟

六

既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惠僧也後帝登遐召入福寧殿說法以師嘗爲先帝所禮敬見之不勝哀悼以老乞歸林下勅任便雲遊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升座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櫓棹

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感涕其真慈善導若此高僧統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于我朝聞師道譽請

以弟子禮見師問其所得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天曰法身說本曰法身遍周沙界當時聽衆何處躡立義天茫然自失欽服益加法道至本大盛老居靈岩閉門緘

然而四方從者相望於道不釋也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戒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遍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本熟視曰痴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箇甚麼尋常要卧便卧

竟

七

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懸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人塔全身於山中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黃龍寶覺禪師入寂出於鄔氏諱祖心南

雄始興人也少爲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信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沙門惠全明年試經業而公獨獻詩得奏名剃髮繼住受業院不奉戒律且違橫達於是棄之入叢林謁雲峯悅公留三年

難其孤硬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蘗南公公至黃蘗四年知有而機不發又辭而上雲峯會悅謝世因就止石霜無所忝決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曰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此時

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黃蘗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入吾室矣公亦踴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語下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即埋沒汝也公從容

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往來雲門語向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麼公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迴地轉哉南公肯之後使分座令接納來學南遷黃龍而化以公繼其席凡

十有二年然性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
辭去乃得謝事閒居而學者益親謝景溫
師直守潭州虛大瀉以致公三辭不住又囑
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赴
長沙之意公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瀉也

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
間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
禮為天人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戶
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為
也師直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公

至長沙師直願受法訓公為舉其綱其言
光顯廣大如青天白日易識其畧曰三乘
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說
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既自親嘗便知了知其味
是甘是辛是醎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亦復如是真性既因文字而願要在
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真
是妄是生是死既知了知真妄生死返觀
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
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為不

如實知真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為自所
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
別若無前塵境界即此見聞覺知還同龜
毛兔角並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公以生
長極南少以宏法棲息山林方太平時代

欲觀光京師以錢餘年乃至京師駙馬都
尉王誥晉卿盡禮迎之庵於國門之外又
之南還再游廬山嘗有偈曰不住唐朝寺
閒為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
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

嶺南能可想公之標致也鵬既高益移庵
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以元符三年
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歿閱世七十有

夏五十有五
徽宗信立神宗第十三子初封端王太子

傳曰端王浪子耳曾布長望見王在
下叱曰聽大后處分王出章惇惶恐失
措遂即位荒淫奢佚幾直尚浮又寵道
士林靈素大進北還降為天水郡王壽
五十五在位二十改建中靖國
遼天祚立諱延禧道之孫秦王元吉
于敗獵女真有為白海東青王人
善捕大鷲一飛千里歲命其國人

窮取以獻人悉逐叛政和中童貫
與遼叛人馬植謀約女真攻遼天
祚逃于夾山擒之削封海濱王
送民白山東築城居之遂亡
女真太祖阿骨打後改名完顏劄太

禪門續燈錄成乃東京法雲佛國禪師惟

白集是年八月十五日上進帝為製序白
靖江人嗣圓通秀公其文曰昔釋迦如來
之出世也受然燈之記生淨飯王家分手
指乎天地而其機也已露游門觀於老死
而幻緣也頓寐及乎唱道鷄園騰芳鷲嶺

無邊刹境遂現於一毫之端大千經卷畢
出於微塵之表西被竺土東流震旦編葉
而書則一時聖法雖傳於慶喜拈花而笑
則正法眼藏獨付於欽先自達磨西來實
為初祖其傳二三四七而至於曹溪於是

雙林之道逾光一滴之流寢廣自南嶽青
原而下分為五宗各擅門風應機酬對雖
建立不同而會歸則一莫不箭鋒相拄鞭
影齊施接物利生啓悟多矣源派廣迤枝
葉扶疎而雲門臨濟二宗遂獨盛於天下

朕膺天寶命紹國大統恭惟藝祖闢度門於縣寓太宗闡秘義於敷天章聖傳燈於景德永昭廣燈於天聖皆宏暢真風協助神化以成無窮之治者也於皇神考尤獨空宗元豐三年詔於大相國寺剏二禪闢

惠林於東序建智海於西廡壬戌之歲以越國大長公主及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駙馬都尉張敦禮之請復建法雲禪寺於國之南於是祖席光輝叢林鼎盛天下襲方袍慕禪悅者雲集於上都矣今敦禮以

^{其寺住持僧佛國禪師惟白探寂上乘了第一義屢入中禁三登高座宣揚妙旨良愜至懷昔能仁說法華經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而彌勒發問文殊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持是}

經者妙光法師得其證者普明如來今續知之名蓋燈燈相續光光相入義有在於是矣意圓澄覺海本含曇於十方生滅空漚遂沉淪於三有因明立所由塵發知識妄相仍轉入諸趣良可悲也若回光內照

發真歸元則是錄也直指性宗單傳心印可得於眉睫可薦於言前舉手而擊妙喜世界彈指而現莊嚴樓閣神通妙用真不可思議者也嘉於有衆締此勝緣俱離迷津偕之覺路斯朕之志已建中靖國元年

八月十五日賜敘

壬戌年崇寧

靖崇寧當三鐵○詔天下單州創崇寧寺○又改天寧普光院

是歲新州五祖山法演禪師示寂錦州巴西鄧氏少落髮受具遊成都講席習百法唯識窺其奧置之曰膠柱安能鼓瑟乎即

日遊方所至無足當其意者抵浮山謁遠錄公久之無所發明遠曰吾老夫白雲端爐鞴不可失也演唯諾徑造白雲端曰川嘉苴汝來也演拜而就列一日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語以問端端叱之演領悟汗流

被體乃獻投機頌云山前一片閒田地義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端頌之曰栗棘蓬禪屬子矣演掌磨有僧視磨急轉指以問演此神通耶法尔耶演褰衣旋磨一匝師嘗示衆云

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什麼處衆下語不契師作街坊自外來端舉似演演前問訊曰也不爭多端笑曰須是道者始得初住四面遷白雲上堂云汝等諸人見老和上鼓動唇舌豎起梯子便作勝解及

^其

^上

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閒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又云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又云賤賣擔板漢

貼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何處著渾身張丞相謂其應機接物孤峭徑直不犯刊削其知言耶應世四十餘年晚住太平移東山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時山門有土木之工演躬自督役誠曰汝等

好作息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髮澡浴旦日吉祥而逝

金國移瑞像佛牙入內殿供養

^{金詔釋氏有濟神喻分者除則之是年正月鑿出西方其長五尺}

大觀○慈感寺

吳興郡民宗益創得
吳興郡民宗益創得
吳興郡民宗益創得

東都法雲大通禪師善本示疾生董氏漢
仲舒之後也其先家太康仲舒村太父琪
父溫皆官于穎遂為穎人初母無子禱于

藝

三

佛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即蔬食乃娠生
而骨相秀異方晬而孤母育於叔祖玠之
家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亡哀毀過禮無
仕官意辟穀學道隱於筆工然氣剛不屈
沈默白眼公卿嘉祐八年與弟善思俱至

京籍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為大僧其師
圓成律師惠楫者謂人曰本它日當有海
內名乃生我法中乎使聰習毘尼隨喜雜
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而
南既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
詢諸友乎時圓照道振吳中本運造姑胥
謁瑞光圓照坐定特顧之本默契宗旨服
勤五年盡得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
之智縱橫舒卷度越前規一時輩流無出
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事圓通

秀公秀住廬山棲賢出入卧內如寐子之
於東寺焉出世婆之雙林遠杭之淨慈繼
圓照之後食堂千餘口仰給於檀施供養
莊嚴之盛游者疑在諸天時號大小本也
哲宗聞其名詔住上都法雲賜號大通又

繼圓通之後王立孤峻儼臨清衆如萬山
環天柱讓其高寒然精粗與衆共未嘗以
言徇物以色傲人王公貴人施日填門住
八年請於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
東還庵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又

十年天下頗見而不可得臨衆三十年未
嘗笑及閒居時抵掌笑或問其故曰不莊
敬何以率衆吾昔為叢林故強行之非性
實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
坐伊蒲塞饌以魚蔬名者不食其真誠敬

藝

十四

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
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而已果沒
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閔
世七十有五坐四十有五夏

五月仲給僧尼度牒三年六月以張商
美入相時久早是夕大雨上書商霖二大

字以
賜之
辛卯改政和四月張商英罷相
詔改政和四月張商英罷相

遼政天慶

言晨是年蔡京進太師楚國公京喜食鵝鵝
畜而烹之嘗夢鵝數千訴于前其一致詞

曰食君廩中粟充君著下肉一美數百命
生死猶轉轂看君壽千春禍福相倚伏京
甚畏之出魚溪詩話

登四月嘉州風折大樹有僧在定有司聞于
上詔令送至京師八月入內譯經院金總

時三藏鳴金磬出其定僧曰我東林遠法
師之弟惠持也西遊義眉因入定于此三
藏因徐啓今欲何歸曰陳留即復入定徽
宗令繪像頒行天下仍製讚

藝

十五

官行禮七年改玉清神霄宮時道教之盛
自道士徐知常始賜號冲虛先生徐守信
賜虛靜先生劉混康賜葆真觀妙冲和先
生後並贈太中大夫○十一月癸未郊上
縉大珪執元珪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

置道階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字六字
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級重和初
別置遺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
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職自冲和
殿侍宸至疑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宸同

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

甲午詔佛果禪師克勸住京師天寧○賜
永道法師旣實覺住左街香積院

女真是年始叛遼寧江府初遷主天祚賞

國爲隣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

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遼人酷
愛之歲歲求之女真至五國戰
而後得不勝其擾一年春天祚如
江釣魚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
外者以故事皆來會酒酣使諸酋
歌舞爲樂阿骨打獨不從天祚謂
樞密使蕭春先曰阿骨打意氣雄
豪當以事誅之春先曰校之傷向
化之心何骨打知其意即先舉兵
吞併隣近部族秋集女真諸部甲

馬二千犯混同江之寧江州時天
祚射康慶州秋山遣渤海刺史高
仙寺討之爲女真所敗夫寧江州
有黑氣長數丈出自齊宮行一里
江州松原
懷山遺誌

乙未 遼天慶五年○金太祖 阿骨打正月
改年收國 一日即位

政和五年黃龍死心禪師卒諱悟新生王氏韶州曲江人魁岸黑面如梵僧狀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謁棲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新曰曾到又問曾到靈

藝九

六

樹否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新曰
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蠻莫亂說
新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噐之而
新無留意乃之黃龍謁寶覺禪師談辨無
所抵悟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固說食耳

梁能飽人耶新窘無以進從容白曰悟新到此弓折箭盡願和上慈悲捐箇安樂處寶覺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湏死却無量劫來偷心乃可耳新遂出一日默坐下板

會知事捶行者新聞杖聲忽大悟奮起忘
納其屨趑方丈見寶覺自譽曰天下人總
是學得底某甲是悟得底覺笑曰選佛得
甲科何可當也新自是號爲死心叟榜其
居曰死心室蓋識悟也久之去游湘西是

時詰禪師領獄藤往造馬詰問是凡是聖
對曰非凡非聖詰曰是什麼新曰高著眼
詰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曰是凡
是聖詰曰爭柰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新仰
屋作虛聲詰曰氣急殺人曰恰是拂袖便

藝苑

七

出新初住雲岩已而遷翠岩翠岩舊有淫
祠鄉人穰禳酒馘汪穢無虛日新誠知事
毀之辭以不敢掇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
自當之乃躬自毀折俄有巨蟒盤卧內引
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新安寢無它

未幾再領雲岩建經藏太史黃廷堅爲作
記有以其親墓誌鏡於碑陰者新恚罵曰
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
自戶入折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
而藏記安然無損晚遷黃龍學者雲委屬

疾退居晦堂夜叅豎起拂子云看看拂子
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
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
是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
麼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

相干有乞未後句者新與偈曰未後一句
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
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
為長快活十二月十三日晚恭說偈十五
日泊然坐逝茶毘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

二坐四十五夏

中政和六年錢唐靈芝寺律師元照字湛然
餘杭唐氏子少依祥符東藏惠鑑師學毘
尼及見神悟謙公講天台教觀博究群宗
以律為本又從廣慈授菩薩戒戒光發現

頓漸律儀固不兼備南山一宗蔚然大振
常披布伽黎杖錫持鉢乞食于市場無為
贊之曰持鉢出持鉢歸佛言長在四威儀
初入鄧時人不識虛空當有鬼神知四主
郡席晚居靈芝三十年眾常數百嘗言化

著元

十八

當世莫若講說世將來莫若著書撰資持
濟緣行宗應法住法報恩諸記十六觀小
彌陀義疏及刪定律儀本芝園集若干卷
自號安忍子命諷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
壽六十九夏五十有一

道士林靈素者温州人善妖術以雷公法
嘗往來不逞於宿毫淮泗間乞食諸寺僧
薄之至楚州與惠世相歐擊訟于官府倅
石仲問焉喜其辯捷輕後脫之置館中問
吐納燒煉蜚神之術七年正月仲携入京

因道士徐知常謁宰相蔡京京致見帝靈
素大言曰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帝君
主之其弟青華帝君皆玉帝子次有左元
仙伯并書罰仙吏褚惠等八百餘官謂帝
即長生大帝君蔡京為左元仙伯已即褚

惠帝忻然信之賜林金門羽客建通真宮
以處之帝自號教主道君皇帝○二月詔
改天下大寺為神霄玉清萬壽宮院為觀
設長生青華帝君像置道學科未幾有期
門之事矣四月詔道錄院畧曰朕乃上

著元

十九

帝元子為大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難
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
卿等可上表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
於教門上以釋教經六千卷內惡談毀詞
詆謗道儒二教命近臣於道錄院看詳取

索焚棄之

是年隆興府黃龍山靈源禪師遷寂名惟
清生南州武寧陳氏方垂髫上學日誦千
言吾伊上口有異僧過書肆見之引手熟視
之大驚曰孤蒲中有此兒耶告其父母聽

出家從之師事戒律師年十七為大僧聞
延恩院耆宿法安見本色人上謁願留就
學安曰汝苦海法舡也我尋常溝壑耳豈
能藏哉黃龍心禪師是汝之師亟行無後
時清至黃龍泯泯與眾作息問荅茫然不

知端倪夜擔諸佛前曰倘有省發願盡形
壽以法為檀世世力弘大法初閱玄沙語
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就之乃大
悟以所悟告寶覺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
失然新得法者多喜悅致散亂令就侍者

房熟寐清丰神洞冰雪而趣識卓絕流輩
龍圖徐禧德占太史黃庭堅皆師友之其
見寶覺得記別乃安為之地矣張丞相商
英初奉使江西高其為人厚禮致以居洪
之觀音不赴又十年淮南使者朱京世昌

命住舒州太平乃赴衲子爭趨之嘗與寂
音論之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於何
處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
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
乎古之學者言在脫生死効在什處在偷

藝元

子

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鎚
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
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
不美艱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真非真花也
其指法巧譬類此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

食罷淨髮安坐而逝

十一月汴京智海佛鑑禪師慧慈遷窆生

汪氏舒州人

改重和○金改天輔元年

十一月上御寶錄宮度王清神霄秘錄會

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蓋發端於王老志
而極於林靈素及為大會林講經據高座
上為設幄其側林所講無殊絕者雜以滑
稽喋語上下為大開笑莫有君臣之禮矣
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

宮觀給田亦不下數千頃皆外蓄妻子置
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衫幅
中以赴日得一飲食而觀施三百謂之千
道會云云○十一月而有星如日徐徐南行

藝元

子

大國
宋史
無異出
二月女真阿骨打稱帝國號大金
舊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漢言
王女真妻之生女二子其長即胡來
打身自傳三人主楊哥教大以主胡
不常而有大志有楊哥教大以主胡
阿骨打稱帝以其國產金故號大金
遣

宣和○西夏改元德○道法師等書
人請天祐求封冊天祐遣
使備哀冕冊為東懷皇帝
改宣和○西夏改元德○道法師等書

佛號大覺金仙
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德者
者如之中國罪羣臣諫者
佛號大覺金仙
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德者
者如之中國罪羣臣諫者

大廟又為寺為宮院為觀寺
便令天下道士出本寺不令
錄財物而道士安住坐○夏
城水高十餘丈水末作前雨
及審開封縣前茶肆人長起
若有大犬踴躍其傍明觀之
驚乎而倒遂為作坊兵聚取
人繪之若世所畫龍鱗蒼黑
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項有角

其除始分兩岐有聲如牛後十日水主
命林靈素大水登城水勢頗熾
濟道士龍天龍後城上鼓吹
數十道方起時折裂有聲仰視
而赤氣出西北數十格且其後
數夕又作聲益大格且其後
北黑二氣出西北數十格且其
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絕追
曉方止

○冬十一月放林靈
素歸溫州死之宋史
九月詔佛德士
大元九月詔佛德士
大元九月詔佛德士

大元九月詔佛德士
大元九月詔佛德士
大元九月詔佛德士

平人多三月二十五日詔
憂之生壽春氏夏六月黑青
林院生壽春氏夏六月黑青
有物如人或一犬其色黑不
夜出掠小兒傷食之如是三
遼延禧與女真大戰
攻敗之延禧與二子奔于燕
地由洛陽入夾山復立于燕
遼延禧與女真大戰

是年丞相張無盡薨公諱商英字天覺年
十九赴春闈抵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
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動輒
厚贖其行後妻以女公果登第一日遊僧

舍見拂拭藏經梵夾蕭莊公佛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及胡人之教夜坐書室吟哦至三鼓向云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對曰正此著無佛論向云既無佛何用論之公疑其言乃已後因訪一同列見佛經乃問

何書云維摩經公信手探閱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不意殊方乃有此語公盡借歸讀之不厭向云可熟讀然後著無佛論公遂留心禪宗因提刑河東至汾謁大達國師塔及夢國師從容接引覺

而閱其語看至國師問馬祖西來心印祖曰大德正開在且去國師去祖喚曰大德國師回首祖曰是什麼公乃有省作偈曰是什麼是什麼羅睺殿前燈是火不是阿祖喚回泊被善才覷破毘嵐風急九天高

藝苑

三

白鷺眼盲魚走過元祐六年奉使江左游東林謁照覺總議論久之乃曰南昌諸山誰可與語覺曰堯率悅玉溪喜公下車至八月按部過分寧諸禪迂之公請俱就雲岩陸堂有偈曰五老機緣共一方神鋒各

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壇看便讀橫戈戟一場悅寂後登座貫穿前列公大喜遂入堯率抵擬瀑亭公問此是什麼悅曰擬瀑亭公云揆轉竹筒水歸何處曰目前薦取公佇思悅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及夜話

次公云比看傳燈一千七百尊宿機緣唯疑德山托鉢話悅曰若疑托鉢話其餘即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乎公憤然就榻至五鼓忽垂脚踢翻溺器乃省前話即扣悅寢室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

曰賊物在什麼處公扣門三下悅曰且寢去來日相見翌日公投頌云鼓寂鍾沉托鉢回岩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悅於是焚香付之偈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

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觀身魔界轉脚迷途了無迷順不犯工夫仍囑曰恭禪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

之法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之魔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更宜著鞭公感激是歲十一月悅歸寂公別悅未幾登右揆是夕慧星滅久旱而雨唐子西作內前行一時傳誦其詩曰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

藝苑

二

宣麻回紇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夕鋒鉞如禿帚明日化為甘雨宋宅家喜得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我聞二公禁相年民間斗米三四錢明年當宣和辛丑

二月公奏謚號真寂遣使持文祭其塔其辭畧曰余頃歲奉使江西按部西安相識龍安山中抵掌夜話盡得末後大事正宗顯決方以見晚為嘆而師遽亦化去惜其福不建惠緣不勝壽喜其德不可掩故終必

有後思以發揮之為持請於朝蒙恩追謚真寂禪師於戲惟余與師神交道契故不敢忘其平日激厲之志雖死生契闊之異而蒙天子之殊恩則幸亦共之仰惟覺靈祇此榮福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

表命子弟書之仍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
一漚生漚滅無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
牛入海無消息言訖取枕擲門聲如雷震
視之已逝矣

斧

金改天會元年

太宗英元買立乃太
祖弟粘罕幹為不等

堯

立之滅遼遼有南併之志升皇帝
岩曰會寧府為中京帝於禁庭親
親瑞光光中現佛即初模像殿殿
供養帝親擇酒每食跪獻累年無
怠每歲設會
齋僧萬餘

是時兩京河浙路京師災異疊見都城有
賣青菜男子孕而誕子母不能收易

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號豐樂樓

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髮髯

長僅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

度為女道士

出宋史

禪林僧寶傳成沙門德洪撰字覺範初名

惠洪姓俞氏高安人少孤受學辨博能繼
文性簡亮年十三出家依三峯禪師十九
試經東都落髮受具聽宣秘律師講華嚴
經一旦不樂歸事真淨克文禪師七年盡
得其道始自放於湖湘之間荊州張丞相

聞其名請傳法於峽州天寧寺以二詩辭
焉已而杖策謁公公見之喜曰今世融鑒
也給事中朱彥知撫州以師住持北景德
寺久之謝去住持江寧府清涼寺坐為狂
僧誣告抵罪張丞相當國復度為僧易名

德洪數延入府中與論佛法有詔賜號寶
覺圓明一時權貴人爭致之門下執弟子
禮且將住持黃龍山矣會丞相去位制獄
窮治踪跡尚書郎趙鼎等皆坐貶官師竄
海南島上三年遇赦自便名猶在刑部雖

毀形壞服律身嚴甚所至長老避席莫敢
亢禮其同門友居谷山及其嗣法在諸山
者皆迎師居文室學者歸之是時法禁與
黨人遊而師多所厚善誦習其文重得罪
不悔惟張丞相及侍郎鄒浩右師陳瓘尤

堯

宋

盡其力其在東都也或譏道人當交通權
貴耶師笑謂人曰是安知吾意大臣庶知
之故及於難及靖康初大除黨禁談者謂
師前日違眾趨義妻瀕於死既還僧籍宜
有以寵異之語聞執政欲上其事屬多故

不果明年師沒志汔不伸世以為恨壽五
十八臘三十九著論萬言皆有以輔教云

己

金天會三年

遼保大五年
延禧帝
大

臣立其弟守燕京尋死又立其
妻蕭氏改元德興延禧開禧死部
削其官爵降蕭氏為庶人初奔夾
山至是越陽陽嶺南走金兵禽之

封為海濱王喻年卒於長白山金
滅之國除右道自阿保機以梁貞
明二年丙子建元神冊至延禧保
大乙巳共九主凡二百一十年

詔法師水道還京復僧形服六月奉自住
持昭慶崇化禪寺七月御批右街顯聖寺
釋迦院特賜寶覺大師充解舍仍行住持

師諱水道東潁沈丘毛氏子弱歲厭世相
往依承天寺南羅漢院真戒大師安恭學
出世法既納僧服趨京師業唯識百法通
之政和三年選補右街香積院住持賜紫
衣五年賜寶覺大師宣和元年改佛號師

堯

宋

與律師悟明華嚴師惠日相向泣曰佛法
至此幸生猶死也亟詣政府陳狀謂自漢
永平佛法入中國唯元魏宇文周唐會昌
曾廢佛我國家法堯准舜三武庸主安足
為法哉謂佛非中國之人不欲存其法於

中國乞放歸田里復士農之業德士之稱有死不敢奉詔不納翌日遂伏宣德門奏疏曰日永道幸生神考潛封之地遺際陛下御寓之時三教鼎興萬方無事日因棄士農之業削髮披緇講授佛書助揚聖時

無鳥之化竊謂三教聖人宜是教人以鳥善但為其徒者妄相睚眦致使時君惑焉蓋自三五以降朴散淳漓大道堙塞周之柱下史廼著書五千言發明道德將使斯民守雌保弱慈儉無為反利於朴屬周道

陵遲俗益浮偽而民莫之從也仲尼氏出益倡仁義之道修詩書定禮樂以拯世弊不幸而繼之以戰國處士橫議以仁義為謬悠其視道德何如也漢興猶雜霸道孝文之賢議禮樂則謙讓未遑孝武窮兵諸

武海內大困於斯時也非吾佛之教應冥數而來則道德仁義幾乎熄矣原夫佛之書也苞羅精微無所不統玄微深遠難得而測又明善惡報應通乎三世身滅而神不滅積善積惡各以其類報不待爵賞而

民自勸不待刑威而民自化其陰翊王度有功斯民豈小補云乎我自漢以來惟元魏宇文周唐會昌掌下廢佛之令其餘帝王罔不崇奉若我藝祖皇帝始受周禪首興佛教累遣僧徒往西域益求其法太宗

皇帝建譯場修隆典製秘藏詮述聖教序真宗皇帝製法音集崇釋氏論仁宗皇帝躬覽藏經撰寫天竺字日與大覺師懷建齊歌贊問心法英祖神考繼體守文哲宗皇帝在儲宮日神考不豫時讀佛經祈聖

躬奉命使吾佛之道有一不出于正則昌足以致歷代帝王之崇奉哉雖遭前代之三廢然皆不旋踵而復其廢教之人率皆不旋踵而及於禍誰為陛下謀乃赫然下廢佛之令日甚為陛下危之夫自漢以下

歷代帝王固無足為陛下道者然我本朝之列聖豈皆不足為陛下法哉陛下必欲道士之盛者宜嚴勅郡縣民之俊秀悉與保奏披戴不旬月之間道士自盛矣陛下舍此而不為廼迫脇佛者之徒棄其所學

而從之傳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悅而誠服也端也以非心悅誠服之僧驅而內諸道士之中臣愚以為道士之禍自此始矣未覩其為盛也臣濫學於佛食宋之粟不容默已諫而獲罪實甘心焉書上帝大怒收付開

封獄當黥秦陵監防卒謂此去萬里馳霧毒人道人蔬食且不過中食甚非自全計宜茹葷血師驟然曰死則死耳佛禁不可犯也秦陵守一夕夢黥佛械而立廷下旦視事徧以告僚屬僚屬具對同夢頃之師

至而貌惟肖一府大驚議免師役辭以大君有命守益賢而免之居亡幾州人大疫師為鑿池咒水飲者輒愈尋許自便建炎南渡廷臣薦師林堪恢復詔赴臨安勉反初服師力辭帝知師不可奪從容謂師先

帝感於妖言毀卿形服朕欲為卿去其黥涅可乎道對曰先皇墨寶不忍毀帝大笑撫道背曰卿到老倔強遂賜名法道謚號寶覺圓通法濟大師俾住大中祥符寺國史書咸委師祈禱應若影響紹興二年詔

住廬山之東林從江州守臣請也明年師
因道士循習近例班居僧上遂詣行在上
跡曰緣崇寧大觀間道士王資息林靈素
等叨冒資品紊亂朝綱由是道壓僧班切
見靖康以來道士官資已行追毀乞依祖

宗舊制特賜改正禮部議故事惟宣德門
肆赦道左餘並僧左奏著為令先是靖康
之亂嘗與律師悟明誓造三千化佛為國
永命其在祥符時方議經構而金人再陷
臨安乘輿浮海道亦扈從至是乃移罷東

林勸施歲事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入寂
于千佛閣新寺是日講筵法師百餘人以
自恣來謁慰勞如平時遽謂法門安危醫
公等是賴吾其逝矣索筆書偈合掌而逝
聞維獲舍利無數弟子寶護建塔九里松

之原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四魏國公張
浚謬塔銘

淨慈北澗居簡禪師吊其塔文曰孟子
稱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公寄命蟻蟻試身雷霆不

奉明詔以改德士威武果能屈乎跡而
流之為道州徒九死之濱過午不食詠
歌至化若出金石貧賤果能移乎削名
刑籍復還舊物賜官分祿簡在帝心曰
往欽哉去汝黥涅公念先帝不敢毀除

帝曰此翁至老倔強富貴果能淫乎方
林靈素假道士服禍基播遷易緇於黃
天下從之不則竊負而逃槁死林壑公
則効忠比干尚冀其萬分之一如以杯
土隄龍門之濤瀾聖恩寬洪不即誅戮

鄉使群起而拒吾知公獨不拒也非至
仁其孰能與於此哉蒙後公而生觀公
所成就奇偉峭絕真大丈夫事再拜右
繞辭而吊之曰黯可息乎身據鼎耳兮
息之則殞黯可去乎恩如春風兮去之

不忍一念之忍迄于蒙塵黍離闕庭塗
炭生靈髮天下僧又安足云邈哉道州
隻影問津一笑生還天清地寧眾螻斯
屈老臂獨信隱若敵國賢於長城蠹爾
靈素不正典刑雖百粉兮痛與以平九

里清陰蛻體是舍草枯自春光奮不夜
後世何知婆娑其下其類有泚兮其容
則赭油然而興起兮如聞伯夷之風者
欽宗桓即位正月轉為不犯京得金帛而
皇明年四月帝及上改元靖康
皇六官皇族北遷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九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八八頁上四行夾註右首字「王」，
〔徑、清〕作「主」。
- 一 八九頁中六行「禪販」，〔清〕作「禪販」。
- 一 八九頁下一一行「俱給」，〔清〕作「俱給」。
- 一 九〇頁下五行首字「逆」，〔徑、清〕作「逆」。
- 一 九一頁中三行首字「別」，〔清〕作「成」。
- 一 九一頁中末行夾註右末字「爪」，
〔徑、清〕作「爪」。
- 一 九一頁下一六行「一滴」，〔徑、清〕作「一滴」。
- 一 九二頁上一七行首字「知」，〔清〕作「燈」。
- 一 九二頁中一六行末字「義」，〔清〕作「叉」。
- 一 九三頁中一行第八字「賢」，〔清〕作

- 「堅」。
- 一 九三頁下二行夾註左「謠祠」，〔徑、清〕作「謠祠」。
- 一 九四頁中一五行「一日」，〔清〕作「二日」。
- 一 九五頁下一八行至一九行「商英」，
〔徑〕作「商英」。
- 一 九六頁中一八行夾註右「末作」，
〔清〕作「末作」。
- 一 九六頁下一三行夾註右「或一犬」，
〔清〕作「或如犬」。
- 一 九七頁下一五行第二字「建」，〔清〕作「遠」。
- 一 九七頁下一六行第九字「持」，〔清〕作「特」。
- 一 九八頁上六行夾註左首字「若」，
〔清〕作「都」。
- 一 九八頁中一五行「陳瓊」，〔徑〕作「陳灌」。
- 一 九八頁下八行「永道」，〔徑〕作「水道」。
- 一 九九頁上一八行「深遠」，〔徑〕作「深

- 妙」。
- 一 九九頁上一九行「身滅」，〔徑〕作「身死」。
- 一 一〇〇頁上三行第八字「問」，〔清〕作「問」。
- 一 一〇〇頁上九行「祥符」，〔徑、清〕作「祥符」。
- 一 一〇〇頁上一二行「講筵」，〔徑、清〕作「講筵」。

時佛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旁發之二公後皆大徹由是演門二勳一達聲價藉甚禁林謂之三傑演遷五祖師執寺務方建東厨當庭有嘉樹演曰樹子縱礙不可伐師伐之演震怒舉杖逐師師走辟忽猛省

曰此臨濟用處耳遂接其杖曰老賊我識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爾命分座說法崇寧初以母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於荊州見丞相張無盡談華嚴要妙逞辭婉雅玄旨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真境

與宗門旨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師曰有甚交涉無盡意不平師徐曰古云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知有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臨濟用處無盡豁然悟曰固嘗疑雪竇大治精金之語今方知渠無摸索處

師嘗有頌云頂門直下轟霹靂針出膏肓諸必死疾偶與丞相意會無盡喜曰每懼祖道寢微今所謂見方袍管夷吾也澧州刺史請往夾山未幾還湘西道林初潭師周公因提舉劉直孺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

甚為禮及見開堂提唱妙絕意表始增敬焉政和末有 旨移金陵蔣山法道大振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曰何不向未問已前薦取僧曰未問已前如何薦師曰相隨來也進云快便難逢更借一問曰忘前失

後進云若論此事如擊石火只如未相見時如何師曰三千里外亦逢渠曰恁麼則聲色外與師相見答曰穿却鼻孔問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名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未審衲僧家又作麼

生師曰威震寰區未為分外曰恁麼則坐斷十方鋒立千仞師曰看箭問不落因果不昧因果是則是別師曰兩箇金剛圈曰馮山撼門三下又作麼生師曰不是同途者知音不舉來嘗示衆云恁麼恁麼雙明

不恁麼不恁麼雙暗不恁麼中却恁麼暗裏隱明恁麼中却不恁麼明中隱暗只如和座子擬却許多建立恁麼犯手傷鋒且道喚作什麼到這裏高而無上深而無底旁盡虛空際中極勝塵塵淨裸裸拆洒洒

是箇無在鉢盂無影杖子熊耳山前少林峯下老胡九年冷湫湫地守這間家具深雪之中且得情忘意遣理盡見除方有一箇承當且道雙明雙暗雙放雙收是建立是平常總不與麼也未是極則處且作麼

生是極則處肇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五輓在流宣和中 詔住東都天寧 太上在康邸屢請宣揚有偈云至簡至易至尊至貴往來千聖頂顛頭世出世間不思議然是時 欽宗在東宮師對 太上預有

至尊之識建炎改元宰相李伯紀表住金山 駕幸維揚有詔徵見顧問西竺道要對曰陛下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統萬殊真俗雖異一心初無間然 太上大悅賜誦圓悟禪師乞雲居山歸老 朝

廷厚贍其行至雲居之明年復歸于蜀太師王伯紹迎居昭覺紹興五年八月五日示疾將終侍者持筆求頌書曰已徹無功不必留頌聊示應緣珍重珍重擲筆而化春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謚真覺禪師

塔曰寐照

夏五月收免丁錢○徽宗山開至以乙卯四月崩

平江虎丘隆禪師入寐諱紹隆和州含山縣人生時岐嶷九歲出家依縣之佛惠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而束包曳杖然

有四方之志首謁長蘆淨照禪師參扣之間景響有得因閱圓悟勤禪師語撫卷歎曰想醉生液雖未能澆腸沃胃要且使人其慶快弟恨未親聆警歎爾於是欲訪之至寶峯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

師露宵示之曰和上驗看準即打師約住曰且莫盲枷瞎棒準大笑因留年餘乃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恁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恁麼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衲

藝十

六

僧氣息師乃喝退而參堂度一夏心甚黑之每歎曰再來人也死心機鋒橫出諸方吞燭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重稱賞衆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遇泐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與甚厚每研推

古今至技合處撫掌軒渠或若佯狂議者謂今之為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堅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

頭師於此有省悟復曰見箇恁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自此與圓悟形景上下又二十年斧搜鑿索盡得圓悟之秘師以二親垂白歸寓鄉郡褒禪寺蓋修摩耶切利故事也繼受請住城西之開聖寺四

衆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爲結廬銅峯下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延師居之道化益振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其歸蜀囊之同參輻輳川轉一時後生望山

藝十

七

而趨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味平等隨恨所應皆愜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東南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衆請於郡從之事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

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重擲筆坐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建塔于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

丁巳 金廢劉預齊滅

宋秦檜馬右相晏敦復退○金天眷元年而有憂色曰奸人相矣宋詔諸軍州建報恩光孝奉徽宗香火

西夏 仁宗拓跋仁孝立

是年秦檜張浚謀殺岳飛岳雲○張九成登九歲適大忠仲序有神贊子之語秦○金政

皇統

歲行經界田糧○章太后歸自金○停給僧道度牒

金國英悼太子生日詔海惠太師于上京宮側剏造大儲慶寺普度僧

尼百萬大赦天下

金詔海惠清慧二禪師住儲慶寺迎瑞像於本寺積慶閣中供養

翻譯名義平江景德法雲編次荆溪周敦義作序

西夏元慶元年

金海慧遷化帝偕后親奉舍利五處

立塔特謚佛覺佑國大禪師

夏正月詔毀淫祠○秦檜經界兩浙四川等處

華十

金復賜清惠佛智護國大師彌登國

師座特賜金欄大衣及所用珍異其欽敬古所未有帝后親奉接足禮授

金國與蒙國議和○蒙國自稱祖元

皇帝

宸佛智端裕禪師入寂師吳越錢氏之裔嗣

圓悟初住鄧之丹霞遷住虎丘次徑山菴居於西華秀峯勅住建康保寧移萬壽又遷閩之延沙壽山西禪被旨補靈隱秋又

赴明之育王其法嗣淨慈水庵一等

金國完顏亮立太祖孫初名李烈後南征駐於十至江上改年天德

○西夏改天盛

紹興十九年牧庵忠禪師遷化名法忠姓

姚四明鄞縣人母夢異僧求寓止而娠既誕紫帶繞身自幼性專靜告雙親出家依郡中崇教院道英授經業年十九試所業得庶即預講肆究天台教旨於疏義入微亦頗自負一日暴所習於禪者為其折困

華十

因有疑於禪宗趨天童交禪師以求決焉及於交言下知有機不發交使其南詢造闕之雪峯與需禪師語復不契聞佛眼遠禪寺居淮西龍門於是出蜀無程至彼造次不忘提撕其未至處適繼步水磨款

睹牌額書法輪常轉師於是礙膚之疑泮然水釋遂說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而作圓相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必竟如何師曰水推石磨眼曰歸堂歇去切

不得舉着後五日來却向女道一句子曰這一句子也不消得佛眼為之解順師遂作禮尋辭佛眼度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蛇虎為隣山舒水緩處會意則居焉偶晦昏道傍有枯木數圍經野燒之餘尚存尋

及內空且繫師兀然其中逾旬淡遠通傳觀者甚衆師不欲顯異留偈紀之曰誰將三昧真空大熱却一株煩惱薪只有大根元不動更無枝葉撼風塵過去謁湛堂準禪師於泐潭時醉敏捷準大奇之斯時黃

龍法社鼎盛預結夏制限其來者然死心道貌德威鮮敢撓其鋒嘗持劍夜造室曰聞老和上懼生死是不死心擬對師以劍揮之死心引頸師擲劍于地作舞而退至相西親圓悟于道林悟深器之既而放

浪衝嶽着車轍靈岩之有怪石有如卧牛師結茅其傍故榜牧庵棲遲二十餘年外形骸而自適或連宵而不寐或累日而忘食髮長不剪衣弊不易天下禪侶雅稱焉忠道者四方衲子不以承顏為不足一時

華十

士夫無不聞風而欣慕樞密柳公仲古鎮長沙以法輪起師從於衆望師掉頭不顧後復以勝業虛席必欲迎致檄諸禪勸請師聞而宵遁追蹤至定明蘭若撻鼓于堂致師于座繼索羅拜踰時不已師慨然說偈

曰咄哉黃面老將法付王臣林下無心客
官差逼殺人昔聞其言今見其事下座曳
杖趨勝業領住持事給事馮公濟川撰開
堂疏有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
室內持慧劍以相揮時為師之實錄師既

應世以荷負宗教為已任亦不怯去留故
自勝業遷南木雲蓋公安大鴻五刹復赴
豫章師李吉甫請住黃龍太尉邢公孝揚
施金為造壽塔於寺東之鄰源繞畢工而
方丈後山白光上騰群鵲飛鳴師顧之笑

曰吾將行矣索筆書偈曰六十六年遊夢
幻中浩歌歸去撒手長空書畢復謂眾曰
後事可依靈源清禪師遺範言訖瞑目而
寂

卒
金廢度僧道

某九月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
產令戶部撥以贍學出宋史○世尊示滅

二千一百年矣

太皇后章氏高宗母也建崇先顯孝禪寺於杭
之高亭山詔真歇清了禪師開山為第一

代未幾示寂塔于寺中師左綿雍氏嗣冊
震淳公嘗作無盡燈記曰東平打破鏡已
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後代
子孫迷於正眼以謂鏡破燈滅而不知行
住坐卧放大光明燈未曾滅也見聞覺知

塵鑑萬像鏡未曾破也燈雖無景能照生
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辯生死魔惑鏡與燈
光光常寂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
曰無盡燈鑑之無窮則曰無盡鏡日用不
昧昭昭於心目之間但衆生迷而不知故

有傍多羅教開如幻方便設如幻道場度
如幻衆生作如幻佛事譬如東南西北上
下四維中點一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喻十
法界一燈况一真心一真心則理不可分
十法界則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

無燈雖鏡鏡中有無窮燈無窮燈唯一燈
也事中有無盡理無盡理惟一理也以
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
全照差別鏡故則鏡鏡交參一鏡不動而
能通融容攝能入一事不壞而即彼即

此即一即多主伴融通重重無盡悲夫衆
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塵皆毘盧遮那
無盡利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
孔含衆生三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
在普賢毛孔中毘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

出沒文殊劍刃上往來念念中與諸佛同
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鏡與鏡如
燈與燈一切一時普融無碍誠謂不可思
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無以臻於此境
或問即今日用見聞覺知畢竟是燈耶非

燈耶是鏡耶非鏡耶答曰鏡燈燈鏡本無
差大地山河眼裏花黃葉飄飄滿庭際一
聲砧杵落誰家
是年改孤山寺為延祥四聖觀遷圓法師
塔葬北山焉瑤坡○大惠移梅陽

晉

金改貞元正月張燈（俗人王中事）

馬立制和
之今尚存

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名望者悉屏之遠
方雖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登
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

斥而去之不與奴隸皆視其職名關其恩數猶庶官

雲卧紀談羅湖野錄成十月感山沙門曉

瑩撰字仲溫法嗣大惠果禪師

聖六月有星畫隕○金改正隆元年○惠大

鳥僧住持阿育王

王八月詔收諸路給餘僧牒上曰佛法朕亦未嘗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

明州天童宏智禪師正覺十月遷葬姓李

氏母趙隰州人誕師之夕光出於屋人皆異之七歲誦書日數千言通五經父宗道令出家得度於同郡淨明寺本宗受具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十八歲出泐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至晉緣間或

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更道覺擬議霞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覺忽悟作禮霞云何不道取一句覺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你且去時年二十三矣霞退居唐州大乘亦從焉宣和二年霞

遷大洪為掌記室三年遷首座時金粟智雪豆宗保福悟鳳山劉皆參隨之復分座於圓通照開提席下真歇住長蘆招居板首時衆踰千七百見其秉拂提唱皆服之出世泗洲普照嗣法丹霞矣比先分寺之

半為神霄宮而又兩准存饑齋厨空乏二時所須難以救養既至命絕以杭庫僧辭不給已而檀施填委徽宗南幸覺領衆起居見寺僧千餘填擁道左威儀整肅異之有旨召公面受聖語還其故寺之半建炎

初住舒之太平又遷江之圓通能仁謝事遊雲居謁圓悟會長蘆廬席大眾必欲得師圓悟與安史郡王勉其行入寺未幾時大寇李在抄掠境上領衆入寺衆懼解散公安坐堂上以善語化之在等稽首敬服

麾退其兵餽金贍衆一方咸賴以安建炎三年渡浙江至明州禮補陀道由天童過其關主衆見師來密白郡帥始詳而後從未幾虜人犯境僧徒逃散公獨遲其來虜至登嶺以望若有所見遂歛兵而退秋毫

無犯人歎以為神助焉九月被旨住靈隱將行四衆踴慕百鳥哀鳴十月有旨再遷天童前後垂三十年寺屋幾千間無不新者紹興二十七年秋九月別郡帥諸檀是月七日還山飯客如常八日辰已索浴更

衣端坐索筆作大惠書屬以後事又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波秋水天連擲筆而逝詔諡宏智禪師塔曰妙光資六月有星畫隕八月地震○詔育王大惠昂七月翰林李燾進皇朝百官表

奏初行會子○十二月欽宗崩于五國城

金世宗立名繼初名褒封楚王太祖以帝守京因自立都燕京仁厚慈老詔復給僧牒市軍儲

大教東被一千一百年矣

孝宗宗庸即位初名伯琮太祖七世孫也母

張氏生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矣

金國移都燕京勅建大慶壽寺成詔

請玄冥禪師顓公開山第一代勅

皇子燕王降香賜錢二萬沃田二

十頃

崇政隆興元年是年六月十三日天童應庵

禪師曇華遷窆姓江氏薪之黃梅人生而

奇傑骨目偉秀童稚便厭世故具決志

津濟群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東禪明年

為大僧又明年杖錫參方首謁隨州水南

禪師退和上梁指法味迺上雲居圓悟禪師一

見拊勞痛與提策以為法故服勞難事趨

走唯恐居後會悟入蜀指似往見彰教隆

于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實為先馳未

半載間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為人處未幾

禮辭遊諸方初今座於處之連雲處守遂

以妙嚴請師出世繼住衡之明果薪之德

章鏡之報恩薦福發之寶林報恩江之東

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

宗末乃住今天童皆縑白欽慕同辭公舉

處處開大施門垂手未悟遠近奔湊如水

赴壑師於普說小叅問答勘辯之屬皆從

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機辯捺縱殺活

尤號明妙師初有發明即與此庵時彌元

布袋者同行反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從此

庵於護國相得懽甚此庵云亡意於師不

無所屬而開堂嗣法不忘虎丘與近世眩

於名聞率於利養燒香不原所得者異矣

每於住持泛應虛受雖料理建置小物細

故動為無窮計未嘗苟且纖毫不可於意

即翩然竟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著

草鞋住院何至如蛇地戀處勵勉徒眾不

許放逸事事必身率之其將示疾也猶掛

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此將終或以緯

世偈為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為而自為

之耶區區處院事纖悉不遺庵然趺坐而化

春秋六十一夏臘四十三

是年徑山果禪師入窆諱宋果宣州寧國

奚氏子幼警敏有英氣年十三始入鄉校

一日與同窓戲謹以硯技之快中先生帽

償金而去乃曰讀世書為若究出世法乎

即詣東山惠雲院出家先是元豐戊午院

塑釋迦像有異人丁生者語寺僧曰立像

一紀當生一導師大興宗教若像有難是

人方未像毀則是人亦有難崇寧甲申有

盜穴像腹取其所藏師以是歲適至事惠

齊為師明年落髮受具錄是智辯自將凌

跨派革聞古雲門錄恍若舊習聞老宿紹

理久依天衣懷公亟往上謁與聞實實與

旨趣實峰湛堂準禪師見師風神爽邁特

加器重使之執侍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

無所讓準訶之曰汝未曾悟病在意識領

解則為所知障時李彭商老參道於準師

適有語曰道須神悟妙在心空體之不假

於聰明得之頓超於聞見李歎賞曰何必

讀四庫書然後為學哉因此為方外交準

將入滅師問孰可依從準以圓悟動公語

之已而重趼荆渚謁無盡居士張公請銘
準塔公道望傾天下師登其門承顏接辭
綽有餘裕公稱譽之為名庵曰妙喜字以
曇晦歸寶峰訖其事復見無盡從容問曰
居士謂我禪何如公曰子禪逸格矣師曰

宗果實未肯在公曰行見川勤可也於
是佩服其言放浪襄漢會大陽微禪師密
授曹洞宗旨尋游東都宣和六年圓悟禪
師被旨都下天寧師自慶曰天賜我得見
此老不孤湛堂張公指南之意遂造天寧

及聆其陸堂法要迥異平日所聞即傾心
依附閱四句圓悟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
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有人問天
寧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
言下豁然頓悟圓悟大喜遷師擇木堂以

華

大

古今差別因緣密加研練一日圓悟飯超
然居士趙公師預坐忽忘舉劬圓悟顧師
而語超然曰是子參得黃楊木禪也師既
為所激兼問扣曰聞和上嘗問五祖話不
知記其否否圓悟曰向問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作麼生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
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
來也師廓然脫去知見玄妙圓悟深可之
使掌記室著臨濟正宗記畧焉分座令接
納繇是以竹篾應機施設電閃星飛不容

擬議禁林浩然歸重右丞呂公辟徒奏錫
佛日之躡屣人犯順欲名僧十數北去師
為所挾會天竺密三藏日與論義密尤敬
服尋得自便趨吳門虎丘聞圓悟還雲居
欲往省覲道金陵待制韓公子蒼與語喜

之以書聞樞密徐公師川曰頃見妙喜辯
惠出流輩又能道諸公之事業褒不勌
實僧中祀祿也抵雲居為眾第一座譏訶
佛祖辯博無礙圓悟亦讓其雄會世擾攘
入雲居之西結庵于古雲門寺基因以為

華

十九

名閱二十年辟地湖湘轉仰山邂逅竹庵
珪禪師相與還雲門著頌古百餘篇久之
游七閩居海上洋嶼師閱諸方學者困於
默照作辯邪正說以救其弊泉南給事江
公創庵小溪延請師居縑素篤於道者畢

集未半年發明大事者數十人鼎需思岳
彌光道謙邊環悟本等皆在焉一日參政
李公漢老聞舉庭相詰有省師可之及公
疾革作偈寄彌光有深將法力荷雲門之
句師平居絕無應世意圓悟在蜀聞之獨

丞相張公德遠曰杲首座不出無可支臨
濟法道者公尋還朝適徑山虛席必欲致
師師幡然起赴開法于臨安府治唱圓悟
之道說法竟侍郎馮公濟川問曰師嘗言
不作這蟲豸今日為甚麼敗闕師曰盡大

地是箇果上座你作麼生見公無語及居
徑山四方佳衲子靡然全集至一千七百
師無他約束容其自律發明已見率常有
之上堂問答具在錄時惠雲院忘丁生之識
毀釋迦故像而新之實紹興辛酉夏五月

也師於是月坐與張厚善者逢掖編置衡
州廖通直李繹為結茅園中師既拘文不
與眾俱率令散處花藥開福伊山時容其
受道門庭益峻乃哀先德機緣間與拈提
離為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前叅政李公大

發時居鐔津翰林汪公彥章稅駕零陵數
通書問道當軸者滋不悅移師梅州其地
荒僻瘴癘藥物不具學徒百餘羸糧從之
閱六稔斃者過半師以道處之怡然由是
居民向化至繪師像飲食必祀焉者有之

乙亥冬蒙恩壯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尋領
朝命住明州育王山逾年有旨改住徑山
天下宿衲復集如初時上潛藩雅聞師名
遣內都監詣山問佛法大意師陞堂有偈
云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為法中王

於法得自在仍作頌獻曰大根大器大力
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偏
界明明不覆藏上嘉美久之建邸立復遣
內知客入山供養五百應真請師說法親
書妙善庵大字并製贊寵寄曰生滅不滅

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師陞堂有
偈曰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
只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
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澆漾永不竭師子窟內
馬產狻猊驚驚驚定出丹山穴為瑞為祥過九

埃草木昆虫皆懷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
如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揚妙伽陀第一義
中真實說師春秋高求解寺任辛巳春得
旨退居院之明月堂然宏法為人老而不
勅上即位特賜號大惠禪師隆興建元自

恣前一夕有星殞于院之西流光赫然有
聲如雷師示微疾八月九日學徒問候師
勉以宏道徐遣之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
親書遺奏侍僧固請留頌為驚四句擲筆
就寢湛然而逝壽七十有五塔全身於堂

之後

淳祐間晉陵尤煥彌貳卿嘗題大惠語大
惠說法從橫踴躍如孫吳之用兵而廣闊
弘深不可涯涘如大海水魚龍飲者莫不
取足今舉平昔聞見二則朱文公少年不

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遂
悟昭昭靈靈一着十八歲請舉時徒劉屏
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
惠語錄一帙爾次年登科故公平生深知
禪學骨髓透脫關鍵此上根利器於此取

足者也煥早得於潘子善文云爾因取語
錄讀之至老不敢釋手往往在春陵永嘉徐
棘卿瑄亦貶是邦未幾忽遷象臺憂愁涕
泣煥投以所携本徐卿亟取讀之連旦不
寐次日欣悅忘憂與昨日異然二人也遂

携以去手抄一本乃見還後三年徐沒于
貶所臨終殆同游戲不疾沐浴而逝此書
之靈驗如此蓋煥之親親也云云
詔蔣山大禪了明禪師繼席徑山師秀州
陸氏嗣大惠化楊和王姑胥莊田供衆歲

收二萬斛常住由是豐足

早沙門祖琇號石室撰隆興佛運通論成行

于世

旨乾道元年

詔靈隱道昌禪師住淨慈

主

卒詔上竺若訥講師於四月八日選五十僧

入內觀堂行金光明三昧祈福邦家

金國十月一日詔頭禪師於東京初

清安禪寺度僧五百作般若于吒

會

三晉庵禪師入寂名印肅袁州宜春余氏子
六歲夢一僧點其心曰汝他日當自省既
覺以意白母視之當心有一點紅瑩大似
世之櫻珠父母因此許從壽隆院賢公出
為家年二十七落髮越明年受戒師容貌魁

奇智性巧慧賢器之勉讀法華師曰嘗聞
諸佛元旨必貴了悟于心數墨巡行無益
於事遂辭師游湖湘謁大鴻牧庵忠公因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公豎起拂子師
遂有省後歸受業院紹興癸酉間有隣寺

慈化者衆請住持無常住師布衾紙衣晨
粥暮食禪史外唯閱華嚴經論一日大悟
徧體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嚴境界遂述
頌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
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自後

發為言句動悟幽顯有不期然而然者一
日忽有僧名道存冒雪至師目之喜曰此
遇吾不請之友矣遂相與寂坐交相問答
或笑或喝僧曰師再來人也非久當大興
吾教迺指雪書頌而行至斯暮向者衆師

乃適宜為說或書偈與之有病患者折草
為藥與之即愈或有疫毒人亦不相往來
者與之頌咸得十全至於祈禳雨暘伐怪
木毀淫祠靈應非一由是內新或問師傍
何行而得此師當空畫云還會麼云不會

師云止止不須說其峻機多類此忽一日
索筆書頌於方丈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
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
應權機為汝清○枯木救度復示衆曰諸
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元

契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跏趺
而寐時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世壽
五十五僧臘二十八奉全身于塔焉
是年金國慶壽寺禪師塔于嵩山其文略
曰諱教身彌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有

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山居任城有年矣齋
于芒山村倚樹而化見夢于女第馮自彭
村浮圖乘白馬而下曰我生於西陳村王
光道家馮語其母及其子其夢正同詰旦
至光道家師母劉夜夢安公來求寄宿是

日師果生焉拳右拇指似不能伸瞬而未
笑同業福廣福堅問之來謁徑問安兄無
恙師熟視良久伸指而笑常獨卧空室其
母母聞人誦摩訶般若波羅密經願禪師
為猶囑囑及醉試以經卷酒杯遞拾徑卷少

長不茹葷血唯見僧行造門輒喜從之故一
時皆呼以馮山主芒山村碑之於石七歲
出家禮本州崇覺院圓公為師十三受具
足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見必領僧萬
指十五游方聞鄭州普照實公法席之勝

自汴梁發足是夜實公夢慶雲如金芙蓉
繽紛亂墜以告人曰吾十年無夢矣此何
祥也翌日師來實公心獨異之師朝夕參
扣未有所入他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忽
馬上憶擊板因緣有省疑情不散將抵河

津同行德滿驚曰師兄此河津也師下馬
悲喜交集至于墮涕歸以語實公公曰此
僵卧人似欲轉動猶未印可曰曾看日面
佛公案否師笑曰兒時已念得實公笑曰
我只教人參諸方掉下座禪但再參去定

有自得方處一日師因雲臺靜坐忽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月面星流電轉若更遲疑面門着箭咄實公遂記前日吾謬汝不得也諸方知師得法懇求出世師亦知緣至轉往應命五坐道場嵩山之戒

華

王

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左丞相夾谷清臣請師住中都潭柘歸隱缺門復駐錫于濟州之普照方丈後叢樹蔚蔚中有一株亭亭然高丈餘群鴉以次來巢其上下十二級如浮圖

狀衆賀曰和上佛法將大振乎不十數日奉章朝旨主慶壽寺二年退居缺門知河南府國公石林仲溫以少林虛席請師繼之居無何師復引去徜徉嵩少間者數年忽覺四大絃緩杜門堅坐謝絕賓客其嗣

香山江延師于西堂慈雲海復乞侍奉至興定己卯秋七月十日謂衆曰汝輩各宜着力索筆書頌其末後句云唵一二三四五六七堅坐不動而逝享年七十僧夏五十有八闍維焰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

灰舍利無算師自兒時頗有圓珠至是爆然飛去收靈骨建塔焉

贊

金國世宗真儀皇后出家爲尼建垂

慶寺度尼百人賜田二百頃○西

夏乾祐元年

帝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靈隱講堂惠遠禪師奉詔見選德殿師奏曰臣生西蜀眉山遊方逾四十年在山間恭聞陛下即位以來日應萬機道冠千古覆護教法契合龍天是謂以佛心而治天下臣嗣法佛果圓

悟禪師上曰圓悟是誰奏曰臣之師名克勤太上皇帝駐蹕維揚時賜號也上曰恨昔不見其果老如何奏曰與臣同出圓悟之門上賜坐上問曰如何免得生死奏曰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上曰如何得悟曰

教

王

本有之性但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上曰悟後如何曰悟了始知陛下所問與臣所奏悉皆不是上曰一切處不是如何奏曰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上大悅師復奏曰古德道無所是是菩提上曰即心

即佛如何曰目前無法陛下喚恁麼作心上曰如何是心師正身叉手而立曰只是上笑徐問德山臨濟機緣師具奏之復奏曰悟後千句萬句乃至一大藏教只是一句上曰是那一句奏曰好語不出門上

曰不與萬法爲侶可參乎奏曰老龐致此一問驚天動地驅山塞海超古今脫是非離言說絕依倚如陛下至尊至貴大道本然上曰得道者誰奏曰學道之人隨其器量淺深驗在意表得底人他亦自知時節

學佛者衆機緣亦廣恐勞聖聽不敢具奏遂謝恩下殿上曰後更要說話在奏曰謹領聖訓初五入帝製原道論其文曰朕觀韓愈原道因言佛老之相混三教之相絀未有能辯之者且文繁而理迂接聖人

教

王

之用心則未昭然矣何則釋氏專窮性命棄外形骸不着名相而於世事自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然尚立戒曰不殺不淫不盜不飲酒不妄語夫不殺仁也不淫禮也不盜義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如

此於仲尼何遠乎夫子從容中道聖人也
所為孰非仁義又烏得而名焉譬如天地
運行陰陽循環之無端豈有意春夏秋冬
之別哉此聖人強名之耳亦猶禮樂仁義
之別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名

撰而求之則道也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
品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彼楊雄謂老氏
絕仁義滅禮樂今迹老子之書其所實者
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子曰溫
良恭儉讓又唯仁為大老子之所謂慈豈

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為天下先豈非遜
之大者耶至其會道則互相通舉所貴者
清淨寧一而於孔聖果背馳乎蓋三教未
泯昧者執之自為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為
傍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

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織機杼而耕後世
徒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之何去
其惑哉曰以佛傍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
斯可也唯聖人為能同之不可不論也
帝嘗於選德殿製觀音讚賜上竺刻於石

其詞曰倚歟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為
世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慈隨感即應妙
不可思

嘉正月駕幸靈隱八月七日詔靈隱徑山天
竺集內觀堂齋宣靈隱惠遠入東閣賜

坐咨論法要十月三十特賜遠號佛海

禪師

甲子詔賜內帑二萬緡付上竺建藏殿賜經一

藏命皇太子書殿榜曰法輪寶藏

美淳熙○詔賜上竺白雲堂印

甲特旨福州東禪刊天台宗教部同大藏流

通

李 金國大定二十年正月勅建仰山棲

隱禪寺今大都命玄冥顯公開山

賜田設會度僧萬人

嘉淳熙九年二月十九日沙門可觀卒字宜

翁華亭戚氏年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微師

聞車溪擇鄉聲振江浙負笈從之一日聞

舉唱般若寂寥忽有悟入如服一杯降氣

湯王惠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指要至若

不謂實鐵床非苦變易非遷歎曰語言文
字皆糠粃耳建炎初主嘉禾壽聖還當湖
德藏居閱世堂為楞嚴補注書以祥符延
閣兩載以疾反當湖南林一室蕭然人不
堪之則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

道七年丞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北禪入

門適當九日指座云甯中一寸灰已冷頭

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

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淳熙七年皇子

魏王牧四明諱惟憲用月堂遺書之

薦請主延慶時已八十九歲抵行在所而

聞王薨師在天竺受請曰王旨如生豈當

有辭遂行至南湖衆見行李寂寂莫不歎

服不二載復歸當湖竹庵無疾而逝壽九

十一大惠先沒二十年矣

帝帝註圓覺經二月遣中使賞賜徑山住持

寶印刊行

金大定二十四年二月大長公主降

錢三百萬建昊天寺給田百頃每

歲度僧尼十人

宋遣致仕黃門侍郎宇文虛中別號龍溪居士奉使

金國詔請留仕翰林承旨對越談論多引儒書證成釋理累贈金帛受以給貧囊無挑藥金朝儀禮皆公定制壽一百八歲無疾跣趺援筆朗吟而往詞曰去國匆匆幾度年公私無事兩忻然當時議論何能固今日機關別有緣萬事已從前世訂英名留付好人傳孤身不作往來計須信宵中別有天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一〇二頁下一〇行第八字「敵」，

經、清作「敵」。

一 一〇三頁上一九行第一五字「師」，

清作「帥」。

一 一〇三頁中二行第四字「未」，

清作「未」。

一 一〇三頁中末行第一四字「拆」，

經、清作「赤」。

一 一〇三頁下一行第四字「底」，

作「底」。下同。

一 一〇四頁上八行第一二字「胃」，

經、清作「胃」。

一 一〇四頁中五行第三字「堅」，

清作「堅」。

一 一〇四頁中一六行末字「恨」，

作「根」。

一 一〇五頁上一八行夾註右第六字

「十」，清作「汴」。

一 一〇五頁中四行第二字「庶」，

作「度」。

一 一〇七頁上一四行第一二字「於」，

經、清作「游」。

一 一〇七頁中七行「雪豆」，

清作「雪實」。

一 一〇七頁下二行末字「適」，

作「適」。下同。

一 一〇八頁上一四行正文首字「退」，

經作「遂」。

一 一〇九頁中一三行「祀梓」，

「祀梓」。

一 一〇九頁中一八行第一〇字「閱」，

清作「憫」。

一 一〇九頁下一四行末字「識」，

作「識」。

一 一一〇頁下一行首字「足」，

「尼」。

一 一一一頁下五行「徑卷」，

「經卷」。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一 恭一

嘉興路天祥符禪寺侍講學士常集

慶光宗淳熙五年四月十四日自東京

改年紹熙

金國章宗環立顯宗九子九孫未

即位荒于酒色改年明昌

大朝太祖成吉思皇帝是年起兵

是年十二月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

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

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乞將修內作所

掌銅表主付太史局則驗從之

金國明昌四年詔請萬松長老於禁

庭升座帝親迎禮聞未聞法開悟感

慨親奉錦綺大僧祇支詣座授施后

妃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愛以奉供

養建普度會施利異常連日祥雲連

綿天際從此年豐謳歌滿路每歲設

齋常感祥瑞萬松洞章宗駕遊燕之

仰山御題有金色界中兜率境碧蓮

花裏梵王宮之句○十月教世宗

第六子元昭

宋光宗禪位于太子是為寧宗

金元蹈子愛王大辦是年正月舉五

國城叛宋

大朝兵援金兵屢敗金亡之始也

淨慈普堂彦充禪師東林為庵頤公

獲府卧龍破庵祖先禪師廣安王氏

徑山癡絕道冲禪師武信長江荀氏

宋寧宗立名擴光長子初封嘉王孝宗

趙汝愚客建炎歲之歲知樞密院事

太后以宗社為憂將白事而寧宗人

有知門事韓侂胄者時之曹孫而

太皇太后之子也乃因以入白太皇

太后即位改年慶元三月朔日有食

金國改年承安十一月二十三日

金境內大旱山東盜起○特詔萬松

住仰山升堂有偈曰蓮宮特作梵

宮修聖境還須聖駕遊兩過水澄

禽泛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

展恢天綱呂望稀垂浸月鈞試問

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

愛王合大兵陷金上都國和龍

宋改嘉泰○吳曦○金改泰和○德壽

靈隱松源禪師入寂名崇岳生於處州龍

泉吳氏自幼卓犖不凡處群兒中未嘗嬉

宕稍長聞出世法慕向之年二十三棄家

入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

公繼見大惠果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惠升

堂稱將山應庵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

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終

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

應庵應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

云鈍置和尚應庵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

請應庵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

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

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

當其意適浮海入閩見乾元木庵永公一

日辭木庵木庵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

云裂破木庵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聲師

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庵云吾兄

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

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起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體何難之有本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客庵於衢州之西山

隨問即答客庵微笑曰黃楊禪師切於明道至忘飲食客庵移蔣山華嚴徑山皆從之會客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本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辨從

橫鋒不可觸客庵又迂靈隱遂命師為第一座旋出世於干江澄照為客庵嗣徒江陰之光孝無為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音補庵居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而師有

棲遯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庵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闡

囑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臂轉玄關佛祖同指迦毗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峯之原

嘉泰三年金國於是始定以土德王舉宋

蓋不數遽人云

徑山佛照德光禪師入寂諱德光姓彭氏臨江新喻人父術母東夢異僧入室驚寤有娠既生乃祖曰吾家世積德乃生此兒必光吾門因是命名年九歲冠擗地於

來之木平寺有妙應大師伯華善相曰是子伏犀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梁棟時年十歲遽失怙恃伯父循伯母萬育而教之年二十有一聞人誦金剛經忽然通解歸伯母曰適聞誦經身心歡喜世間萬事真

如夢幻力懇出家族不能奪遂散家貲第存度牒僧具餘悉以予其族詣同邑光化禪院主僧足庵慶鑑髮遂携師入闍足庵寓福之西禪謂之曰是行爲子擇所依東禪月庵善果具納僧眼子依之時復省吾

足矣一見月庵遽問不落有無中如何露消息師云不落有無中分明露消息月庵云是什麼消息師便喝庵云未在更道師云我留口喫飯在即今參堂是時老宿多在闍中如妙湛佛心圓覺望重叢林師悉

參扣徧歷五十餘員善知識末後見大惠於育王舉與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肯不得向舉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速道速道師云杜撰長老如麻似栗惠云你是第幾箇師云今日捉敗者老賊次年

佛涅槃日因頂謁次自念佛常住法身何有生滅頭未至地忽然契悟遽告大惠惠云你者回徹也惠再主徑山拉以偕往闍夏暫至蔣山省應庵善稱賞不已謂人曰光兄頃出我一頭地乃移書與李侍郎浩

曰光兄一自徑山老蚌印可如虎挿翅留月餘而歸大惠說偈以頂相付師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云二乾道丁亥李侍郎分符天台與師論道相契以鴻福延之及迂郡之天寧

衲子雲集淳熙三年詔住靈隱寺遣使降香開堂恩寵優渥是冬召對便殿問佛法大意師敷奏直截帝大說留禁中觀堂五宿兩賜御頌特賜佛照禪師之號又承聖問釋迦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

奏云將謂陛下忘卻四年冬召問華嚴法界師奏簡切上悅親洒宸翰獎諭因進宗門直指一篇七年育王虛席露章乞老得請東歸又承聖問圓覺四病冬召見便殿紹熙改元孝宗御重華宮召見奏對逾時

四年被旨住徑山抗奏辭免孝宗曰欲速相見郡將堅請不容辭二月望宣見于重華自後兩賜聖問應機而答天顏皆悅慶元元年春復請老祈懇再三詔從之師在觀堂也駕時時臨幸與以小輩侍衛二十

餘人至則促席而坐或起行並立歡如平生所賜御札刺之琬琰奏對語錄詔令刊行每有召對宣賜無時中貴私自謂金玉器用繒絲計緡三萬之多師叩頭力辭不受上益嘉之暨歸寺有所宣賜不容辭師

亦不妄用初思陵駐蹕會稽有旨許置產師謂有王產薄不足贍衆遂以所賜及王臣長者所施之資置田歲增谷五千國史陸游爲記其事師創數椽以自處號曰東庵掩關自娛接人不倦時許衲子入室嘉

泰癸亥三月告衆曰吾世緣將盡至十日詢問左右曰今日月半也對曰然又二日索紙作遺書與平昔所厚者二十早集衆叙別皆法門之旨要無半語及他事索浴更衣大書云八十三年彌天罪過末後殷

勤盡情說破夫坐而逝弟子塔全身於庵後僧牒六十請謚于朝勅謚普惠宗覺大禪師塔曰圓照嘉泰四年金國學士元遺山裕之撰然微觀記文曰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爲全真師

師鄆州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爲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齋厨庫廩所以奉其親于家者無不備歲癸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爲之說云

古之隱君子及學道之士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黃臍自放于方之外若浩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爲列仙陶隱居冠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爲王遠鼻祖

乃踵開元故事進藥玉宸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蔽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有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

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衆門所前有露者而例舉之始欲爲高而終爲高所庫始欲爲恠則終爲恠所溺其徒有高識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于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

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立劉諸人和之本于淵靜之說而無黃冠樓檣之妄悉以禪定之說而無頭陀縛律之苦耕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播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從之

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萬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今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為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

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爲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爲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衆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

事且不可見况附于黃老家數以爲列仙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政掃地之日外矣是家何爲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之神道設教以弭勇鬪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埋沒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爲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亦難于爲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塞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言鑑至論釋老家

慨然以爲知言決非湯爲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

屏山李居士鳴道集說序居士年二十有九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嘆日抵萬松深攻亟

擊退而著書會三聖人理性蘊奧之妙要終指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倡於伊川昆季和之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一二著鳴道集食我國樞不見好音竊香掩鼻於聖言助長握苗於世典飾游辭稱語錄

數禪惠如敬誠誣謗聖人聲譽學者隱焉虛氣任私情一讚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後世何屏山哀矜作鳴道集說廓萬世之見聞正天下之性命張無盡謂大孔聖者莫如莊周屏山擴充渺無涯涘豈直不叛于名教其發揮孔聖幽隱不揚之道將舉附游龍駸駸手吾佛所列五乘教中人天乘之俗諦疆隅矣張無盡又謂小孔聖者莫如孔安國鳴道諸儒又自貶屈附韓歐之隘黨其計執愈乎尊孔聖與釋老焉

時也耶諸方宗匠借引屏山爲入幕之賓鳴道諸儒鑽仰藩垣莫窺戶牖輒肆浮議不亦僭乎余忝歷宗門堂堂之與觀焉保證固非師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報惟爾影耳屏山臨終出此書付教門臣曰此吾

未後把交之作也子其秘之嘗有賞音者弗臣聞余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里徒步之燕獻的蒙于萬松老師轉致於余余覽而感泣者累日昔余嘗見鳴道集其不平之欲爲書糾其蕪謬而未暇豈意屏

山先我着鞭遂爲序引以鍼江左書生膏肓之病爲中原之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發藥矣甲午冬十有五日中書湛然居士移刺楚才晉卿序

迂叟曰或問釋老有取乎曰有曰何取曰

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爲自然捨是無取也空取其無利欲心無爲自然取其因任耳

屏山曰釋氏之所謂空不空也老氏之所謂無爲無不爲也其理自然無可取舍故

莊子曰無益損乎其真般若曰不增不減彼以愛惡之念起是非之見豈學釋老者乎取其無利欲心即利欲心取其因任即是有為非自然矣

橫渠曰浮圖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

謂之悟道自其說熾傳中國雖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未不

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諛媚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

有大過人之才可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乎

屏山曰自孔孟云亡儒者不談大道一千五百年矣豈浮圖氏之罪耶至於近代始以佛書訓釋老莊漫及語孟詩書大

易豈非諸君子所悟之道亦從此入乎張子幡然為反噬之說其亦弗仁甚矣謂聖人不修而至大道不學而知夫子自道也歟設淫邪遁之辭亦將有所歸矣所謂有大過人之才者王氏父子蘇

氏兄弟是也負心如此寧可計較是非於得失乎政坐為死生心所流轉耳

明道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一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

生佛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但化者意亦如此楊墨今已無遺家之說其害終小唯佛學人人談之彌湯滔天其害無涯傳燈千七百人敢道

無一人達者有一人得易簣之理須尋一尺布帛裏頭而死必不肯胡服削髮而終

屏山曰聖人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豈不論生死乎程子之不論生死正如小兒

夜間不敢說鬼病人諱死其證難醫者也害人而利我者楊朱也利人而害我者墨翟也學道者既利於我又利於人何害之有至於聖人無一毫利心豈無利物之心乎故物亦利之此天理也聖

人之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並行而不相悖程子必欲八荒之外盡圓冠而方履乎

明道曰佛學大槩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云其迹

須要出家要脫世網學之者不過似佛佛一懶胡耳他本是箇枯槁山林自私而已若只如此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却又要周徧決無此理彼言世網只為此秉彝又殄滅不得當忠孝仁義之際

處於不得已只和這些秉彝都消然得盡然後為道如人耳目口鼻既有氣須有此識聲色飲食喜怒哀樂性之自然必盡絕為得天真是喪天真也又曰若盡為佛天下却都沒箇人去裏

屏山曰嗟乎程氏竊聞小乘教相語不能盡信畧取其說而反攻之烏知維摩華嚴之密旨誤認阿羅漢為佛而不知其然還加詬罵是豈識文殊普賢之妙行哉圖教大士知衆生本空而度脫衆生

知國土本淨而莊嚴國土不以世間法礙出世法不以出世法壞世間法以世間法即出世法以出世法即世間法八萬四千塵勞煩惱即八萬四千清涼解脫又豈止觀音之三十二應善財之五

相摩士

十三叅耶衆生念念常有佛成正覺仁者自生分別耳但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何妨居士身長者身宰官身手吾聞謗佛毀法中有冥權大悲闡提逆行魔說程氏豈其人耶不然則非利根

衆生爲世智辯聰所障具足無間業報衰哉弗可悔也

伊川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耳其間方圓小大不同持欲傾此于彼耳然在太陽時動又其學者普通若人

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屏山曰此語出於徐鉉誤讀首楞嚴經佛言五陰之識如頻伽瓶盛空以餉他方空無出入遂爲禪學豈知佛以此喻識情虛妄本無來去其如來藏妙真如性

正太陽元無動靜無修而修無證而證但盡識情即如來藏妙真如性非通辭也

伊川曰或謂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然吾攻其迹耳其道吾不知也使其不合於

先王顧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屏山曰伊川之意欲相忘於江湖耳吾謂不若卷百川而匯於大壑則無涯涘也欲攻其迹不過如韓子之說云山谷道

人既奪其說矣語在南康軍開先禪院記

伊川曰看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屏山曰程子以艮其所爲止於其所當止疑釋氏正如死灰槁木而止耳故經出

靜語顧豈知華嚴圖教之旨一法若有毘盧隨於塵勞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豈說之則五十七聖位於一彈指如海印頓現橫說之則五十三法門在一毛端如帝網相羅德雲曾過於別峯普

眼不知其正位遊多園林迦葉不聞彌勒樓閣善財能入向非此書之至學道者墮於無爲之坑談玄者入於邪見之境則老莊內聖外王之說孔孟上達下學之意皆掃地矣

伊川曰至忙者無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

在道便是常忙

屏山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亦忙乎我以數字爲主則忙矣

伊川曰佛家印證甚好笑豈有我曉得道

箇道理却信他人

屏山曰自印證爲得聖人之傳尤可笑我

雖自曉其如人不信耶

上蔡曰學佛者欲免輪回是利心私而已矣此心有止而太虛無盡必爲輪回推

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屏山曰佛說輪回愛爲根本有愛我者亦愛涅槃不知愛者真生死故何利心之有彼圓覺性非作非止非任非滅無始

無終無能無所豈有間斷哉故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夢中人物豈有數乎上蔡夢中之人猶作夢語不識圓覺認爲太虛悲夫

上蔡曰人死時氣盡也予問明道有鬼神

否明道曰道無你怎生信道有你但去尋討看橫渠云這箇是天地間妙用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直得去不是鵲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

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屏山曰明道之說出於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橫渠之說出於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上蔡之說出於盛

哉鬼神之德洋洋乎如在其上在其左右三子各得聖人之一偏耳竟墮於或有或無若有若無之間不各鵲突予觀聖人之言各有所主大抵有生有死或異或同無生無死非同非異人即有形

之鬼鬼即無形之人有心即有無心即無耳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元城曰孔子佛之言相爲終始孔子之言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

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爲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令人自得爾孔子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噍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如州縣

官不事事郡縣大亂禮佛誦經坐禪以爲學佛可乎

屏山曰元城之論固盡善矣惜哉未嘗見華嚴圓教之旨佛先以五戒十善開人天乘後以六度萬行行菩薩道三綱五

常盡在其中矣故善財五十三參比丘無數人耳觀音三十二應示現宰官居士長者等身豈肯以出世法壞世間法哉梁武帝造寺度僧持戒捨身嘗爲達磨所笑跋摩尊者謂宋文帝王者學佛

不同匹夫省刑罰則民壽薄賦歛則國富其爲齋戒不亦大乎惜一禽之命輟半日之餐匹夫之齋戒爾此儒者學佛不龜手之藥也

元城曰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

佛易其名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佛法到今果弊矣只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其說流通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世

間事有大於死生者乎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於貴賤禍福輕矣老先生極通曉但不言耳蓋此事極繁利害若常論則人以爲平生只談佛法所謂五經者不能曉生死說矣故爲儒

者不可談蓋爲孔子地也又下根之人謂寂寞枯槁乃是佛法至於三綱五常不肯用意又其下者泥於報應因果之說不修人事政教錯亂生靈塗炭其禍蓋不可勝言者故其平生何曾言亦本

於老先生之戒也

屏山曰元城之說爲佛者慮蓋矣爲儒者慮似未盡也佛書精微幽隱之妙佛者未必盡知皆儒者發之耳今已童蒙然矣或秘而不傳其合於吾書者人將謂

五經之中初無此理吾聖人真不知有此其利害亦非細也吾欲盡發其秘使天下後世共知六經之中有禪吾聖人已爲佛也其爲孔子地不亦大乎彼以寂寞枯槁爲佛法以報應因果廢人

事或至亂天下者正以儒者不讀其書爲所欺耳今儒者盡發其秘維摩敗根之議破落空之偏見般若施身之戒攻着相之愚夫上無蕭衍之禍下無王縉之惑矣雖極口而談著書而辨其亦可

也學者其熟思之

龜山曰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奪言之乃禪家呵佛罵祖之類如逍遙遊方子思之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曲譬廣論

此張大其說耳

屏山曰揚子見處甚高知禪者有力於佛則知莊子有力於聖人矣曲譬廣論大儒者之說儒者反疾之何也

龜山曰儒佛深處所差抄忽耳見儒者之

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之學者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知吾道之大也爲佛者既不讀儒書儒者又自小然則道何由明哉

屏山曰儒佛之軒輊者不唯佛者不讀儒

書之過亦儒者不讀佛書之病也吾讀首楞嚴經知儒在佛之下又誦阿含等經知佛似在儒下至讀華嚴經無佛無儒無大無小無高無下能佛能儒能大能小存泯自在矣

南軒曰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

通乎萬物者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間斷而聖人盡之亦非有所增益也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法皆吾心所起是昧乎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爲自利

自私是亦人心而已非識道心者也

屏山曰張氏之所謂天命之全體釋氏之所謂心也其言全出於佛老無毫髮異矣雖然疑萬法非心所爲而歸之太極是不知太極爲何物如父出而忘其家

見其子而不識與劉儀同何異哉蓋以情識卜度雖言道心而不知耳反謂佛自私於人心惑矣

晦庵曰性固不能不動然無所不有然不能不動其無所不有者易嘗有虧欠哉

釋氏之病錯認精神鬼魅爲性果能見性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不可言性之本空此等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屏山曰性無動靜亦無虧成釋氏有語學

通之人不識真只爲從來認識神豈以精神竟爲性哉不見性空謂之妄見見性空矣豈妄見耶見見之時見猶非見豈不分明恐未分明朱子之語蓋未瑩耳

晦庵曰切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佛老之說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虚之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微倖一見此物以爲極致未嘗不墮於此者

屏山曰天地萬物人倫日用皆形而下者形而上者誰之言歟朱子老而荒矣偶忘此言以爲佛老之說吾恐夫子之道亦將掃地矣雖然不可不辨佛之所謂色即是空老子之所謂同謂之玄者豈

別有一物乎朱子劃而爲二是墮於此而不自知耳

安正忘筌曰得失之報冥冥之中固未必無司之者聖人尤探其曠乃畧此而不論唯聖人超形數而用形數與造物者

游賢者皆未足以超出而免此姑就所得之報耳可以爲大戒又曰儒釋二家歸宿相似設施相遠故功用全殊此雖運動樞機財成天地終不駭異三靈被德以彼所長施於中國猶軒車適越冠

冕之胡決非所宜儒者但當以皇極經世乃反一無迹而超數超形何至甘爲無用之學哉

屏山曰論至於此儒佛之說爲一家其功用之殊但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便生分

別以爲同異者何也至如劉子羣之洞達張九成之精深呂伯恭之通融張敬夫之醇正朱元晦之峻潔皆近代之儔人也想見方寸之地既虛而明四通六闢千變萬化其知見只以夢幻死生操

履只以塵垢富貴皆學聖人而未至者其論佛老也實與而不與陽擠而陰助之蓋有微意存焉嗚千古之絕學掃末流之塵迹將行其說於世政自不得不爾如胡寅者詬訾不已嗜其甚矣豈

非翻着祖師本倒用如來印者邪語在駁崇正辨香恐白面書生輩不知諸老先生之心借以爲口實則三聖人之道幾何不化而爲異端也伊川之學今自江東浸淫而北矣縉紳之士負高明之

資者皆甘心焉予亦出入於其中幾三十年嘗欲箋註其得失而未暇也今以承乏於秋闈考經學數十餘日乘閒漫筆於小葉意者撒藩籬於大方之家匯淵谷於聖學之海藐諸子胷中之妙發

此書言外之機道冠儒履同入解脫法門翰墨文章皆是神通游戲姑以自洗其心耳或傳於人將有佛然而怒惘然而疑疑然而思釋然而悟啞然而笑者必曰此翁亦可憐矣

僕與諸君子生於異代非元豐元祐之黨同爲儒者無黃冠緇衣之私所以嘔出肺腑苦相訂正止以三聖人之教不絕如髮互相矛盾痛入心骨欲以區區之力尚隅足而不至於顛仆耳或又挾其衆也譁而

攻僕則胃腹矣悲夫雖然僕非好辨也恐三聖人之道支離而不合亦不得已耳如膚有瘡疣膏而肉之地有坑塹實而土之豈挾其肉而出其土哉僕與諸君子不同者盡在此編矣此編之外凡鳴道集所載

及諸君子所著大易書詩中庸大學春秋語孟孝經之說洗人欲而白天理剴伯業而扶王道發心學於言語文字之外索日用於應對洒掃之中治性則以誠為地修身則以敬為門大道自善而求聖人自學

而至嗣千古之絕學立一家之成說宋之諸儒皆不及也唐漢諸儒亦不及也駸駸乎與孟軻氏並駕矣其論議時有詭激蓋冥機耳皆荀卿子之徒歟此其所以前儒唱之後儒和之歧而望之踵而從之天下

後世將盡歸之可謂豪傑之士乎學者有志於道先讀諸君子之書始知僕嘗用力乎其中如見僕之此偏又以藉口病諸君子之書是以瑕而舍玉以噎而廢食不唯僕得罪於諸君子亦非僕所望於學者吁

諸儒鳴道集二百一十七種之見解是皆迷音失性執相循名起鬭諍之端結惑業之欲蓋不達以法性融通者也屏山居士深明至理憫其瞽智眼於昏衢析而論之以救未學之蔽使摩詰聚栢

再世亦無以加矣姑錄一十九篇附于通載之左

天竺三藏呌囉悉利幢記向書右丞右王七世孫三藏沙門呌囉悉利本北印度末光達國人住難足山誦諸佛密語有

大神力能祛疾病伏猛呼召風雨輒効皇統與其從父弟三摩耶悉利等七人未至我上請遊清涼山禮文殊朝命納之既遊清涼又遊靈岩禮觀音像旋遶必千匝而後已匝必作禮禮必盡敬無間日日受稻

飯一杯座有賓爰分與必徧自食其餘數粒必結齋始至濟南建文殊真容寺留三磨耶主之至棟又建三學寺大定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示寂於三學年六十三僧夏則未聞也

貧佛光道悟禪師俗姓冠氏陝右蘭州人生而有齒年十六自欲出家父母不助乃不食數日許之祝髮後二年自臨洮歸於蠻子店宿夜夢梵僧喚覺適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家喜不自勝吟唱云見也羅見也羅

徧虛空只一箇告其母曰我拾得一物其母於囊橐中尋去不見問是何物師曰我自無始以來不見了底物其母不省他日欲游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能耳果遇白雲禪師

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比師之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

付永孟寺前嘗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禽之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與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之前身汾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既沒師開堂出世拈香

於鄭州之普照復駐錫于三鄉竹閣庵時
著白衣跨牛橫笛游於洛川人莫之測嘗
謂人曰道我是凡向聖位裏去道我是聖
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凡才向毘
盧頂上有步行履履泰和五年結夏於臨

卷一

五

洮之大勢寺開圓覺經升座偶曰此席止
無講得一半去在至五月十二日晚叅翌日
早盥嗽畢呼侍者我病也尋藥去侍者之
未及門師已卧逝方丈上有五色雲如寶
蓋中有紅光如日者三春秋五十有五借

臘三十有九

資壽居無着禪師入寂師諱妙總姓蘇氏
父中大夫象先南徐丞相實大父也年甫
十五忽念曰吾生身何來死復何去良久
脫然有得初不以爲意長適毘陵許氏不
膠世故志慕空宗以禪寂爲進修時惠嚴
圓公嗣圖照伏居普門乃扣以出世間法
機感相契次見關西智寂室光真歇了問
答如流咸敬異之偶夫壽源官嘉禾大惠
至郡源具飯以迎師出禮拜無一言大惠

退謂給事馮公濟川曰許司理閣中曾見
神見鬼但未遇本分鉗錘如萬斛舟置之
絕潢斷港莫能轉動馮曰何言之易耶惠
曰它若回頭定須別也次日道俗請惠說
法師與會惠痛抵諸方異見邪解聽者駭

顧師獨喜見眉睫間既下座師請道號惠
以無着號之且示以偈盡道山僧愛罵人
未曾罵着一箇漢只有無着罵不動恰似
秦時轆轤鑽既罵不動爲什麼似轆轤鑽
具眼者辨越明年師登徑山隨衆坐夏濟

川亦在焉惠上堂舉石頭恁麼不恁麼總
不得語馮曰公會得也惠微之馮著語曰
恁麼也得蘇盧薩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悉
哩薩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盧悉哩
薩婆訶惠舉馮語似師師曰人謂郭象注

卷一

五

莊子却是莊子註郭象惠雖異其言但嘿
而不顧且欲激其遂到忽一日正危坐間
豁然大悟洞見大惠委曲相爲慮不覺撫
掌厲聲曰這老賊老賊遂呈頌云慕然築
着鼻頭伎倆冰消瓦解達磨何必西來二

祖枉施三棒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
敗惠亦以偈印之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
兩段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真世出世間
無剩少我作此偈爲證明四聖六凡盡驚
擾碧眼胡僧猶未曉時萬庵顏公首衆與

一千七百衲子咸以偈饒其歸且賀法門
之得人也馮公猶未之信舟過無錫問師
岩頭爲渡子時婆生七子話徑山稱道人
會得作如何會師云已上所供並是諸實
仍以偈明之有以禮部僧牒無着師號爲

施者師說偈受之祝髮披緇克遂初志紹
興壬午年也時張公安國守吳門資壽虛
席張盡禮迎請乃開堂於萬壽寺拈香爲
大惠之嗣提唱具於語錄乾道六年七月
十四日集衆說偈畢撼之則已去矣年七

卷一

五

十六全身葬於無錫軍將山東紹定庚寅
閏二月末遷葬於平江虎丘之東北庵曰
達本奉塔藏之

乙丑 宋政開禧○金泰和五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一六頁上一二行「干江」，徑作「平江」。
- 一 一七頁上六行「忘却」，清作「忘却」。
- 一 一七頁中一行「夫坐」，徑、清作「跌坐」。
- 一 一七頁下末行第四字「若」，徑作「苦」。
- 一 一八頁下一二行首字「育」，徑、清作「育」。
- 一 一九頁上一〇行第一四字「未」，清作「謂」。
- 一 一九頁中一七行「裏頭」，徑、清作「裏頭」。
- 一 一二二頁中一五行「軒輕」，徑、清作「軒輕」。
- 一 一二二頁中一七行「阿舍」，清作「阿舍」。

- 一 一二四頁上一四行「荀卿子」，徑、清作「荀卿子」。
- 一 一二四頁上一九行首字「子」，徑、清作「子」。
- 一 一二四頁中五行「未學」，徑、清作「未學」。
- 一 一二四頁中一〇行「未光」，徑、清作「未光」。
- 一 一二四頁下二行「不助」，徑、清作「不聽」。
- 一 一二四頁下四行第一一字「問」，徑、清作「聞」。
- 一 一二四頁下七行「尋去」，徑、清作「尋索」。
- 一 一二四頁下一〇行「能耳」，徑、清作「能耳」。
- 一 一二四頁下末行「拈香」，徑、清作「拈香」。
- 一 一二五頁上一〇行末字「借」，徑、清作「借」。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二

泰二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常集

大元

太祖應天啓運聖武皇帝是年征西夏明年大會于幹難河建九游之白旗其上

尊號曰

成吉思皇帝都和林 觀夫

聖人出世威靈氣焰自天佑之膺命立極超今邁古且以鳳凰在穀澤注墮地猶自絕類離倫矧我

太祖皇帝慶九五飛龍之位乎故其不祚鴻休與

天地相為終始也

西夏拓跋失都兒忽乾順小子仁友之子乃仁宗姪也是年五月

立在此六年

宋吳曦僭位於蜀凡三十八日而安丙誅之

宋改嘉定瑞像計二千二百年矣金國東海侯立改年大安名允濟世

宗第七子章宗無嗣羣臣奉遺詔立之後為乾石烈執中所裁在位四年

庚午 旌檀瑞像至金國十二年十月迎赴上京禁庭供養罷試經科

東大蒙古國號始建

西夏神宗拓跋湏蕃邸立改年光定夏人因大兵以金人不救恨之遂叛

金改重慶 大兵至燕京

安南主李龍翰卒子吳昌立其國後為江南陳日照所有而傳其子威冕

金國宣宗名珣章宗庶兄執中弒東海王而迎立之以東海至宣元年

九月即位改年貞祐在位十二年○八月大兵攻燕京

嘉定六年十二月八日天竺北峯講師入窈名宗印字元實生監官陳氏年十五具戒謁竹菴觀公明教觀之旨凡諸祖格言

必誦滿千遍贊藏空延居座首嘗著宗極補事理各立一性之旨印設九難宗極為之義負通守蘇耽觀不二門以文雖簡而昧其說印指示機要耽即領解白帥座諸居正覺颶風飄蕩僅存藏殿印守死不玄

風為之止未久耽亦召還要印偕行曰蓋西還相與私贊居東二十七年至是復反浙右或上竺講止觀深研學者支離名相之病圍座挾策主者以得士為忌玄隱雷峯毛氏庵問道者皆至杜氏建普光一區

具禮迎之禪講並行法道益盛適德藏來請印曰肆業之地思報久矣歷遷超果圓通北禪道德之譽既行土木之績亦就海空英辭靈山舉以自代詔可學徒五百咸服其道宿弊為之一革宣宗聞名召對便

殿上說錫號惠行法師以管觀室行化吳中至松江謂其徒曰吾化緣畢此乃右脇而化

金於四月遷汴求與大國和親○錦帥張智以郡降尋叛自號遼西王

改年大矣討平之○克燕京

世祖生於八月○大兵破潼關

二月日蝕○川東西地震○黎州山崩

金改興定七月日食金兵犯光州李

玨等禦之連水弓手李全自北歸即

李鉄鎗也詔以爲京東路總管

禪宗聯燈錄成

金國五月日食

大兵自回鶻征西夏

西夏拓跋德仁是年九月立改年

乾定

金國改元光九月日食○宋行經界

田糧

宋理宗昀立改寶慶元年初名與昔崇

王希璫之子太祖十世孫也宣宗子

多而不育鞠宗室子詢立爲太子薨
初皇從弟沂靖惠王柄無子嘗以宗
室子賜名貴和爲之後及失太子詢
遂立貴和爲皇子賜名玠封濟國公
玠患而輕嘗疾吏稱遠專權謂異日

宋

三

四

不可容彌遠聞而惡之故陰爲之計

與苦切不好弄羣兒聚嬉輒獨登高

坐不動長上指以語兒曰汝曹不効

此人恰一大王相似羣兒每羅拜其

下遂有趙大王之號彌遠物色得之

三

四

嘗取應得舉美特肯補官玠既爲宣

宗子遂以與苦爲沂王後賜名貴玠

除邵州防禦使宣宗大漸乃白中官

以貴誠爲皇子改名昀宣遺詔即位

進玠爲濟陽郡王出判宣國府恭聖

揚后聽政事定然後徽肅壽六十一

金國改正大名守緒宣宗第三子

性寬仁和嗜書博學是年立至癸

巳年歸德府總糧六月奔蔡八月

南北兵夾攻甲午正月禪位於後

主麟閉閣自經國亡

西夏拓跋德仁七月卒次清平郡

王立在此一年

王太祖以丙戌春至西夏一歲盡克其城是
年十月廿七歲夏 上年六十矣西夏

宋

五

五

凡一十二主始繼遷以大平興國壬午

起兵夏臺訖今寶慶丁亥國滅共二百

四十六年元昊於景祐甲戌自初僞朔

僭帝號者一百九十四年

宋改紹定元年

辛卯太宗皇帝即位

康太祖次四子統王師破汴金主遷蔡金臣

崔立降大朝遣使過宋議夾攻金

金改天興

甲午 宋改端平元年○滅金右金九主一百

二十三年

宋抄數中原戶計 ○宋天狗星墜淮安軍

金宗縣其聲如雷三州之人皆聞之

及觀則爲紅色碎石或以爲兵戈之

兆○詔集議出度牒收四介會子

甲申分封諸王上親總兵征回回國歸附○宋

失四川

宋改嘉熙

乙未詔諭高麗○宋十月紅見
李 宋京師地震白氣亘天旱蝗江浙福建

旱鄴城大荒饑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日未晡路無行者

辛丑二月三日大赦天下○宋改淳祐

丙午定宗皇帝即位

庚戌大朝滅遼東高麗

素憲宗皇帝即位

世尊示滅二千二百年矣

宋改寶祐元年○大兵伐川蜀

農抄數遼東戶計○宋撥官誥度牒收換楮

弊燬之

已有元慶壽海雲大士遷化名印簡山西之

嵐谷靈遠人俗宋氏微子之後父慈善信

服鄉里里人稱爲虛靜先生母金源王氏

祖世奉佛不仕師生於金之泰和壬戌十

二月望人品恢偉童幼神悟七歲親授以

卷二

六

孝經開宗明義章乃曰開者何宗明者何

義親驚異知非塵勞中人携見傳戒願公

顏欲觀其根氣授以草庵歌至壞與不壞

主元在師問曰主在何處顏曰何主也師

曰離壞不壞者曰此客也師曰主響顏吟

吟而已乃得禮中觀沼公爲師八歲受三
歸五八十善戒法師方十一蒙王恩賜
納具有洪彦上座問師曰子今受大戒了
緣何作小僧師曰緣僧小故戒說大也試
問上座戒老耶小耶曰我身則老語未終

師大聲曰休生分別一日上座教僧玄師
背上拍一下待回首乃豎指示之僧如教
拍師背師便豎一指僧回舉似上座座奇
之師年十二中觀聽師恭問誨之曰汝所
欲者文字語言耳向去皆心之唯身心若

枯木死灰今時及盡功用純熟悟解真實
大死一場休有餘氣到那時節瞥然自肯
方與吾相見師受教習定一日扶中觀行
觀曰法燈禪師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
力汝作麼生會師將中觀手一掣觀曰這

卷三

七

野狐精師曰啗啗觀曰更須別參師年十
三時成吉思皇帝征伐天下師在靈遠於
靈遠之際稠人中親面聖顏俾師欲誓師
告曰若從國儀則失僧相也蒙旨如故自
此僧有不同俗民之異也師年十八天兵

再下太師國王領兵取靈城四衆逃難解
散師侍中觀如故觀曰吾迫桑榆女方當
有春秋今此玉石俱焚子宜逃生玄師泣
曰因果無差死生有命安可離師而求脫
免乎縱或得脫亦非仁子之心也老人察

師誠確囑師曰子向玄朔漢有大因緣吾
與子俱北渡矣明日城降有清樂元帥史
公天澤義州元帥李公七哥者見師氣宇
非常問曰爾是何人師曰我沙門也史曰
食肉否師曰何肉史曰人肉師曰人非獸

也虎豹尚不相食况人乎史曰今日兵刃
之下爾亦能不傷乎師曰必仗其外護者
公喜甚李帥問曰爾既爲僧禪耶教耶師
曰禪教乃僧之羽翼也如國之用人必須
文武兼濟李曰然則必也從何而住師曰

二俱不住李曰爾何人也師曰佛師復曰
吾親教中觀亦在於此二公見師年幼無
所畏懼應對不凡即與往見中觀二公聞
中觀教誨諄諄乃大喜曰果然有是父有
是子也於是靈中觀爲師與師結爲金石

友國王將中觀及師分撥直隸成吉思皇
帝載中觀于黃檗輕車師親執御日營採
汲經年至赤城舍於郎中張公宅使臣太
速不花并麻賴傳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
摩花理國王你使人來說底老長老小長

卷三

老實是告天的人好與永種養活者教做
頭兒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揀阿誰
休欺負交連里罕行者是時國王奉詔大
加恩賜延居興安香泉院國王署中觀慈
雲正覺大禪師師寮照英悟大師所需皆

官給小長老之名自此始十九中觀將示
寂有羽客楊至慎求頌老人俾執筆代書
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
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客曰
師幾時行老人曰三日後時五月廿七日

也至六月初一果無疾而寂師寂毀過禮
閣維收頂骨舍利供養建塔於府之西北
隅師蓋所有爲設齋唯乞食看塔一夜聞
空中有聲召師名師驚然有省乃遷入三
峯道院後聞人告曰大事將成行矣母滯

此黎明策杖之燕過松鋪值雨宿于岩下
因擊火大悟自捫面曰今日始知眉橫豎
直信道天下老和上不寐語明日至景州
見本無玄和上問從何所來師曰雲收幽
谷曰何處去師曰月照長松玄點首曰孟

卷三

八郎便恁麼去也師諾諾趨出過洵州遇
宿儒張子真問上人何不安住師曰河裏
無魚市上取先是中觀臨終時師問中觀
曰某甲當依何人了此大事觀喟曰賀八
十去師既入燕至大慶壽寺乃省前識於

是徑謁中和老人璋公中和先一夕夢一
異僧策杖徑趨方丈踞師子座既明謂知
客曰今日但有旦過當令來見老僧及晚
師至引見中和笑曰此衲子乃夜來所夢
者師便問曰某甲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

壽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捩師曰
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壽曰吾
此處別師曰如何表信壽曰牙是一口骨
耳是兩邊皮師曰將謂別有壽曰錯師喝
曰草賊大敗壽休去次日壽舉臨濟兩堂

首座齊下喝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濟曰
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師曰打破秦時鏡
磨炎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樵壽
曰汝只得其機不得其用師便掀禪床壽
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師與一掌曰精靈

千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直錢壽打一拂
子曰汝只得其用不得其體師進前曰青
山聳寒色月照一溪雲壽曰汝只得其體
不得其智師曰流水自西東落花無向背
壽曰汝雖善語言三昧要且沒交涉師豎

起拳復拍一拍當時丈室震動壽曰如是
如是師拂袖便出明日命師掌書記自此
中和復以向上鉗槌差別開捷種種辯驗
師以無礙辯才應答皆契其悟解精明度
越前輩壽一日謂師曰汝今已到大安樂

卷三

之地宜善護持吾有如來正法眼藏祖師
涅槃妙心密付於汝母令湮沒師掩耳而
出即以衣頌授師頌曰天地同根無異殊
法界何處不逢渠吾今付與空王印萬法
光輝總一如出世住興州仁智歷遷涿陽

之興國興安永慶以至大慶壽寺皆太師國王及諸重臣之命師於室中以四無依語勸學者語具本傳辛卯十一月受合罕皇帝宣賜師稱心自在行一日於廊下逢數僧師問第一僧曰那裏去僧云賞花去

師便打問第二僧那裏去云禮佛去師亦打問第三僧那裏去云那裏去師亦打問第四僧那裏去僧無語師亦打問第五僧那裏去僧云覓和上去師云覓他作麼僧云待打與一頓師云將什麼來打僧云不

將棒來打師連打四下云這掠虛漢衆皆走師召云諸上座衆回首師云是什麼乙未朝廷差扎忽篤侍讀選試經僧道萬松長老嘆曰自國朝革命之來沙門久廢講帶看讀殊少乃同禪教諸老宿請師董其

卷

十一

事師從容對曰諸師當以斯激勵衆僧習應試經典主上必有深意我觀今日沙門少護戒律學不盡禮身遠於道故天龍亡衛而感朝廷勵其考試也三寶加被必不辜聖詔遂與華使相見之後其處置法度

悉從師議厦里丞相以忽都護大官人言問師曰今奉聖旨差官試經識字者可爲僧不識字者悉令歸俗師曰山僧不曾看經一字不識丞相曰既不識字如何做長老師曰方今大官人還識字也無于時外

鎮諸侯皆在聞師之言皆大驚異丞相復曰必竟如何師曰若人了知此事通明佛法應知世法即是佛法道情豈異人情古之人亦有起于負販者立大功名于世載于史冊千載之下凜然生氣况今聖明天

子在上如日月之照臨考試僧道如經童之舉豈可以賢良方正同科國家宜以興修萬善敬奉三寶以奉上天永延國祚可也我等沙門之用舍何足道哉丞相以是言告于大官人乃從而奏聞由是雖考試

亦無退落者蒙聖旨悉依太祖皇帝存濟師聽僧如故丙申有司欲印識人臂師力白于忽都護大官人曰人非馬也既皆歸服國朝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縱復逃散亦何所歸豈可同畜獸而印識哉由是印臂之

法遂止初孔聖之後襲封衍聖公元措者渡河便曲阜廟林之祀時公持東平嚴公書謁師師以襲封事爲言於大官人師爲其言曰孔子善稽古典以大中正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性命禍福之原君臣父子

卷

十一

夫婦之道治國齊家平天下正心誠意之本自孔子至此襲封衍聖公凡五十一代凡有國者使之襲承祀事未嘗有缺大官聞是言乃大敬信於是從師所言命復襲其爵以繼其祀事師復以顏孟相傳孔子

之道令其子孫不絕及習周孔儒業者爲言亦皆獲免其差役之賦使之服勤其教爲國家之用三十六丁酉正月太祖皇帝二皇后以光天鎮國大士號奉師已亥冬師再起復主大慶壽寺壬寅護必烈大王

請師赴帳下問佛法大意師初示以人天因果之教次以種種法要問其心地王生信心求授菩提心戒時衆書記爲侍即劉太保也復問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師曰包含法界子育四生其事大備於佛

法境中此四大洲如大地中一微塵許况
一四海乎若論社稷安危在生民之休戚
休戚安危皆在乎政亦在乎天在天在人
皆不離心而人不知天之與人是其間別
法於何行故分其天也人也我釋迦氏之

卷三

十三

法於廟堂之論在王法正論品理固昭然
非難非易唯恐王不能盡行也又宜求天
^{王問}下大賢碩儒問以古今治亂興亡之事當
有所聞也王又問三教何教為尊何法最
勝何人為上師曰諸聖之中吾佛最勝諸

法之中佛法最真居人之中唯僧無詐故
三教中佛教居其上古來之式也由是太
后遵祖皇聖旨僧居上首仙人不得在僧
之前王以珠襖金錦無縫大袈裟以師禮
王固留師師固辭將別王問佛法此去如

何受持師曰信心難生善心難發今已發
生務要護持專一不忘元受苦提心戒不
見三寶有過恒念百姓不安善撫綏明賞
罰執政無私任賢納諫一切時中常行方
便皆佛法也師既辭行有一惡少年肆言

訕謗以佛法不足信王聞之乃召其人訓
以大人之言復以刑法罪之專使白師師
回啓曰明鏡當臺妍醜自現神鋒在掌賞
罰無私若以正念現前邪見外魔殺之可
矣然王者當以仁恕存心乃可王益敬焉

甲辰護必烈大王以珠笠奉師乙巳奉六
皇后旨於五臺為國祈禱丙午奉六皇后
詔師起至中途值風疾作回奏得旨還燕
丁未貴由皇帝即位頒詔命師統僧賜白
金萬兩師於昊天寺建大會為國祈福大

子令賴察請師入和林延居太平與國禪
寺尊師之禮非常辛亥蒙哥皇帝即位頒
降恩詔顧遇優渥命師復領天下僧事蠲
免差役悉依舊制丙辰正月奉聖旨建會
於昊天寺初二日於會中忽患風恙半身

卷三

十四

不舉至夏初稍愈是月旭威烈大王差蒙
古萬宣差以金柱杖金樓架梁段并令旨
奉師求法語七月師會諸勤舊抄所長物
見數令主後事丁巳夏說偈畢師云汝等
少誼吾欲偃息侍僧急呼主事人至師言

祥泊然而逝矣即後四月初四日也世壽
五十有六茶毘獲舍利無算欽承
護必烈大王令旨建塔於大慶壽寺之側
謚佛日圓明大師望臨濟為十六世
卒詔釋道辨析化胡經○上大駕南征

宋九月大兵自浙黃州渡江征宋歲貢而退

上高子
鈞魚山

宋改開慶元年

帝大元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即位尊臨
寶泉統御寰區四海混同萬邦入貢建立

制度條理紀綱為子孫萬世成法寬仁愛
人深信因果不言自信不化自行聖君之
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宋改景定元年○大朝遣郝經通好○

五月十九

卷三

十五

建元中統廿七日大赦普度僧尼

書行中統鈔法平章王以道奏

奏制開平府號上都○宋賈公田始自浙

興至元元年城燕建都八月十六改元大赦

天下設會度僧詔請

國師扮彌達婆思八登座授秘密戒○是年八月拜光祿大夫太保泰領中書省事制

長生天氣力裏皇帝聖旨咨爾劉秉忠氣割以直學富而文雖晦迹於空門每潛心

於聖道朕居藩邸卿實賓僚側聞高誼餘二十年出從遜方幾數萬里迫予嗣服須

汝計安不先正名何以壓衆宜崇師位兼總政機可特授光祿大夫太保泰領中書省事卿其勉輔朕躬率先乃屬察朝夕之

勤惰審議論之是非凡有施爲並聽裁決佇看成績別示寵章准此中統五年八月日

宋改咸淳元年度宗即位初名孟益福王與芮之子理宗之猶子也理宗子

多而不育錫孟益於宮中改名改又改名權立爲皇子封忠王已而建儲改名璿

大教東被已一千二百年矣

衆大兵圍襄陽時呂文煥告急宋遣高遵範

文虎赴援大兵於要害處連珠剽寨不得通○宋十月日食

帝師發思已制蒙古字成二月頒行天下

七年詔請唐已金剛上師住持仁王寺普

度僧員

大元帝師必魯發思已說根本有部出家授近國獨磨儀軌親制序文曰原夫瞻部嘉運至四佛釋迦文如來遺教利見也大元御世第五主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太光

孝皇帝登極也天資福惠諦信內乘普使萬邦咸歸一化雖敷天垂拱而至治無壞替支那弘道而在躬不息欲以自佛相承師資繼踵迄今不替正戒儀軌爲拳拳從善之行人俾一一恒持於淨戒精練三業

堅守四儀此寔聖皇匡正佛法之庸首也昔因善逝與人天衆普說聲聞上教一切有部別解脫經依此採拾未得令得律儀方便羯磨儀軌此乃聖光德師之總集也始從大竺次屆西蕃爰有洞達五明法王

大士薩思迦扮底達名稱普聞上足必葛

行位巨測授茲儀軌行布中原令通解三藏比丘住思觀演說正本翻譯人善三國聲明辨材無礙含伊畢翰林丞旨揮壓孫

傳華文譯主生緣北庭都護府解二種音

法辭通辯諸路釋門總統合台薩哩都通暨翰林學士安藏總以諸國言詮奉詔譯成儀式序本帝師親製繪爲華迹以編陳始末粗彰聊記歲月時庚午至元七年冬

至後二日序

宋大元國號十一月始建○興蒙古學校○

詔諭呂文煥○二月大兵破樊城呂文煥以襄陽降勅命伯顏丞相伐宋○三月宋

主崩太子立四歲

是年八月故光祿大夫太保贈太傅儀同三司文貞劉公亮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磐奉勅撰神道碑銘并序其文白耕莘非求進之地而伊尹阿衡

釣渭非巧宦之途太公同載漢張良志從赤松而高祖得之以輔成帝業唐李泌幼好仙術而肅宗用之以佐定中興蓋天下之士惟自重者可與有為而輕進者必非令器是以古之明王取士不以悅媚易親

者為可佳而以閒遠高潔難致者為可貴聖天子之用太保劉公其審是道歟公以高潔之資慕空寂之教輕富貴如浮雲等功名於夢幻易曾有一毫榮利之念動於心乎聖天子邂逅一見即挽而留之待以

復心契如魚水深謀密畫雖者宿貴近不得預聞者悉與公參決焉此其精誠胥會志意文乎與夫渭濱之同載商巴之阿衡蓋異世而同符矣公諱秉忠字仲晦瑞州劉李村人先世仕遼多顯貴金初曾大父

嘗任邢州節度副使秩滿身還鄉里留其家於邢故自公大父以下遂為邢人焉大父諱澤資性倜儻為鄉閭所重父諱潤仕本朝歷邢州錄事鉅鹿內丘兩縣提領俱有惠愛公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家貧

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幹敏精潔諸老吏咸服其能一日因按讀事有不愜意投筆歎曰吾家奕世水冠今吾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得志於世間當求出世間事耳即棄去隱於武安山

岩谷間草木水食以求其志天寧寺虛照禪師聞之遣其徒招致與披剃為僧仍以公知經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遊雲中住南堂寺值海雲禪師被召北觀過雲中聞公博學多藝能求相見既見約公俱行公

不可海雲固要之不得已遂行既至謁今上於潛邸一見應對稱旨自是屢承顧問及海雲南還公懇求奔喪上賜黃金百兩仍遣使送至邢州公持服營葬事起墳於賈村葬其祖父母父母服闋被召復還和

林公獻書陳時事所宜者數十條凡萬餘言率皆尊主庇民之事上嘉納之甲寅歲從上征雲南已未歲從上伐宋揚濶渡濟江國鄂州上神武英斷每臨戰陣前無堅敵而中心仁愛公嘗讚之以天地好生而

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為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庚申歲春上正位宸極創定朝儀立官制改元建號一切所當施設時物之宜皆公所草定中統五年秋八月改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鄂奏言書

記劉秉忠效忠藩邸積有歲年恭惟懼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今聖明寓極萬物維新秉忠猶以野服散號蕭條閑寂守其初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水冠崇以顯秩實遵東望上覽奏欣然

嘉納即日命有司備禮冊授公光祿大夫位太保泰領中書省事選聘侍講學士實默次女為夫人賜第於奉先坊給少府官籍監人戶甚眾公齋居蔬食終日澹然與平昔畧不少異至元十一年扈從至上都

居南屏山之精舍秋八月壬戌之夜儼然端坐無疾而薨享年五十有九訃聞上嗟悼不已謂羣臣曰秉忠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危事有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

之他人莫得預聞也遣禮部侍郎趙秉溫
獲其喪運大都以冬十月壬申葬欽營葬
一切所須皆出內帑十二年春正月詔贈
太傅儀同三司下太常議謚曰文貞仍命
翰林學士王磐撰碑文字臣磐欽惟國家

卷二

字

列聖相承咸以武功戡定禍亂龍韜豹畧
鷹揚虎視豐功偉績之臣其當紀名汗簡
畫像凌烟者不為不多若夫輔佐聖天子
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業者
實惟太傅劉公為稱首聖天子方在潛邸

士之所以涉遠道冒風霜而至者往往有
所陳訴祈請干慕進用惟公獨無所求間
燕之際每承顧問輒推薦南州人物可備
器使者宜見錄用由是弓旌之所招蒲輪
之所迓耆儒碩德奇材異能之士茅拔茹
連致無虛月逮今三十年間揚歷朝省班布
郡縣贊維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
昔推薦之餘也其識度之宏遠推此一節
而論亦可見其髣髴矣又自幼好學至老
不衰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

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
周知初丁太夫人憂毀瘠骨立衣一弊綿
裘三歲不易及錄事公卒雖身從天竺之
教而服食貶損容貌衰戚與循禮典而執
通喪者蓋無少異也晚娶無子以猶子簡

卷二

璋為嗣第棄怨今為順天路總管臣磐謹
按中書左丞張文謙所作行狀次第其行
事之實而系以銘辭銘曰大元五葉聖運
隆昌爰有異人出佐時康不坐官府不趨
朝行褐衣蔬食禪寂倘佯謀謨惻惻罄竭

忠良指陳成敗開闔陰陽淵慮婉畫鬼神
莫量扶日上天照臨萬方萬方仰德百靈
効祥庭陳玉帛路走梯航朝儀整肅濟濟
踴躍羣賢來集庶政允成大綱一舉衆目
斯張治定功成聖眷彌彰崇資褒秩師表
侯王肇造皇家元勳是當良平佐漢房杜
興唐公不自多愈隆謙光見善必舉有能
必揚陸行澤阻與鳥橋梁川泛艱厄與鳥
忱榮寒而求水煥之榮榮饒而求食飲之
腴防門度桃李爛煬芬芳人感公德銘刻

肝腸公施於人過即遺忘公之仁賢宜享
遐年胡為一朝嗚咽而仙燕都南原靈溝
北嘔佳城鬱鬱有墳墓然地固重來松栢
參天石欄松栢枯芳名永傳
贈儀同三司太傅謚文貞制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庇護助裏皇帝聖旨
臣以忠孝而事上貴輸獻納之誠上以禮
義而遇臣思為始終之愛視死之日猶生
之年故光祿大夫太保劉秉忠學窺天人
識貫今古遠冲而有守安靜而無華昔侍

潛藩給開高論適當三接之際懇上萬言
之書蓋將舉天下而措諸安以戒為人主
者過於殺朕嗣服而伊始卿盡力以居多
蓋得卿實契於朕心而獨朕悉知於卿意
事皆有驗人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

卷二

字

難則切數百奏各中其理共成庶政方圖
仕於舊人誰謂是天不慈遺於一老與言
及此何日忘之載惟台輔之尊厥有泉局
之貴是用錫之綸命峻一品之華階遂以
衣衣躋三槐之正位復加顯號允答殊勲

惟爾英靈攝于來寵可贈儀同三司太傅
謚文貞准此至元十二年正月

著至元十二年詔諭兩淮州縣新附

宋改德祐幼主繼立度之子母全后謝

太皇太后臨朝○六月朔宋日食之既

早大元天兵臨境舉國歸附正月十八日初

后朝京師初主漢國公全后為王正
如永嘉興與劉義通共與後五月王
王即位於福州改景興十一月王世
引兵過三山宜中奉二○詔安歸附軍
王南行十二月至廣州○詔安歸附軍
民○九月十一日大赦

右宋前後共十六主凡三百十七年
而亡

五十二月大兵逼廣州宜中奉二王抵肇慶
府

勅令瀛國公往脫思麻路習學梵書西番

字經○建大聖萬安寺

癸亥十五年正月旦設會齋僧大赦王泉等五

老蒙恩得度三月宜中奉益王由海道
後入廣四月望日崩

十七日新王即位於明川改祥興六月
世係奉衛王至歷山○次年正月大兵
攻歷山八月宜中
入占城至落鵝岡

癸十七年二月宜中奉衛王自落鵝岡占城
四月後入歷山發世

歷代未與二廣皆歸一統六月新
曆成賜名授時明年始頒行天下

大元帝師發思八是年示寂翰林學士王

磐等奉勅述行狀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

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班彌

怛拔思榮帝師乃土波國人也生時諸種

瑞應具詳家譜初土波有國師禪怛囉乞

答具大威神累葉相傳其國王世師尊之

凡十七代而至薩師加哇即師之伯父也

迺禮伯父為師秘密伽陀一二千言過目

咸誦七歲演法辯博縱橫猶不自足復過

咨名宿勾玄索隱盡通三藏癸丑師年十

五世祖皇帝龍德淵潛師知真命有歸馳

駟徑詣王府世祖官闈東宮皆秉受戒法

特加尊禮戊午師二十歲釋道訂正化胡

經憲宗皇帝詔師剖析是非道不能答自

棄其學上大悅庚申師年二十二歲世祖

皇帝登極建元中統尊為國師授以玉印

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辭帝西歸未暮

月召還庚午師年三十一歲時至元七年

詔制大元國字師獨運筆畫作成稱旨即

頒行朝省郡縣遵用迄為一代典章升號

帝師大寶法王更賜王印統領諸國釋教

旋又西歸甲戌師年三十六歲時至元十

一年皇上專使召之歲抄抵京王公宰輔

士庶離城一舍結大香壇設大淨供香花

幢蓋大樂仙音羅拜迎之所經衢陌皆結

五綵翼其兩傍萬眾瞻禮若一佛出世時

則天兵飛渡長江竟成一統雖主聖臣賢

所致亦師陰相之力也為真金皇太子說

器世界等彰所知論尋又力辭西歸皇上

堅留之不可庚辰師年四十二歲時至元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寂上聞不勝

震悼追懷舊德連建大宰塔波于京師寶

藏真身舍利輪奐金碧無備

幸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僧道二家辨析

特奉

聖旨長生天氣力裏大福慶獲助東皇帝

聖旨道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隨路宣

慰司按察司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站人匠等官并衆先生每在前蒙哥皇帝聖旨裏戊午年和上先生每折證佛法先生每輪底上頭教十七箇先生剃頭做了和上將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等經并印板

卷三

三

教燒燬了者隨路觀院裏畫着的石碑鐫着底八十一化圖盡行燒毀了者麼道如今都功德使司奏隨路先生每將合毀的經文印板至今藏着却不曾毀了更保定真定太原平陽河中府王祖師庵頭關西

等處有道藏經板這般奏的上頭教張平章張左丞焦尚書衆總統忽都于思翰林院衆學士中書省客省使都魯省宣使苦速丁淵僧錄真藏僧判衆講主長老等張天師祈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衆先生每一

同於長春宮內分揀去來如今張平章等衆人回奏這先生家藏經除道德經是老子真實經旨其餘皆後人造作演說多有詆毀釋教偷竊佛語更有收入陰陽醫藥諸子等書往往改易名號傳註訛舛失其

本真偽造符呪妄言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夫妻和合有如鴛鴦子嗣蕃息男壽女貞誑惑萬民非止一端意欲貪圖財利誘說妻女其有教人非望佩符在臂男爲君相女爲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

傷害等語及今張天師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試之於火皆求哀請命自稱偽妄不敢試驗今擬得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有道儀說謊經文并印板盡宜焚去又據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等奏告據道藏經

內除老子道德經外但係後人捏合不實文字情願盡行燒毀了俺也乾淨准奏今後先生每依着老子道德經裏行者如有愛佛經的做和上去者若不願爲僧娶妻爲民者除道德經外說謊做來的道藏經

卷三

三

文并印板盡行燒毀了者今差諸路釋教衆總統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前去聖旨到日不以是何官吏先生道姑秀才軍民人匠屬房打捕諸色人等應有收藏道家一切經文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添氣力用心

緝拘刷見數分曉分付差去官限同焚毀更觀院裏畫着的石碑鐫着的八十一化圖盡行除毀了者自宣諭已後如有隱匿道家一切說謊捏合毀謗釋教偷竊佛語窺圖財利誘說妻女此誑惑百姓符呪文字及

道○家大小經文若所在官司不添氣力

拘刷與隱藏之人一體要罪過者外民間諸子醫藥等書自有板本不在禁限准此

至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卷三

三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二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一二七頁下二行首字「補」，徑、清作「論」。

一 一二七頁下五行末字「玄」，徑、清作「去」。下九行第一四字清同。

一 一二九頁中六行第一五字「玄」，清作「去」。本頁下三行第一四字、六行第九字同。

一 一二九頁中一八行眉註「親遇太祖」，徑作「親面聖顏」。

一 一三〇頁下三行第二字「炎」，徑、清作「尖」。

一 一三二頁中六行末字至次行首二字「六皇后」，徑、清作「太皇后」。

下同。

一 一三二頁下一七行末字「奏」，徑作「奉」。

一 一三三頁中末行「大竺」，徑、清作「天竺」。

一 一三三頁下一四行「大兵」，徑作「太保」。

一 一三三頁下末行第四字「白」，徑、清作「曰」。

一 一三四頁上一行「太公」，徑作「而太公」。

一 一三四頁上一行「復心」，徑、清作「腹心」。

一 一三四頁上一三行第三字「文」，清作「交」。

一 一三四頁上一八行第一〇字「開」，徑、清作「間」。

一 一三四頁上末行末字「貪」，徑、清作「貧」。

一 一三四頁中九行第一一字「比」，徑、清作「北」。

一 一三五頁下一六行「方圖」，徑作「方圖」。

一 一三五頁下一七行第一一字「遺」，清作「遺」。

一 一三五頁下一九行第一五字「遂」，徑作「襪」。

一 一三六頁上二行「正月」，清作「二月」。

一 一三六頁上一九行夾註左「世係」，清作「世傑」。

一 一三六頁下四行「王印」，清作「玉印」。

一 一三六頁下六行「歲抄」，清作「歲抄」。

一 一三七頁上七行「八十一」，徑作「二十一」。

一 一三七頁上一五行「祈真人」，清作「祁真人」。

一 一三七頁中一行第一三字「商」，徑、清作「商」。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三

泰三

嘉興路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年十九年八月賜文天祥死時年四十七歲矣甲申正月六

日大赦

乙酉二十二年十二月安重

泰三

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翰林院

唐方楊文郁王構趙興李繼閣復李

鑄李益王益奉勅撰正奉大夫樞

密副使臣商奉勅書光祿大夫

中書左丞相監修國史臣耶律楚

勅篆額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詔遣資德大

夫總制院使兼領功德使司事相哥論翰

林院戊午僧道持論及至元十八年十月

二十日焚毀道藏偽經始末可書其事於

石臣監等謹按釋總統合台薩哩所錄事

迹昔在憲宗皇帝朝道家者派出一書曰

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鑄板傳

布其言鄙陋誕妄意在輕蔑釋門而自重

其教屬賓大師蘭麻總統少林長老福裕

以其事奏聞時上居潛邸憲宗有旨令僧
道二家同詣上所辨析二家自約道勝則
僧冠首而為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為僧僧
問道曰汝書為論化胡成佛且佛是何義
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

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謂覺者
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佛陀
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耶是時上特
語近侍曰吾亦先知仁義是孔子之語謂
佛為覺仁覺義其說非也道士又持史記

諸書以進欲出多說僥倖取勝帝師板的
達發合師八曰此是何書道曰前代帝王
之書上曰汝今持論教法何用攀援前代
帝王帝師曰我天竺亦有此書汝聞之乎
對曰未也帝師曰我為汝說天竺頻婆羅

王贊佛偈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
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
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在道者不能對
帝師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否曰無又
問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曰此外更有

何經曰無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曰無帝
師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又無其為偽
妄明矣道者辭屈尚書姚弋曰道者負義
上命如約行罰道近臣脫歡將道者樊志
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為僧焚偽

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為道流所據者二
百三十七樞至是悉命歸之道教提點甘
志泉所據吉祥院其一也據而弗歸至元
十七年夏四月僧人復為微理長春宮道
流謀害僧錄廣淵聚徒持挺毆擊僧眾自

焚廢舍誣廣淵遣僧人縱火且聲言焚米
三千九百餘石他物稱是事達中書省辦
其誣甘志泉王志真款伏招遣樞密副史
劉李羅及諸大臣覆按無異詞志泉志真就
誅劉李羅流竄凡十人仍徵所聲言米物如

其數歸之僧眾有道家偽經尚存為言者
聞諸皇太子十八年九月都功德使司脫
因小演赤臺台往年所焚道家偽經板本
化圖多隱匿未毀其遺藏諸書類皆毀毀
釋教剽竊佛語宜皆甄別於是上命樞密

副史與前中書左丞文謙秘書監友真釋教總統合台薩哩太常卿忽都于思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在京僧錄司教禪諸僧及臣等諸長春宮無極殿偕正一天師張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誠大道掌教李德和杜

福春暨諸道流考證真偽翻閱兼旬雖卷帙數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為老子所著餘悉漢張道陵後魏寇謙之唐吳筠杜光庭宋王欽若輩撰造演說鑿空架虛固有根據詎毀釋教以妄自尊崇復愛慕其

言而竊為已有假陰陽術數以示其與眾諸子醫藥以誇其博往往改易名號傳註訛舛失其本真文所載符咒妄謂佩之令仇家人商賈倍利子嗣蕃息仇儼和諸如駕鸞之偶有偶將以媒淫亂而規財賄至有教人非

望佩符在臂則男為君相女為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之語其偽妄駁雜如此留之徒以誑惑愚俗自道德經外宜悉焚去百等同辭以聞上曰道家經文傳訛踵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

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知以是端試之俟其不驗焚之未晚也遂命樞密副使李羅守司徒和禮霍孫等諭張宗演祁志誠李德和杜福春等俾各推擇一人壽佩符入火自試其術四人者奏言此皆誕

妄之說臣等入火必為灰燼實不敢試但乞焚玄道藏庶幾潔雪臣等上可其奏遂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文字及板本化圖一切焚毀隱匿者罪之民間刊布諸子醫藥等書不在禁限今後

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髮為僧不願為僧者聽其為民乃以十月壬子集百官于闕忠寺焚道藏偽經雜書遣使諸路俾遵行之臣盤等聞老氏之為道也以清淨為宗無為為本謙冲以處已

損抑以下人非有貪欲好勝之事厥後枝分派列徒屬寢成威說成偽誇誕百出清淨一變而為污穢無為一變無所不為如漢之文成五利致身求僊恍惚誕幻帛書飯牛之詐黃金可成之妄一但敗露為武

帝所誅三張之徒以鬼道教眾倡亂天下為皇甫嵩曹魏所滅宋王浮昔居上清寶籙宮與女冠為姦姦林靈素自稱神霄紫府僊卿橫大水不驗並為徽宗誅竄而死迨金末年復有麻坡先生錢笠李二人以姦

謀秘計出入時貴之門肆為淫污之行咸受顯戮歷代以來若此之類不可勝數追惟禍亂之源姦宄之本率皆假符籙以神其教託偽經以警其俗橫肆巧誣倡為詭狀詆毀聖教寇攘內典固已悖老氏不爭

不盜之禁矣及陷刑辟皆是孽自內作悞將誰咎哉且夫釋氏之教宏闊勝大非他教所擬倫歷百千世聖帝明王莫不尊崇東冒扶桑西極昧谷冰天桂海山河大地昆蟲草木胎卵濕化有情無情百千萬類

皆依佛蔭生息動止於天地之間故天上天下惟佛為尊超出乎有生之表歸極乎無碍之真智周三界神妙諸方澤及大千功用不宰其大有如此者慈航所至無溺不援法雨所霑有生皆潤憫世人之沉淪

金野海顛覆迷津屢轉多生流連累劫將使
之脫凡企聖獨弊崇真故神光破沉晦之
門大覺指無生之路其仁有如此何意狂
謀邪形妬忌雖積毀銷骨衆照漂山法體
圓成初無小玷譬如盲人之毀日月何傷

日月之明井蛙之小河海奚損河海之大
多見其不知量也欽惟聖天子識超四諦
道慕三乘衆無象之真空傳法王之心印
所以尊崇之禮飯向之誠矯百偽以從真
黜群邪而歸正有不容不嚴者焉况乎筆

墨勸姦妖術誤世恣爲欺誑鼓蕩群愚若
不大爲改革則邪說肆行枉道惑衆其如
天下後世何凡天下之理有善有惡有正
有邪有真有偽常混然而同處雜然而並
行自非稟上聖之資誕生知之性智出庶

物明照群情則紅紫之亂朱哇淫之變雅
是孰得而辯明之哉由是言之聖天子匡
濟真圖翼扶大法之功至矣衆諸聖不可
有加矣于以鑒含靈之耳目開正途之斥
穢使般若之光永乎無際劫過滿恒河沙

界延洪聖壽於無疆衍縣儲君之福利鼎
祚於億萬年之久者庸有既乎是可迷也
若等敢爲之書以貽後人俾爲老氏之
學者有所警焉

大元至元辨偽錄隨函序翰林直學士奉

訓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張伯淳撰天無
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辯偽錄之所
云良有以也洪惟聖朝繼天立極論道經
邦以佛心子育萬方以正法澤被四海至
元辛卯之歲孟春大雲峯長老邁吉祥欽

奉

皇帝明命撰述至元辨偽錄奏對天顏睿
覽頒行入藏流通原其所自乙卯間道士
丘處機李志常等毀西京天城夫子廟爲
文城觀毀滅釋迦佛像曰玉觀音舍利寶

奉

塔謀占楚剎四百八十二所傳襲王浮偽
語老子八十一化圖惑亂臣佐時少林裕
長老率師德詣闕陳奏先朝蒙哥皇帝玉
音宣諭登殿辯對化胡真偽聖躬臨朝親
證李志常等義墮辭屈奉旨焚偽經罷道

爲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黨占餘
寺派弊益甚丁巳秋少林復奏續奉綸旨
偽經再焚僧復其業者二百三十七所由
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而其徒竄匿未復邪
品說詭行屏處猶矣驚瀆聖情由是至元十

八年冬欽奉玉音頒降天下除道德經外
其餘說謊經文盡行燒毀道士愛佛經者
爲僧不爲僧者娶妻爲民當是時也江南
釋教都總統永福楊大師建真佳大弘聖
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載

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者昔於山
寺也道士胡提點等舍邪歸正罷道爲僧
者奚啻七八百人桂冠於上永福帝師殿
之梁拱間故典如南嶽山之券爲事佛者
戒試嘗考之自大教西來漢明帝迎摩騰

竺法蘭二師於洛陽五穀道士褚善信等
上表譏毀佛法當時集壇以佛道二經焚
之通經悉爲灰燼佛經放光無損尊者踊
身作十八變有狐非獅子類燈非日月明
之至言道士爲僧者不可勝數如寇謙之

編安崔浩感魏太武而崔浩卒以族誅其謀最之挫屈其城源於馬邑齊顯之愧陸修靜唐總章元年法明辨化胡之偽勅搜聚天下化胡經柳客大其書矣由古而今歷代帝王之制斯可忽諸蓋世事等

卷三

視三界衆生猶如一子其背大覺是子背其父也子背其父是自昧其所天也且師老子者道德二篇以清虛澹泊絕世并聖立其宗隱居以求其志儵然無爲爾今盜名之徒競嘯黨援假立冠褐唆侈宮觀苟

世利養豈老氏之用心哉况老氏謂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辯者不善善者不辯勿矜勿伐抱一爲天下式而占毀佛寺竊經扇化胡之偽是若拙若訥歟是善者不辯歟師老子而違其術亦復違其自宗矣若嫡

師於老子者則弗爲也過歸末流爾雖然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蘭蕙之於薰蕕旂檀之於穢壤則世未有舍鳳凰麒麟之瑞蘭蕙旂檀之馨而恆走獸飛鳥之常薰蕕穢壤之垢者人心天理愛惡之所

同也奈何菽麥未折而甘事於偽妄不實之教復矜誕其浮辭侮慢大覺訕毀至聖而弗憚三途之淪溺乎斯辨偽錄之正名教造理淵奧排難精明凜乎抗凌雲之勁操坦然履王道之正塗而隄備後世之溺

卷三

於巨浸者其爲言也至矣蓋有偽則辨無偽則無辨豈好辯哉弘四無碍之辯者道公之德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我皇金言喻辭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信乎王言如絲其出如

綸明逾日月堅逾金石爲萬世之龜鑑則斯錄豈小補哉

辨偽錄序蓋聞五運未形元無人物之號三才既立乃叙尊卑之名肇分六文始畫八卦而有書契定乎訓章鳳篆龜圖金騰

玉字百家之異轍萬卷之分區雖理究乎精微言殫乎物範紀情括性未出乎域中原始要終詎該於化內况乎法身無相高越於象帝之先真諦絕稱迥出乎思議之表英猷茂實代有人焉如意者俗姓乎延

氏太原人也世傳纓冕累葉播遷代郡因爲家焉九歲落紺隨師請業玉雖荆岫價重之德彌彰桂生幽岩馨香之風遠遞阿師內窮三藏之奧外覈九流之源名冠於中華聲聞於朝野運談天之口施不世之

才郁郁間綺錦之文雄雄倬凌雲之氣班馬之珠玉未可同年顧陸之文章寧堪並駕至若莊生墨生之學黃老李老之書三清謗道之文十異九迷之錄混元隱月之秘靈寶赤書之儀煥若宵膺明猶指掌加

以禪參於五派傍閱於群書既有雄才特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窮挫邪則有吼石之功扶正則具鞭屍之德固以才侔安遠學邁生融實覺海之龍鱗題佛門之柱礎切見全真道士者丘處機李志常史志

卷三

經今孤璋等學業庸淺識慮非長並爲鄙辭排毀正法擊鼓布鼓竊比雷門使中下之流咸生邪見欽奉薛禪聖明皇帝發大悲心愍其盲瞽恐墮泥犁勅令製斯論耳震蕩法海摧破詞鋒碧難之銳竟馳黃馬

之戰爭驚狀鴻爐之焚鐵翼猶炎日之煉
輕冰負勝之傳於斯可見暫歸愆定已破
魔軍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復欽奉先
皇帝聖旨勅令天下偽經一時焚盡由是
佛日重暉於碧漢法雲廣布於閭浮右如
意所作文賦注解四經序韓文別傳性海
賦等在世已傳然茲論五卷二百餘紙窮
釋老之淵源分邪正之優劣蓋唱彌高而
和彌寡深可媿焉余文慚綺靡學匪通圓
觀斯論之嘉言欽吾皇之鴻護不勝手舞

魁爲斯引輒以藤綆懸彼珪璋庶博雅君子詳其致云爾大雲峯住持襲祖沙門雪谿野老貴吉祥述

大都道者山雲峯禪寺住持如意祥邁長老奉勅撰辯偽錄五卷其畧云安立天尊

偽化云道者萬化之中而後生空洞空之極尊於
 此一也真一之氣化生之上後歷九十九萬億
 九十九萬億歲乃化生上三合而成德共生無
 上乃虛皇天尊又歷如上歲數乃生中三
 氣三合而成德乃生玄老即元始天尊也又
 歷如上歲數乃生三氣三合而成德共生三
 太上即太上道君也自復八十一氣復生三
 氣每氣相去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三

合廣德共生李老君蟠四聖相次各不相
謂之獨化老君生後乃生五運謂太易
大初太始太素太極○老君混沌之祖宗
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乾坤
辯曰蓋聞龍圖鳥篆之文龜書科斗之典
玉版玉牒之記金縢金匱之書秦漢魏晉
之章宋齊梁陳之簡記事記史直筆直言

靡覩虛皇之名不聞元始之號安有手執玉圭身掛黃褐頂垂皓髮頭戴金冠別號天尊高拱三清之上獨稱教主統御九華之宮縱有天尊之名並是偷竊佛語古經稱佛名爲天尊不關道君之事竊他美稱

妄自尊嚴取信通人斯言謬矣案列子及
易鈞命訣皆云天地未生之前有太易有
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說者咸云太
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
形之始也太素有質之始也太極者質形

已具混沌未分也太極之後乃生兩儀謂
之天地夫名從實生實從名起名實既著
其道乃行太易之前杳然空洞漠漠漠
本絕音容何得謾張九氣妄生四人虛上
生虛似敲空而求鶻偽中起偽如起影之

尋蹤豈不思既立其名須有其體既立其
體須有氏族且道虛皇元始誰人所生氏
族何起居在何處若有源系出在何書若
無來由即是虛設又空洞之前本無歲數
今標歲數愈見虛張蓋數目起於伏羲甲

子唱乎皇帝將今記古顛倒何多且上之
三尊爲有形耶爲無形耶若是有形不在
太易之上爰從父母而生須有年代時處
姓氏名字前云三氣共德而生則是以氣
生氣與氣不殊何有形名若是無形本無

名位下第七化乃云老君以上皇元年九月二日出遊西河遇元始天尊乘八景玉輿駕九色玄龍群仙導從手把華幡師子白鶴嘯歌邕邕同會西河之上授老君洞玄玉符此是誰耶進退兩求並無準的則知海峽虛談有名無實彫冰鏤雪枉廢桐章山海之所不收大荒之所不載庸愚巧飾何足信哉老君衰周之柱史詎云混沌之祖宗避周亂而過函關妄云天地之父母既自語之相戾何函矢之相攻掩耳偷

鈴欲隱獨露道德章云吾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老君獻胡王妻子與胡兵格戰何有慈乎衆玉衡之輿坐金闕之內披九色離羅之衣廢九光偃鶴之蓋何有儉乎生於無始起

於無因爲萬道之先作元氣之祖觀混沌
未判視清濁之未分爲帝王之師作天
地之母何有不敢爲天下先乎遼陽高靈
字仲常遊東京白鶴觀見三清像指其右
曰此何像也觀主對曰老君像曰何代人

曰周定王時又指左曰此何像也主曰道
君像曰此何代人主倉惶未荅憲指中尊
曰且饒這元始天尊聞者傳以爲笑
創立劫運年號偽第三化云始則太虛之
氣其氣相擊往來亂射
經百億萬氣之後其氣方慢往來流行爲射
自然之氣此偷佛書世界初成風輪下旋

志史記天官之書皇甫謐之帝年陶隱居
之帝紀未聞五運之前先有年號三氣之
內虛立劫名既清濁之未形只是洪濛一
氣何有老君元始五老九天雖竊佛主劫
之名而不曉成壞之數梵云劫波此云時

分時雖長短皆立劫名錯謬梵言迷惑體
相釋教未來此劫但有劫殺劫賊故許慎
僧起說文云以兵憐人曰劫又魯將曹沫劫桓
公於壇上求所侵地此則逼奪名劫豈有
劫運之言乎今陳此言妄竊見矣夫名位

既有年號斯張將以率領萬方整齊四海
混同九有同一車書天子至尊得建年號
無名位者不敢立焉孔子雖然刪書定禮
辨別君臣以無貴位止號素王矧乎老聃
周之柱史臣子之列而草竊帝王妄建年
號哉况軒皇之前本無甲子黃帝臣大漢
號造甲子
武之代始建年號武帝始
立年號將古標古亦何
偽乎或曰老子生於天地之前別立年號
有何乖違蒼曰既在天地之上乃是太易
之前世界未形君臣無跡杳然空寂唯一

溟濛建立年號統領誰人乎明知偷佛莊嚴賢劫星宿之意而立此延康赤明青蓮之目彼明三世此約一時正同山羗偷王衣物迷惑顛倒上下失次爾下云老子生於天崗李谷字曰光明則在三皇之後何

得老君以陰陽二氣結爲混沌而分布天地耶首尾兩端穿鑿見矣

辨偽
第三
開分三界偽第五化云天地有形之大者
地之父母故能分佈清濁開闢天地運玄
元始三氣而成天上爲三清三境即始
爲玉清境元氣爲上清境玄氣爲太清境
又以三清之氣各生三氣合成九氣而爲

九天第一爵單天第二上神壽無量壽天
第三梵藍須延天第四寂然境術天第五
波羅星家不攝樂天第六高座清明天第九
第七靈化梵輔天之九各生三氣每氣爲
無想無愛天此之通此九是其數也初六
一天合二七極三清是明次一清下六天
則三界四民上黃天六太曜天天次一十八
天鳥欲界五元明天六七曜天天次一十八
四天胎界一元明天天六太曜天天次一十八
四鳥色界一虛無天天二太極天天次一十八
天鳥色界一虛無天天二太極天天次一十八

泰三
士五

四榮華天五明明天十六皇節天十七靈明天
八端靖天安天十極理天十一元藏天
十五太安天十六無思天十七既樂天十八
八景天次四爲無色界一霄度天二十
元同天妙成天又四禁上天此二常天
名爲三界此上又四禁上天此二常天
融天二王隆天三覓度天四寶奕天此四
天起出三界又云上三天鳥三境界一曰
太赤天二白虫餘天上三天鳥三境界一曰

基禹有大夏湯有大漢文王有辟雍武王
有下武鯨作城郭蚩尤作兵器堯伯造醫
俞附脉經伶倫制律隸首作算容成作曆
大桡造甲子箕仲作車曹胡作衣伯余作
裳於則作履共鼓作舟楫巨揮作弓夷牟

作矢黃雍父作杵臼孟莊子作銘趙武靈
王作靴蘇威公作篋暴辛作墳后稷之孫
叔均作犁蒙恬作筆蔡倫作紙夏昆吾氏
作瓦此皆各有其主群書所明何得自秘
覽焉我造又周易繫辭孔子所述列明古

帝製造之事如云包羲氏之王天下也觀
像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
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
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神農
氏為耜為耒以利天下日中為市交易有

無乃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諸乾坤如此歷陳法易造物不言老子所
造也竊功業標為己能銜名自高君子不
忍又云老子在堯時為務成子者案後漢
應劭風俗通云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

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
越時為范蠡在齊為鴟子此則務成子乃
東方朔非干老子明矣何得妄加鈎引紐
老子為人師乎案魯哀公問於子夏曰五
帝三皇皆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皇帝聖

乎太真顯頊學乎緣圖帝嘗學乎赤松子
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跖禹學乎西王
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
王學乎郭政周公學乎太公呂望上之所
叙文極分明而言老子隨代為帝王師何

出言之狂悖哉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且老
子衰周柱史史有明文本是人臣逆為上
古帝王之師履冠戴履何顛狂之甚乎又
上文云上古之君皆受教於老子則桀紂
之不作幽厲之無道秦皇之凶暴王莽之

篡逆亦老子之所教也既然如是則老子
為悖逆之魁首巨猾之元匠不忠不孝老
子之所生不義不仁老子之所主為人師
者不亦慚乎老君既說隨代為師而秦漢
之下至於金朝偏無一現乎今既無矣古

亦虛焉且漢文恭儉孝武英明孝明達禮
樂之情孝章優儒雅之遺魏文帝風派文
藻晉世祖明達寬仁宋文帝致治昇平梁
武帝文武兼備隋高祖混同四海唐太宗
混一車書此時不俟老子之化而皆金聲

玉振則知牽合巧會枉廢詞章祇可狂於
間閭難可信於達士嫫母加粉見者愈嗤
隣女效顰鄉人不貴

老子出靈寶三洞偽第九化云太上老君
經三百卷符圖七千章玉訣九千篇老君

於上三皇時出為萬大法師又恍惚中法
師當龍漢元有授上一皇洞真經一十二
部以無極之道下教人間其時人壽九萬
歲中三皇時號玄經一十二部行無上正真
之道以化於人其時人壽六萬歲於下三
皇時出為神號金關帝君當開皇元年授
人其時人壽一萬二千歲夫洞真洞玄洞
神第一十二部合為三十八部尊經也

辨曰夫仲尼入夢十翼之道始宣伯陽過
關二篇之教方闢有名為萬物之始無名
為天地之先混微妙而同玄驚寵辱而一
致谷神不死久視長生挫銳解紛謙卑自
牧此老氏之旨也自餘教典皆是偽書制

雜凡流唯尚誨競採佛語換體安名擬
三界而立三清做三大而立三洞虛勞欲
墨安飾詞章何以知之漢時張道陵造靈
寶經王褒造洞玄經吳時葛孝先造上清
經晉時王浮造明威化胡經鮑靜造三皇

經後改爲三清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四
真步虛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隋末輔
惠祥改涅槃經爲長安經後事發被誅案甄
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
爲道經如此詳之代代穿鑿人人妄制採

他佛教標爲道書或言仙洞飛來或言老
子再現群賢不親道士獨傳欺調時君不
懼朝憲故唐琳法師對太宗皇帝云若擬
肅溫衆議道家止有道德二篇如依漢明
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
有一千准備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
玄都目錄轉復攝多既其先後不同顯知
後人妄制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
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
何乃黃領獨知美賢罕觀典藉不記書史

無聞試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爲是
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若也更說應有
時方師資傳授爲是何年何月何邦何代
若在天上面說何人傳來若在西域而談
何人譯出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

理須焚剪又漢晉之代僧號道士冠襟得
志僭冒其名今稱法師愈爲矯飾法師之
號源出佛經萬卷百家本無此語且爲法
之師名爲法師法即是師名爲法師名義
不知妄安已號按賢劫已來有三佛出初

佛出時人壽六萬歲第二佛出時人壽四
萬第三佛出時人壽二萬何乃改彼三皇妄
合其數又前說云上三氣中而有龍漢赤
明之號是時五運尚無但唯一氣何有三
皇之君人壽之數乎上古縱有五龍四姓
九頭十紀亦無三皇建立年號試問龍漢
赤明上皇開皇諱君之年乎若言有說史
無明文若言無憑不可妄立扣其兩端竟
無一是又伏羲之前文字未有何出三洞
靈寶之篇乎又十二部名源出佛經一代

時教類分十二道家名義不知何以妄著
已典如琢美玉擬作醜室雖受劬勞智者
見誚

遊化九天僞第二十六化云是時老君於
初至第一天見彼利天帝乘九光元靈之
輿降七元交廣之蓋建五色攝魔之節金

辨曰昔我世尊初成正覺不離道樹而起
諸天一身不分而遍一切即多而一即一
而多猶如素月流空影分衆水大塊噫氣
萬寂怒獅大小咸周遠近無隔無心頓應
豈正九天伯陽周之柱史尹喜函谷關吏
身居下位難等聖蹤欲爲已德蓋善竊者
鬼神不覺既爲人知非是好手離欲而獲

輕舉禪定而感神通老子既無此功何以
升於天上昔列子居鄭夫妻相忘耳目不
分倘然絕寄心凝形釋骨肉都融然後身
如槁葉隨風東西萬里頃更過旬乃返而
莊周譏云猶有所待矧乎老耳不絕妻子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三
校勘記

起於初氣何有老子而生既言紫筆書林乃在蒙恬之後牽今引古欺我賢人孔安

國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

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言常道也易則三聖方定詩則群英之言

春秋孔子所修禮則周公所定爾雅周公

所纂國語丘明所述劉熙釋名許慎說字

碑蒼廣雅桂苑珠叢顧野王之玉篇陸法

言之切韻各有源流非干老聃而言墳典

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荒唐謬談侮弄

明哲亦猶相如上林說盧橘夏熟楊雄甘

泉賦玉樹冬菁聽其言則洋洋美耳究其

事則杳杳傳刻乎國名虛設妄採他書

大福堂改大堂而取名東浮黎彷彿扶桑而

立號南禪黎華重黎而標字西衛羅竊於

迦維羅衛壯方全收爵單越名十州所不

收神異所不攝地理無所紀括地絕形名

空闌五車了無一實偷鈔掩耳斯之謂與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三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一四〇頁上一四行正文第二字

「商」，徑、清作「商」。下同。

一 一四〇頁中七行第三字「玄」，清

作「去」。

一 一四〇頁下五行「鍊笠李」，清作

「鐵笠李」。

一 一四一頁上一九行末字「荒」，清

作「荒」。

一 一四一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日」，

清作「白」。

一 一四一頁下一三行「桂冠」，徑、清

作「桂冠」。

一 一四二頁中末行「乎延」，清作「呼

之」。

一 一四三頁下一六行末字「詞」，徑、

清作「詞」。

一 一四四頁上末行夾註右末字「又」，

徑、清作「天」。

一 一四四頁下一五行夾註右「七曜天」，徑、清作「七曜天」。

一 一四五頁上四行夾註「太俱」，清

作「太昊」。

一 一四五頁上一〇行眉註，徑無。次

頁上一〇行、一九行同。

一 一四五頁中一五行夾註右「項項」，

徑、清作「顓頊」。

一 一四五頁下七行第九字「君」，徑

作「居」。

一 一四五頁下九行「潢潦」，徑、清作

「潢潦」。

一 一四五頁下一九行「女媧」，徑、清

作「女媧」。又「軒冕」，清作「軒

冕」。

一 一四六頁上三行「伶偏」，清作「伶

倫」。

一 一四六頁下九行夾註左「九年」，

徑、清作「九年」。

一 一四六頁下一〇行夾註右「上官」，

清作「上官」。

一 一四六頁下一一行夾註左「元有」，

〔清〕作「元年」。

一 一四六頁下一四行夾註左「十二部」，〔清〕作「十二部」。

一 一四七頁中四行「西城」，〔徑〕、〔清〕作「西域」。

一 一四七頁下六行夾註右第七字「退」，〔清〕作「迎」。又左末字「橋」，

〔清〕作「嬌」。

一 一四七頁下七行夾註左「天童」，

〔徑〕作「金童」。

一 一四七頁下一三行第二字「正」，

〔清〕作「止」。

一 一四八頁上一二行夾註左第二字

「其」，〔徑〕、〔清〕作「甚」。

一 一四八頁中一四行第一〇字「八」，

〔徑〕、〔清〕作「入」。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四

泰四

嘉興路太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常集

周文王時為柱下史偽第九周文王時化云

君為變色于時帝封荒靈天下塗炭乃乘
飛颿之輪風伯前驅彭祖乘降於岐山
為柱下史作赤精經教文王以仁義之道

泰四

作璇璣經以授周成王康王之代世為
柱下史昭昭王時有黑氣之祥老君以八天
用後成膠船之難

辯曰蓋聞九頭五龍之紀重瞳四乳文王
之書金秦火漢之文黃魏白晉之典不聞
文王師於老子璇璣訓於周公但云文王

師於太公武王師於姬旦群書具載先儒
盛談何乃遠戾百家別張毛目蓮心贊唱
勝昧目生靈夫欲聖人者宜務其實無稽之

談自招世誚案史記別傳老子生於定王
之世與孔子相接何乃妄為西伯之時乎

既是聖人見紂荒淫宜盡力規諫匡其不
逮而乃高乘飛輪棄而遠遁為忠臣者固
若是乎昔日過關崔徐甲而為御乘薄奉
之車今則乘飛輪風伯前驅彭祖驂乘
何自高之不經乎况彭祖此時已歿風伯

不肯前驅文王自公劉以來世積仁孝美
化行乎江漢仁惠及於行輩何待赤精之
教哉周公制禮作樂代臨天下設金縢而
表誓製周禮而流規何用璇璣之教乎昭
王時號明君史無黑氣之變妄改白虹之

兆而云黑氣之言授以隱文又成孟浪之
說前云老君為九天教主金闕帝君建七
曜之冠披九色之帔乘八景玉輿駕五色
神龍金闕之中坐玉帳之內仙童左奉玉
女右陪萬聖擁隨千靈翊從老子既有如

此高貴之位而不肯居返就守藏之職屈
身為臣侍君之傍立柱之下晨趨暮拜端
笏指紳捨喬木之高遠投幽谷之賤地翻
為上倒下以何謬哉變色之號周書之所不
載金闕帝君爰從道士虛張有名無實孰

泰四

肯傳信哉風雨影種雷尋根此之謂與若
以昭王不信故感膠船之難者秦皇求仙
親臨海上凌波涉險冀遇神仙虛想安期
之名不觀美門之面沙丘道死鮑臭薰人
漢武好仙身著羽人之衣口飲天表之露

縱樂大之說說信少君之詐術而身入茂
羅陵竟無一補魏太武任冠謙之說建靜輪

天宮費鳩人勞終感癘疾周武帝口服丹
藥身服黃衣熱發晉陽失音而死唐武宗
師趙歸真餌金丹藥會昌不滿早致崩亡

近宋上皇信林靈素遊月宮誦太極之章
佩驅邪之劔而亡國破家身死東韓此之
數君皆傾誠一志望享千年而遺患彌留
竟無一驗議以膠船之難不亦妄求人過
乎幸人有災君子不為也

前後老君降生不同偽第十第一化云老
之前第二化中老子生在三氣之中第五
化七年老君姓李諱弘元曜字光明以上
和七年北玄王國天有靈鏡山李谷之
育於母既誕之夕有三日山出於東方
吐水月妃散花之童有彩雲五歲體道
真二而始有金花童顏家離超道風
塵後感元始下教授以籙儀太章太洞真

泰四

經書微天帝玉清君以瓊與下迎賜丹壺
符書為上清金闕後聖帝君掌握十河
海神仙第十一化云老君以清濁元氣
月一神無上老于號大元王女三千七
年號無上清漢元一號大元王女三千
云老君以清漢元一號大元王女三千
十一年號高上老于號大元王女三千
清漢元一號高上老于號大元王女三千
十三年號九靈老于號大元王女三千
十八年號甲庚寅歲建午月入於玄妙王

女口申八十一至丁酉年庚寅歲一
月十五日生母剖左腋李樹而相
行九步生蓮花九龍吐水具七十二
八十一好左手持天右持地日天上
下唯獨尊我營開揚無上道法普度
切又云李靈飛得修生之道真妻天
氏於瀨鄉書飛見太上從天而下化
珠各而有婦八十一一年生而皓首
生李為姓下

辯曰夫星流貫昂實標文命之祥電繞樞
星是顯軒皇之慶虹流華渚少昊於是膺
期星冠月輪顯項以之應瑞赤龍曉言
旌帝堯雲屯鬱蒸實徵漢祖此則聖人神
異譜牒具詳未聞老子初生三日共出九

步周行月妃散花日童揚彩之事且星隕
如雨日有蝕之春秋書之以為異事李耳
若有微瑞孔子何以不記乎且魯陽揮戈
而返日淮南子有景公善言而退榮新劉向
貳師拔劍而泉流書中耿恭拜井而水出

後漢荀有奇相書為美談老既無文事必
虛唱倚他大聖取為神奇夫聖人現相雖
有多途託化誕生事無兩體世尊百億化
身大千世界一時頓顯化緣事訖便入涅
槃老子隨代降生以何大謬乎本是李耳

安改其諱李伯陽而云光明隱其本名而
加美號史記真文一詞不錄道書偽說百
種粧填前之兩化說在太易之前後之十
紀重紀在伏羲之後尋虛撫偽誑惑後人前
說五歲疑真二十八道後則八十一歲生

而皓首自語矛盾何待他攻亳州瀨鄉實
而不認北玄玉國虛而妄傳聃耳蓬頭謬
說七十二相野合懷胎謂云周行九步採
他釋瑞而為老奇將此薰蕕亂彼蘭芷北
玄玉國山海之所不紀天岡李谷地里之

所匪詳王儉百家有太尉王儉弗聞玉女之
名何姓氏苑罕說玄妙之族案道士賈善
翔高道傳序云伯陽起迹於姬周既云起
迹於姬周則是老子不在商也明知陽甲
之時本無李耳衰周之際始見老聃胡曾

避亂入秦死秦槐里秦佚弔之三號
而出斯良證也何更疑哉史記本傳莫知
所終化胡浪語云過流沙將如來降誕之
頑合老子過關之氣汝雖巧會偽說孰憑

案燉煌寶錄云周桓王二十九年幸開豫
庭與羣臣對論古今王曰老聃父何如人
也天水太守索綏對曰老聃父姓韓名虔
字元卑癯跛下賤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
單乞貸年六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宅

上牧猪老婢子曰精數野合懷胎八十一
年而生老子生時皓首故曰老君此本實
跡蔽而不傳偷竊他他欲張老聖家有弊
帚享之千金斯言信與

三番作佛偽第十一告胡王曰使我弟子
為佛汝當師之即使尹喜變身為佛與胡
人為師今作桑門授以浮圖之法說四十
二章經又云老君至舍衛國自化作佛生
七寶臺身長百千丈遍滿虛空又云老
君將欲再世釋教以周莊王九年乃於楚
天門夫人胎至十年四月八日右脇降生
後入雪山修行六年道成類佛陀果號末
命昇寶天為善惠仙人

辯曰夫根深果茂源遠流長虎嘯風生龍
吟霧起聖人利見皆有深源昔植善因今
感妙果我佛世尊三無數劫積行累功六
度無捨而求菩提棄身命如恒河沙捐國
城如微塵數莊嚴世界誘掖群生然後應

然燈記補迦葉位下生中印託化王宮七
步周行指天地而猶貴三十二相映日月
而爭輝四王捧足出塵寰六年行滿而成
道現身百億國土說法四十九年播聲教
於人天摧外道於雙樹化緣事畢却返無

為應物適時如是示現何待老子始化尹
喜變身掩他神功矜為已勝佛生周昭之
代老降定王之朝世隔一十七帝年經三
百餘祀化已滿於天下教已滿於龍宮家
仰仁慈之風國遵釋氏之範豈假李耳重

整煩陀再現援前著後諂誑庸愚昔日過
關雇徐甲而為從奚有天人侍衛乎乘鹿
駝載車何有七寶之座乎廣顙聃耳焉有萬
丈之身乎狡佞不經欺賢調聖鯤化為鵬
蓋緣自變蛇蛻為雉匪假他功此皆物理

自然陰陽感召待時而發非他使然老子
自是凡人身為臣子何能別生神聖更使
尹喜作佛昧自心靈瞎他眼目恃禮慢聖
殃報拔舌善惠仙人將登八地遇然燈佛
受無生記此乃世尊往昔之號既然成佛

功成果滿化緣事畢入於涅槃遷神常樂之鄉永入無為之境豈可作佛事畢更作善惡仙人將後著前一何錯亂妄竊不真壞人視聽夫上天雖樂終是輪迴不免三災之殃難逃五衰之苦聖人超出生死苦

樂兩忘高超三界之津獨步六塵之表何
返歸天上却入囂塵雜污我聖人欺謗我
大覺此同棄天子之尊嚴慕廝養之賤役
捨華堂之廣廈悅鄙屋之茅簷汝欣賈奕
之榮我耻糞土之辱隋大臣楚國公楊素

行經樓觀見壁間畫像問道士曰此何圖也道士對曰老子化胡成佛圖素曰承聞老子化胡胡人不受老子變身作佛胡人方受是則佛能化胡道不能化何言老子化胡也荅士不能加荅善哉楊素之言此

佛之化乎以此考之則印土先有佛矣而
言尹喜作佛老子始變何欺吾門之深乎
樓觀尹喜故宅在關之南今道士居之仍在

學多識者也對曰聖則丘何敢焉然則丘情
 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王聖者然則丘
 帝聖者然則孔子曰五帝三王善任仁義者聖則
 丘弗知太宰曰三皇聖者然則孔子曰三皇
 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太宰曰大駭曰然
 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
 之入有聖者焉不治而亂不言而自信
 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
 為聖人也史志經云孔子在魯老于在周

以魯望周之洛陽故在西方蓋指老子為
西方聖人也孔子問禮之時先有猶龍之
歎故此指
老子也

辯曰夫自衛自媒婦女之醜行不矜不伐
聖人之深能是以舜美禹功嘉有勲而弗
競孔稱孟友孟之反猶退厚而居薄由是美

推指
切下
圖
惟佛為西方大聖人之語也
唐琳法師對太宗之表張
丞相作護法論皆引
此文佛西方聖人也
 在魯故指老子為西方聖人竊名冒聖欺

我何多僭聖人者不仁言乖理者非智且
道源之祖肇起黃帝非干老子老子師容
成子演五千文縱然說聖不能趕於軒轅
既三皇五帝孔子不推為聖返指老子而
為聖人不亦過乎蓋我世尊功圓萬行果

證十身派光徧於剎塵分身應於沙界不
可以人事測不可以處所求實三界之大
師是四生之慈父寰中獨步為王中之法
王出世獨尊為聖中之大聖故能高拱覺
場威行萬國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

之迷易剛詩卜偃之文章端木之言語馬
遷之辯博葛洪之談通輔嗣之玄談左慈
之神化並驅馳於域內言未涉於大方可
為善世之高流難作出塵之聖者案天竺
聖方群賢所聚過去諸佛共生於彼范曄

漢書云後漢西域傳史論文其土則殷乎中土玉燭
和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故古
昔賢能時有往者老子西昇經云聞道三
乾今改為開通字乾有古皇先生善入無為不始
不終永存綿綿是以西行又古本化胡經

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
心中空懊惱此則老子自指於佛為西方
聖人也又黃帝夢遊華胥之國其國在弇
州之西王邵注云此指西方天竺也周穆
王時聞西方有大聖人出世心甚懼之乃

厭化人使造父乘驊騮八駿西上崑崙觀日所沒
以厭其氣又西極有化人來能返天易地
聖力無方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
若神築中天臺以居之化人引穆王神遊
斯須之間已如數載又穆王五十二年如

來示滅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連
夜不滅王問太史扈多是何祥也扈多對
曰西方有大聖人衰相現爾穆王喜曰朕
常懼於彼今無憂矣此則竺乾勝方聖人
居彼故得賢王西求化人東來也又張蹇

奉使西窮河源至於大夏聞雪山南有身
毒國其人奉浮圖不殺罰乘象而戰身毒
音乾即今印度也此則仁慈之風詳於漢史明
也上之所引咸指印度以為西方佛生於
彼故指佛為西方聖人豈說洛陽以為西

方老子為聖人也。又云孔子先有猶龍之
歎。故此聖德指老子者。意欲將孔子一期
問禮之事。便為老子弟子。孔子曰。吾無常
師。主善為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學琴
於師襄。問樂於萇。弘問官於郯子。入太廟

每事問有問稼曰吾不如老農有問圃曰
吾不如老圃此明孔子虛懷納善汲汲於
道爾豈有一事便為師焉蓋當時老子為
守藏吏掌周公之禮典故孔子問之若以
問禮便為孔子之師則老農老圃亦孔子

之師我必不然矣沽名銜世求為人師君子不為也

合氣為道偽十三
 第一王十三化云老子月
 十二日至函關尹喜見邀歸本第說道
 德經二篇五千餘言尹喜扣頭曰願授其
 要老君曰善乃為解道德之要曰道者謂
 泥桓泥桓者天德也理在人頭中紫氣下

降下至丹田名堵謂脾也脾者中黃太
也丹氣徘徊居中元中半夜之時一氣
下田玄牝也居下元中半夜之時一
日降周旋三宮同血四日異名者謂精也
之精又玄者謂左右腎也衆妙之門道可
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為屎此
張道陵解道陵如說也無相生謂授
與腹也難易相成謂精與氣也此老
尹真節要也又授尹喜神丹經金液經
及

八煉九還丹。仙華派高飛。雲翔登天丘。赤黃之氣成。還
頂吏當得。雌雄分亂珠。可以騰變致行厨。
靈童玉女。戎為夫出入。無間天同符。真精
凝。稍善。沉浮。汝其琢。必求游。又授九丹
之名。及歌曰。圓三五。十一分。口四八。兩
寸。唇長二尺。厚薄均。腹三齊。坐無溫。陰在
陽下。奔首尾。武中。間大始。七十終。三旬內
二百善。調勻陰。大白黃。茅鉛兩。鑒聚輔
翼人于。宴官得安。存去來。將不出門。

辨曰夫道貴清淨德尚無為恬憺內持謙卑自牧不依此道別唱多端唯以行氣運功而為修養失道德之淳粹非自然之妙門虛設巧言妄加穿鑿保丹田為至道守兩腎為重玄鄙穢廉淨誑間里王喬羨

門之輩非好此方白石赤松之流不依此道丹經煉訣不見延年服餌食芝罕曾久視周武服丹至啞唐武服丹而早亡悞他多少賢良不守樂天之旨既道德真訣理極於此則道藏餘文不足貴也今之道

士更騁淺術或有扶鸞而亂書祇貪夜飲或有驅邪而斷鬼誰人除凶或有拘環牆而內守此謂坐馳或有惜言語而不行此謂痴默或有熊經而鳥引擬彭祖而齊肩或有飲氣而息神効龜鶴而老壽或有運

精而上腦謂挽河車或固丹田而內封謂之保養或有合氣而為道父子聚麀或有奪精而採神男女混雜扣齒謂之天鼓燕津謂之醴泉呼男根為金菜只圖強勁呼女竅為玉戶潛隱醜名呼童女為真人呼

交構為龍虎嬰兒姪女鉛汞丹爐故曰開命門抱真人嬰兒回龍虎戲三五七九天羅地網故張道陵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訣在於丹冊者玉門也唯以禁忌為急不許泄於道

露路道路者屎孔也又道家內朝律云禮法男女至朔望日朝師入私房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當立功德不得失內侍之序不得貪外道失中御之道不得抄前排後失次第之序亦不得嫌醜愛美又

云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兩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故老子云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冥行道平等昇太

清此等歌訣義皆如是將斯嫖嫖以為真修不思歸根復命之言維行合氣鄙薄之術以此求道枉陷人倫以此超昇終身巨得以斯滅罪罪不可止以斯消災災不可退以斯求福福不可生以斯出家家不可

出何異蒸砂作飯虛受劬勞鏡裏尋真終無所獲嗚呼棄驪珠而拾礫幹憂鼎而羨糠自悞悞他死沉苦海哀哉哀哉偷佛神化偽十四劫第四十二化老子入摩國自立浮圖教名清淨佛號末摩尼至舍衛

能燒萬丈又至蜀賓降胡王及王子火不驚戰一時摧落飛電八衝胡兵百萬弓矢擊大山至郭先生空中頭贊又至條支國手迎表羅國左手把日右手把月六種外道至天地冥暗山飛石裂海水逆流山川空行又至金人拜禮老君謂胡王曰此吾弟子與空而下拜禮老君謂胡王曰此吾弟子與

汝為師又留神錄今得法味又於毘摩城地變金色放九神光偏照塵沙國土即有赤靈真人中黃丈人太一真君九宮六丁八卦神君青龍白虎散花玉女浮雲而至老君坐七寶座城后皆來聽法留尹喜作佛及鉢於毘摩城却升天去老君入於樹下化玉座與王說浮圖度乘門二千五百人受以戒律又六十六化云于闐國毘

摩城加蓋是若君化胡成佛之處中有石幢刻記其事云東方聖人號老君來化我國下引八學上誤證其事跡辨曰案後漢西域傳三國志魏隋書西域志合一百卷成西域志並紀西天五印有佛聖跡或幢或柱咸勒其事不說老君曾

留名字初張騫西來始傳浮圖之說至於
今代國使往還無慮百人並不見老君西
化之說古谷皇帝西征盡海所到之地唯
有佛僧行近西北海有一國土城中佛塔
森然若林彼國君王唯是和上又唐王玄

泰四

三

策奉使西行至摩竭陀國於耆闍崛山及
佛成道處咸述碑銘讚佛聖化未聞說有
老君之事王玄之銘贊在王玄策傳中又湛然居士扈從
太祖西征于闐及可弗義國越天山過雪
嶺風化具詳亦未知有老子之事即今照

烈大王皇帝親弟鎮守西域在尋思千西
南雪山之西使命往還來往不絕除親諮
詢老化並云無聞則老子神異道書偽
出既非通論何足信哉欽奉
聖旨禁斷道藏偽經下項見者便宜收取

化胡經王浮撰 猶龍傳 聖紀經
西昇經 出塞經 九天經
赤書經 上清經 南斗經
玉緯經 紀勝賦 辨仙論宋
龍邪論 三破論齊人張融撰 明真經唐

太上寶錄

十山論

青陽宮記

玄內傳

帝王師錄

三天列記

十典九迷論唐呂

歷代應現圖

欽道明證論唐

佛道先後論

欽道明證論唐

辟邪歸正論杜光

輔正除邪論吳

辟邪歸正論杜光

辟邪歸正論杜光

十二虛無經

藏天隱月經

赤書度命經

樓觀先生內傳

訪道釋經林靈素杜光庭撰

三教根源圖金天長觀

歷代帝王崇道記

靈寶二十四生經

高上老子內傳

混元生三清經

五公問虛無經

混元皇帝寶錄

聖旨就大都大憫忠寺焚燒道藏偽經除
道德經外盡行燒毀遂命大都報恩禪寺
林泉倫長老下火謝恩畢拈香云佛心天
子憫衆生恐墮三途邪見坑箇裏了無偏

泰四

白

黨處就中朱紫要分明所以道聖鑑無私
天機莫測既來頌德敢不醉思此香端為
祝延
大元世主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
歲伏願金輪與法輪同轉福越三祇舜日

共佛日齊明壽延億劫次舉火云憶昔當
年明帝時曾憑烈燭辨妍媸大元天子續
為洪範顯正推邪誰不知嗟乎道教陰靈佛
書自古至今造訛捏偽盜竊釋經言句圖
謀具葉題名謗毀如來賊誣先聖醜辭惡

語何可言我無蒂狂談實難徧舉始自張
陵杜撰不遵老氏玄言謬作醮書兼集靈
寶詐道從空而得妄言太上親傳用三張
鬼法以誑惑愚夫設五運神符而魘奸匹
婦以此觀之葛孝先徒搜要妙陶洪景謾

述浮辭杜光庭白拈巧偷初賊無異陸修
靜外好裏弱說客何殊若非喫苦不甘爭
肯說長道短鮑靜被誅猶可王浮招報非
輕傳奕姜斌不堪齒錄張生焦革何足言
論冠謙之口舌瀾翻損他利已林靈素機

泰四

十五

謀詭詐敗國亡家毀人祖考定遭一時之
辱滅賢良考必招三世之殃因果無差報
應有準嗚呼悲法琳不遇而遭貶嗟道世
雖再而難為致令釋子傷心幸得皇天開
眼恭惟我大元世主聖明皇帝陛下闢邪

歸正去偽存真恐衆生永墮迷津令萬姓咸登覺路雪冤已竟感謝皇恩粉骨碎身莫能酬報遂以火炬打一圓相云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

安寧其或未然從此及飛烟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大都報恩禪寺林泉長老從倫奉勅下火 ○對道士持論師德一十七名

上持下持

燕京

僧

圓福寺長老從超 奉福寺長老德亨
藥師院長老從倫 法寶寺長老圓胤
資聖寺統攝至溫 大名府長老明津

僧

薊州

甘泉山長老本連 上方寺長老道雲

僧

瀋州

開覺寺長老祥邁
北京 傳教寺講主了詢
奉府 法華寺講主慶規
龍門縣 抗講主行育
大都

延壽寺講主道壽 仰山寺律主相叙

資福寺講主善朗

絳州 唯識講主祖珪

蜀川講主元一

本餘論如

至元二月詔行至元鈔以一准中統之五
至正月二十一日大赦

喬

夫

至元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江淮釋教都
總統楊輦真迦集江南禪教朝覲登對宣
上竺出班聖旨問講何經答云法華經次
問仙林講何經奏云百法論即就退位而
立引問徑山雲峯和上云禪以何為宗奏

對云禪也者淨智妙圓體本空寂
復奏云非見聞覺知之所可知非思量
分別之所能解又傳聖旨令更說復奏云
禪之為宗西天四七唐土二三自迦葉付
之阿難阿難傳之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傳

之優波毬多由是展轉而至二十八祖菩
提達磨菩提達磨即東土之初祖也祖得
法後大破六宗之邪望東震旦國有大乘
根氣航海而來見梁皇一語不契遂折蘆
渡江至少林山中面壁九年得二祖神光

斷臂立雪祖問當何所求光云我心未寧
乞師安心祖云將心來與汝安光云覓心
了不可得祖云與汝安心竟光得傳心法
後傳之三祖三祖傳之四祖四祖傳之五
祖五祖本一栽松道者四祖云汝已年老

本四

上七

可再來吾當忍死以待五祖遂至濁港江
頭見一女問投宿而受孕托生謂之黃梅
無姓兒既而傳法於五祖黃梅法席七百
高僧獨神秀上座為上首祖以傳衣法時
至今各述一偈秀即書壁間云身是菩提

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常拂拭莫待惹塵埃
五祖云此偈亦未見性蓋其尚滯名相未
脫知解正在學地傳聖旨云再舉一遍復
舉畢又奏云盧行者時在碓坊為衆負舂
五祖已知其素有悟門盧行者本不識字

遂倩人書一偈於壁間秀師所書偈側云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
處惹塵埃乃開枰云老盧此偈至本來無
一物處即是空諸所有徹法源底五祖即
於夜半密付其衣法盧得衣鉢宵遁至大

庚嶺頭為明一座追及廬即置衣鉢於石上云不可以力爭明乃盡其神力鉢不能舉明乃云本為法來非為衣也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當下大悟秀歸河北自稱六祖然而

知解未亡猶滯名相故流於相宗是以教盛西北能受正傳於曹溪是以禪盛東南謂之南能北秀此教禪所由分也自是曹溪傳之南岳懷讓讓本觀音大士分身讓傳之馬祖謂之馬駒踏殺天下人馬祖傳

之百丈於侍立舉掛拂處親遭一喝當下悟去直得三日耳聾百丈對黃蘗舉此一喝黃蘗不覺吐舌亦於言下洞明此喝之旨後臨濟至於黃蘗三度問佛法大意三遭六十痛棒後於大愚席下舉前話云過

在什麼處愚云黃蘗得與麼老婆心切相為更覓過在濟大悟遂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臨濟歸黃蘗便與三掌自是流通此喝謂之臨濟入門便喝此喝之所由生也所謂德山棒者即周

金剛又傳聖旨云如何是周金剛奏云德山本姓周為金剛經座主滿車載疏鈔遊南方直欲撲破魔子窟宅當恁麼時甚生氣既於途中遇賣油糴婆子買油糴點心婆云汝是講金剛經座主經中有一段

義若吞得白喫油糴不要錢遂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心中點那箇心座主無對古云假饒講得羅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信知不能徹法源底則滿車之疏皆長語也後見龍潭於

侍立次遇夜深辭去見外面黑潭遂度細燭與之德山方接得潭便吹滅當下大悟次日示眾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自是據條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此無他恐後人滯

於名相凡有所問至支離處便與一棒此棒之所由生也所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夫棒喝者豈徒施也哉奏至此遂奏云臣僧不敢多談恐瀆聖聽傳聖旨但說不要怕又非姦偷屠販之事遂進奏

云釋迦牟尼世尊初生下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拍天一手拍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所謂獨尊者非為金輪王位之尊所可尊者我也道也法也心也正欲舉大師一棒公案以為佛祖雪屈時靈隱長老淨伏率衣云勿舉此話通時語云四

十九年三百餘會所說之法無非觀根逗教如一兩普沾三草二木各隨其根器之大小而為之發機末後始從廬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既是四十九年說法因甚麼不談一字正恐後人

滯於名相不離加解所謂不談一字者熾然常說以無說之說是名真說又於靈山會上百萬眾前拈起一枝花普示大眾獨有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謂之教外別

傳傳此心也印此法也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傳此心也印此法也奉聖訓垂問云那講主看他長老所說教外別傳底是耶非耶上竺出對云是是又仙林出云南方眾生多是說謊所以達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一五一頁上四行夾註右「變邑」，
〔徑、清〕作「變邑」。又「荒雲」，〔徑、清〕作「荒虐」。
- 一 一五一頁上八行「文王」，〔徑〕無。
- 一 一五三頁中末行夾註右第七字
「商」，〔徑、清〕作「商」。
- 一 一五四頁下一二行夾註左第一二
字「者」，〔徑〕無。
- 一 一五五頁中四行末字「丹」，〔徑、清〕作「丹田」。
- 一 一五五頁下一五行夾註「二千五
百人」，〔清〕作「三千五百人」。
- 一 一五六頁上一行第一五字「千」，
〔清〕作「于」。
- 一 一五六頁上末行夾註「齊人張融
段託他姓」，〔清〕無。又「吳筠」，〔清〕
無。
- 一 一五六頁中八行夾註右「金天長

唐西來不立文字正恐伶俐的說謊會着
語言文字故有直指之語又奉聖旨宜進
欄前同仙林賜坐謝恩畢就坐傳聖旨云
持論仙林云始從康野苑終至跋提河於
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既是不談一字五

泰四

千

千餘卷自何而來云一代時教如標月
指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林云汝禪宗得法
有多少人云從上佛祖天下老和上盡
恒河沙莫窮其數林云即今是誰云當
面嗟過林云在什麼處云舍元殿上更

竟長安林無語又傳聖旨令泉總統問那
講主問底是甚言語林答問他禪宗得道
多少人他云恒河沙數又傳聖旨汝講主
家莫看面皮何得向遠遠說來林遂問如
何是禪林以手打一圓相林云何得動手

動脚林云只這一圈子便透不過說甚千
經萬論林無語又奉聖旨云俺也知你是
上乘法但得法底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燒
於熱油鍋中教坐汝還敢麼林云不敢奉
聖旨為甚不敢奏云此是神通三昧我此

法中無如是事又傳聖旨如何卻無輸贏
林云道不敢便是輸遂斥林云不妨會得
好林無語乃體聖意奏云夫禪之與教本
一體也禪乃佛之心教乃佛之語因佛語
而見佛心譬之百川異流同歸於海到海

泰四

三

則無異味又如我萬萬歲皇帝坐鎮山河
天下一統四夷百蠻隨方而至必從順成
門外而入到得黃金殿上親觀黃金面皮
方謂到家若是教家只依語言文字未達
玄旨猶是順成門外人又如禪家未得徹
證未得頓悟亦在順成門外謂之到家亦
未可也皇情大悅遂以龍袖西拂即謝恩
下殿奉御領歸寢殿賜食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四

觀」，清無。

一 一五六頁下五行「具葉」，徑、清作「貝葉」。

一 一五六頁下九行「誑惑」，清作「詐惑」。

一 一五六頁下一〇行「葛孝先」，清作「葛孝煖」。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五

泰五

嘉興路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呈正月抄數戶計○庚寅九月日大赦

辛五月二十三日詔改按察司曰肅政廉訪司

癸十月二十二日大赦

泰五

至元三十年杭州徑山雲峯和上示寂師

名妙高福之長溪人父諱嘉家世業儒母

阮夢池上嬰兒合瓜坐蓮華心手捧得之

覺而生師因名夢池神采秀徹嗜書力學

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父母以夢故不

能奪俾從吳中雲夢澤公受具戒師銳意

求道首參癡絕冲冲曰此兒語繼繼有緒

吾宗瑚璉也尋又見無準於徑山準尤器

愛擬以侍職處師嘆曰懷安敗名吾不徧

衆諸方不止也遂之育王見偃溪即請入

侍室掌職藏輪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窓樑

頭角四蹄俱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

然有省答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偃

溪可之會師遷南屏携師與俱尋住宜興

大蘆遂爲嫡嗣遷保安江陰教忠雪川何

山雲衲四來三堂皆溢蔣山虛次直指衆
議無以易師朝旨從之歷十有三載衆踰
五百德祐乙亥寺被兵革軍士有迫師求
金者師曰此但有寺有僧無金與汝俄以
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殲

刀石鋒氣雍容了無怖畏軍士感動擲刃
玄丞相伯顏公見師加敬舍牛百齋糧五
百寺賴以濟顏公又戒諸將此老非常人
比宜異目侍之以故寺得無恙至元庚辰
雙徑延請師懇辭再三乃前寺羅回祿草

創纔什一師悉力興建且捐永孟自爲僧
堂衆寮不十年悉復舊觀戊子春魔事忽
作教徒譖毀禪宗師聞之嘆曰此宗門大
事吾當忍死以爭之遂拉一二同列趨京
有旨大集教禪廷辨上問禪以何爲宗師

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
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舉西天四七
東土二三達磨諸祖南能北秀德山臨濟
棒喝因緣大抵教是佛語禪是佛心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趣寂上乘執過於禪詞指

明辨餘二千言又宣進榻前與仙林諸教
徒返復論難林問禪宗得法幾人師云從
上佛祖天下老和上盡恒河沙莫窮其數
林云只這是誰師云含元殿上更覓長安
又問如何是禪師打一圓相林不省師曰

只這一團透不過說甚千經萬論林辭屈
上大說衆喙乃熄禪宗按堵如初陞辭南
歸示衆云我本深藏岩竇隱避過時不謂
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云衲披蒙頭萬事
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輪奐甫備延燎

復盡師謂衆曰吾負此山債耳遂竭力再
建匯殿爲池它屋皆易置佳處五年而
成癸巳六月初小叅訓飭學者十七日書
偈而逝師生於嘉定己卯二月十七日壽
七十五臘五十九葬於寺西之居頂庵

甲至元三十一年上崩

世祖皇帝潛龍時出征西國好生爲任迷
徑遇僧開途受記由是光宅天下稅御萬
邦大弘密乘尊隆三寶
帝潛龍時命忠書記叩六丁之靈求治國

之道出征江南書記奏云飛龍之時已至可速回轅上然之猶是富有天下

帝問帝師云施食至少何能普濟無量幽

冥帝師云佛法真言力猶如飲馬珠

帝迎旌檀瑞像歸內官安奉萬歲山仁智

殿爲見世之寶

帝嘗問帝師云脩寺建塔有何功德帝師

云福廢大千由是建仁王護國寺以鎮國

焉

帝命帝師齋竟天雨金花繽紛而下帝云

何故有此祥瑞帝師云陛下心花內發天

雨金花讚歎

帝命伯顏丞相攻取江南不克遂問膽巴

師父云護神云何不出氣力奏云人不使

不去佛不請不說帝遂求請不日而宋降

定光佛塔毫光發現

帝命開視內有舍利光耀人目由是重建

寶塔

蜀僧元一遊西天回朝

帝帝問云西天佛有麼元一奏云當今東

土生民主何異西天悉達多

元一以西天琢成玉石佛像獻

帝帝寶之於萬歲山供養

元一以西天貝多葉經獻

帝帝貯以七寶函嚴加信仰

忠書記僧中之傑

帝命以三奇之道爲輔出踰施令帝加信

任封爲太保

元一自西天持佛如來鍊鉢獻

帝帝悅寶之以鎮庫藏

帝與帝師坐次一亢二僧侍側帝云何不

遊戲三昧亢以一年小云從小至大海青徹

一遂云海青身至小天鵝身至大海青徹

天飛天鵝生懼怕亢云猪狔身至小象王

身至大象見狔來欺擲向大千界帝師云

我以大千界化爲一釜竈煮你四件物大

小都容了帝大悅

帝問元一云孔老徒衆何以至少如來徒

衆何以至多元一奏云富嫌千口少貧恨

一身多

帝問棟壇主云何處有佛棟奏云我皇即

是佛帝云朕如何是佛棟云殺活在於手

乾坤掌上平

帝問彌陀和上云和上住在何處奏云住

在我王神州帝云恁麼則時時見彌陀

帝問僧元一云和上還涉世緣麼奏云不

知法故犯知法了應無

帝問帝師云僧中還有通古今事底麼時

有因和上奏云法自漢明帝至以火辯真

偽帝云古今事且置今再以火辯真偽時

如何因奏云我皇有護法之心此經爭得

焚燒帝悅其言

帝誕生太子詔海雲國師摩頂立名奏云

世間最尊貴無越於真金

帝命東宮圍場齋帝師作懺悔帝師云衆

生度脫盡仁王悲願深

帝設資戒大會隨處放光帝問帝師云光

從何處來帝師回奏云感應道交佛光應

現

帝命皇后娘娘鎮國寺行香后問衆僧云

諸處放光此處何無言訖定光塔上毫光燭天終日不散

帝以衆綵女圍繞帝師帝問云還也動心麼帝師云目前雖可看爭奈老僧何帝大悅

帝問淵總統還有眷屬無回奏云終日不曾離又問還食酒肉無淵奏云鉢盂常染腥膻味帝云好老實人
新築京城監築者謀毀海雲國師塔兩雉相合奏

海雲國師塔帝欲玄其塔帝云海雲高僧築城圍之貴僧之德千古不磨

海雲國師塔帝一日曰拈檀瑞像現世佛寶當建大刹安奉庶一切人俱得瞻禮乃建大聖壽萬安寺

泰五帝命寫金字藏經卷軸前圖像未定帝云此經是釋迦佛說止畫說主席看讀者知有所自
帝詔遍天下每一歲中行布施度僧讀大藏經隨處放光現瑞禎祥不一

帝詔講華嚴大德於京城大寺開演彰顯如來之富貴

帝設大會七處放光顯示華嚴七處之玄旨

帝問衆臣僚每日還不放閑也無衆臣僚

無對帝乃袖中出數珠示之内外百官皆歸至善

釋迦如來住世七十九年

帝至七十九歲乃云與佛同壽不爲天矣帝詔十高僧內殿供養帝端居不動諸大

德亦復默然帝乃云此是真實功德

帝詔僧大內念經行香侍臣奏云僧多有不識字或乃云但教舒展拭去塵埃亦有功德糠粃背杖戒身見

帝帝問曰此杖何爲回奏云身有過失以

泰五杖責之帝曰過失在心鞭身何益與其責身莫若責心

泰五帝見僧有過不加王法止令閱教懺悔帝詔東昌大師演教帝大悅賜以寶玉柱杖

泰五帝平宋已彼境教不流通天下揀選教僧三十員往彼說法利生由是東南教道大興

帝建大聖壽萬安寺帝制四方各射一箭以爲界至

帝大內皆以真言梵字爲嚴飾表行住坐卧不離捨佛法也

帝賜講人紅僧衣令說法人與佛齊等

泰五帝問汝何所習回奏云幼明三奇長習

佛乘上悅賜以碧玉香鼎命崇香火

帝萬機之暇自奉施食持數珠而課誦

帝建大聖壽萬安寺成兩廊擬塑佛像監脩官聞奏帝云不須塑泥佛只教活佛住帝禦北征護神現身陣前怨敵自退

泰五廣濟大師皇宮親侍日久禮誦不輟

帝深賞讚賜以放光佛像命敬侍供養

帝問相士山水士奏云善惡由山水所主帝問大行山如何相士奏云出姦盜帝云何以夫子在彼生帝召僧圓證問云此人

山水說得是麼。謚曰奏云善。政治天下天下人皆善。山水之說。臣僧未曉。帝大悅。舍羅薩張大師志慕出家。

帝從其請。落髮爲僧。賜七寶數珠。命供日課。

^{卷五}帝詔蜀僧圓證。明六神之術。上曰。見髮恐無靈驗。回奏云。此六者。天地日月水火之神。菩提場中。各說偈讚。佛得大解脫。門爲華嚴之嚴。衛僧人昭事神。必欽依。髮髮無傷。帝然之。

帝詔元一與道士持論。元一攻其竊釋孔之言。上悅。

帝問僧佛牙真偽。僧無對。帝云。真偽自分。明諸人休錯解。

帝命僧念無量壽王陀羅尼經。能念者賜

足帛稱賞。

帝召東宮云。海雲是汝師。居住金田。宜加

崇飾。由是鼎新。慶壽大剎。

帝出郊狩。南花園云。此處宜建梵剎。既相

依。命脩造。出狩。回駕寺已周圓。

^{馬相}帝顯正。摧邪。命除道德經外。餘皆焚毀。以絕其妄。宰臣奏。分揀道藏。檢出馬湘詩云。樹連滄海水。連雲昔有殷。周李老君人。說是非。皆不定。五千言外。更無文符。合上意。龍顏大悅。制焚之。

^{卷五}帝頒行玉音詔。昊天講主云。聞朕在世。誠約學徒。究明佛法。毋令滅滅。

我輩普賢道場。缺大藏經。

^{卷五}命張大師。徑從驛騎。迓相迎。送佛法流通。福軍西蜀。上都道士等。奏與釋教。定邪正。

帝云。勝負如何。賞罰道士云。義墮者斬首。

帝曰。不然。義墮者。削髮爲僧。

宋主以王位來歸。學佛脩行。

帝大悅。命削髮爲僧。寶焉。

聖安寶長老。送瑞像至。內心不之悅。

帝云。此是皇家佛。汝心何懊惱。帝回與三

十二錠白金。以表三十二相也。

^{卷五}宋太后削髮爲尼。誦經脩道。

帝深加敬仰。四事供養。

帝宣宋室二宮人至。皆祝髮爲尼。帝云。三

寶中人也。命歸山。學佛脩行。供送衣糧。帝設無遮會。詔信講主說總聖名目。帝云。即歸無遮云。何有數。

宋主薨。衣圓頂。帝命往西土。討究大乘明。即佛理。

^{卷五}帝以金爲泥。命僧儒繕寫大藏經一藏。貯以七寶琅瑤。流傳萬世。

帝設資戒大會。避使長爲僧之人。使見認得。欲取帝叱云。已爲佛弟子。誰復能爲主。天竺進鉢。

帝取食前珠味碎。置鉢中。內外侍從數滿千人。各賜一粒。普令得沾。如來鉢中之禪。

悅。

帝至香山。山半有泉。問僧此泉足。僧用否。僧回奏云。日供一千僧。流住尚無竭。賜白

金一錠。命築亭蓋。覆貴其利濟。

宋鎮庫梅檀方圓丈餘。

帝曰。鎮庫無益。刻爲佛像。利益人天。

帝駕至香山栗園。其栗方熟。左右從駕萬餘人。餘帝誠諭云。此爲三寶物。一箇不容拈。

僧衆遠迎

帝駕帝曰往日僧人三詔不起今日僧人云何遠迎僧無對

帝設大會閣黎佛聲嚮亮帝曰如是佛音聲多少衆生生善心乃賜白金一錠

弘法寺藏經板歷年久遠

帝命諸山師德校正訛謬昂新嚴飾補足以傳無窮

帝一日云三人護法二已去了惟朕一人當今佛法愈隆愈盛

帝命逸林上師譯藥師壇法儀軌爲天下消八苦之災增無量之壽

帝設十萬僧會命十師對御說法賜白金

十錠王柱杖十條

外邦貢佛舍利

泰五

帝云不獨朕一人得福乃於南城彰義門

高建門塔普令往來皆得頂戴

帝命高僧重鑿大藏分大小乘再標芳號

偏布天下

帝一統天下外邦他國皆歸至化帝印大

藏三十六藏遣使分賜皆令得瞻佛日

帝命帝師云去佛遠遠僧戒全虧可選諸

戒開路高僧賜紅黃大永傳授薩婆多部大戒

帝云菩薩戒本但解法師語者皆得傳受乃印造一千部流通散施普令大地衆生

皆奉如來寶戒

帝問棟壇主云何處爲最上福田田奏云清涼帝云真佛境界乃建五大寺爲世福

田

帝於五臺運工建寺有潤無水興工之日

改張沁澗覓水突然涌出給濟不乏

臣佐奏以天下僧尼一例同民

帝問民籍若干府庫若干奏云不知上曰輔相治道固宜用心此乃不理而急於養

菜餽餽之僧人其事乃止

帝聞五教義帝云頓教即心是佛諸佛境

界凡天不脩如何得到

帝見西僧經教與漢僧經教音韻不同疑

其有異命兩土名德對辯一一無差帝曰

積年疑滯今日決開故有法寶勸同

帝以佛教爲心厭化胡偽造歷代斷除莫之過絕嚴行天下焚毀無遺

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統御制中計一

十九所各頒錢帛廣加嚴飾大陳供養帝嘗召群臣云朕以本覺無二真心治天

下國家如觀海東青取天鵝心無二故

帝每齋日以南天竺佛盃置七寶珎羞澄

湛觀心廣備供養

帝自有四海天下寺院田產二稅盡行蠲

免普令緇侶安心辦道

天下寺院山林樹木偏諭王音嚴加護持

毋令斫伐以嚴佛如來之境界

帝以俗制於僧失其崇敬偏諭天下各主綱維主掌教門護持佛法

臣下聞奏有俗僧人宜令同民帝令脩補

寺院以遮其過

帝主領天下頒降聖旨諭一切僧人不揀

甚麼差發休當遵依釋迦牟尼佛道子行

持

阿合麻丞相奏天下僧尼頗多混濫精通

佛法可允為僧無知無聞宜令例俗瞻已

師父奏云多人祝壽好多人生怒好

帝云多人祝壽好事乃止

帝帝靈駕經宣德現大圓光周徧天界合境

僧僧俗悉皆瞻禮蓋顯古佛示現之作用耳

泰五

已上已上百段百段念常讚曰華嚴云菩薩住初地

作大功德王以法化衆生慈心無損害統

領間浮提化行靡不及皆令住大捨成就

佛智慧若欲廣分別億劫不能盡今觀弘

教集載

世祖皇帝實錄百餘篇字字句句以弘教

為已任如有云朕以本覺無二真心治天

下國家如觀海東青取天鵝心無二故由

此論之萬機之暇不離念佛念法念僧苟

非

大聖慈念群生特垂化迹能如是邪使唐

虞再世亦無以加矣猗歟盛哉敬錄于前

以曉來學云

宋成宗完者篤欽明廣孝皇帝即位於甲午四月十五日

日大赦

改元貞元年

丁酉二月廿七日大赦

安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壬寅三月三日大赦

大德六年九月一日五臺山大萬聖祐國

寺真覺國師歿師諱文才字仲華楊氏其

先弘農人高曾以來世官壠坻父靜義金

季為清水主簿遂家焉少孤事母孝於書

無所不讀性理之學尤其邃也故約而為

守蔚而成文辭氣雅健如古作者為人沈

厚若素不讀書者至與士君子談接其辭

辯其事詳其理盡出入經史滔滔然若河

漢之決莫窺其涘其講授經論得旨言外

不屑屑於名數嘗曰學貴宗通言欲會意

以意逆志為得之矣語言文字糟粕之餘

泰五

十四

也豈有餘味哉彼粗於文字味其糟粕徒

騁知見以記問自多殊不知支離其知穿

鑿其見愈惑多岐不能冥會於道聽其說

適足以熱耳而已豈能開人惠目乎所著

懸談詳畧五卷肇論畧疏三卷惠燈集二

卷皆內據佛經外援儒老託譬取類其辭

質而不華簡而詣取其達而已隱居成紀

築室樹松將以終老然以行修乎過德加

乎遠雖自輟晦其道愈彰人尊其德不敢

名以松堂稱之佛教之興始於洛陽白馬

寺故稱釋源其宗主歿詔以師繼之世祖

嘗以五臺絕境欲為佛寺而未果也成宗

以繼志之孝作而成之賜名大萬聖祐國

寺以為名山大寺非海內之望不能尸之

詔求其人於帝師迦羅斯巴會師自洛陽來

見帝師喜曰佑國寺得其人矣詔師以釋

源宗主兼居佑國師見帝師以辭曰某以

何德猥蒙恩寵其居白馬已為過分安能

復居佑聖願選有德者為之幸其誠以

聞於上帝師不可曰此上命也上於此事

泰五

十五

用心至焉非女其誰與居此吾教所繫女

其勉之居歲餘大德六年將如洛陽道真

定館于某寺疾作九月一日歿年六十有

二火後復舍利者數百粒其徒歸葬於五

臺東山之麓

晉三月十六日詔定職事條例為十二章及
增給朝官月俸外任公田俸米等○八月
六日太原
平陽地震

大德七年臚巴金剛上師歿師名功嘉萬
刺思此云普喜名聞又名臚巴此云微妙
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孤依季父聞經止

啼知其非凡遣侍法王上師試以梵呪隨
誦如流曰此子宿積聰慧異日當與衆生
作大饒益年十二訓以前名自是經科咒
式壇法明方靡不洞貫年二十四講演大
喜樂本續等文四衆悅服上師令巴至西

天竺國奈禮古達麻室利智梵典盡得其
傳初世祖居增邸聞西國有綽理哲瓦道
德願見之遂往西涼遣使請於廓丹大王
王謂使者曰師已入滅有姪愛思巴此云
聖壽年方十六深通佛法請以應命至都

旬日即乞西還上召問曰師之佛法比外
如何曰外之佛法如大海水吾所得者以
指點水於舌而已問答允稱上喜曰師年
雖少種性不凡願為朕留當求戒法尋禮
為師巴入中國詔居五臺壽寧寺申留京

師王公咸稟妙戒初天兵南下襄城居民
構真武降筆云有大黑神領兵西北方來
吾亦當避於是列城望風款附兵不血刃
至於破常州多見黑神出入其家民罔知
故實乃摩訶葛刺神也此云大黑蓋師祖

父七世事神甚謹隨禱而應此助國之驗
也乙亥師具以聞有旨建神廟於涿之陽
結構橫嚴神像威嚴凡水旱蝗疫民禱禱
應幸已歲師得道藏化胡經并八十一化
圖幻惑妄誕師乃嘆曰以邪惑正如此者

遂奏聞召教禪大德及翰林承制等詣長
春宮辯證辨偽詔下諸路除道德經外其
餘偽文盡令焚毀至壬午師力乞西歸上
不能留初相哥受師戒繼為帝師門人屢
有言其豪橫自肆者師責而不悛由是御

之速登相位懼師謹直必言于上乃先入
巧言譖師故有是請首於雲中次至西夏
以及臨洮求法益衆未幾權臣復譖令歸
本國師至故里閱六寒暑已丑相哥遣使
傳召還都於聖安寺安置四月赴省聽旨

令往潮州師忻然引侍僧普監藏子身乘
驛即日南向及出都門雷雨冥晦由汴涉
江泊于閩廣所至州城俱沾戒法八月抵
潮陽館于開元寺有樞使月的迷失奉旨
南征初不知佛其妻得奇疾醫禱無驗聞

師之道禮請至再師臨其家盡取其巫覡
繪像焚之以所持數珠加患者身驚泣乃
甦旦曰夢中見一黑惡形人釋我而去使
軍中得報喜甚遂能勝敵由是傾心佛化
師謂門人曰潮乃大真韓子論道之處宜

建刹利生因得城南淨樂寺故基將求材
未知其計寺先有河斷流既久庚寅五月
大雨傾注河流暴溢適有良材泛集充斥
見者驚託咸謂鬼神運焉樞使董工興
創殿宇既完師手塑梵像齋萬僧以慶贊

之嘗謂普監藏曰吾不久有他往宜速成
此寺後師還都奏田二十頃賜額寶積焉
未幾召還相哥已伏誅矣癸巳夏五上患
朕召師於內殿建觀音獅子吼道場七日
而愈施白金五十錠叙及相哥譖師之語

師以宿業爲對宰臣莫不駭服上謂師曰師昔勸朕五臺建寺令遣侍臣伯顏司天監蘇和卿等相視山形以圖呈師師曰此非小緣陛下發心寺即成就未幾上宴駕甲午四月成宗皇帝踐祚遣使召師師至

慶賀畢奏曰昔成吉思皇帝有國之日疆土未廣尚不徵僧道稅糧今日四海混同萬邦入貢豈因微利而棄成規倘蠲其賦則身安志專庶可勤脩報國上曰師與丞相完澤商議奏曰此謀出於中書省官自

非聖裁他議何益上良久曰明日月旦就大安閣釋迦舍利像前脩設好事師宜早至翌日師登內閣次帝師坐令必闡亦朗宣勅旨顧問師曰今已免和上稅糧心歡喜否師起謝曰天下僧人咸沾聖澤元貞

乙未四月奉詔住大護國仁王寺勅太府具駕前儀仗百官護送寺乃胎肅順聖皇后所建其嚴好若天宮內苑移下人間是年遣使詔師問曰海都軍馬犯西番界師於佛事中能退降否奏曰但禱摩訶剎

自然有驗復問曰於何處建壇對曰高梁河西北甕山有寺僻靜可習禪觀勅省府供給嚴護令丞相答失蠻上親染宸翰云這勾當怎生用心師理會者師的勾當朕理會得也於是建曼拏羅依法作觀未幾

捷報至上大悅壬寅春二月帝幸柳林遣疾遣使召云師如想朕願師一來師至幸所就行殿脩觀法七晝夜聖體乃瘳勅天下僧寺普閱藏經仍降香幣等施即大赦天下上曰賴師攝護朕體已安即解頰七

寶牌爲施皇后亦解寶珠瓔珞施之并施尚乘車輦驛馬白玉鞍轡金帛各喇黃白金各一錠官幣十八疋御前校尉十人爲師前導三月二十四日大駕北巡命師象輿行駕前道過雲州龍門師謂徒衆曰此

地龍物所都或興風雨恐驚乘輿汝等密持神咒以待之至暮雷電果作四野震怖獨行殿一境無虞至上都近臣咸謝曰龍門之恐賴師以安癸卯夏師示疾上遣御醫候視師笑曰色身有限藥豈能留五月

十八日師問左右今正何時對曰日當午矣師即歛容端坐面西而逝上聞悲悼不勝賜沉檀衆香就上都慶安寺結塔荼毘王及四衆莫不哀惻是月二十九日勅丞相答失蠻開視焚塔見師頂骨不壞舍利

不計其數輪珠坐穩如故回奏加歎勅大都留守率承應伎樂迎舍利歸葬仁王寺之慶安塔焉世壽七十有四僧臘六十二祕密之教彼土以大持金剛爲始祖累傳至師益顯故有金剛上師之號焉

帝武宗曲律仁惠宣孝皇帝即位改至大十

月廿五瑞像計二千三百年矣

日大赦瑞像計二千三百年矣

造至大銀鈔十萬貫大元通寶錢及至

至大二年内輸趙孟頫奉

勅撰臨濟正宗之碑

佛法大智慧破一切有以大圓覺攝一切空以大慈悲度一切衆始於不言而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言而至於無言夫道非言不傳傳而不以言則道在言語之外矣是爲佛法最上上乘如以新傳火薪盡而

火不窮也故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一咲之
頂超然獨得尚何可以言語求哉自摩訶
迦葉廿八傳而為菩提達磨始入中國居
嵩山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達磨六傳而
為能能十傳為臨濟臨濟生于曹州遊學

卷五

十

江石事黃藥問佛法的大意藥便打如
是三問三度被打辭往大愚理前話云不
知過在甚麼處愚曰黃藥恁麼老婆為汝
得徹困猶覓過在師言下大悟歸鎮州藥
室潯沱河之上今臨濟院是也因號臨濟

大師師之於道得大究竟緣臨濟而上至
於諸佛諸佛之下至於臨濟前聖後聖無
間然矣真指示人機若發失學者聞之耳
目盡喪表裏無據自能後禪分為五唯師
所傳號為正宗一傳為興化獎再傳為南

院顯三傳為風穴沼四傳為首山念又五
傳為五祖演演傳天目齊齊傳懶牛和和
傳竹林寶寶傳竹林安安傳海西堂容菴
容菴傳中和璋璋傳海雲大宗師簡公海
雲性與道合心與法冥細無不入大無不

包師住臨濟院能系祖傳以正道統佛法
蓋至此而中興焉當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在潛邸屢屈至
尊請問道要雖其言往復綢繆而獨以慈
愛不殺為本師之大弟子二人曰可菴朗

卷五

三

贍菴僊朗公度華菴滿及太傅劉文貞僊
公度西雲大宗師安公師以文貞公機智
弘達使事

世祖皇帝當是時君臣相得策定天下深
功厚德祖於元元卒為佐命之臣皆自此
賢之也

元貞元年

成宗有詔迎西雲住天都大慶壽寺進承

清問經歷三朝發揚玄言得諸佛智慧判
三乘如一二數由是臨濟之道愈擴而大

今皇帝欽承

祖武獨明妙心刻玉為印以賜西雲其文
曰臨濟正宗之印特加師榮祿大夫大司
空領臨濟一宗事仍詔立碑臨濟院且命
臣孟頫為文稱揚佛祖之道以示不朽臣

孟頫既叙其所傳授又系之銘銘曰佛有
正法覺明妙心二十八傳至于少林赫赫
少林師我震早使為佛種不缺而斷傳十
世後而得臨濟為道坦然如指而示又十
六世是為海雲坐祖道場能紹厥聞維我

世祖誕膺天命威震九有維佛是敬聞師
之名若古賢聖嘗進一言深入聖聽不殺
之仁其利甚和俾大弟子為帝股肱至西
雲公能嗣其業據獅子座為眾演說聞者
讚歎信者鄉風得者如寶悟者如空

今皇帝聖深契道要曰臨濟宗繁爾能紹
即心即佛時廼世守傳不以言而以心受
皇帝萬年正法永傳尚迪後人勿昧其原
勅賜乞台薩里神道碑趙子昂為文其略
曰

卷五

五

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諸國回鶻
最疆最先附遂詔其主亦都護第五子與
諸皇子約為兄弟寵異冠諸國自是有一
才一藝者畢效於朝至元大德間在位之
臣非有攻城戰野之功斬將奪旗之勇而

道包儒釋舉際天人寄天子之腹心繫生民之休戚者惟趙國文定公而已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始行褒卹之典於是贈公祖父官爵勲封趙明年復賜碑墓道命臣孟頫爲之文當

世祖時公爲平章政事臣爲兵部郎中趨走省闕識公爲舊承言論政知公爲詳敢不祇奉

明詔公諱乞台薩里早受浮圖法於智全末利可吾坡地沙圓通辨悟當時咸推讓

之累贈純誠守正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通敏又從國師八思馬學密乘不數月盡通其書旁達諸國及漢語二世祖知其材俾習漢文書領之遂通諸經史百家若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

卷五

三

說靡不精詣會國師西還携與俱歲餘乞歸省師送之曰以汝之學非爲我佛弟子者我敢受女琴耶勉事聖君相泣而別比至關師已上書薦之

裕宗得名入宿衛日以筆札侍左右至元

二十年冬有二僧西來見自言知天象上召通象胥者數輩與語莫能解有脫烈者言公可使立召與語僧乃屈謝不如上大悅明年夏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秋置集賢館命公領集賢公請以司徒撒里蠻

領之乃以公爲中順大夫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明年夏遷嘉議大夫明年春升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明年春進資德大夫尚書右丞並兼太史院事冬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兼集賢大學士太史院使廿

八年乞解機務以爲集賢大學士三十年加領太史院事自初授官至是凡八遷並兼左侍儀奉御明年

世祖登遐

裕聖皇后命公帥翰林集賢太常禮官備

禮冊立

成宗即皇帝位明年春以翊戴功加守司徒大德三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一年春

成宗宴駕哀慟成疾秋八月十有七日薨于大都發祥里第季六十三以是月日薨

城西南岡子原

勅賜佛國普安溫禪師塔銘侍書奎章閣虞集撰其略曰師諱至溫字其玉一鄉全一邢州郝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歲其母携之至龐馬村見寂照和尚於淨土

卷五

三

院寂照曰汝其爲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寂照避亂去隱遼西廼禮寂照弟子辨菴訥而祝髮焉無還富公主淨土莊衆甚嚴師不以爲忤庚寅之歲無還開法萬壽寺與十僧同往佐之萬松某公以青州辨公宗

旨開示法要門庭高廣四方尊之師見萬松始以才氣過人稍不容於衆然而博記多聞論辨無礙百家諸子之言多所涉獵又善草書有顛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爲萬松侍者凡萬松偈頌法語一聞輒了之

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談鋒之利不可犯時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一歲少時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師勸之爲僧同參西京寶勝明公既而爲世祖知遇侍帷幄爲謀臣薦師可大用得

召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留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時

憲宗命海雲主釋教

卷五

五

詔天下作資戎會師持

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世祖征雲南還劉公請承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等州僧尼之

事刻印以賜師銳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駟四出周於所履必獲其志乃已自其門人或勸之少憩弗懈也

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諍各爲違言以相危

上命聚訟於和林剖決真偽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墮鬚髮者十七人道宮之復爲者以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衆賴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脩寺之外世味泊如也至

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桓州之天宮寺西向而臥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火浴之心舌牙不壞衆庶指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世壽五十一僧臘四十臣聞

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馭豪傑自在

潛邸至於混一海內天下之人材大小畢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巍巍赫赫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氏以祿滅爲宗而材器文辨如溫公亦豈

常人之流哉敢叙而表之以見夫興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其潛藩有宮有城顧瞻東隅泉甘土厚蛇來止屬垣負阜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輿來尸僧有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

卷五

五

橫凌厲莫敢侮

世皇有爲群策是稽召見從容出其端倪倪善其利器併反初服報德不回此若孤鶴林林釋徒稟教以居孰爲紛更入主出奴天子有命存完去馭我馳我驅立折其角

燕趙之間至於陝關我田我廬匪歸匪艱世皇御一民用寧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時龍光師燕居弗馳散其緒餘爲書爲詩詩揚宗風書縱逸趣沛將有述棄而遽去維時名僧至於公卿有諫有辭失之若驚

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義舉有聞天子喜之史臣屬辭以保遐思慶正月行使歷代舊錢○十月十八日大赦大師魯國忠武王木華黎身長七尺虎首亂鬚黑面多謀略雄勇冠一時與博爾朮

博爾忽赤老溫俱以忠勇佐

太祖時號拔里班曲律猶漢言四傑也

太祖行次東印度

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

軍宜早迴

卷五

五

上怪問耶律晉卿楚才奏曰此獸名角端音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有此數國人命寔陛下無疆之福即日下詔班師

右出本朝師力臣事略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五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一六一頁中五行第六字「頸」，徑、清作「頸」。
- 一 一六一頁中九行「侍之」，清作「待之」。
- 一 一六一頁下一八行第一四字「稅」，徑、清作「統」。
- 一 一六三頁上一一行正文第三字「玄」，徑、清作「去」。
- 一 一六三頁下一三行第一三字「望」，清作「塑」。
- 一 一六四頁下七行「琅瑤」，徑作「琅函」。
- 一 一六四頁下九行末字「主」，徑無。
- 一 一六五頁上一九行首字「偏」，徑、清作「徧」。
- 一 一六六頁上末行夾註右「四日」，徑作「四」。
- 一 一六七頁下一四行「驚託」，徑、清作「驚詫」。
- 一 一六八頁上一〇行「商議」，徑、清作「商議」。
- 一 一六八頁下一三行夾註左「十七日」，徑作「十七」。
- 一 一六九頁中三行第一四字「數」，清作「數」。
- 一 一六九頁中一八行第八字「特」，徑作「獨」。
- 一 一六九頁下三行「震早」，清作「震旦」。
- 一 一七〇頁中二行首字「召」，清作「名」。
- 一 一七〇頁中末行第八字「季」，徑、清作「年」。
- 一 一七一頁上六行第六字「戒」，清作「戒」。
- 一 一七一頁中一八行第二字「其」，徑作「則」。
- 一 一七一頁下二行第一四字「振」，清作「據」。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六

泰六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持華亭念常集

辛丑正月五日以上年十一月廿三日郊祀大赦
三月十八日登極大赦賜高年帛○四月
禁使新舊銅錢及至大銀鈔

泰六

革罷僧道衙門

論曰望五位以升階轉二水而就果者上
乘菩薩也以四向一坐而證成三生百劫
而彰號者緣覺聲聞也聖賢品級教有明
文唯妙悟自心入佛知見者千聖尚不為

何階級之有大教東被三百五十餘年後
魏以趙郡沙門法果為沙門統供施之不
足又官品之遂授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尋
進公爵曰安城封官自果始也梁以惠超
為壽光殿學士後周選僧道中學問優贍

者充通道觀學士仍改服色隨以彥琮為
翻經館學士唐中宗神龍二年造聖善寺
成惠範惠琳法藏大行會寂元壁仁方崇
先進國九人加五品並朝散大夫蓋以營
像修造之功也尋加惠範正議大夫上庸

郡公寺主至銀青光祿大夫俸料房閣已
上同職官給玄宗卜平內難僧清潤封官
三品賢寧王疾愈僧賜緋袍代宗加不空
三藏至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
戶辭讓數四不允空曰吾以法濟世不意

垂死濫污封爵故秩唯空為極矣宋金兩
朝南北殊風而封釋官秩頗存典故然猶
遵律印信未聞追我皇元世祖皇帝混一
海宇條綱制度一出睿思謂以俗制於僧
殊失崇教諭天下設立宣政院僧錄僧正

都綱司錫以印信行移各路主掌教門護
持教法賴聖子不負佛囑也然而釋販之
流好爵糜賢恃其所貴而貴之奔走伺
候處污不羞以敲朴喧囂牒訴倥偬為得
志不奪不厭致有囊加巴僧錄枉取栲栳

泰六

山僧錢罔佛律行可謂師子身虫也仁宋
皇帝居儲宮日目繫其蔽降旨除宣政院
外一例革之是亦不負靈山付囑也於戲
朝廷尚行於爵秩釋子乃競於官階
期貪愛無滿分胡不養其妻子跪拜君親

何異織女七襄牽牛負輓者耶識達於此
無取焉盛矣乎不空粉澤大教有功猶媿
濫污今何人而欲假名器哉

享仁宗文英武章皇帝○十月廿九日以諸
王入覲大赦改皇慶

癸丑十月十八日詔科場以經義取士

甲寅正月廿二日改延祐大赦○十一月遣使
浙湖廣

田糧

弘教佛智三藏法師入寂公積寧氏諱沙
羅巴觀照事上師著栗赫學佛氏法善吐

番文字頗得秘密之要世祖皇帝嘗受教
於帝師發思巴詔師譯語辭致明辨允愜
聖衷詔賜大辯廣智法師河西之人尊其
道而不敢名止稱其氏至呼其子弟皆曰
此積寧法師家其為見重如此公昆弟四

泰六

人公其季也總非之歲依帝師發思巴難
染為僧學諸部灌頂之法時有上士名刺
溫卜以焰曼得迦密乘之要見稱於世帝
師命公往學此法溫卜以公器偉識高非
流輩比悉以秘要授之於是王公大人凡

有志茲道者皆於公師而受焉帝師迦囉思巴幹即哩以公之能薦之世祖詔譯諸秘要俾傳於世時僧司雖盛風紀寢蔽所在官吏既不能干城遺法抗禦外侮返為諸僧之害桂蠹乘癰雖欲去之莫能盡也

頽波所激江南尤甚朝廷又選能者欲使正之以白帝師僉謂諸色之人豈無能者必以為識時務孰與公賢以詔授江浙等處釋教總統既至削去煩苛務從寬大其教人安之既而改授福建等處釋教總統以

其氣之正數與同列率迂而不合公謂天下何事况教門乎蓋吾人之庸自擾之耳夫設官愈多則事愈煩今諸僧之苦蓋事煩而官多也十羊九牧其為苛擾可勝言哉建言罷之以聞詔罷諸路總所議者稱

其高公既得請迺遁迹壠坵築室種樹盡將終焉至大中以皇太子令召至京師詔授光祿大夫司徒仁宗皇帝龍德淵潛之日嘗問法於公知公之賢既踐天位眷遇益隆詔給廩既館於慶壽寺詔公所譯皆

板行之公幼而穎悟諸國語言皆不學而能自為兒人皆以為必成大器既長果能樹立致位三公雖以德藝抑亦遭遇於時也其始為佛誦其言觀其義既涉其涯遂屬於深為人好賢愛能尤能取諸人以為

善談論之際發其端已得過半之思故其所有皆以好問而致是以名勝之流皆從之游以師友相處延祐元年十月五日歿年五十有六其始疾也詔賜中統鈔萬緡俾求醫藥太尉潘王往眎疾焉既歿又賜

敕萬緡以給葬事遣使驛送其喪歸葬故里門弟子相與建塔以表其藏壽安山雲麓洪公作銘有謂佛法之傳必資翻譯故譯梵為華或敵對名物或唯以義必博通經論善兩方之言始能為之是以道安嘗

謂翻譯微言有五失本三不易故非能者不足以有為也所以傳列十科翻譯居首者豈非以其為之難功之大乎予嘗以詔與京邑諸公校讐藏典歷觀自古翻譯之家以義譯經如秦之羅什譯論唐之英公

十數人之作所謂為吾無間然矣其餘或指義曖昧或文辭踈拙夫義之曖昧蓋譯者之未盡文或踈拙潤色之失也因思安公之言以謂以彌天之高尚稱不易今之譯者何其易哉自季葉以來譯場又廢能

者蓋寡豈意人物凋殘之際乃見公乎觀其所譯可謂能者哉秦州普覺法師卒教自隋唐之後傳者各宗其說遂派而為三由止觀之門觀假而悟空觀空而趣中以入於實相者為天台

宗會緣入實即俗而明真者為賢者宗窮萬有之數昭一性之玄有空殊致而同歸乎中道者為慈恩宗師為慈恩宗者也姓趙氏諱英辯垂髫為驅烏甫弱冠資二百五十戒二十有五得傳於栢林潭公為座

主凡為僧六十有一年年六十有八延祐元年六月庚戌終於景福寺煥異景於易塔於普覺寺之後師為性真純如美玉舍璞雖不加雕繪而人自愛重之至於悍卒

武夫亦能敬其人謂無佛之世足爲佛也
每得錢蔽悉以勸佛祠食守道之侶故君
子高其風

二月三日遣使宣撫問民疾苦○平寧都院○
日以星芒
大赦天下

禮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爲帝師

勅建旃檀瑞像殿記翰林承旨程鉅夫撰
文曰蓋聞道非有象作易者必擬諸形容
法本皆空度世者暫資於色相謂如指空
爲鏡不若以鏡而喻空即樹占風將使識

風而忘樹是以雙林付囑舍利以凡聖而
偏分千幅經行足跡亘古今而常在非炫
神通於幻境實開方便於迷津所謂由自
以會心即心而即佛者也旃檀瑞像者佛
之真像也其猶萬影沉江如如不異孤光

卷六

透隙一皆圓夫豈擇地而容蓋以隨緣
而應望梅林而止渴靡不同沾泛竹葉以
言歸誰堪共載惟我聖天子道躋先聖慈
等覺皇祝長樂之春秋恒依佛地企如來
之歲月坐閤人天爰命集賢大學士李衍

及教禪耆德叙具本末初釋迦如來淨鉢
王太子生於甲寅四月八日是爲成周昭
王二十四年既生七日佛母摩耶夫人往
生切利至四十二年太子棄位出家修道
穆王三年癸未道成八年辛卯思報母恩

遂升切利天爲母說法優闡王自以久失
瞻仰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爲像目健連應
有缺陋謬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切利
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臣
民奉之猶真佛焉及佛自切利天復至人

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空空中向
佛稽首佛爲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
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由是西土一千二
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
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

卷七

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
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今聖安寺十
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
宮內殿居五十四年大元丁丑歲三月燕
宮火尚書石抹公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

九年而當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乙亥遣
大臣孛羅等四衆備法駕仗衛音伎奉迎
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萬安寺二十
六年己丑自仁智殿奉迎於寺之後殿世
祖躬臨大作佛事計自優闡王造像之歲

至今詔述延祐三年丙辰凡二千三百有
七年噫四大海中頓覺業風之息一彈指
頃不知賢劫之過嘉與含靈從茲安隱於
是集賢大學士臣穎以所述上聞有旨授
臣鉅夫爲之記夫謹奉詔言曰古之聖人

教民報本追遠之道而於祭祀之禮廣則
木爲之主祭則孫爲之尸後也乃有像設
焉而不知其所由始由斯觀之其原於西
域之俗也與夫佛爲世出世間之尊又何
殊於贊述然欲知佛之爲佛固不在於色

相而況於其侶色相者乎然苟不自其似
而求之又將無所措其歸向之心是故法
身無相必假相以表真至道絕言亦因言
階妙若於粗者猶奉奉而息焉則其進也
殆庶幾乎陛下考百王之度酌群言之蘊

上以博孝下以施仁蘄於厚天下者無所不用其極至於軌仁於善以輔政教之所不逮亦因天下之心而爲之而非若彼內祠秘祝者之爲也夫以金石之悍堅猶未能必可久今以一木之爲而綿歷若此然

卷六

而佛之自衛固甚周而人之保之也抑豈一手足之功哉嗟夫邈延二千有奇至於陛下然後發德音經紀鴻烈非緩也熙明之治至是而始隆雖典祀之外猶必以斯文文之也然則化之漸被者廣矣不其盛

與記洛陽之伽藍筆多慚於董史頌西方之無量壽共祝於堯年莫測真如徒欣聖際謹記是年封普庵禪師加號其詔曰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聞佛氏以空寂爲宗則凡學所尊者寧欲建名號殊稱謂以示

天下後世哉而國家非此無以昭尊德樂道之意也朕自即位以來聞東州路南泉山慈化禪寺普庵寂感妙濟真覺昭眈大德惠慶禪師紹臨濟之緒超華嚴之境德映當代澤被方來其道甚尊願心切慕之

既累錫大謚唯塔號未稱可加定光之塔曰定光靈瑞之塔者主者施行

己正月十日大赦

勅加東林遠法師號妙覺寂光宏辨大師都省安文

京都崇恩福元謙講主卒公諱德謙姓楊氏寧州定平人幼爲勤策從僧讀佛氏書

卷六

長時周游秦洛汴汝諮訪先德學苾芻之道又逾河而北觀風齊魏燕趙之郊初受般若於邠州寧公瑞應於原州忠公又受幽贊於好時仙公圓覺於乾陵一公後受唯識俱舍等論於陝州頊公首楞嚴四分

律疏於陽夏間公凡六經四論一律皆辭宏旨奧窮三藏之蘊而數公並以識法解義馳聲四遠公皆親熏而炙之躋其堂而嚙其馘故年未逾立已有盛名於時後至京師受華嚴圓頓之宗於故大司徒萬安

壇主揀公之門揀以公博學多能甚器重之初以詔居萬安寺後又以詔居崇恩寺萬安成宗所勅崇恩武宗所勅也兩居大寺前後一紀道德簡於宸衷流聲洋溢海隅未嘗以寵遇顯榮爲之志而改其素嘗

語人曰畦水之士抗塵世表苟不媿於朝間夕死可矣尚何慕於外哉自以重居官寺久佩恩榮而浮圖之道恬退爲高乃以讓其弟子退居幽僻謝絕人事括囊一室以樂其道延祐四年正月廿八日終於隱

所世壽五十有一爲僧四十三夏宰臣以間皇太后賜錫五千緡賻葬敕有司備儀衛集京畿諸寺僧蓋鼓樂以送之火後獲設利數十顆其徒建塔於南城之南京城大普慶寺實相圓明光教律師入寂

師諱法聞嚴氏陝西人按姓氏畧嚴與莊皆茅姓楚莊王之裔以謚爲氏避漢明諱改氏爲嚴公年七歲從禪德輝公學十有五難染爲僧年二十受具戒於是游汴汝河洛歷諸講肆研究教乘從大德溫公學

卷六

法華般若唯識因明及四分律溫以公任重道遠克振吾宗託以弘傳之寄嘗對佛像灼肌然指肅表克誠刺血書經以彰重法遂隱於臺山不踰閭者六載讀藏教五千卷者三番是以業進行修身嚴名著帝

師亦憐命公講說般若指授因明之要因顧謂其徒曰孰謂漢地乃有此僧耶三輔之人勸輝致書勗以兼善毋忘鄉梓請歸長安公以弟子於師義猶君父父師之命敢不敬承况父母之邦鄉里之義可遂忘

乎迺抗策而西既至耆老皆驩呼而言曰吾鄉之人得所師而承教矣尋以安西王杜順命居城南之義善寺唐初神僧杜順示迹之地也邠岐涇渭四序講筵不絕從而學者蓋千數焉天子聞之徵至闕庭詔居大

原教寺授榮祿大夫大司徒未幾詔居大普慶寺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銀章一品賜遼世金書戒本求戒者皆從公而師受焉王公大臣皆仰止高風猶景星鳳皇之瑞於明時也延祐四年三月廿四日加

夫而逝以聞上惻然久之賜幣數萬緡以葬詔大臣護喪有司備儀衛旌蓋送之世壽五十八戒鵬四十三弟子奉遺骨舍利建塔焉

戊午特賜三藏佑聖國師達益巴入寂佛法流

於中國大矣三乘之教風靡九州其道至馬唐宋間始聞有秘密之法典籍雖存猶未顯行於世國初其道始盛西鄙統元中天子以大薩思迦法師有聖人之道尊為帝師於是秘密之法日麗乎中天波漸於

四海精其法者皆致重於天朝敬慕於殊俗故佛氏之舊一變於齊魯國師名達益巴少為苾芻凡事帝師十有三年出而從入而侍聽言論於左右觀道德於前後陶熏滋久鬱成美器凡大小乘律論及秘密

經籍部以十數皆耳於口授目於手示得乎理之所歸行之所趣帝師西還送至臨洮以久勞侍從弗堪跋涉之勤見留於洮師留是十有九年依大士綽思吉訖卜覆所既聞受所未傳切蹉琢磨於是義逾精

道益明矣是以譽延兩京道重三朝事二聖於潛竭勤逾紀從屬車往返二都雖雨夕風朝恒在宮壺逮武宗踐祚上處春闈眷藩邸之舊錫賚以千萬計初師在臨洮秦人請居古佛寺至是乞歸以所賜大厥

宇謀老汝上未幾以太后詔徵還兩宮之賜師前有加錫金印駝紐封號弘法普濟三藏大師延祐五年八月十六日化于京師年七十有三以聞上惻焉興歎久之兩宮賜幣以葬皇太子遣使致奠勅有司備

儀衛送之都門之外謚佑聖國師給乘騎歸葬成紀焉奏是年六月再立行宣政院參用常選職官奏勅建大永福寺即青塔寺○一月朔日食京師大寶集寺妙文講主卒姓孫氏蔚州

人妙文諱也九歲為浮圖年十有八晬服游學跋涉雲朔之墟觀風燕趙之邦二十一預苾芻戒抵京師依大德明公學圓頓之道陸沉于衆者積年三十有二以衆勸請之殷乃始赤服陞猊就傳明之列其涵

養冲挹無欲速成名不躁進求達類如此四十有八居薊之雲泉勤儉節用老者懷其德少者服其教故衆睦而寺治比再稔廩有餘粟歲荒以賑饑民薊人稱焉世祖聞其道召見之顧謂侍臣曰福德僧也詔

居實集時禪學優微教乘益盛性相二宗皆以大乘並驅海內相學之流囿於名數滯於殊途蔽情執之見惑圓頓之旨師獨大弘方等振以圓宗使守株於文字者有以盪滌情塵融通寂照是以龍象蹴踏競

卷六

十三

附一乘之駕馬年逾八十益倦于勤以寺任諸弟子退居逸老專念佛三昧延祐六年月日卒年八十有三告終之日誠弟子高聲唱佛名遽起加夫結三昧印泊然長逝塔于平則門外

唐正月朔日有食之

三月十一日登極大赦

辛酉英宗格堅皇帝 改年至治

詔各路立帝師殿追謚曰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

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

天佛子大元帝師班彌但拔思發是年

勅建帝師殿碑 光祿大夫大司徒大永

福寺住持釋源宗主 法洪奉 勅撰

翰林學士趙孟頫書參議中書省事臣

元明善篆額

古之君天下者皆有師惟其道之所存不以類也故趙以圖澄為師秦以羅什為師夫二君之師其人也以其知足以圖國言足以興邦德足以範世道足以參天地贊

化育故尊而事之非以方伎而然也皇元啓運北天奄荒區夏世祖皇帝奮神武之威致混一之績思所以去殺勝殘躋生民於仁壽者莫大釋氏故崇其教以敦其化本以帝師拔思發有聖人之道屈萬乘之

尊畫師敬之節詔誨至道之要以施於仁政是以德加於四海澤洽於無外窮島絕嶼之國卉服難結之氓莫不草靡於化風駿奔而効命白雉來遠夷之貢火浣獻殊域之琛豈若前代直羈縻之而已焉其政

卷六

十四

治之隆而仁覆之遠固元首之明股肱之良有以致之然而啓沃天衷克私王度寔賴帝師之助焉皇上重離繼明應乾承統以為法位又曠道統將微以師猶子之子公哥祿魯斯監贊嗣帝師位俾修其法欽

時五福祐我家邦有河西僧高沙刺巴建言於朝以為孔子以修述文教之功世享廟祀而光帝師德俟將聖師表一人製字書以資文治之用迪聖慮以致於變之化其功大且遠矣而封號未追廟享不及豈

國家崇德報功之道哉大臣以聞詔郡國建祠宇歲時致享師薩思迦人族欵氏祖^得朵栗赤當吐藩之盛相其君伯西海後十餘世皆以學德為國宗範師生八歲誦經數十萬言又能約通大義國人以為聖故

稱拔思發長而學富五明故又稱班彌但其所師而學焉友而問焉者數十人皆有盛名於時故其所有汪不可涯矣其所撰述皆辭嚴義偉制如佛經國人家傳口誦寶而畜之夫敏者怠於博學貴者恥於下

卷六

十五

問才高而位重則矜已而驕物此人之恒也師以生知之明為天子師可謂敏且貴矣而乃博學無厭下詢遺老人有一法不^得遠千里而求之雖經之諒佼佼之庸苟有可取無遺焉負絕世之材材莫大焉處

帝師之位莫重焉而乃孜孜於道循循誘物惟恐德之不修道之不弘未嘗以多能自聖而有滿盈之色曠若空谷靜若深淵遠若雲霞重若丘山豈非至德其孰能與於此哉其道之所被德之所及猶景日

麗乎天明無不照陽和煦於物氣無不浹其高如天不可階而升也其大如海不可航而涉也以不言而民信不勸而物從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匪天縱之將聖孰能與於此哉故天子法天地尚德右功之道著

皇王之盛典崇廟享之報宜乎龜趺螭首刻頌遺烈昭示無極洪以狂斐猥承明詔序而銘之其銘曰佛道弘大洋海無際滔天沃日並育萬類於彼將聖象罔得一推厥緒餘以匡王國烈烈皇祖草昧天造真

是南紀功格蒼昊天錫膺哲俾翊我后敷彼薄俗化于仁厚汪濊漏泉波及無外航濬梯阻萬邦咸會群邪鳴揚維鳩之競式遏詭類率俾吾正赴赴武夫蚩蚩鄙德訓所及風振草靡惟月之恒惟日之升惟

師之道固或不承與清廉惟時享之有偉其貌惟時仰之莫高匪山莫深匪淵刻銘頌烈永世無遷

五臺山大普寧寺弘教大師性講主辛公諱了性號大林武氏惟古因生賜姓胙土

秦

命氏公之先莫詳世緒然考之命氏之原武子姓其後邑于宋宋武公之後以謚焉氏公少好學聰敏之性殆天啓之依耆德安公爲浮圖既登具歷諸講席探頤經論研精秘奧始遇真覺國師啓悟初心既而

周游關陝河洛歷汴汝唐鄧放予襄漢羣幽覽勝以博其趣所至必訪其人詢至道之要其所師而學者如栢林潭公關輔懷從公南陽茲公皆以義學著稱及歸復見真覺於壠坻逾見墻仞之高堂堂之與乃曰

佛法司南其在茲乎後從真覺至臺山真覺歿北游燕薊晦迹魏闕之下悠悠如處江海之上與世若相忘焉然以懷璧之美被褐而莫掩名既喧於衆口聲遂聞於九重會萬寧既建詔公居之至大中太后初

寺臺山寺曰普寧以茲擅天下之勝住持之寄非海內之望莫能勝之故以命公公居此山十有餘年而歿公爲人剛毅頗負氣節不能俛仰隨世嬪悅於人雖居官寺未嘗至城府造權貴之門或謂公少和氣

秦

公曰予以一芥苾芻天子不以人之微處之大寺惟竭誠夙夜匪懈圖以報國而已夫何求哉必有臧倉毀鬲之言蓋亦營營青蠅止于棘樊耳顧予命之不遭道之行納履而去之何往而不得於道乎時國

家尊寵西僧其徒甚盛出入騎從擬迹王公其人亦羣我冠岸然自居諸名德輩莫不爲之致禮或磨折而前樞衣接足丐其按頂謂之攝受公獨長揖而已或謂公傲公曰吾敢慢於人耶吾聞君子愛人以禮

何可苟屈其節而異于床自取卑辱乎且吾於道於彼何求哉彼以其勢自大而倨吾苟爲之屈焉非諂則佞也焉有君子而爲佞諂之行哉識者壯其氣以謂如佛印元公之遇高麗王子可謂識大體而得乎

禮矣至治元年九月三日歿於普寧寺既火化以舍利塔于竹林之墟

故榮祿大夫司徒大玉山普安寺住持幻堂嚴講主卒公康氏成紀人諱寶嚴字士威號幻堂父基以罹喪亂棄俗為僧兄弟

六人公其季也少以邁往之氣不樂處俗與其弟金雅染從佛求出世之道每逢名德啓講必往聽而問焉嘗謂學而不思思而不學君子所憂雖通其說而不通其宗是學而不思也豈稱達者哉況文字之學

守林象迹感於多岐馬能涉同歸之海造圓頃之興乎聽其說固辯矣觀其所得則未也於是既問而學之以博其趣而益致其思焉是其所以造詣益得之繁表故其講說深有宗通理味後嗣真覺國師傳賢

首宗教以師承既高見解益明其方寸之地湛如止水瑩若明鏡物我相形輒影見於中雖以天資之高而德器之美抑亦師友玉琢蘭薰而致及真覺以詔居大白馬寺公與從金至洛汭及居大萬聖佑國寺又

從主臺山真覺歿詔以公繼其位後公以太后詔居大普安寺詔以金繼公居佑國寺公於至治二年七月某日歿年五十有一詔復以金居普安寺金以公之喪葬東封谷之口建塔以脩祀事焉

至治三年八月十四日天目山中峯平勅謚普應國師法雲之塔奎章學士虞集奉勅撰銘其畧云天目之山有師子岩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參學之士望崖而退者衆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為中峯

和上師生有異徵為童兒嬉戲必為佛事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勵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檐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慶恍然開悟自謂所證

未極勵精勤苦咨訣無怠及觀流泉乃大發明師亦閱而不聞自是說法無碍高峯將戰化權遂書真贊屬諸師云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其授受不虛若此著書若干卷行于世仁

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紋伽黎衣賜之號之佛慈圓照廣惠禪師賜師子院名曰正宗禪寺云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唐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五化於其山之東岡

是年四月賜瀛國公合尊于河西〇詔僧儒金書藏經〇八月四日上崩

改泰定

帝師公哥羅於十月某日涅槃〇九月十歲四日即位年改致和為天曆元年〇禮公哥羅

亦中納思監成班廣卜文國公為師是年華行宣政院設立十六處廣教總管府以攝僧

勅建崇禧萬壽寺於蔣山聖改至順元年〇詔改建康為集慶路〇勅建大龍翔集慶寺

帝亦輦真班皇帝九月即位大都妙善寺比丘尼舍藍藍八哈石卒師諱舍藍藍高昌人其地隸北庭其地好佛故為苾芻者多太祖皇帝龍飛漠北其王率所部以從帝嘉其義慶之諸國君長之

上待以子壻之禮海都之叛國人南徙師始八歲從其親至京師入侍中宮真懿順聖皇后愛其明敏恩顧尤厚成宗之世事皇太后於西宮以侍從既久勤勞之多詔禮帝師迦羅斯巴斡即見為師難淦為尼

奏

子

服用之物皆取給於官又貶官官例繼以既廩武宗繼統仁宗以太弟監國師朝夕於太后之側入而侍出而後所言必聽所諫必從瞻寵之隆猶子姪焉內而妃主外而王公皆敬以師禮稱曰八哈石壯人之

稱八哈石猶漢人之稱師也仁宗之世師以桑榆晚景自謂出入宮掖數十餘年凡歷四朝事三后寵榮兼至志願足矣數請靜退居於宮外求至道以酬罔極太后弗聽力辭弗已詔居妙善寺以時入見賜予

之物不可勝紀師以其物初寺於京師曰妙善又建寺於臺山曰普明各置佛經一藏恒業有差又以黃金繕寫番字藏經般若八千頌五護陀羅尼十餘部及漢字華嚴楞嚴畏元字法花金光明等經二部又

於西山重修龍泉寺建層閣於蓮池於吐番五大寺高昌國旌檀佛寺京師萬安等皆貯鈔幣以給然燈續明之費又製僧伽黎衣數百施番漢諸國之僧其書寫佛經凡用金數萬兩初寺施捨所用幣數以萬

奏

子

計其積而能散施予不吝期積福於來生必至於佛地者皆人所不能也英宗之明以其有靜退之高眷遇尤至每稱之賢以為知幾文宗即位今皇太后居中宮以皇妣魯國太長公主愛重於師有親之義尤

加敬焉至順三年二月廿一日歿年六十

四葬南城之陽賜號真淨妙惠大師

辭臨壇大德律師汶公卒姓張氏諱惠汶歸

德之偃武人也驅烏之歲依者宿缸公為浮圖二十而進具從大德溫公受菩薩戒

嗣法壇主恩公既而行業日隆道益著從學者益眾佛制凡為苾芻雖大節不虧而細行必謹非法不服非時不食居處動作皆有執則所以戒昏墮而防逸德也公齋戒既護衣惟謹難為而與坐以待旦乾

乾終日惟佛是念雖道行旅宿三衣一鉢必與身俱制行雖高而無矯飾之節操存雖固而無詭微之迹是以言而人莫不信動而人莫不敬兩河之間三監舊邑從化者蓋以萬數縑素相率而求戒法者憧憧

接跡於途承一訓言莫不懽心感戴說法數十餘年升壇授戒四十餘會大臣接以師敬之禮至順三年十一月廿二日歿年七十有三

晉今上皇帝萬萬歲 六月初八日登寶位

改元統元年禮請公哥兒監威班威卜為

帝師

旌檀瑞像自周穆王庚寅

年三百四十四年

世尊示滅自周穆王庚寅

先統年計

年三百八十二年

大教東被自漢明帝戊辰

年三百六十六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六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六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一七三頁下一六行第七字「非」，

徑、清作「非」。

一 一七四頁中六行第五字「際」，清
作「除」。

一 一七四頁中一一行首字「蔽」，徑、
清作「鈔」。

一 一七六頁下九行「設利」，徑、清作
「舍利」。

一 一七七頁中五行第八字「法」，清
作「法」。六行第五字同。

一 一七八頁中一〇行「拔思發」，徑、
清作「拔思發」。下同。

一 一七九頁中六行「世絲」，徑、清作
「世系」。

一 一七九頁中九行「探願」，徑、清作
「探蹟」。

一 一八〇頁中五行「祀事」，徑、清作
「祀事」。

一 一八〇頁下一一行夾註左第三字
「行」，徑作「有」。